

王安石全集

第三册



王安石全集



第三冊

大遼圖書供應社刊行

王安石全集 卷三

外制(三)

孫實大理評事制

勅某。爾名臣之子。能飭身慎行。強學自奮。而有司會課。當以序遷。其進一等。以爲士官之屬。往共爾職。其克懋哉。可。

韓鐸試大理評事充天平軍節度推官知遂州遂寧縣制

勅某。爾用薦者爲令。又以修治見稱。試職士官。序於幕府。字人之任。其愈懋哉。可。

王任試大理評事充節推知縣制

勅某。爾任舉者爲令。而能修其職。以見推稱。命爾以爲幕府之官。而又試以字人之事。夫南面而聽百里。豈輕也哉。維能強恕以求仁。然後副吾置吏爲民之意。可。

徐瑗試大理評事充信軍節推知梓州射洪縣制

勅某。有百里之地。而人民社稷之事繫焉。其任豈可以輕哉。爾嘗試矣。見謂辨治。故又任爾以吾所重。而寵以幕府之官。往其勉哉。無慢予訓。可。

王夢易試大理評事充永興軍節推知遂州青石縣事制

勅某。朕嘗命汝以幕府之官。使長百里之民。而汝以喪自解。今除之矣。其就故官。有社與民。往其思勉。可。

縣尉廖君玉太常寺奉禮郎制

勅某。爾職在追胥。有功中率。故褒序爾。使得列於太常之屬。朝廷慶賞之信如此。爾其可不勉哉。可。

陳周翰太常寺奉禮郎制

勅某。爾久於職事。能以有勞。命課於朝。當得遷敘奉常之屬。其往欽哉。可。

太常寺太樂署副樂正李允恭可太常寺太樂署太樂正太常寺礪樂正耿允恭包文顯可並太常寺太

樂署副樂正制

勅某等。太常上其屬有闕。而以爾等聞。惟爾等皆善於修聲。而任職久矣。其遷副正以爲署長。而使礪正礪副正。往勵厥官。無致豫怠。可。

英宗卽位覃恩轉官龍圖閣學士至龍圖閣直學士制

勅。永惟左右。有能有爲之臣。皆先帝遺朕。以熙衆功者也。方惟大賚。以勞天下。其可以忘而不及哉。具官某。惠和敦大。明允忠篤。列職近侍。實爲名臣。褒序有加。往欽乃服。可。

發運轉運提刑判官等制

先帝享國四十餘年。內外晏然。克終天祿。豈非獻臣才士。欽助之力哉。不及班命以勞功。而朕承厥志。爾奉將使指。久以才稱。膺此寵章。往其思勵。可。

卿監館職制

勅。朕初卽位。奉行先帝故事。以勞天下。其施及於疏遠。而可以忘於近者哉。具官某。序于書林。伐閱多矣。率德迪義。有稱于時。膺踐寵榮。往其思愷。可。

京官館職制

先帝棄天下。朕初卽位。纂修故事。以勞羣臣。爾等序於書林。皆以才選。褒進有典。往其欽承。可。

分司致仕正郎以下京官等制

勅某等。朕初嗣位。敷錫庶工。非特勞在事之勤。亦以禮天下之賢者。爾等以才出仕。登序王官。或就里居。或分留務。往膺寵數。咸懋厥修。可。

諸司使副至崇班內常侍帶遙郡不帶遙郡制

勅某等。朕初卽位。奉行先帝故事。大賚四海。阻深幽渺。無所不及矣。又况朝廷之近臣。豈可以忘哉。爾等能以忠力靖共職事。進位一等。往其欽承。可。

皇兄叔大將軍以下制

先帝願哀宗親。德念至深厚矣。在後之侗。其可以忘哉。具官某躬執義行。序于屬籍。承休席寵。亦旣顯融。褒進有章。往欽無斃。可。

皇弟姪大將軍以下制

勅某。朕大賜於天下。雖疏以遠。無遺者矣。又况於宗室之近哉。爾序官內朝。克有善問。繩繩之慶。協於聲詩。褒命有加。往其祗服。可。

覃恩昭憲杜皇后孝惠賀皇后淑德尹皇后孫姪等轉官制

勅某等。予大祭於廟祧。而哀夫先后之家。寢替而不章。乃詔有司。博求其世。爾等名在戚里。序于王朝。各因其官。增位一等。冀以上稱神靈之意。豈特慰予追遠之心。可。

中書提點堂後官制

勅某等。朕大賚于天下。有政有事者。皆得以序遷。爾等各以選掄。備官宰旅。增位一等。往其欽哉。可。

李端卿等舊官服闋制

勅某。孝子之悲哀思慕其親。豈有窮哉。然喪以三年而止者。聖人之政也。爾以喪致事。日月既除。其就故官。以聽新命。夫人之行莫大於孝。而孝亦在乎事君。能至其身而不愆於義。以辱其名。然後可以爲孝子。此宜爾之所知也。其勉矣哉。可。

前太常寺太祝張德溫舊官服闋制

勅某。喪三年亦已久矣。而人子之志無窮。故欲爲不善。則思貽父母惡名。而終於不果。不如是。則不足以爲人子。復爾祿次。維時勉哉。終於立身。可謂孝矣。可。

前屯田員外郎任適舊官服闋制

勅某。汝有列於朝廷。而以憂去位。人子之事親終矣。則君臣之義。其可以忘乎。夫移於君而忠。移於官而治。然後可以爲孝。往共爾服。惟是勉哉。可。

前太常寺奉禮郎宋輔國等並舊官服闋制

勅某。爾以親喪去位。日月既除。其來造朝。復就官次。終身之孝。可不勉哉。可。

前大理寺丞劉辯前衛尉寺丞孫公亮並舊官服闋制

勅某。爾服縗去位。順變當除。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君臣之義。其可廢乎。趣還于朝。使卽舊秩。勉思移孝之事。以就顯親之名。可。

前大理寺丞王忠臣舊官服闋制

勅某。御史言爾以喪釋位。日月當除。故吾下命書于御史。以俟爾之來見。爾雖舊官。吾命維新。其加勸勉。求合於以孝事君之義。可。

前太子中舍張諷舊官服闋制

可。勅某喪三年。天下之達禮也。爾能率禮以至終喪。其來造朝。復爾祿次。事君之義。爾實知之。無違厥初。是謂能孝。

事君當知勉矣。可。前職方員外郎元居中舊官服闋制。勅某尚書郎位三等。而爾方以勞序于前列。乃以喪去。三年于家。今既禫除。其還祿次。維爾才美有稱於時。移孝

前太常博士張誥舊官服闋制。勅某爾去位里居。三年於此。既除喪矣。其就故官。忠以事君。是爲孝子。爾惟知義。可不勉哉。可。

前將作監主簿張扶舊官服闋制。勅某爾遭齊斬之喪而去位。釋祥禫之服而還朝。班吾命書。授爾祿次。孝子之事。終於立身。施于有官。可以勉矣。可。

前駕部員外郎李安期前殿中丞張德淳並舊官服闋制。勅某禮有三年之喪者。無貳事也。知喪而已矣。先王以爲不如是不足以盡人心。此吾所以歸爾于家。而不敢勞以事。今日月除矣。故吾班命書于御史。而召爾以來。往踐故官。勉思終孝。可。

前內殿崇班馬文德舊官服闋制。勅某爾執親之喪。三年於此矣。其班新命。以復故官。維孝有終。爾宜思勉。可。

供備庫副使康璠舊官服闋制

勅某三年之喪。苴麻哭泣之哀一也。而亦有權制以趣時。此吾獨使武吏之有籍於樞密者。得終喪於家之意也。爾能率禮。今服既除。其就故官。以承新命。可。



皇姪右監門衛大將軍仲譽服闋舊官制

勅某。送終者人子之大事也。爾以喪釋位。亦既三年。能以禮自致。而不犯詩人素冠之義。於爲人子。亦可謂孝矣。還就祿次。帥初無違可。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韓琦奏親姪孫恬守祕校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曾公亮親男孝純將作監主簿姪孫  
諶試祕校樞密使張昇奏親孫男戒守祕校參知政事歐陽修奏男辨太常寺太祝參知政事趙概奏  
孫男尤緒太常寺太祝樞密副使吳奎奏長男環守太常寺大祝次男瓌試祕校制

勅某。朕受純嘏於神靈。而布之在位。其官顯者。得任其子弟。以及孫曾。爾生大臣之家。是爲賢者之類。往保祿秩。可無慎哉。可。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韓琦奏親姪女之子曹復真定府戶曹制

勅某。維名與器。朕未嘗輒以假人。爾緣大臣相祀之恩。遂階一命之寵。出而從仕。可不勉哉。可。

樞密副使胡宿奏親兄賣守祕校制

勅某。宗祀之恩。仕之顯者。皆得官其親族。爾躬率善行。而有弟爲吾政事之臣。往服寵榮。懋修無斁。可。

天章閣待制司馬光親兄之子宏試將作監主簿制

先帝有大慶。推恩羣臣子弟。而爾有叔父。實爲近臣。往卽厥官。無墮世祿。可。

廣南東路轉運使祕閣校理蔡抗男潛試將作監主簿制

勅某。將漕遠方者。皆得官其子弟。爾父以才自奮。有顯於時。往懋厥修。以綏世祿。可。

故贈司空兼侍中龐籍遺表男太常博士元英可屯田員外郎制

勅某等。爾考有庸於先朝。致位將相。歸安第室。而以壽終。爾等服采於時。實能嗣訓。並膺恩典。其往勉哉。可。

○龐籍遺表男內殿崇班元常大理寺丞制

勅某。士之文武異用久矣。爾世以儒學顯。而有官籍於內朝。從爾父之遺言。而以丞于大理。往惟嗣訓。乃克保家。可。

○龐籍遺表孫保孫寅孫並將作監主簿制

勅某。爾祖嘗爲將相。佐佑帝室。朕哀其亡也。故序爾於工官。夫大臣之家。能久而不失其世者鮮矣。往承厥慶。可不勉哉。可。

○龐籍外孫陳仲師試將作監主簿制

勅某。朕命爾以試工官之屬者。特以爾之外祖常爲將相於先朝而已。然士之由保任而後能自奮以至休顯者多矣。往踐爾次。可無勉哉。可。

○太子少傅致仕田况遺表男守祕校至安太常寺太祝制

勅某。雋哲之輔。有勞於時。福祿旣成。而爾嗣厥後。於其將死。以爾爲言。膺此寵章。宜知勉矣。可。

○故資政殿大學士知河南府吳育遺表孫男儼儉並守將作監主簿制

勅某等。朕所以顧恤大臣之家。而序錄其子孫。未嘗有愛焉。況如爾祖賢明諒直。有補於世。朕常思而不忘者乎。其各加爾一命。以爲工官之屬。詩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往其勉哉。可以爲孝矣。可。

○翰林學士承旨宋祁遺表男俊國廣國守祕書省正字令持服制

勅某等。爾考承密命于翰林。而不幸至於大故。眷懷舊德。甄序爾官。往其有成。祇服予采。可。

○宋祁遺表孫松年延年頤年並守將作監主簿制

勅某等。貴臣之世。賢者之後。朕所不能忘也。故爾等皆在沖幼。而列于工官。茲所以佑序爾家。亦云至矣。爾所以

保其祿位。可不勉哉。可。

刑部侍郎致仕崔嶧遺表親孫男俞將作監主簿制

勅某。爾祖嘗服高位。考終于家。以爾爲言。朕其甄序。工官之屬。往矣懋哉。可。

戶部郎中直龍圖閣知明州范師道遺表第三男世文守將作監主簿制

勅某。爾父嘗以才選列官于朝。出臨一州。奄至大故。錫爾一命。爾其勉哉。可。

光祿卿直龍圖閣張旨遺表親男平易守將作監主簿制

勅某。朕惟爾父致位九卿。服勞于官。爲日久矣。故命爾以工官之屬。以稱其將死之言。爾其思爾父之顧厥家。與朕心之哀爾父。夙興夜寐。無或弗欽。可。

光祿少卿知單州呂師簡遺表次男昌宗試將作監主簿制

勅某。爾父且死而爲爾求官。故以爾試于工官之屬。夫推恩旣往。覃及子孫。吾所以待人臣者有常法矣。修敕自奮。而以保祿位者。爾所以爲人子也。可不勉哉。可。

故光祿卿致仕張璿遺表親次孫彩試將作監主簿制

勅某。爾祖以九卿歸第。而遺奏以爾爲言。顧哀舊臣。而官使其子孫。此先王使仕者世祿之意。而吾之所忘不也。其使試于工官之屬。以稱爾祖之志焉。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爾方就學。可不勉哉。可。

司農卿致仕余良孺遺表曾孫渙試將作監主簿制

勅某。爾之曾祖仕至九卿。退處于家。考終厥命。推恩及爾。以試工官。往慎猷爲。且膺器使。可。

故光祿卿致仕張溫之孫基試將作監主簿制

勅某。爾祖嘗爲侍從之臣。而有公忠之節。今其亡矣。秩爾以官。能善似之。乃其無悔。可。

客省使眉州防禦使張元遺表孫在至。並將作監主簿制。勅某。爾祖起於文吏。而能以才武致力於封疆。扞患之功。書在王府。今其亡矣。故各命爾一官。往懋爾成。毋忘爾祖之勤於國可。

司農卿致仕魏瑛男太廟齋郎紆守將作監主簿制。勅某。爾世載榮祿。而父以九卿去位。推以改命。序位工官。維恪慎可以保家。往其勉矣。可。

虞部員外郎致仕張應符男通試將作監主簿制

勅某。少盡其力。至於老則養之。不可以不終。使之免農而爲士。則祿之不可以不世。此先王不忍人之政。而吾未能逮也。今爾父去位。而命爾一官。使得世其祿。以終爾父之養焉。此亦庶幾有合乎先王之政。爾惟忠惟孝。尙稱吾命爾之意哉。可。

職方員外郎致仕徐仲容男公輔試將作監主簿制

勅某。爾父辭祿而爲爾請命于朝。傳曰。君子之善善也長。故善善及子孫。此吾命爾以一官之意也。經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爾其念此。以自勉哉。可。

虞部員外郎致仕李卓男元之試將作監主簿制

勅某。爾父積勤。序于郎位。老而致事。錄爾一官。思世厥家。往其無怠。可。

諸州軍并轉運提刑弟姪男恩澤等並試監簿制

勅某。朕始嗣位。推恩宇內。爾執方貢以來。造朝加賜。一官。往惟祇服。可。

王孝叔充春州軍事推官通判春州兼知本州制

勅某。南方荒遠之州。吏多憚往。而爾請行焉。故優爾祿賜。而以勸賞隨其後。往其勉矣。思我民。可。

縣尉李執中可察推制

勅某。先王之政。荒則緩刑。至於疆不忌死。而傷吾良民。則去之亦不可以不急。此朕所以嚴追胥之令。信購賞之科。不以歲凶多暴之時。而爲之廢格。爾能除盜。實舉其官。遷以懋功。往祇乃服。可。

呂開權淄州軍事推官依前充鎮南軍節度推官制

勅某。爾有除盜之功。故賞以一邑。而序官于大府。辭而有請。以便爾私。吾用不違。往其祇服。可。

蘇州長洲縣尉富翺潤州丹徒縣令制

勅某。朕布爵賞之令。以待吏之有勞。爾能舉其官以除盜賊。遷以爲令。使之牧民。又將試爾爲政之才。非特示朕報功之信。可。

晉州襄陵縣尉葛頤單州武成縣令制

勅某。爾職在追胥。而能上功中率。畀之一縣。以懋爾能。夫爲令之所事。則不特追胥而已。必也使人無盜。是乃能稱其官。可。

杭州於潛縣令趙君序饒州玉成縣令制

勅某。予嘉爾之有功於追胥也。故畀爾邑於東南。又從爾父之請焉。而移爾於饒。吾於用賞。而顧恤爾私。亦云備矣。則爾之施於有政。可不勉哉。可。

信州鉛山縣尉齊景甫杭州餘杭縣令制

勅某。爾追胥有功。遷令一邑。百里之人。視爾以爲休戚矣。施於政事。可不勉哉。可。

單州成武縣令李燾江陰軍錄事參軍制

勅某。爾修其官。能中賞率。有司會課。予懋爾功。愈其勉哉。以泄厥事。可。

潞州屯留縣尉李昌言徐州錄事參軍制

勅某爾能捕盜當得賞官遷督一州之郵往其思稱厥職可

殿前都虞候利州觀察使賈逵依前官充侍衛親軍步軍副指揮使制

勅朕有貔虎熊羆之士以衛中國而制四夷考求其人以副統督具官某久更任使才武有稱扞城之勞宿衛之最簡于先帝以暨朕躬思懋厥修往膺休顯可

衛州防禦使錢晦霸州防禦使制

勅朕初即位奉行先帝故事以勞天下雖疎且遠無遺矣又況於朝廷之顯者哉具官某忠勞弈世簡在帝室能勵厥德自昭于時膺此寵章愈其思勉可

東上閣門使陵州團練使李端慤眉州防禦使制

勅朕初嗣位奉行故事以勞天下具官某清明敏達和慎祗修奉侍先帝陟降左右厥勤茂矣其可忘哉膺服寵榮往欽乃服可

捧日左廂都指揮使嘉州團練使周翰制

先帝棄天下朕初嗣位永惟武力忠勞之士爲國禦侮其功多矣豈可以忘哉具官某部督有方踐修無過營衛之最簡于朝廷膺此寵章愈其奮勵可

天武左第三軍都指揮使封州刺史程榮可蒙州刺史充御前忠佐馬步軍副都軍頭制

勅某等熊羆之士爲國爪牙均其逸勤率用成法爾等忠勞之實簡在朝廷遷序有差往惟欽服可

轉員制

先帝遺朕熊羆之士以蕃帝室所使統督豈可以非其人哉爾等以扞城之材共禁衛之服忠勞武力皆有可稱

各以序遷。往欽無懈可。

落權團練刺史制

勅某等。忠勞之士。武力之臣。獎衛帝室。其功多矣。當序厥位。以均逸勤。爾等部督有方。踐修無過。兵圍州刺。遷進有差。往膺寵榮。懋建勳績可。

單州團練使劉永年可齊州防禦使知代州制

勅代地邊要。吾所重。常擇將以守之。以爾具官某。武力智謀。濟以馴謹。踐更中外。皆有可稱。故進使號。往共厥服。禦侮之實。爾其勉哉可。

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端州防禦使趙滋可依前充侍衛親軍步軍都虞候制

勅營衛之士。皆天下武力之高選也。所使虞度軍中之事者。豈可以非其人哉。具官某等。造行謹良。致位休顯。勳勞之實。簡在朕心。各以序遷。往惟祗服可。

李端愨東上閣門使制

勅閣門置使。官盛地親。非有嘉績。令名不能勝其任也。具官某於朝廷有詳練之實。於戚里有茂勉之聲。非專爲恩。以致此位。積功久次。當得右遷。其愈勵哉。往共厥服可。

石遇四廂都指揮使制

勅虎賁之士。周公以爲人主所當知恤者也。又況所使將此哉。具官某比以材選。服勞牙邊。折衝禦侮。嘗有所試矣。遷進使號。付之部督。往其欽慎。以報寵榮可。

竇舜卿四廂都指揮使制

勅國家置帥兵以爲衛。所選皆天下之材。付之部督。未嘗輕其授也。具官某踐更邊要。忠力有聞。選將營屯。衆論

惟允序遷厥位。其往欽哉。可。

甘昭吉入內副都知制

勅。古者王之正內。必有任職之臣。予若稽古而思得吉士以充其選。以爾服勤左右。多歷歲年。有專良之稱。無側媚之毀。其使序于正內。以充廷論之公焉。爾其審門闈。謹房闈。入宣宮令。出贊朝事。悉心夙夜。一以忠信。則維予爾嘉。爾亦永綏于寵祿。可。

入內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宋有志東染院副使制

勅某。爾久於內侍。承事有勞。自求外遷。以便醫藥。超升位等。往服恩榮。可。

李用和六宅副使制

勅。爾忠力武敏。有稱於時。出將一州。亦能用治。西南之屏。總制戎兵。比難其人。以爾攝事。夫以才得選。而久於險遠之勞。不先有賞。以加焉。何以勸夫能者。躡遷位等。茲實異恩。往祇官成。無廢吾事。可。

內殿承制閣門祇候宋良禮賓副使制

勅某。爾典制一軍。有民有社。論功考最。當得序遷。惟爾以才。嘗更選擢。往欽新命。其愈懋哉。可。

內殿承制閣門祇候王嵩禮賓副使制

勅某。爾以才智動效。自昭于時。董督徼循。實任邊要。序勞當進。以介諸司。朕命維休。往其欽服。可。

西京左藏庫副使李景賢文思副使制

勅某。戎馬之寄。常難其選。爾以才諳。久於任使。一州之政。比有可稱。超進位等。往膺寄屬。勉思報稱。無或不祇。可。

西京左藏庫副使穆遂文思副使制

勅某。爾徼循蠻方。爲日久矣。更書且下。而使者乞留。超進厥官。以共舊服。往惟勵勉。膺此寵榮。可。



西京左藏庫副使石用休文思副使制  
勅某。爾以才選比更任使。有司會課。當得進官。往服訓辭。無瘳乃事。可。

西染院副使兼閣門通事舍人夏偉內園副使依舊閣門通事舍人制

勅某。賓贊受事之職。吾以武吏爲之。而甚難其選。爾能祇飭。以稱厥官。會課有司。序遷位等。往祇休寵。可。

內殿承制譚德潤供備庫副使制

勅某。朕永惟陵寢之嚴。而選使以護之。爾往任事。靖共厥職。有勞可錄。其以序遷。祇服寵章。勉求稱位。可。

內殿承制楊宗禮供備庫副使制

勅某。監一路之軍。而按撫其人。又典一州之政。非才能行治有紀于時。孰可以稱此哉。爾久于煩使。能勤厥事。故

遷爾位。以介諸司。而使往焉。其慎以防患。而敏於趨功。以稱推擇之意。可。

樞密院副承旨張繼渥供備庫副使制

勅。爾典掌機要。服勞歲久。以疾自上。求爲外官。遷介諸司。往膺器使。可。

內殿承制朱漸供備庫副使制

勅某。賦祿序官。邦有常法。爾勤厥服。會課當遷。維器與名。職思其稱。乃其無罰。可不勉哉。可。

承制王欽李惟正並供備庫副使制

勅某等。嘉我未老而經營四方。詩人之所謂賢勞也。可無報稱哉。以爾欽戍于南方之窮。而任監護之官。以爾惟正屯于西路之要。而服追胥之事。其役遠。其責重。而能祇慎所職。以有累日之勞。其各遷位。介于內朝之使。以爲報稱。夫有功而見知則說矣。此人之情也。以所願乎上。施乎下。則士孰不樂爲爾用哉。其亦勉之而已。可。

崇班胡拱等改官制

勅某等功懋懋賞。先王之所以厲天下而成衆治也。今吾使某監兵馬於外。而使某典治材於中。皆積日月以赴功。其各賜官一等。以稱吾懋賞之意。可。

軍員等換諸司使副承制崇班制

勅某等。褒嘉忠勞。被以祿秩。一先帝有成法。朕不敢違。爾等序列禁中。有宿衛之最。外遷厥位。以慰久勤。進服寵榮。往圖勳效。可。

王保常內殿承制制

勅某。朕布大號於天下。文武在位。皆升一等。序勞當遷者。又皆得以時遷。爾服采禁中。積功有賞。膺此休寵。往惟勉哉。可。

靳宗永內殿承制制

勅某。承制之官。本朝所置。非積善累勤之武吏。則不得在此位焉。爾服采有庸。校年當進。其往祇踐。以稱寵榮。可。

閣門祇候狄詢內殿崇班依前職制

勅某。爾名臣之子。任事邊陲。積歲有勞。序官一等。往其淑慎。思世厥家。可。

楊元內殿崇班制

勅某。爾爲廷臣。奔走厥職。有勞可錄。序進厥官。惟忠與勤。所以報稱。往踐祿次。可無勉哉。可。

張建中內殿崇班制

勅某。爾總戎馬。地濱不毛。爲之三年。能固吾圉。遷秩一等。往其懋哉。可。

慶州肅遠寨蕃官都巡檢崇儀使慕恩北作坊使制

勅某。爾武力智謀。有稱種落。徼循扞禦。勳效焯然。莫府條陳。允於衆論。超遷使號。往愈懋哉。可。

陳奇太子中允致仕制

勅。士之疲癯。老耄。以至失職。而不能自止者。蓋有之矣。爾年尚強。而疾不至乎癯官。刺舉之官。未嘗以爾爲言。而能自列致其職事。可謂行己有恥。而無負於周任之言。寵爾以東宮之官。其勉終行義。歸教鄉閭之子弟。以所聞而求自比於古之仕焉而已者。可。

孫戾太子中允致仕制

勅。大夫七十而致仕。其禮見於經。而於今爲成法。爾以經術起家爲吏。旣聞夫古之禮。又見夫今之法矣。年至而求止。可謂行其所知。宜列序於朝廷。使歸榮其邑里。夫惟爾之筋力不足以有爲也。故可無職事之責焉。若夫德義。則爾尙可以勅之。吾亦不以爾老而無責也。可。

樞密副使吳奎父太常丞致仕制

勅。某德善之齊。子孫與焉。況於其親。宜有崇獎。具官某克生賢子。教以義方。協于詢謀。掌國機密。超遷厥位。以佐共工。往服寵章。就安榮養。可。

江陰軍錄事參軍李燾父文俊守祕書省校書郎致仕制

勅。某先王之政。未有遺年者也。故朕因宗祀之慶。而有爵命之施焉。爾躬率義方。又能教子。享其祿養。以至耄期。膺此寵榮。往綏壽善。可。

工部侍郎充集賢院學士崔嶧刑部侍郎致仕制

勅。仕焉而告老者。自一命以上。必有以慰其歸。況吾邇臣。恩紀所厚。宜增位序。以示褒優。以爾具官。比以明揚。久於煩使。入參侍從。出備藩維。踐更滋多。寄屬惟允。引年辭位。得禮之宜。進貳秋卿。以營居息。古之老者。非苟自佚其身。唯慎行祇法。以助成王德。爾所知也。往其懋哉。可。

前著作佐郎周濤太常太祝梁搆光祿寺丞致仕制

勅某。爾嘗辭祿。而在位以爾爲材。寘諸京官。使長一邑。果能有績。以見推稱。將疇爾勞。遽以疾告。夫學士大夫之去位。豈苟自佚而無爲。古之仕焉而已者。爾蓋聞其風矣。丞于卿位。維是懋哉。可。

殿中丞致仕郝中和國子博士致仕制

勅某。爾謹廉爲吏。得列朝廷。不墮厥官。以至告老。宜有褒進。用爲歸榮。序于成均。往服無斃。可。

前荆門軍當陽縣令商瑗太子中舍致仕制

勅某。爾從仕久矣。而不失廉稱。方踐老境。乃能知止。東宮之秩。歸服厥榮。可。

處州錄事參軍趙九言太子中舍致仕制

勅某。爾以學入官。老而能止。踐更多矣。不失廉稱。著籍東宮。以爲爾寵。可。

鼎州錄事參軍張搆太子中舍致仕制

勅某。爾方仕于州縣。而寵爾以東宮之官。有列于庭。亦云顯矣。用嘉知止。歸矣勉哉。可。

前江寧府觀察推官試大理評事董安太子中舍致仕制

勅某。爾學古入官。稱譽者衆。方圖乃績。遽欲歸休。進秩東宮。以嘉知止。可。

舒州錄事參軍龍輿太子中舍致仕制

勅某。爾仕焉欲致其官。故吾寵以東宮之秩。歸安田里。是亦顯榮。其慎厥修。以終燕譽。可。

復州錄事參軍鄭旦太子中舍致仕制

勅某。爾居官無疵。而以病告。知止不殆。是維可嘉。東宮之官。其往祇服。可。

前南儀州推官試大理評事馬房衛尉寺丞致仕制

勅某。京官吾所重也。選於吏部者。非有尤異之績。與治行爲衆所稱。則莫能得之。爾旅力旣愆。而能自止。承于衛尉。其往欽哉。可。

前知連州連山縣袁仲友太子洗馬致仕制

勅某。爾以經術中科。久於銓集。老而能已。義有可嘉。列職東宮。以榮歸息。惟慎所止。克完厥終。可。

縣令東野瓘太子中舍致仕制

勅某。仕者七十而致事。禮也。爾年未至。而願歸田里。比夫旅力已愆。而不知止者。豈不賢哉。進位于朝。錫從居息。可。

主簿王正臣守祕書省校書郎致仕制

勅某。爾仕焉而欲去其位。故吾寵以宮署之官。夫還州縣之勞。而就里居之佚。無賦徭之役。而有重祿之加。惟慎厥終。乃其不愧。可。

主簿孫檢守祕書校書郎致仕制

勅某。爾以貲爲吏。請老於朝。列職祕書。以爲爾寵。歸安田里。惟慎厥終。可。

主簿李琳國子監丞致仕制

勅某。仕爲七十而告老。古之道也。爾能率禮。朕用褒嘉。往卽新恩。勿忘初服。可。

縣令郭震太子中允致仕制

勅某。爾進士起家。而久於州縣之職。春秋未艾。自請罷休。列職東宮。以榮歸息。知止不殆。愈其懋哉。可。

李日新左清道率府副率致仕制

勅某。爾考授命於戎行。而爾得列於仕籍。老而知止。褒序厥官。歸休之榮。往服無斁。可。

右侍禁王餘慶率府副率致仕制

勅某。爾能知止。義有可嘉。以東宮率府之官。爲爾居里之寵。是亦榮矣。往其勉哉。可。

右侍禁段獻右清道率府副率西頭供奉官劉友俊右清道率府率並致仕制  
勅某。爾久於官使。請老于朝。宜有進遷。以爲光寵。歸安爾止。惟慎厥終。可。

文思副使陳惟信左驍衛將軍致仕制

勅某。旅力已愆。而不能自止者有矣。爾能告老。於義無慚。遷將衛兵。往綏榮祿。可。

內殿崇班袁政李周道並左監門衛將軍致仕制

勅某。爾服勞久矣。奉事無過。能自知止。義有可嘉。登進厥官。以帥門衛。歸安榮祿。尙克勉哉。可。

西京左藏庫副使馮維禹文思副使前行漢陽軍錄事參軍兼司法事施章于太子中舍致仕制  
勅某。仕焉而已者。考其行治。能以潔白自終。宜有褒嘉。以慰其意。爾嘗學禮。得仕州縣。老而知止。可謂有終。遷位于朝。往欽無斁。可。

東頭供奉官趙伯世左清道率府率致仕制

勅某。老聃有言曰。止知不殆。爾服勤于官久矣。而能以疾辭位。無負於老聃之言。故吾命以東宮衛府之官。以嘉爾之有勞而知止。往哉居息。思慎厥終。可。

主簿朱涇等太子洗馬致仕制

勅某等。爾等晚而出仕。皆以廉稱。老矣告休。是能知止。其各遷秩。以爲歸榮。可。

李昌言許州司馬致仕制

勅某。掌書以贊計官之治久矣。致其職事。宜有賚焉。司馬于州。往欽無斁。可。

皇太后三代制九道

曾祖

勅位尊者享大德盛者流遠。追崇之禮於國有初。皇太后曾祖某體仁蹈義。不躬榮祿。慶垂厥後。光大顯融。乃生碩女。坤育天下。命書爵號。申賞諸幽。尙其靈明。嘉此休寵。可。

曾祖母

勅朕雖煢然在疚。而不敢忘願復之慈。肆有命書。以上稱追遠顯親之志。皇太后曾祖母柔惠安婉。來宜大家。垂休後昆。作合先帝。追崇爵號。其尙知榮。可。

祖

勅惠術尙均。而自親貴始。古今一體也。其可以忘哉。皇太后祖某明德大功。簡于帝室。配食宗廟。始終哀榮。慶流于孫。母育四海。追褒有典。庶或知歆。可。

祖母

勅邦有大賚。夫人待於下流。豈外戚之尊所當褒。而可以忘哉。皇太后祖母高氏承慶淑人。來嬪巨室。蓄德之厚。垂休無窮。協兆塗山。世滋以大。追錫爵命。冀能欽嘉。可。

祖母

勅佐佐先帝。願復朕躬。追誦寒泉之詩。永惟欲報之義。當有爵命。以上副顯親之心。皇太后祖母劉氏柔良觀專。被服華問。寵祿光大。集于後昆。啓佑碩人。比賢文母。追褒大國。其尙知榮。可。

祖母

先帝褒厚母黨。致仁盡孝。朕雖在疚。而奉承故事。不敢愆忘。皇太后祖母劉氏。內順外嚴。罄無不淑。德祚流行。遠

而彌興。追命有章。尙慰窀穸可。

祖母

勅。朕以薄德。奉承大統。永惟先帝故事。不敢有忘。皇太后祖母高氏。溫柔靚深。有婦之道。相協君子。卓爲臣宗。垂延後昆。福祿滋大。膺此休命。尙知榮歆可。

父

先帝奄忽。棄捐萬邦。不及推恩。以勞幽顯。予末小子。敢忘遺訓。皇太后父某。循德秉義。聞於當世。發祥流祉。燕及後人。篤生聖女。母育天下。褒封有數。尙慰于幽可。

母

勅。朕眇然之躬。當奉七鬯。以承宗廟。大賚及於幽顯矣。永惟母黨之重。可以後而忘哉。皇太后母志順德嚴。克配君子。光大之福。集于聖女。有輔佐之功於先帝。而施及在後之侗。命書追崇。尙慰營魄可。

皇三代制十道

曾祖瓊。皇任忠武軍節度使。贈侍中。累贈尙書令。兼中書令。追封韓國公。贈太師。

勅。后率六宮。以敦天下之婦順。其位尊如此。則所以褒崇其祖考。禮不可以無稱也。皇后曾祖某。忠勞武力。爲屬虎臣。慶集後昆。比隆任嬀。追加位號。以顯厥魂。尙其有知。膺此休寵可。

曾祖母潘原縣太君。追封滕國太夫人。

勅。朕初卽位。褒厚異姓。率由先帝故事。不敢有忘。皇后曾祖母李氏。柔惠靜嘉。能循法度。來嬪巨室。休有淑聲。慶流厥孫。正位宮壺。胙封名國。其尙知榮歆可。

曾祖母隴西郡夫人李氏。追封舒國太夫人。



勅。朕奉循先帝故事。以勞天下。阻深疏逖。皆有以加之矣。又況於外戚之貴哉。皇后曾祖母李氏。嬪于高門。率德唯謹。詒慶厥後。是生碩人。兆協厥祥。登儷尊極。追褒有禮。其尙知榮可。

祖繼勳建雄軍節度使累贈太師中書令可特贈兼尙書令

勅。尙書錄天下之政。而令一品也。人臣位號。於是爲盛。皇后祖某忠勞奕世。能壯厥猶。爲國扞城。有庸休顯。城辛之慶。乃集後昆。膺此追榮。尙知嘉享可。

祖母會稽縣君康氏追封郾國太夫人

勅。朕承先帝聖緒。大賚及於幽顯。疏逖以賤者加之矣。貴而感者其可忘哉。皇后祖母康氏。馴行婉容。協于雋德。慶垂厥後。坤育萬方。追命有邦。尙榮窀穸可。

祖母太原郡太夫人郭氏追封鄆國太夫人

勅。夫治內政。修陰教。以助朕調一天下者。所以褒崇其世。可不厚哉。皇后祖母郭氏。率德秉義。協于君子。關雎之詠。傳祉厥孫。申錫贊像。啓封名國。尙其靈淑。嘉此追榮可。

祖母金城縣太君王氏追封成國太夫人

勅。傳稱德厚者。其流澤廣。故今追命之數。視其子孫位號之卑尊。矧夫後世登儷尊極。則致隆其封爵。豈不宜哉。皇后祖母王氏。來嬪大家。率循德禮。有開後嗣。協慶塗城。申錫名邦。尙榮幽窆可。

父遵甫皇任北作坊使特贈檢校太傅保信軍節度使

勅。春秋書季姜之歸。而傳有褒紀之義。崇寵異姓。其所從來久矣。皇后父某承世之慶。列官于朝。雖德義有稱。而不終榮祿。祚流後世。正位內宮。追命有加。以慰窀穸可。

母鉅鹿郡君曹氏特追封沂國太夫人

勅國有大賚。凡在廷之士。皆得追襲其父母。而況於異姓之貴哉。皇后母曹氏胄于名王。歸得吉士。率禮蹈義。有稱閨門。迎涓之祥。實開厥後。膺此恩典。尙知歆榮可。

母樂壽縣君李氏進封均國夫人

勅人主之所以風天下者。豈非外戚之助哉。故夫封爵襲厚之禮。其所從來久矣。未嘗有改也。皇后母李氏。躬以德義。嬪于令人。能大厥家。比降任嬀。錫之象服。胙以名邦。往卽寵榮。勉綏壽善可。

宰相富弼三代制六道

曾祖

勅大臣有慶於國。則爵命上施其考祖。所以章賢德廣襲勸也。具官某曾祖某躬執義善。發身揚名。詒于曾孫。集有福祿。登踐樞極。卓爲臣宗。申命有加。尙榮幽夢可。

曾祖母

勅宗工之選。所以寵雋良。大國之封。所以襲賢淑。具官某曾祖母某氏順足以有相。嚴足以有臨。來嬪名家。貽祿厥後。爲國元老。儀刑萬方。開號全齊。旣光大矣。徙之北國。其愈知榮可。

祖

勅列爵五等。莫尊於公。必有盛德之士。然後可以膺此號。具官某祖某秉哲迪義。不躬顯榮。祚流聞孫。爲世碩輔。追襲之禮。旣極寵崇。序爵啓封。尙其嘉享可。

祖母

勅天子之宰。朕所恃以綱紀四方者也。爵命加其祖妣。豈不宜哉。具官某祖母某氏蓄德在躬。以成家室。發祥于後。以遺子孫。申錫有邦。蓋惟舊典。魏大名也。以是追封。豈特爲窳窳之榮。亦所以佑其後世可。

父

勅士以有子爲榮。子以顯親爲孝。宗公元老。世恃以寧。當有追崇之恩。稱其致孝之意。具官某父某惠和敦大。明允忠篤。位不侔德。乃生碩人。寅亮先帝。寵綏四海。方興就事。佐佑朕躬。申命有章。兼榮幽顯。可。

亡母

勅朕初纂服。登用舊臣。褻厚其親。率循故事。具官某母某氏顯相吉士。篤生碩人。壽善康寧。考終福祿。追榮新寵。申命大邦。尙其淑靈。膺此休寵。可。

參知政事歐陽修三代制六道

曾祖郴贈太子少保可贈太子太保

勅君子善善之義。下及子孫。況推而上之。至其祖考。所以褒美崇寵。顧可以不稱哉。故先王宗廟之制。視其爵位之高下。以爲世數之遠近。而本朝追命之禮。亦從其子孫名數之卑尊。具官某曾祖某潛于丘園。躬有善行。畜積之慶。施于曾孫。爲時宗工。名重天下。圖任以登于右府。褒嘉當及其前人。東官之孤。位已顯矣。進秩一品。尙其享哉。可。

曾祖母追封延安郡太夫人劉氏可追封榮國太夫人

勅尊之欲其貴。親之欲其富。豈特人主有是心哉。推是心以施於人。此人主所以與天下同憂樂之意也。祿有厚薄。故禮有隆殺。位有高下。故施有遠近。古之道也。其可忘哉。具官躬曾祖母某氏含德在躬。作嬪令族。積善之慶。覃其後昆。惟時聞孫。實朕良弼。登與政事。人無間言。其疏大邦之封。以報流澤之施。寵靈之極。尙克享哉。可。

祖贈某官

勅朕惟有天下者。得推其祖考上配于天。蓋孝子慈孫所以極其尊崇之意。推是心以及夫在位。則其寵祿之厚者。豈不欲以及其所謂尊親者哉。此朕所以褒寵大臣之先。以尊爵貴官。而至乎三世者也。具官某祖某積德累善。

施于後嗣。爲子輔弼。始大厥家。東宮之孤。旣以命汝。增榮一品。尙克享哉。可。

### 祖母

勅。朕疏郡縣。以君諸臣之母。欲以慰慈孫孝子之心。至於政事之臣。則封國及其王母。所以望其功者厚矣。則慰其心者。顧可以薄哉。具官某。祖母某氏。來嬪名家。克配君子。積善之福。覃于其孫。左右朕躬。豫圖政事。嘉而有後。錫以大邦。維靈在幽。尙克膺此。可。

### 父

勅。大臣得爵。命其先人。至乎公師。非古也。然禮者人情而已矣。當於人情而義足以勸士。則何必古之有哉。具官某。父某。蓄其德善。不顯於世。克生賢佐。爲朕股肱。東宮一品。人臣高位。追以命汝。用嘉有子。尙其享此。以稱饋祀之盛哉。可。

### 母

勅。古者子爲諸侯大夫而父爲士。則其祭以諸侯大夫之禮。朕以謂得享其禮而位號不稱。則不足以盡孝子之心。故今有列於朝廷。皆得追崇其考妣。又況於爲吾左右輔弼之臣哉。具官某。母某氏。婦順母嚴。稱於天下。能教其子。爲時名臣。協于詢謀。進斷國論。雖祿養不及。而饋享有加。啓封大邦。於禮爲稱。尙其幽窆。知享此榮。可。

### 樞密使張昇封贈三代制八道

#### 曾祖某贈某官

勅。傳曰。學士大夫則知尊祖矣。若夫流澤之施於後世者博矣。則其崇報亦當有以稱焉。此予所以隆寵大臣而追命之禮。有至於三世也。具官某。曾祖某。以武力充選。以忠勞備使。積善之施。覃及後昆。爲時老成。宰制密命。帝傳之位。厥惟尊榮。今予爾嘉。舉以追錫。尙其幽窆。知享此哉。可。

曾祖母贈某國太夫人

勅。祖考之富且貴。則其澤流於子孫。而諸婦與榮。子孫有爵祿之寵。則其尊歸於祖考。而饋祀之盛。亦及乎其母。古之道也。後世因焉。今朕尊禮大臣。而爵命上施。其三世於經。未嘗有也。而豈害於先王制禮之意哉。具官某曾祖母某氏。嬪于令人。躬有馴德。積善之施。久而愈彰。至于曾孫。克協朕心。爲世元老。執邦之樞。福祿之來。實維爾慶。改封大國。以寵淑靈。尙其有知。享此休命可。

祖

勅。爲吾政事之臣。所以崇寵之者備矣。於其尊大前人之志。亦宜有以稱焉。具官某祖某積行在躬。潛而不耀。畜其善慶。以賴後昆。厥有聞孫。爲朕良弼。典司機要。海內所瞻。追命之榮。至于帝傅。進登師位。以極褒嘉。尙其冥靈。膺此休顯可。

祖母

勅。義莫大於尊祖。仁莫高於顯親。今吾追命大臣之考妣。以及其祖者。豈有它哉。凡以稱其尊祖顯親之心而已。其德博者。其施遠。其位盛者。其報豐。具官某祖母某氏。徽柔靜恭。克相宗事。佑啓後世。爲時元臣。執國之樞。以佐吾治。其施可謂遠矣。其報可以薄哉。改錫大邦。以爲爾寵。賁于窀窆。尙克知榮可。

父惠贈太師可贈中書令餘如故

勅。朕有高爵厚祿。以禮天下之士。而與之共政。又本其流澤之所自。而追命以尊官。豈特崇寵大臣。亦所以勉人親之教子。具官某父某潛德晦行。榮于丘園。積仁之慶。實在其子。終有成德。爲吾宗工。踐更二府。執國機要。追襲之命。登爾太師。其遷令于中書。以極褒崇之數。尙其窀窆。享此休榮可。

嫡母追封德國太夫人劉氏可追封許國太夫人

勅先王制禮及後世而彌文。顧所以順理而卽人情。古今一也。夫福祿之盛。流澤尙及乎子孫。則名數之崇。追命當加其考妣。具官某嫡母某氏柔良之行。溫惠之德。輔相君子。克成厥家。以有賢息。掌予機密。及親之寵。厥有舊章。顧爾位號。旣榮極矣。其班新命。寵以大邦。賁于無窮。尙克嘉享。可。

所生母追封慶國太夫人王氏可追封蜀國太夫人

勅傳稱春秋之義。母以子貴。說者或非焉。而人子之愛其親。豈有窮哉。已。則富貴而親不與焉。固人情之甚可哀者也。當有追崇之禮。稱其思慕之心。具官某所生母某氏溫柔惠和。得媿君子。克生賢佐。爲朕寶臣。允于庶言。秉國樞要。追榮之典。旣啓爾邦。其改新封。以鴻後慶。尙其冥漠。享此恩榮。可。

亡妻田氏可追封京兆郡夫人彭城縣君劉氏可追封彭城郡夫人

勅臣之德善勳勞。稱其位。而有施於國。君之爵祿慶賞。疇其功。而有報於家。股肱之良。參決政事。施於國者。其責厚矣。報於家者。亦宜稱焉。以爾具官某妻某氏溫柔靜嘉。嘗配君子。遭會不淑。不終顯榮。某言于朝。爲爾請命。考諸恩典。厥有故常。乃疏大郡之封。錫以小君之號。所以崇貴窳窳。而副吾大臣追往求舊之心。尙其有知。享此休寵。可。

樞密副使胡宿封贈三代制六道

曾祖

先帝褒厚羣臣。德施及乎窳窳。朕奉承遺訓。不敢以哀恫之故廢。具官某曾祖某蓄德深博。久而彌興。焯有偉人。出其後世。佐佑先帝。以暨朕躬。追命于幽。尙嘉營魄。可。

曾祖母

勅大臣有賞於國。則爵命上施乎三世。先帝所以褒功德也。朕敢忘哉。具官某曾祖母某氏齊嚴靚專。柔懿安婉。集有祉福。施于孫曾。爲時宗工。德望休顯。膺此追命。尙其知榮。可。

祖

勅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朕遵先帝之法。以勞賜大臣。及其父母。不敢以哀恫之故廢。具官某祖某躬率令德。以成厥家。有孫而賢。執國機要。膺此休顯。尙能嘉歆。可。

祖母

勅。朕初卽位。遵先帝故事。大賚于四海。而大臣之祖妣與焉。具官某祖母某氏。以順爲令妻。以嚴爲賢母。集有勳。以詒厥孫。爲時宗臣。世祿滋大。追錫休命。尙其知榮。可。

父

先帝棄萬國。朕初卽位。凡在廷者。皆班爵命。顯其親。所以稱先帝顧哀羣臣之意。具官某父某蓄積德義。以成福祿。燕及厥後。爲時宗工。追錫之榮。旣光大矣。褒嘉有數。其尙知歆。可。

母

先帝有大賚。必及羣臣之父母。朕初嗣位。不敢有廢也。具官某母某氏。以順爲婦。而能正。以嚴爲母。而能慈。肆有福祿。集其後世。徙封大國。以顯厥魂。可。

樞密副使吳奎封贈制二道

父

勅。朕初卽位。班爵命。以寵諸臣之父母。蓋惟先帝故事。不敢愆忘。具官某父某德善之修。有聞于世。義方之教。能大厥家。序位朝廷。旣隆顯矣。褒遷有典。其往欽哉。可。

母

勅。永惟政事之臣。天下國家所恃。以安且治者也。所以褒厚及其父母。豈可忘哉。具官某母某氏。馴德淑行。來寧

巨室。母有賢子。爲時宗工。班命于朝。旣疏名郡。徙封之寵。其往欽承。可。

皇故第十三女追封楚國公主制

勅。先王制禮。有卑尊疏戚之宜。惟至親得以致悼痛之恩。唯至貴得以極褒崇之意。皇故第十三女方在襁褓。尙其有成。位號未正。奄與物化。蓋王姬之車服。下后一等。而不視其夫。情文之隆。於是爲稱。則雖天闕。其可弭忘。追命啓封。胙之全楚。以終天性之愛。且慰幽夢之靈焉。可。

故充媛董氏贈婉儀制

勅。雞鳴思賢妃。而關雎樂得淑女。永懷邦媛。內助宮闈。愍飾厥終。當加位號。故充媛董氏。有德讓之美。無險謁之私。進登嬪婦之官。率循保阿之訓。奄忽至於大故。茲用愴于朕心。恩典寵章。以賁幽夢。尙其弗泯。知享此榮。可。

樞密副使吳奎亡妻趙氏追封信都郡夫人制

勅。追遠念舊。而不忘者行之厚。而大臣有求於此。朕豈可以忘哉。具官某亡妻某氏。柔嘉在躬。作配君子。不克偕老。茲惟永懷。能辭生者之恩。以丐追封之寵。胙以名郡。尙其知榮。可。

樞密副使胡宿亡妻崇仁縣君吳氏追封蘭陵郡夫人制

勅。婦人能相其君子。終以休顯。而不與享其福祿。豈非人情之所愍惻哉。具官某妻某氏。躬率德善。嬪于大家。積夫之榮。肇啓爵邑。方吾良弼。登執事樞。嗟爾淑人。旣營封壤。賜之名郡。追賁諸幽。尙其雖沒而有知。亦以慰夫生者可。

故董淑妃養女御侍張氏安福縣君依舊御侍制

勅某氏。爾爲妃所鞠而序于女御之數。啓邑賜號。以廣逮下之恩。往服命書。勉循陰教。可。

故董淑妃養女御侍李氏仁和縣君依舊御侍制



勅某氏。爾以徽柔備數女御。賜封大邑。用示褒嘉。往服寵榮。愈其淑慎。可。

□聽宣蔣氏張氏並司言制

勅某。後宮之職。各有等差。必來淑女。以贊內治。爾惠和安婉。服采維勤。遷序厥官。往欽休命。可。

□淑妃董氏遣表父右侍禁安內殿崇班制

勅某。卿大夫之終于位者。朕所以顧恤其家。未嘗不備也。永惟良淑。有助宮闈。序位既崇。則推恩宜厚。閱其遺表。爲爾求遷。超進厥官。往求自稱。可。

□德妃沈氏姪孫獻卿可試大理評事制

勅。朕於后妃之家。不欲以恩撓法。法之所當者。義亦無所愛焉。爾方眇然。未克有知。而以外戚之恩。得試理卿之屬。時乃邦制。不爲爾私。勉哉有成。以待官使。可。

□沂國公主趙氏奏苗賢妃親姊永安縣君苗氏男張士端試將作監主簿制

勅某。朕布大慶。而士緣外內族親之故。以得官者衆矣。雖進非用德。然能致其材。以保祿位。則亦足以自昭于時。爾與此榮。當知懋勉。可。

□右監門衛大將軍令襄故母錢氏可追封仁和縣君制

先帝以孝治天下。故因宗妃大慶。施及諸臣之父母。具官某母錢氏躬率德善。來宜宗室。雖不終榮祿。而有子克家。追錫寵章。冀能嘉享。可。

□大將軍從信故所生母許氏追封平原縣太君制

勅許氏。朕於在廷之臣。皆有以褒厚其親也。況於近屬。恩禮所先者乎。爾順善和恭。甚宜家室。克生宗子。實胙大邦。當號爾封。遠棄榮養。進君一邑。以慰孝心。尙惟淑靈。知享此寵。可。

大理寺丞蘇唐卿母孫氏萬年縣君制

勅孫氏。朕既肆祀於明堂。而賜命以褒諸臣之母。尚惟高年及養。而禮秩有所不加。故推異恩。以慰其意。爾年耄矣。而有子列于王官。其疏爵邑之榮。以厚閨門之慶。可。

試監簿祁元振亡母丁氏追封昭德縣太君制

勅某母丁氏。爾嬪于名卿。不預寵封之慶。沒有良子。乃蒙增秩之褒。願移恩榮。追慰顧復。俾疏大邑。以燕孝思。可。

參知政事歐陽修女樂壽縣君制

勅歐陽氏。汝父爲吾政事之臣。而緣國大賚。丐恩及汝。賜之封邑。亦有故常。祇戒勿違。以承茲寵。可。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文彥博女大理評事龐元直妻特封安福縣君制

勅文氏。爾父爲時元老。而爾母當得喪封。辭其寵章。爲爾求邑。爾承德義之慶。而嬪宗公之家。膺茲顯榮。可謂稱矣。可。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宋庠親孫女特封永寧縣君制

勅宋氏。朕有大封之慶。而爾母與焉。辭其寵章。爲爾請邑。爾惟名族。率禮有常。象服之宜。是亦榮矣。可。

故贈司空兼侍中龐籍遺表長女南安縣君冀州支使陳琪妻安康郡君制

勅龐氏。封爵吾所重也。爾考嘗爲將相。而其沒也。以爾爲言。加錫郡封。蓋非常典。爾維令淑。寵往服榮。可。

第五女大理評事趙彥若妻德安縣君制

勅龐氏。爾考嘗輔佐先帝。而有勞於國。今其不幸。爲爾請封。夫以女子受爵於朝。而不繫其夫。其亦榮矣。往惟順淑。以服寵榮。可。

第七女壽安縣君制

勅龐氏。女子從人者也。故封爵視其夫子而已矣。爾父嘗勤勞於國。而爲先帝大臣。今其薨。爲爾請邑。考於恩典。厥亦有初。往服寵榮。勉之無斁。可。

節度使允初長女殿直梁鑄妻特封嘉興郡君制

勅趙氏。朕於宗室親疏有秩也。今爾旣成婦矣。而宗正爲爾請封。爾維懿恭。循禮無失。以君大郡。可謂顯榮。其往懋哉。爾宜欽服。可。

宗說第十八女右班殿直楚奎妻永泰縣君制

勅趙氏。朕初卽位。敷錫庶邦。爾躬行柔嘉。實維宗女。賜封大邑。往服厥榮。可。

右屯衛大將軍茂州刺史克洵第二女右班殿直宋玘妻等並特封縣君制

勅趙氏。凡內女之嫁者。爵邑不繫其夫。所以廣親親也。爾嬪于世族。率禮有常。錫命啓封。是爲恩典。思稱厥服。愈其懋哉。可。

右屯衛大將軍登州防禦使邢國公世永第三女左班殿直徐鎮妻特封金城縣君制

先帝褒厚宗室女子之嫁者。爵命有不繫其夫。朕初卽位。不敢忘也。具官某女某人妻趙氏。夙承禮教。率用祗德。歸于世族。婦順有稱。錫以縣封。往膺休寵。可。

右監門衛大將軍仲勸新婦陳氏封邑制

先帝布大慶於天下。朕初卽位。永惟嗣訓。不敢有忘。具官某妻陳氏。順善和嫺。嬪於宗室。賜命大邑。示均神釐。率禮勿違。以禮休顯。可。

皇兄故保康軍節度觀察留後承簡贈彰化軍節度追封安定郡王制

勅。樂其生而哀其死。欲其富貴之無窮。仁人於親戚。莫不然而王者得盡其褒崇之意。具官某於宗室爲近屬。於

朝廷爲大官。有溫恭恪慎之稱。無驕嫚逸欲之過。不幸至於窳窳。用震悼于朕心。義兼親賢。恩禮常稱。今夫建牙樹纛。節制一軍。而封爵至於稱王。人臣之極也。朕其追命以賜焉。尙其有知。享此休顯可。

皇弟故右屯衛大將軍霸州防禦使承俊贈信軍節度觀察留後追封樂平郡公制。勅。詩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以天下之貴富。而得盡其親親之禮。則榮名尊爵。豈宜有愛於此哉。具官某。馴德謹行。稱于宗室。奄終厥命。實悼朕心。寵之以留後之官。褒之以郡公之號。尙其幽窆。克享茲榮可。

皇姪孫世芬贈洛州防禦使追封廣平侯制

勅。置使以扞防爲職。建邦以察候爲名。非親且賢。何以堪此。以爾具官某。序於近屬。舊有令名。未加褒崇。遂至窳窳。其追賜命。以慰厥靈。尙克有知。享茲休顯可。

供備庫副使李誥父皇任鎮潼軍節度觀察留後贈感德軍節度使兼侍中端懿贈司空兼侍中制

勅。某。朕有釐事於上神。而幽顯並蒙其福。具官某。父某。纘承德義。被服文儒。出入踐更。有榮爵祿。能以才業。自昭于時。壽善不兼。慶流厥子。追崇位號。尙克知歆可。

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王凱贈節度使制

勅。將帥之臣。出乘疆場。而有執敵捍患之材。入摠營屯。而有折衝銷萌之用。則序功錄德。當以厚終。以爾具官某。戰攻之多。守衛之最。有賞於國。有稱於時。而能悉心夙夜。祇慎厥職。不幸至於大故。朕用臨弔而悼焉。其追加一命。使得建節樹纛。稱其樁葬之禮。沒而有知也。尙能享吾休顯之報哉可。

太常少卿權判太僕寺馬從先父震贈右領軍衛大將軍特贈尙書工部侍郎制

勅。朕獲執玉幣。以承上帝。燕及聖考者。豈非士大夫之助哉。肆有大賚。以稱其念親之志。具官某。父某。資兼文武。而用不極其材能。以義方勸成厥子。服在卿位。相茲休成。追命有加。尙知榮享可。

勅。屯田員外郎句諶。父希仲。已贈吏部侍郎。贈金紫光祿大夫。工部尙書制。

勅。士以功善有慶。而欲移之親。苟無害於義。則其可以不從乎。具官某。嘗以才名序於卿位。慶集厥子。有勞當遷。願推恩典。以賁幽窆。膺此顯服。尙知榮享。可。

都官員外郎何若谷。亡兄若冲。追贈試大理評事制。

勅某。爾躬率善行。而不克自昭於時。有弟在廷。法當增位。固辭恩典。冀得追榮。愍賜一官。尙其能享。可。

故崇儀使康州刺史內侍押班盧昭序。贈正刺史制。

勅某。所居之地禁。所事之職親。恩禮所加。亦宜異數。爾以忠力備任宮闈。歷年滋多。率履惟謹。今其亡矣。追惻厥勤。考於故常。當得襲序。遷正位號。尙能知榮。可。

故內殿承制宋士堯等贈官制。

勅某等。蠢茲蠻方。犯我邊吏。爾等以身死職。朕用哀恫。夫見危授命。士之美行。褒善錄功。國之令典。故吾有以愍錫。而慰爾等窳窳之靈。沒而有知。其尙能享。可。

建州敦遣進士彭彝。特授將仕郎。祕書校書郎制。

勅某。朕惟衆科。不足以盡天下之士。故因赦令。而委諸路。以特招。爾以守節見稱。而論議亦嘗試矣。賜之一命。使力行者有勸焉。往其增修。以稱茲舉。可。

新授齊州章丘縣尉鄭珪。瀛州司戶參軍制。

勅某。爾嘗爲大臣所稱。當得遷序。自求一掾。往事上州。其慎猷爲。以膺器使。可。

御前五經及第劉元規。通判軍司法參軍制。

勅某。朕雖趣時爲法。而其義亦考於經。爾以經術決科。而試於法吏。勉思所誦。尙有合哉。可。

勅賜同進士出身。願立守漢陽軍司理參軍制。

勅某。爾經明行潔。特見推揚。考覈以言。有足稱者。試諸獄掾。其往懋哉。可。

高州茂名縣尉兼主簿李伯英。永州錄事參軍兼司戶參軍制。

勅某。小人當平歲爲盜。爾職當捕。而能得之。甄敘厥勤。國有常法。往就祿次。勉圖後功。可。

御尙書學究及第張宗臣。亳州司法參軍制。

勅某。爾少而知學。能以決科。今也成人。遂從官政。往共厥事。可不勉哉。可。

御前三禮及第韓伯莊。海州東海縣尉兼主簿制。

勅某。爾幼而知學。能以決科。今也成人。往其從政。有猷有守。惟慎厥初。可。

勅賜同進士出身王祁。試祕校守青州益都縣主簿制。

勅某。察行於鄉里。考言於朝廷。而試之以事。此自古所以能得士也。今汝言行皆見稱引。姑使佐于大縣。以觀從

政之材。無曰民寡。亦可以有爲矣。可。

太廟齋郎黃景先。守常州宜興縣主簿制。

勅某。爾考以使事。沒身於瘴癘。故爾得序於有司。往踐一官。其思所以保祿位。而無失前人義方之訓。可。

李資。濰州北海縣主簿制。

勅某。爾父以身死制。而加爾以一命之榮。今又以爾母有言。而使得佐于大邑。能以忠順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

者。士之孝也。往其祗服。可不勉哉。可。

皇姪信州團練使宗懿。改郢州防禦使制。

勅。原臯。嘗振滯淹。朝廷之慶。施及乎遠者矣。又況於宗室之近哉。具官某。於服屬爲親。於爵列爲貴。造行不能無

情以自困於煩言。肆祀之恩。與人更始。滌其前吝。寵以故官。往思自修。保此榮祿。可。

刑王孫右武衛大將軍道州團練使宗望舒州防禦使餘如故制

勅。朝廷爵賞。與士共之。親愛之欲其富貴。亦先王之道也。具官某序于近戚。服在顯官。嘗坐小何。自今久次。能補前吝。歷年茲多。往以序遷。勉綏寵祿。可。

未復舊官人兵部員外郎知池州呂溱吏部郎中制

勅某。朕初卽位。原咎咎。振廢淹。爾爲先帝近臣。以才敏諒直。稱天下。嘗坐吏議。久於左遷。稍復故官。往其祗訓。可。

追官人前司封員外郎蕭固司封員外郎制

勅某。宗祀之慶。外覃四海。況於嘗任事之臣哉。爾備使南方。實以才選。控于吏議。用失厥官。錫命示恩。往其祗服。可。

追官人前都官員外郎陳昭素都官員外郎制

勅某。爾嘗更任使。而以才稱於世。陷于吏議。失職久矣。再更赦令。稍復故官。夫士有智能。固不可以一眚而惟終廢。慎惟厥後。以須選求。可。

陳憲臣屯田員外郎制

勅某。爾嘗坐法。用失厥官。宗祀之成。推恩博矣。復爾祿次。往其欽哉。可。

孫夷甫屯田員外郎制

勅某。爾嘗坐譴。何再更赦宥。能自節勵。以補厥愆。序進一官。往其祗服。可。

安保衡都官員外郎制

先帝有事明堂。其大賚于四海。爾嘗在郎選。困於一眚。膺此慶施。序遷厥官。往其慎哉。以服休命。可。

未復舊官人殿中丞王超太常博士制

勅某。爾挂文吏之議。以失職久矣。朕方推慶賜。以勞天下。疏逃幽賤。並膺厥服。矧爾智謀績用。爲世所稱。而特困於一眚之細哉。其還故官。以勸能者可。

追官勒停人國子博士沈扶國子博士制

勅某。士之可用者。朕不以一眚而忘之也。又況於以才任使。而特以薦士爲累哉。爾行義智能。有聞于家。久於使事。績效可稱。任非其人。以坐廢斥。宗祈之慶。覃及萬方。甄序厥官。往惟祇服可。

追官人前太常博士王拱已太常博士制

勅某。爾以舉非其人。而久坐斥廢。宗祈之慶。賚及萬方。復爾故官。往其祇服可。

追官人著作佐郎沈士龍祕書丞制

勅某。嘗棄其官守。而坐廢于家。今宗祀之恩。使之免者多復用矣。況如爾之得舉。特以有志於善乎。其就故官。以須器使可。

未復舊官人檢校水部員外郎懷州團練副使任慶之大理寺丞制

勅某。爾嘗譴何。比更赦宥。序進厥位。往其慎哉可。

未復舊官人光祿寺丞趙瑾改大理寺丞制

勅某。爾進行不謹。陷于法理。比更赦宥。復序故官。謀惟厥終。無重前悔可。

特勒停人前西京左藏庫副使劉起西京左藏庫副使制

勅某。宗祈之慶。覃及萬方。爾嘗以才選典領州事。不知淑慎。以祇厥愆。恩復故官。往其祇訓可。

特勒停人試將作監主簿郭慶基將作監主簿制



勅某。宗社之恩。外覃四海。爾嘗坐法。用廢于家。復卽故官。其知慎矣。可。

□特勒停人前守將作監主簿張及孫復舊官制

勅某。爾嘗坐斥免。旣更赦令。其班新命。使就故官。惟慎以遠。曩而敏於赴功。則足以補前負矣。可。

□追官人徐并太常寺奉禮郎制

勅某。朕初卽位。布大號於天下。爾比以曩負。久於廢斥。旣更赦宥。當序一官。夫士之嘗有譴尤而後以才復爲世用者衆矣。往其淑慎。以待異恩。可。

□特勒停人光祿寺丞周延年光祿寺丞制

勅某。爾坐廢于家。爲日久矣。宗祈之慶。復就故官。往慎厥修。以須器使。可。

□建州管内觀察使李瑋安州管内觀察使制

勅。釐事旣成。慶流宇內。簡于朕志。當有異恩。具官某以元舅之家。膺下嫁之選。飭身厲行。休顯有稱。嘗坐譴何。外更藩屏。付之舊節。使得造朝。往服寵榮。愈其慎愆。可。

□檢校水部員外郎充秦州團練副使不簽書本州公事蕭注依前檢校水部員外郎充奉寧軍節度副使不簽書本州公事制

勅某。朕初卽位。肆大眚以勞天下。爾嘗爲邊將。以曩失職。稍遷位號。徙置大邦。夫士之有能。固不以瑕釁而終廢。往其修省。以服異恩。可。

□蕭注責授團練副使制

勅某。爾以州縣尺寸之功。未閱數期。而官顯祿厚。遂專一州之寄。當思戮力。以稱所待遇。乃公爲姦汙。不忌邊禁。以至擅發丁壯。采金蠻夷。侵騷邊人。廢業失職。而鉤考之檢。有盜攘之嫌。朕惟遠方羈縻之義。不欲重爲煩擾。故寧

失爾暴惡而不卒究窮。副于團練之軍。冀諸安閑之地。其思自訟。以服寬宥之恩焉。可。

儀鸞使英州刺史張師正落刺史依舊儀鸞使制

勅某人道貴讓。而以巽爲利者。武人之正也。朕以爾材。謂爲能治邊。故超進使號。又擇令名之州。使爾刺焉。而其舊服。當知竭力報稱所蒙。而乃缺望鄙爭。果於慢上。自干邦法。以致人言。稍褻前恩。尙附輕典。往其修省。思補厥愆。可。

皇城使巴州刺史宋安道落巴州刺史制

勅某等。班祿所以勸能。制罰所以懲事。爾等執技備官久矣。一有所試。而其效皆無可言。竊位素餐之舉。法不可以無懲也。稍從降絀。示有典刑。往其深省厥愆。以稱食功之意。可。

皇城使宋安道責授檢校水部員外郎充衛州團練副使不簽書本州公事制

勅某。爾等以醫入侍。先帝疾殆。至於弗寤。而皆莫能知。居其官而不能與食焉。而怠其事。皆法刑之所當施。深惟先帝之仁。故不忍加誅。而宥爾等于外。顧省厥舉。往其戒哉。可。

追官人文思副使王用內殿承制制

勅某。爾嘗犯禮以失厥官。宗祀旣成。均休宥舉。序于廷內。其往慎哉。可。

未復舊官人劉舜臣禮賓副使制

勅某。爾嘗爲州。坐法以免。旣更新令。未卽故官。寵以命書。介于諸使。惟慎厥後。以稱恩榮。可。

追官人前供備庫副使崔懷忠內殿承制制

勅某。朕閔士大夫或以一眚之故。棄而不錄。故常因赦。令使得復序厥官。爾久以才能。外更任使。雖嘗廢免。有足哀矜。列職內朝。往其祇服。可。

特勒停人守祕校胡東之守祕校制

勅某。爾嘗坐小何。既更大慶。往就祿次。以須器使。朕於用士。固不以一眚而廢材。惟敏厥修。以永終譽。可。

堂後官大理寺丞張慶隨右贊善大夫餘如故制

勅某。爾職爲宰屬。名在理官。祇慎無疵。至于三歲。進官一等。有籍於朝。往其懋哉。是亦榮矣。可。

右班殿直彭士方容州別駕制

勅某。爾爲小吏。自致廷臣。能稱厥修。至于告老。列職州佐。以爲歸榮。可。

攝荆南文學張銳守荆南府參軍制

勅某等。異時設科。以待武力智謀之士。而爾等實應令焉。嘗攝一官。既更新令。稍卽序錄。其往勉旃。可。

單州文學周大亨密州司馬制

勅某。爾不勉厥修。以取曩廢。既更赦令。復齒官聯。善補悔尤。尙有終譽。可。

廣南東路經略安撫使余靖奏高郵軍醫博士沂試國子四門助教不理選限制

勅某。爾以方伎有聲淮南。今方維按撫之臣。以爾自隨。而請加一命。爾宜知夫名之不欲以假人也。而能慎行以

稱焉。可。

蔡襄奏醫人李端試國子四門助教不理選限制

勅某。爾從事於醫久矣。而吾左右親信之臣。稱爾之行能。請一命焉。厥有故常。以爲爾寵。其思淑慎。以稱褒嘉。可。

程戡奏延州醫助教房用和國子四門助教不理選限制

勅某。延州鎮撫一方。而將吏皆吾扞城之用。爾共醫事。莫府所稱。甄序以官。往祇厥服。可。

胡宿奏醫人夏日宣試國子四門助教不理選限制

勅某。夫論思勸講之臣。實吾耳目腹心之賴。而爾能執技調護其家。請命于朝。以爲爾寵。吾其錫爾。往矣勉哉。可。

范鎮奏成都府醫人王獻臣試國子四門助教不理選限制

勅某。爾有邦人。爲吾近侍。稱爾醫學。尤良於醫。序試一官。往其祇服。可。

歐陽修奏醫人夏日華試國子四門助教不理選限制

勅某。天下安危治亂其責。在乎政事之臣。責之如此其深。則遇之豈可以不厚。故其有求於上。吾皆聽許而不違。今修以爾能醫而爲之請命。吾其加錫。以示不違於大臣。爾往懋哉。當知夫名不可假。可。

趙璣奏醫人武世安試國子四門助教不理選限制

勅某。古者聖人爲醫藥以濟民命。而又建官制祿。考其所治之全失而上下以勸焉。其於愛人也深矣。爾能執技以濟衆。而見稱於大臣。使試一官。以爲爾勤。其思勉勵。以稱褒嘉。可。

贈安遠軍節度使馬懷德遺表門客吳夏試將作監主簿不理選限制

勅某。懷德嘗將衛兵。而其卒也。求官其客。觀爾所主。以知爾材。往試一官。勉思自稱。可。

河東都轉運使龍圖閣直學士何邾奏梓州醫博士謝愈試國子四門助教不理選限制

勅某。爾以方技自名。爲邾臣所薦。其於行藝。必有可稱。俾試一官。以爲爾寵。可。

殿中省尙藥奉御直醫官院仇鼎充翰林醫官副使制

勅某。古者視疾醫之全失而上下其食。所以明沮勸也。爾以技事上。久而有勞。遷序厥官。往欽無斁。可。

學士院孔目官梓州司戶參軍周元亨成都府溫江縣主簿制

勅某。爾服采禁林。有勞可錄。宗祈之慶。外序一官。往慎典刑。保茲祿仕。可。

昭文館正名守當官陳旦利州司戶參軍依前充職制

勅某。朕初卽位。大賚四海。爾役于書林久矣。序官州掾。往愼厥修。可。

勅某。宗祀之成。並蒙禔福。爾儻贊朝事。有年於此矣。出長州掾。往其勉哉。可。

勅某。宗堂正名。知班驅使官楊忠信。吳安期。何惟慶。並特授將仕郎制。勅勅。爾等駿奔于朝。以給煩使。致勤厥職。爰及再期。甄序一官。往共奮服。可。

勅某。爾以勤服采。積有歲年。外序一官。往共初服。守爾祿次。厥惟愼哉。可。

勅某。爾給事相府。服勤歲久。因時慶賜。求得外遷。往掾大州。勉共厥服。可。

勅某等。爾駿奔走。以給朝廷之事久矣。有勞可錄。序以一。往懋厥勤。乃其無罰。可。

勅某。爾實掌書。以佐計官之治。老而知止。予念爾勞。司馬于州。往惟祇服。可。

勅某。宗祈成禮。覃澤萬方。駿奔之吏。遷有常法。序爾一尉。往其勉哉。可。

勅某。中書錄事守成都府別駕魏貫。游擊將軍充中書守闕主事。中書守闕錄事守大名府別駕張世長。中書

錄事制

勅某等。隸名中書。能自祇飭。今吏員有闕。故遷以補之。往懋厥勤。無廢于職。可。

客省承受李懷曦秦宗古遂州司戶參軍制

勅某。宗祀之恩。覃於小吏。爾服勤久矣。宜序一官。往勵厥修。以共舊服。可。

□ 涇堂五院副行首左千牛衛長史周成務金吾衛長史制

勅某等。役于宰屬。積歲有勞。升秩衛官。序遷職服。往共厥事。惟既乃心。可。

□ 涇堂五院正名驅使官鄭州司戶參軍呂昭序常州宜興縣尉制

勅某。爾以州掾之名。而役于宰屬。豫蒙慶施。當得外遷。往惟廉清。可以保祿。可。

□ 祕閣選滿楷書充編修院權書庫官袁舜卿濰州北海縣尉制

勅某。掌書贊事。積歲有勞。甄序一官。往其祇服。可。

□ 尙書都省額外正名年滿令史邊士寧青州益都縣尉制

勅某。爾以書贊治。積歲有勞。請命于朝。序官一尉。往共厥職。無敢弗祇。可。

□ 太常寺太樂署院官郭餘慶應州金城縣主簿制

勅某。爾隸于太常久矣。吏員有闕。當得進遷。命以一官。往其祇服。可。

□ 右街司正名孔目官張文仲蓬州蓬山縣主簿依前充職制

勅某。祇載厥職。於今十年。稽狀有司。序于官簿。往共舊服。無棄前勞。可。

□ 吏部侍郎平章事會公亮奏旬當人趙化基制

勅某。朕布神之惠。而陪隸與焉。爾服厥勤。受茲甄寵。名者。先王所慎。以與人者也。往思淑慎。以稱之。可。

□ 青州奏壽光縣豐城村張贊獨孤用和各年一百一歲並本州助教制

勅某人。壽至於百年。則閱天下之故多矣。寵以官號。使助守令。教訓百姓。豈不宜哉。爾實應書。往其欽服。可。

□安化中下州北遐鎮蠻人一百一十人並銀酒監武制

勅某。聲教所覃。爾惟祗服。克有名位。榮于種落。又輸方物。來效厥勤。其錫異恩。以嘉能享。可。

□壽州稅戶李仲宣李仲淵本州助教制

勅某。淮人阻飢。朕欲調餼。爾能輸米。來助有司。賞以一官。往其祗服。可。

□宿州臨渙縣柳子鎮市戶進納斛斗人朱億弟傑本州助教制

勅某。調恤阻飢。朝廷之政。爾能輸積。以助有司。褒賜一官。往其祗服。可。

□空名助教并試監簿制

勅某。河水衍溢。且爲民菑。爾能輸薪。以佐有司之急。加爾以試官之賞。其思慎行。以稱焉。可。

表

□百寮賀復熙河路表

臣某等言。伏覩修復熙河洮岷疊宕等州。幅員二千餘里。斬獲不順蕃部一萬九千餘人。招撫大小蕃族三十餘萬。各降附者。奮張天兵。開斥王土。旌旆所指。燕及氐羌。樓櫓相望。誕彌河隴。中賀竊以三年鬼方之伐。高宗所以濟時。六月玁狁之征。宣王所以復古。政由人舉。道與世升。伏惟皇帝陛下。溫恭而文。容知以武。講周唐之百度。拔方虎於一言。我陵我阿。旣飭鷹揚之旅。實墉實壑。遂平烏竄之戎。用夏變夷。以今準古。是基新命。厥邁往圖。臣等均被明恩。具膺榮祿。接千歲之統。適遭會於斯時。上萬年之觴。敢愆忘於故事。臣無任。

□賜玉帶謝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以收復熙河洮岷疊宕等州。特加褒諭。親解玉帶。賜臣者。尸臣列侍。方臨極辨之朝。贊御占傳。

獨拜非常之賜。寵綏狎至。懇避弗命。焜耀有加。凌兢無措。(中謝)竊以洮河之業。兆自聖謨。方虎之材。進非師錫。片言投匭。遂察見其有孚。衆訛盈庭。豫照知其無害。以至緩兵算食。蒐卒第功。能畢協於始謀。實仰歸於獨斷。如臣叢爾。何力有焉。伏惟皇帝陛下善貸且成。勞謙不伐。弛曠瘼之大責。錄將明之小忠。揚于廣除。委以珍御。恐彼英瑤之質。煥乎華袞之言。臨授用光。顧榮踰於古昔。退藏惟謹。知燕及於雲來。施更厚於解衣。報敢忘於結草。臣無任。

詔進新著文字謝表

雲漢之光。俯加賁冒。菅蒯之賤。仰誤詢求。(中謝)臣聞百王之道雖殊。其要不過於稽古。六藝之文蓋缺。所傳猶足以範民。唯其測之而彌深。故或習矣而不察。紹明精義。允屬昌時。伏惟皇帝陛下有舜之文明。有湯之勇智。以身爲度。動皆應於乾行。肆筆成書。言必稽於聖作。欲推闡先王之大道。以新美天下之英材。宜得醇儒。使陪休運。臣初非秀穎。衆謂迂愚。徒以弱齡粗知強學。服膺前載。但傳糟粕之餘。追首大方。豈逮室家之好。過叨容獎。使緝舊聞。永惟少作可棄之浮辭。豈能上副旁搜之至意。伏望皇帝陛下矜其聞道之晚。假以歷時之淹。使更討論。粗如成就。然後上塵於聰覽。且復取決於聖裁。庶收寸長。稍副時用。臣無任。

進熙寧編勅表

臣某等言。竊以觀天下之至動而御其時。輔萬物之自然而節其性。匿而不可不爲者事。顯而不可不陳者法。厥惟無弊。乃以不膠。故造象於正月之始。和改禮以五載之巡狩。一代之典。成於緝熙。百世可知。在所加損。方裁成輔相之休運。宜修飾潤色之難能。顧匪其人。與於此選。(中謝)蓋聞道有升降。政有弛張。緩急詳略。度宜而已。使民不倦。唯聖爲能。伏惟皇帝陛下天德地業。體堯蹈禹。永念憲禁之舊。或失防範之中。選建有官。付之論定。具慚淺學。莫副詳延。屢彌歲年。僅就篇帙。刪除煩複。蒐補闕遺。於趣時因民。則粗掄抗敵之實。以方古垂後。則或俟新美之才。冒昧天威。姑塞明詔。



賜元豐勅令格式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特賜臣元豐勅令格式一部。計四十策者。新厥品章。著之方冊。雖孤眷寄。尙冒分頒。中謝。竊以后辟之所訓裁。臣工之所承守。歷觀既往。或仍躋駁之餘。緒正厥遺。實待緝熙之久。恭惟皇帝陛下。操天縱之智。御物昌之時。勑法於羣幾之先。收功於異論之後。慮無愆素。舉必要終。然趨變以制宜。或非初令。則取新而垂裕。宜有成書。神機俯授於有官。聖制遂摭於無極。部居彪列。科指晰分。雲漢之回。甚昭日月之照。方久。臣進陪國論。退卽里居。在昔討論。嘗負曠瘼之責。於今尊閣。更知被受之榮。臣無任。

賜弟安國及第謝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召試臣弟安國。賜進士及第。注初等職官者。雋乂之求。外覃草野。龍光之施。首逮門庭。中謝。竊以躬國論聽斷之煩。而察知孤遠之行。略門資貢舉之法。而拔取滯淹之才。山林之所誦說而難遭。閭巷之所驚嗟而罕見。伏惟皇帝陛下。協德穹昊。比明義皇。博臨四方。洞照萬物。如臣同產。爲世畸人。少遭閔凶。自奮寒苦。雖強學力行。粗有時名。而少偶寡徒。幾絕榮望。豈期聖聽。俯及幽潛。遂使窮途。坐階華寵。獎以詔書。而試藝。賜之科第。而命官。祿不逮親。既永垂於養志。仕非爲己。當共誓於捐軀。臣無任。

除弟安國館職謝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以臣弟安國充崇文院校書者。書林置職。方儲高位之材。詔板推恩。遂假私門之寵。在於疵賤。實以兢慚。中謝。伏念臣初起孤生。非謀臚仕。中參近侍。特荷先朝。屬憂患不相仍。分湮淪而自棄。敢圖收召。俯暨幽潛。服在臣鄰。驟冠論思之列。恩加子弟。具膺慶賞之延。有味冒於殊私。或超踰於常法。惟數奇之同產。嘗久困於稠人。第册西垣。比前叨於容獎。校文東觀。更曲被於明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與善無方。使能以類。欲阜成於大治。務博取於衆材。遂忘形迹之嫌。以溥龍光之施。衰宗既亢。唯知上報之難。小己易盈。彌懼先顛之疾。臣無任。

除雱中允崇政殿說書謝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授臣男雱守太子中允。充崇政殿說書。尋具劄子辭免。蒙降詔書不允者。恩驟加於私室。多所超躡。事或累於公朝。誠難昧冒。仰煩睿訓。曲喻至懷。永惟眷獎之殊。實重兢慚之至。(中謝)伏念臣首叨召節。得侍辭林。隨被贊書。使陪經幄。稍更歲月。莫補涓埃。竊觀上智之日躋。內訟淺聞。而知困况如賤息。厥有童心。尙迷鑽仰之方。豈稱招延之禮。恕己量主。非敢以私而自嫌。爲官擇人。願雖成命。而宜改輒。布可辭之義。上干難犯之威。伏蒙皇帝陛下。屈體優容。垂精寵答。謂大人照臨之道廣。當養以蒙意。小夫誦說之智專。遽忘其賤。褻稱備厚。訓飭加嚴。揣實未安。寄顏有慙。重念自古君臣之相與。未有如臣父子之所遭。蓋當用儒之時。尤難講藝之職。典謨方御。實參備於討論。誥誓未終。已繼叨於獎擢。獲世官於閭巷。嗣家學於朝廷。自非忘軀。何以報國。知人而官以哲。慨已誤於明揚。委質而教之忠。誓永肩於素守。臣無任。

除雱正言待制謝表

臣某言。伏奉聖恩。除臣男雱右正言。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特降中使宣諭。令便受告勅。不須辭免者。孚號明恩。實由中出。美官要職。弗以次加。知榮耀之及私。顧僭差而累國。雲天在望。冰炭交懷。(中謝)臣出於羈窮。好是拙直。道常違俗。宜芻狗之致妖。才不逮人。何蠶蠋之能化。皇帝陛下。收之末路。付以繁機。距滔天之衆議。責經世之來效。施及賤息。度越稠人。延登朝行。使嗣講業。方仰陪於膝席。俄中廢於軒墻。雖進趨之禮久妨。而問勞之恩狎至。莫知報稱。但負兢慚。豈意眷憐。更加超擢。待制之爲職。以陪侍禁嚴。正言之爲官。以諫救遺失。承金華之舊學。親玉色於燕朝。併叨殊私。甚駭羣聽。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攬取同智。無小大之遺。搜揚衆材。無久近之間。苟或不肖。概嘗有聞。必垂甄收。以示勸獎。四方之訓於我。無競維人。多士之生斯時。不顯亦世。永惟遭值。孰與等夷。君臣以事道相求。是惟希世。父子以傳經見用。鮮或同時。雖愧皋陶濟美之材。敢忘狐突教忠之義。臣無任。

進字說表

臣某言竊以書用於世久矣。先王立學以教之。設官以達之。置使以喻之。禁誅亂名。豈苟然哉。凡以同道德之歸。一名法之守而已。道衰以隱。官失學廢。循而發之。實在聖時。豈臣愚懂。敢逮斯事。中謝。蓋聞物生而有情。情發而爲聲。聲以類合。皆足相知。人聲爲言。述以爲字。字雖人之所制。本實出於自然。鳳鳥有文。河圖有畫。非人爲也。人則效此。故上下內外。初終前後。中偏左右。自然之位也。衡表曲直。耦重交析。反缺倒仄。自然之形也。發歛呼吸。抑揚合散。虛實清濁。自然之聲也。可視而知。可聽而思。自然之義也。以義自然。故僊聖所宅。雖殊方域。言音乖離。點畫不同。譯而通之。其義一也。道有升降。文物隨之。時變事異。書名或改。原出要歸。亦無二焉。乃若知之所不能與。思之所不能至。則雖非卽此而可證。亦非舍此而能學。蓋唯天下之至神。爲能究此。伏惟皇帝陛下。體元用妙。該極象數。稽古勗法。紹天覺民。乃惟茲學。隕缺弗嗣。因任衆智。微明顯隱。蓋將以祈合乎神。指者布之海內。衆妙所寄。窮之實難。而臣頃御燕間。親承訓敕。抱痾負憂。久無所成。雖嘗有獻。大懼冒浼。退復自力。用忘疾憊。咨諏討論。博盡所疑。冀或涓塵。有助深崇。謹勒成字說二十四卷。隨表上進。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謹言。

進洪範表

臣某言。臣聞天下之物。小大有彝。後先有倫。敝者天之道。敝之者人之道。天命聖人以敝之。而聖人必考古成己。然後以所嘗學措之事業。爲天下利。苟非其時。道不虛行。中謝。伏惟皇帝陛下。德義之高。術智之明。足以黜天下之鬼瑣。而興其豪傑。以圖堯禹大平之治。而朝廷未化。海內未服。綱紀憲令。尙或紛如。意者殆當考箕子之所述。以深發獨智。趣時應物。故也。臣嘗以蕪廢腐餘之學。得備論思勸講之官。擢與大政。又彌寒暑。勳積不效。俛仰甚慚。謹取舊所著洪範傳。刪潤繕寫。輒以草芥之微。求裕天地。臣無任。

進修南郊勅表

郊丘事重。筆削才難。猥以微能。叨承遴選。中謝蓋聞孝以配天爲大。聖以饗帝爲能。越我百年之休明。因時五代之流弊。前期戒具。人輒爲之騷然。臨祭視成。事或幾乎率爾。蓋已行之品式。曾莫紀於官司。故國家講燎禋之上儀。而臣等承撰次之明詔。迨茲彌歲。僅乃終篇。猶因用於故常。特刪除其紛冗。恭惟皇帝陛下體聖神之質。志文武之功。嘉與俊髦。靈承穹昊。物方鬱茂。以薦信而無慚。人且昭明。知因陋之爲恥。固將制禮作樂。以復周唐之舊。豈終循誦習傳。而守秦漢之餘。則斯書也。譬大輅之椎輪。與明堂之營窟。推本知變。實有考於將來。隨時施宜。亦不爲乎無補。臣無任。

除知制誥謝表

臣某言。今月初二日。伏蒙聖恩。賜臣誥勅。除臣知制誥者。高華之選。欲報常艱。固陋之身。以榮爲懼。中謝竊以自昔招智能之士。因使爲侍從之官。豈特賴其虛名。謂能華國。蓋將收其實用。相與致君。矧號令文章之爲難。而討論潤色之所寄。苟失職不稱。則爲時起羞。伏惟皇帝陛下躬上聖之姿。撫久安之運。趣時有救弊之急。守器有持盈之難。當得俊良。使陪遺忘。則典司明命。出入禁門。一有濼官。尤爲累上。臣羈單賤士。樸鄙常人。仕初有志於養親。學遂不專於爲己。比更煩使。稍竊謬恩。內懷尸祿之慚。仰負食功之意。又蒙採擢。以致超踰。蓋君之視臣。不使同犬馬之賤。則下之報上。亦欲致岡陵之崇。况臣少習藝文。粗知名教。遭逢一旦。度越衆人。唯當盡節於明時。豈敢尙懷於私計。臣無任。

知制誥知江寧府謝上表

稽違詔令。經涉歲時。先帝登遐。既不獲奔馳道路。陛下卽位。又未嘗瞻望闕廷。所憂後至之刑誅。敢冀就加於官使。雖知黽勉。尙懼顛躓。中謝蓋聞因任以責羣材。原省以通衆志。厥或抱能而可用。則雖負疾而見容。如臣者。逮侍先朝。叨官外制。惓惓許國。雖有愚忠。沒沒隨人。但尸榮祿。銜哀去位。嬰疾彌年。望絕寵光。分投冗散。伏遇皇帝陛

下紹膺尊極。俯燭幽微。延之以三節之嚴。付之以十城之重。比緣禋祀。特有褒封。申命曲加。因郵併賜。唯是土風之  
美。素無犴獄之煩。久寄託於丘墳。粗諳知其閭里。念雖閉閣。殆弗廢於承流。以比造朝。或未妨於養疾。矧恩勤之已  
迫。且遜避之不容。敢不少嘗體力之所任。祇奉詔條而爲治。冀逃大戾。仰稱殊私。臣無任。

除翰林學士謝表

臣聞人臣之事主。患在不知學術。而居寵有昧冒之心。人主之畜臣。患在不察名實。而聽言無惻怛之意。此有天  
下國家者所以難於任使。而有道德者亦所以難於進取也。學士職親地要。而以討論諷譏爲官。非夫遠足以知先  
王。近足以見當世。忠厚篤實廉恥之操。足以咨諏而不疑。草創潤色文章之才。足以付託而無負。則在此位。爲無以  
稱。如臣不肖。淺道未優。初無犖犖過人之才。徒有區區自守之善。以至將順建明之大體。則或疎闊淺陋而不知。加  
以憂傷疾病。久棄里閭。辭命之習。蕪廢積年。黽勉一州。已爲忝冒。禁林之選。豈所堪任。伏惟皇帝陛下躬聖德。承聖  
緒。於羣臣賢不肖已知考慎。而於言也又能虛己以聽之。故聰明睿知神武之實。已見於行事。日月未久。而天下翹  
首企踵。以望唐虞成周之太平。臣於此時。實被收召。所以許國。義當如何。敢不磨礪淬濯。已衰之心。紬繹溫尋。久廢  
之學。上以備顧問之所及。下以供職司之所守。臣無任。

賜衣帶等謝表

出大庭之顯服。束以精鏐。引內廡之名駒。傳之錯采。隆恩所逮。朽質知榮。(中謝)竊念臣弱力淺聞。久憂積疢。中  
興從官之選。外分守將之權。僅免譴訶。更蒙收召。論思潤色。曾莫効於微勞。衣被服乘。乃前叨於異數。此蓋伏遇皇  
帝陛下醜於慶賞。詳在招延。因示眷懷。使知奮勵。哲竭愚忠之報。冀無虛授之嫌。臣無任。

勅設謝表

職輿論思。恩加棗飫。禮雖有舊。寵實難當。(中謝)伏念臣本乏才稱。中緣疾廢。適從孤遠。獲侍清光。已汗禁林之

慮重。叩太官之賜。蓋飲食有文王之雅。實始憂勤。顧來歸無吉甫之勞。徒多燕喜。敢忘自竭。粗稱所蒙。臣無任。

辭免參知政事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特授臣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餘如故者。才薄望輕。恩隆責重。敢緣聰聽。冒進忱辭。(中謝)竊以建用宗工。與圖大政。以人賢否。爲世盛衰。矧休運之有開。須偉材而爲輔。豈容虛受。以誤明揚。如臣者承學未優。知方尤晚。先朝備位。每懷竊食之慚。故里服喪。重困采薪之疾。皇帝陛下。紹膺皇統。俯記孤忠。付之方面之權。還之禁林之地。固已人言之可畏。豈云國論之敢知。忽被寵靈。滋懷媿恐。伏望皇帝陛下。考慎所與。燭知不能。許還謬恩。以允公議。庶少安於鄙分。無甚累於聖時。臣無任。

除參知政事謝表

承弼之任。賢智所難。顧惟缺然。何以堪此。仰膺成命。弗獲固辭。(中謝)竊以古先哲王。考慎厥輔。皆有一德。用成衆功。伏惟皇帝陛下。含獨見之明。踐久安之運。甫終諒闇。將大施爲。宜得偉人。與圖庶政。如臣者。徒以承學。粗知義方。本無他長。可備官使。退安私室。自絕榮塗。旣負采薪之憂。因逃竊位之責。大明繼燭。正路宏開。付以蕃宣。還之侍從。清閒之宴。或賜開延。淺陋所聞。每蒙知獎。以爲奉令承教。庶幾無尤。至於當軸處中。良非所稱。寵光曲被。震媿交懷。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德懋旁求。志存遠舉。隆寬盡下。故忠良有以輸心。公聽並觀。故讒慝不能肆志。矧睿謀之天縱。方聖治之日躋。思稱所蒙。敢忘自竭。遠猷經國。雖或媿於前修。直道事君。期不墜於素守。臣無任。

辭免平章事監修國史表

材薄位高。恩隆責重。輒敷悃款。仰瀆睿明。(中謝)臣聞大有爲之君。必考慎厥相。趣舍施設。相與如一。乃能協濟功治。永綏黎元。伏惟唐虞三代之迹。滅熄久矣。天錫皇帝陛下。以上聖之才。修身齊家。外正天下。典謨所紀。風雅所歌。以今揆古。未有慚德。宜求碩輔。朝夕左右。率勵衆志。輔成太平。如臣區區。孤陋淺拙。知學以爲己。而衰於趣時。聞

以道事君而謬於合衆。與聞大政。已積疵瑕。伏望皇帝陛下。量能賦任。使無譴尤。追還誤恩。以協公議。臣無任。

其二

臣某言。臣近上表辭免恩命。伏蒙聖慈。特降批答不允。天地之施。厚矣不貲。螻蟻之情。微而未達。重煩獎訓。彌集震兢。中謝。臣聞論德序官。明主所以御世。度能就位。忠臣所以事君。臣偶以薄材。過私榮祿。雖以捐軀而自誓。願於諉上而多慚。竊觀聖制之所以褒揚。終非朽質之所能副稱。矧叨任遇。稍歷歲時。必欲詭責其後勳。謂宜考覲於已事。今內或怵奇表之俗。無喻德宣譽之忠。外或扇苟簡之風。有犯令陵政之悖。百姓以安平無事之時。而未免流離餓莩。四夷以衰弱僅存之勢。而猶能跋扈飛揚。皇帝陛下。以聖人之高材。有天下之利勢。憂勤已積。功化未昭。此亦由臣陳力就列以來。不能助國立經陳紀之故。方謀自弛。以謝素餐。豈意誤恩。更加崇秩。誠憂官謗。能上累於明時。所望天慈。遂敕還於新命。庶以通賢者之路。且又協衆人之言。臣無任。

除平章事監修國史謝表

臣某言。伏奉恩命。特授金紫光祿大夫行尙書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國進封開國公加食邑一千戶實封四百戶。仍賜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尋具表陳免。蒙批答不允。仍斷來章者。揚于大廷。寵以高位。歸之翊戴之重。諉之宰制之平。聖心方慎於旁求。小己知難於上稱。中謝。臣聞人君代天而理物。人臣資父以事君。然而君臣之大義有方。非若父子之至恩無間。須倡而後和。則誠意每患於難通。不入而後量。則忠力或嫌於自獻。唯成湯之聽伊尹。與傅說之遇高宗。皆以疏遠而相求。何其親厚之獨至。蓋所趣非由於二道。故所爲若出於一身。夫豈于越夷貉之異心。是謂元首股肱之同體。二臣旣以此獲展事君之義。兩君亦以此得成理物之功。苟非其人。孰與於此。臣受材單寡。逢運休明。初涉獵於藝文。稍扳緣於祿仕。曩塵近侍。積媿空餐。悲遽隔於庭闈。分長依於丘壠。俄值纂承之慶。繼叨收召之榮。責以論經。尙少知於訓誥。使之與政。曾莫助於猷爲。矧以拙直而見知。遂爲姦回。

之所忌。伏遇皇帝陛下。納之以天地之量。照之以日月之明。數加獎勵之恩。每辨譏誣之巧。重遭卜相。申敕備官。終遜避之無繇。更兢慚於非據。伏惟皇帝陛下。樂古訓之獲而忘其勢。惡邪辭之害而斷以心。勿貳於任賢。務本以除惡。使萬邦有共惟帝臣之志。萬姓有一哉王心之言。則進無求名之私。退有補過之善。臣之願也。天寶臨之。臣無任。

遷入東府賜御筵謝表

伏奉差中使傳宣。今月七日辰時三刻。遷入新府。并借宮軍就賜御筵者。恩厚不貲。誠優賢之務稱。頑冥無似。欲報國而知難。中謝。臣等過以凡材。並膺殊選。久壅賢路。上孤聖時。伏惟皇帝陛下。謀德在容。求仁以恕。謂大臣方宣勞於王室。則上主當加恤其私家。發使禁闈之中。視圖魏闕之下。取材置臬。一皆斷於容謀。成事告功。初不煩於宰旅。重紆衡蓋。周視庭除。申以中人。喻之良月。使及日辰之吉。卽于堂寢之安。輟車府之傍牽。載其帑重。移饗官之烹割。侑以鼓歌。歡更逮於邇臣。寵已加於小己。陰陽或謬。未知變理之方。風雨其除。徒賴帡幪之賜。臣無任。

觀文殿學士知江寧府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授臣觀文殿學士。吏部尚書。知江寧軍府事。臣已於六月十五日到任。訖久妨賢路。上負聖時。苟逃放殛之刑。更濫褒揚之典。逸其犬馬。將盡之力。寵以丘墓。所寄之邦。仰荷恩私。皆踰分願。中謝。臣操行不足以悅衆。學術不足以趣時。獨知義命之安。敢望功名之會。值遭興運。總領繁機。惟容廣之日躋。顧卑凡而坐困。秋水方至。因知海若之難窮。大明既升。豈宜燭火之弗熄。加以精力耗於事爲之衆。罪戾積於歲月之多。雖恃含垢之寬。終懷覆餗之懼。伏蒙陛下。志存善貸。爲在曲成。記其事國之微誠。閱其顧天之至懇。撓黜幽之常法。示從欲之至仁。經體贊元。廢任莫追。於旣往。承流宣化。收功尙冀於方來。臣無任。

辭免除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表二道

臣某言。爲君所艱。尤慎厥與。命相不善。將壞于成。矧當責實之時。敢替知難之義。中謝。臣知不足以遠。學不



足以窮深。比誤國恩。嘗尸宰事。初無薄効。稱萬一之褒揚。止有多言。煩再三之辨釋。終逃譴負。實賴保全。恭惟皇帝陛下。若古以堯之欽明。御今以禹之勤儉。矜修積美。山無一簣之虧。因任致隆。臺存九層之累。小大祇若。遐邇允懷。奮而不當。雖或許其繼事。灌以旣雨。豈不昧於知時。況惟疲曳之餘。過重休明之累。且用人而過矣。固不免於敗材。苟改命而當焉。亦何嫌於反汗。敢期聖哲。俯亮愚忠。

其二

臣某言。臣近上表辭免恩命。伏蒙聖慈。特降批答。不允者。愚誠盡布。所冀矜從。聖志未移。申加獎訓。輒守可辭之義。更干難犯之威。(中謝)臣聞冢宰之於周。則曰統百官而均四海。丞相之於漢。亦以附百姓而撫四夷。位尊則自古以然。材薄則其何能稱。臣之所守。未有以過人。臣之所知。又不足盡物。姑使承流宣化。託備蕃維。或令補闕拾遺。追參侍從。尚能罄竭。小補緒餘。若乃秉操鈞衡。承輔樞極。仰陪休運。俯稱具瞻。事已試而可知。力弗而當止。苟不量鼎實之所任。必且致棟橈於斯時。伏望皇帝陛下。隨其器能。付以職事。圖惟大任。改命上材。則熒爚未光。不獲干時之咎。棧楹近用。亦參構廈之功。

除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謝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特授臣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兼譯經潤文使。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仍改賜推忠協謀同德佐理功臣。尋具表陳免。蒙降批答。不允。仍斷來章者。承流宣化。方虞失職之誅。經體贊元。更誤選賢之舉。(中謝)臣竊惟人物之會。通常寡實。以君臣之遇。合至難。自匪同聲氣之求。孰能偕功名之享。伏惟皇帝陛下。天縱大聖。人與成能。乘百年久安之機。飭千歲積壞之蠱。士誠服矣。而持祿養交之習未殄。民允懷矣。而樂事勸功之志未純。近或長阨。而仁義之澤未流。遠或虛僞。而道德之威未立。宜選於衆。舉格于皇天之材。使暨乃僚。續迪我高后之事。冀勝所任。以濟斯時。而臣蚤見知於隱約之中。久獨立於傾搖之上。勳庸弗效。恩禮更加。託備外藩。

俯察期歲遂叨詔獎。還冠宰司。自視羈單。所懷蹇淺。方古耕築。則有其陋。爲世聘求。則無其賢。然以投老之軀。而遭難值之運。苟貪歲月。趣就涓埃。且上之施旣光。則下之報宜厚。與之勳力。仰承睿知之臨。罔不同心。俯賴忠良之協。誓殫疏拙。圖稱休明。臣無任。

辭免左僕射表二道

臣某言。近累具劄子辭免恩命。伏蒙聖慈特賜詔書不允者。賞典越踰。訓辭稠疊。渙汗所被。是爲至榮。朽材難勝。更以多懼。輒輸危悃。敢冒威尊。中謝。竊以左相位崇。東臺地要。雖置員而久曠。蓋授任之常難。臣晚值聖時。久妨賢路。奉揚成命。盡力困於負山。敷釋微言。盡智窮於測海。方譴訶之爲畏。豈寵獎之敢圖。忽此兼叨。負無前比。深惟淺薄。仰累休明。伏望聖慈。俯昭愚款。斷從公論。追寢誤恩。豈惟私義之獲安。實亦物情之歸允。臣無任。

其二

臣某言。近具表辭免恩命。伏蒙聖慈特降批答不允者。恩言狎至。鄙守難移。敢冒德威。更陳私義。中謝。竊以高秩厚禮。以疇莫盛之勳勞。綿力薄材。豈稱非常之爵寵。人之所畏。物有固然。臣議行見知。而涉世多爲衆毀。論材受任。而居官無以自昭。顧惟屈首受書。幾至殘生傷性。逮承聖問。乃知北海之難窮。比釋微言。更悟南箕之無實。疏榮特異。揣分非宜。苟叨昧以自安。懼譴尤之隨至。伏望皇帝陛下。俯矜危拙。曲賜全安。不以反汗之小嫌。爲能累國。則是捐軀之大節。實在報君。臣無任。

除左僕射謝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特授臣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兼譯經潤文使。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臣累具辭免。伏蒙聖慈特降批答不允。仍斷來章者。貳令中臺。兼官左省。惟時遴選。蓋嘗久曠而弗除。忽此叨居。顧豈微勞之可稱。陪敦厥邑。敷告于廷。是皆至榮。難以虛辱。中謝。竊以經術造士。實始盛王。

之時。僞說誣民。是爲衰世之俗。蓋上無躬教立道之明辟。則下有私學亂治之姦氓。然孔氏以羈臣而興未喪之文。孟子以游士而承既沒之聖。異端雖作。精義尙存。逮更煨燼之災。遂失源流之正。章句之文。勝質。傳注之博。溺心。此淫辭設行之所由昌。而妙道至言之所爲隱。篤生上主。純佑下民。成能協乎人謀。將聖出乎天縱。作於心而害事。放斥幾殫。通於道以治官。延登既衆。尙懼膠庠之黎獻。未昭典籍之羣疑。乃集師儒。具論科指。繕書來上。褒典俯加。臣趣操弗高。知識尤淺。少嘗勤苦。但爲裴氏之吟。晚更耄衰。豈免輪人之議。初備使令之乏。卽知稱愜之難。敢意誤恩。獨當殊獎。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以化民成俗爲事。故急在誨人。以尊德樂道爲懷。故易於廢爵。因忘固陋。特假龍光。祇服訓辭。深惟報禮。雖無博學對揚稽古之鴻名。庶以雅言助廣右文之美化。臣無任。

辭免使相判江寧府表二道

臣某言。伏奉制命。特授檢校太傅。依前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持節都督洪州諸軍事。充鎮南節度管內觀察處置使。判江寧府。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仍改賜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者。恩典有加。事勞弗稱。陳力況難於黽勉。輸情終冀於矜哀。中謝。伏念臣晚出窮鄉。首陪典運。恕心量已。雖知容膝之易安。營職趣時。更似絕筋而稱力。旣及阨衰而成疾。重遭憂釁。以傷生。姑欲補完。唯當休惕。若任州藩之寄。仍兼將相之崇。是爲擇地以自營。非復籲天之素志。伏望皇帝陛下。追還渙號。俯徇愚衷。許守本官。退依先壟。儻憐積歲。參大議於廣朝。或賜誤恩。食舊勞於外觀。尙繫眷獎。非敢干祈。臣無任。

其二

臣某言。近具表辭免恩命。伏蒙聖慈批答不允者。寵私未愆。更加褒勉之恩。分義所存。敢冒叨貪之恥。中謝。伏念臣江湖一介。特荷聖知。帷幄七年。再陪國論。久居亢滿。所以深懼災危。積致衰疲。所以懇辭機要。若猶尸將相之

伏望皇帝陛下俯垂念聽。特賜矜從。使盛世無虛授之嫌。孤臣有少安之幸。臣無任。

除集禧觀使乞免使相表

臣某言。近具表乞以本官充使。伏蒙聖慈。特降詔書不允者。愚誠屢黷。方負憂兢。聖聽未移。更加獎勵。顧仰關於國體。敢終冒於天威。(中謝)伏念臣頃汙近司。久虛大受。晚罹疾疢。自當辭祿而里居。尚恃眷憐。故敢祈恩而家食。將相之爲重寄。朝野之所具瞻。若免於事任之勞。而尸此名器之寵。在昔之茂勳明德。尙莫敢居。如臣之綿力薄材。豈宜非據。伏望皇帝陛下俯矜危懇。追寢誤恩。豈惟私義之所安。是固物情之衆允。臣無任。

進聖節功德疏右語四道

臣竊以紹皇策以降神。千齡莫擬。歸寶坊而獻福。萬寓惟均。矧荷眷之特殊。固輸誠之獨至。伏願三靈協祐。十力證知。常儲有羨之祥。永御無疆之曆。臣無任。

其二

臣竊以星虹獻瑞。實啓聖於嘉時。鍾嘑乞靈。敢歸誠於妙道。伏願備膺多福。大庇羣生。人永恬愉之安。物無疵癘之苦。天枝彌茂。神睭具依。臣無任。

其三

臣竊以誕降聖神。適天人之嘉會。虔祈祉福。乃臣子之至情。伏願萬寶偕昌。三靈協慶。永御無疆之寶歷。不承未艾之閔休。臣無任。

其四

臣伏以握符踐運。與時物以偕昌。歸德謝生。在情文而莫稱。敢憑慈祐。申祝壽祺。伏願皇帝陛下。算比天崇。業侔地富。常御華胥之至樂。永錫皇極於黎元。臣無任。

封舒國公謝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特授開府儀同三司。封舒國公者。發號端門。外覃慶賜。疏恩列辟。俯逮空冷。舞手均歡。捫心獨幸。中謝。伏念臣久孤眷遇。當卽譴訶。曠歲籲天。尚辭榮而未獲。新恩賜國。仍席寵以有加。唯茲邦土之名。乃昔宦遊之壤。久陶聖化。非復魯僖之所懲。積習仁風。乃嘗朱邑之見愛。鴻私所被。朽質更榮。此蓋皇帝陛下。道冒羣才。彌天之所覆。恩涵庶品。并物之所包。以釐事備於郊宮。而惠澤均於海宇。故雖幽屏。弗以遐遺。顧冒昧之不貲。豈糜捐之可報。臣無任。

除依前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謝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除授依前行。尚書左僕射。充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者。屢黷天威。坐彌年所。曲從危懇。仰荷至慈。中謝。伏念臣學止求心。行多違俗。少隨官牒。徒有志於養親。晚誤聖知。欲忘身而許國。疲曳久瘵於宰事。閔凶適在於私門。中解繁機。特上煩於矜惻。外分憂寄。復難強於支持。方累鴻私。更尸殊寵。既兢慚於非據。輒冒昧以終辭。伏蒙陛下。示以優容。屢垂訓獎。赦其逋慢。終賜矜全。猶加祕殿之隆名。俯慰窮閭之衰疾。地崇祿厚。尚非空食之所宜。歲晚力愆。雖欲捐軀。而曷報。臣無任。

朱炎傳聖旨令視府事謝表

臣某言。三月二日。提舉江南路太常丞朱炎傳聖旨。令臣便視府事者。使指遄臻。訓詞俯逮。敢圖衰疾。尚誤眷存。中謝。伏念臣曲荷搜揚。久孤付屬。有能必獻。未嘗擇事而辭難。無力可陳。乃始籲天而求佚。然方焦思有爲之日。以此懷恩未報之身。苟營燕安。豈免慚悻。伏蒙陛下。仁惟求舊。義不忘遐。乃因乘軺將命之臣。更喻推轂授方之意。踰履無用。誠弗忍於棄捐。朽株匪材。尚奚勝於器使。永惟獎勵。徒誓糜捐。臣無任。

差弟安上傳旨令授勅命不須辭免謝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差弟安上提點江南東路刑獄。以臣衰疾。就令照管。仍傳聖旨。令臣便授勅命。更不須辭免者。江海衰殘。雲天悠遠。恩言狎至。感涕交流。(中謝)伏念臣積荷知憐。初無報稱。豈圖賤質。上簡聖心。數遣中人。間因外使。喻以眷懷之至意。慰其憂苦之餘生。惠焉既久而彌加。告矣雖頑而未捨。乃至召見同產。馳賜十行之書。使營私門。就捐一路之寄。訪逮纖悉。矜及隱微。追千載之遭逢。殆無前比。顧百身之糜殞。安可仰酬。唯當祇聖訓之鴻私。豈敢固愚衷之小諒。重念無傷於國體。乃爲不負於天慈。欲以里居之安。而尸官廩之厚。固已犯明義而累食功之實。況復干隆名而長昧利之風。至於詞窮。送就慚於屢黜。可以理奪。終冀幸於矜從。臣無任。

孫珪傳宣許罷節鉞謝表

臣某言。二月二十二日。江東轉運使孫珪到府。伏奉聖慈宣諭。以臣誠請甚確。志不可奪。故罷節鉞。春時更宜慎愛者。囊封屢黜。特荷矜從。使傳載馳。重煩慰撫。(中謝)伏念臣久尸名寵。莫報恩私。既逃不職之誅。更竊無功之祿。閉門養疾。曾未愍於朝榮。擊壤歌時。願難忘於聖力。伏蒙皇帝陛下。義惟求舊。仁不棄遐。故雖簪履之遺。尚蒙簡記。曾是筋骸之束。敢愛靡捐。臣無任。

封荆國公謝表

臣某言。伏奉勅命。授臣特進荆國公。加食邑四百戶。食實封一百戶。勳如故者。宮庭嘉享。推惠術以及人。田里空餐。濫宸恩而累國。(中謝)伏念臣苦窳賤質。卷曲散材。遭值休辰。登備貴器。有未償之厚責。無可錄之微勞。敢冀瘝身。尚叨徽數。此蓋皇帝陛下。備成熙事。答四表之歡心。董正治官。建一代之明制。因令疲茶。與被光榮。雖自誓於糜捐。願何禱於資幃。臣無任。

留貴妃進位表

禋盛之禮。發於宮闈。驩康之聲。播於寰海。(中賀)恭惟皇帝陛下。放古之憲。刑家以身。乃資婦德之良。俾貳坤儀。

之政。蓋關雎之求淑女。以無險詖私謁之心。雞鳴之德賢妃。則有警戒相成之道。於以求助。不專爲恩。臣生逢明時。竊觀盛事。祝聖人之多子。輒慕堯封。思令德以式歌。豈慚周雅。臣無任。

賀生皇子表六道

臣某言。都進奏院狀報誕生皇子者。宮闈嗣慶。寰海交欣。凡逮戴天。惟均擊壤。(中賀)臣聞螽斯之言衆子。是爲王者之時。華封之祝多男。亦曰聖人之事。恭惟皇帝陛下。紹祖休顯。憲天昭明。致文武之憂勤。成堯舜之仁孝。宅師無競。堯箴之寢旣安。傳類有祥。弓鞬之祠屢應。詒謀方永。錫羨用光。臣託備蕃維。叨承睿獎。不顯亦世。家實與於榮懷。於萬斯年。心敢忘於慶賴。臣無任。

其二

臣某言。伏覩進奏院狀報誕生皇子者。嘉慶係傳。歡欣總集。(中賀)臣屢觀古昔。誕受福祥。厥配天所以久長。乃有子至於千億。伏惟皇帝陛下。鳧鷖之雅。媚于神祇。芣苢之風。燕及黎庶。弓鞬嗣燕。謀之報。旆旗仍罷。夢之祥。無疆惟休。永保桑苞之固。有室大競。方觀椒實之蕃。臣嘗汙近司。久尸榮祿。特荷殊憐之至。豈勝竊喜之情。臣無任。

其三

臣某言。伏覩都進奏院狀報誕生皇子者。皇運邛隆。天枝彌茂。照臨所暨。鼓舞攸均。(中賀)臣聞史紀文慶之延。豈惟十子。詩歌蚺徽之繼。爰至百男。肇敏于修。乃繁厥祉。恭惟皇帝陛下。道冒區宇。德冠往初。品庶蒙休。旣饗和平之樂。神靈錫羨。果膺蕃衍之祥。臣嘗汙近司。備叨殊獎。以宿痼而自困。欲旅進以無階。臣無任。

其四

臣某言。伏覩都進奏院狀報七月四日誕生皇子者。慶兆六宮。欣交九服。照臨所暨。鼓舞惟均。(中賀)竊以堯寢告祥。實帝臨之釐事。牢祠錫羨。乃神保於昌時。伏惟皇帝陛下。追放堯勳。嗣承犧象。鴻名敷播。已協九皇之高。純嘏

垂延。方單千子之衆。維祺有俶。俾熾無疆。臣夙冒恩憐。久尸榮祿。適此驩嘉之會。茶然趨造之難。臣無任。

其五

臣某言。伏覩都進奏院狀報。誕生皇子者。元精孚佑。聖種挺生。慶係集於宮庭。歡外交於寰宇。中賀。竊以熊羆見夢。穠蔴獻祥。厥撫會昌之期。乃膺錫羨之福。恭惟皇帝陛下。德高振古。仁浹含生。故神明之胃浸蕃。而福履之將未艾。臣久尸多祿。特荷異恩。顧衰疾之滋多。望清光而獨遠。臣無任。

其六

臣某言。伏覩都進奏院狀報。誕生皇子者。燕謀饗德。方儲錫羨之祥。熊夢生賢。克協會昌之運。與在照臨之廣。敷同慶賴之深切。以思齊神罔時恫。假樂民之攸堅。天所保佑。厥惟太姒之多男。國之榮懷。亦曰成王之衆子。恭惟皇帝陛下。令德光乎洛誦。康功茂乎岐昌。鴻休無疆。景命有僕。蓋芣苢之薄言采采。衆皆先成。則螽斯之宜爾振振。宗強執禦。臣久叨眷遇。適阻進趨。親值本支百世之盛時。敢忘壽考萬年之善祝。

賀魏國大長公主禮成表并周德妃進封

臣某言。伏以明告治庭。寵頒恩册。家邦之慶。海宇以欣。中賀。恭惟皇帝陛下。荷天閔休。若古丕式。自禰率而尊祖。備極靈承。謂姊親而先姑。特加徽數。故錫厥壤。增襲所生。大號已孚。庶言惟允。臣久尸榮祿。竊睹盛儀。臚傳雖異。於九賓。率舞尙同於百獸。臣無任。

賀冀國大長公主出降表

慶事備成。恩紀隆洽。有榮夷夏之觀。厥孚邦國之休。中謝。蓋聞勿恤於有家。以祉而歸吉。禮儀卒獲。風化所原。不有在躬之清明。其能由內而成熾。恭惟皇帝陛下。道光覆照。教始親成。篤念祖之至情。致先姑之美義。庶言無間。徽典有加。臣叨昧殊憐。衰癯遠屏。親值榮懷之日。用忘呼舞之勞。臣無任。



賀魯國大長公主出降表

臣某言。伏觀進奏院報魯國大長公主出降者。占虵聘夢。祥實發於先朝。奠雁告期。禮甫成於外館。中賀。臣聞親成經五禮之始。睦嫺貫六行之中。善與物昌。慶惟時賴。恭惟皇帝陛下。齊家而國治。睦族而民雍。恩隆天屬之尊。禮重玉姬之降。慎所選尙。燕及文母之慈。厚於送歸。追成穆考之孝。臣叨陪輿運。獲觀盛儀。雖句臚中絕於九賓。然呼舞外均於百獸。臣無任。

賀康復表

臣某言。天佑俊德。永錫康寧。三靈一心。所共欣慶。中賀。竊以執契踐運。寶命在躬。無疆惟休。何恙不已。伏惟皇帝陛下。堯仁舜孝。充假彰聞。惠于神民。循道不越。雖勤勞庶慎。衛養小愆。而福履綏將。旋日底豫。平格獲祐。效驗甚明。而臣衰疾所嬰。久違宸宇。聞傳踊躍。倍百羣黎。臣無任。

賀南郊禮畢肆赦表二道

臣某言。伏觀十一月二十五日南郊禮畢大赦天下者。精意上昭。神靈底豫。茂恩旁暢。夷夏接和。中賀。臣聞道以饗帝爲難。禮以配天爲至。有秩斯祐。唯四表之歡心。胡臭亶時。匪九州之美味。自古在昔。若聖與仁。厥遭昌辰。乃觀熙事。恭惟皇帝陛下。邁種三德。敷奏九功。率籲奉璋之衆髦。肇稱奠璧之新禮。廟筵致孝。郊血告幽。誠旣格於穹旻。福遂均於品庶。振憂矜寡。原宥眚戕。第五玉以襲封。善人是富。發三錢而慶賜。賤者不虛。天其居歆。人以呼舞。臣夙叨寵獎。親值休成。雖無與於駿奔。實不勝於竊抃。臣無任。

其二

臣某言。伏觀今月初五日南郊禮畢大赦天下者。精明條達。神睠顧而依懷。膏澤川流。人歡呼而蹈厲。中賀。臣聞語孝之至。莫大於配天。議禮而輕。不足以享帝。能舉釐事。實歸聖時。恭惟皇帝陛下。鴻化已昭。康年屢應。奔走趨

豆有董正之治官。潔豐黍盛。有底慎之財賦。禮成穀旦。恩浹縣區。雖洛誦之休明。尙難譬稱。豈兒寬之淺陋。能盡揄揚。臣夙荷慈憐。方嬰衰瘵。望九賓之紳笏。獨遠句傳。狎百獸於山林。猶知率舞。臣無任。

■賀明堂禮畢肆赦表

臣某言。伏觀今月二十二日。明堂禮畢。大赦天下者。蒐講上儀。神天底豫。敷施大號。夷夏交欣。中賀。蓋聞聖以享帝爲難。孝以嚴父爲至。周右烈考。或委政而弗專。漢記諸神。城竊禮而無實。恭惟皇帝陛下。道包衆甫。運會丕平。巍巍成功。堯之所謂大業。業致孝。舜之所由昌。涓選休辰。肇稱嘉饗。百禮既至。而正惟已獨。萬壽攸酢。而福與衆均。臣久冒眷憐。方嬰疾瘵。奉承籩豆。乃獨後於臣工。踰舞笙鏞。竊自同於鳥獸。臣無任。

■賀冬表八道

臣某言。伏以庶彙潛萌。上儀亞歲。室告氣行之協。臺占瑞至之嘉。恭惟皇帝陛下。考敦復以大中。籲朋來之衆俊。剛健之德。與陽皆亨。壽昌之期。如日方永。臣叨榮近列。櫻疾殊方。鳧趨獨後。於在庭。爵躍實深。於存闕。臣無任。

■其二

臣某言。伏以寶曆無疆。嘉時有俶。物潛萌而赤色。氣順動於黃宮。中賀。恭惟皇帝陛下。道協乾行。德孚陽感。體一元而獨復。毓萬寶以皆昌。永御丕平。備膺純嘏。臣寢嬰衰疾。久隔清光。迹雖屏於丘園。志不忘於宸宇。臣無任。

■其三

臣某言。伏以萬寶潛萌。應黃宮之協氣。百工胥慶。亞正歲之上儀。中賀。恭惟皇帝陛下。體御至神。詡揚獨智。武烈丕承。乎前載。堯明光被。乎多方。茂對斯時。備膺諸福。臣比緣衰疾。獨遠清光。集存闕之不忘。尙造庭之未獲。臣無任。

■其四

臣某言。伏以氣復黃宮。茂對物滋之始。晷移北陸。寅賓日至之長。（中賀）恭惟皇帝陛下道與時行。化猶天運。嗣無疆而履位。建有極以宜民。甫臨陽長之期。大襲福綏之慶。臣恩容居里。病阻造庭。雖薦壽以無階。顧馳心而曷已。臣無任。

其五

臣某言。伏以陰借物極。陽與朋來。推歷玩占。乃見潛萌之信。體元御辨。以知敦復之中。（中賀）恭惟皇帝陛下舜孝禹功。文謨武烈。茂對時之福嘏。靈承旅以壽康。臣久冒朝榮。外叨方任。弗與稱觴之末。豈勝存闕之深。臣無任。

其六

臣某言。伏以候始三微。氣萌萬彙。謹觀臺之占瑞。亞獻歲以陳儀。（中賀）恭惟皇帝陛下祗遜燕謀。靈承休運。先一陽而獨復。斂諸福以朋來。臣屬此養痾。茶然在遠。傾心舜日。欣寶景之踐長。仰首堯天。祝壽祺而等久。臣無任。

其七

臣某言。伏以運與陽升。晷偕日至。儀亞三朝之會。氣先五刻之占。（中賀）恭惟皇帝陛下茂對斯時。備膺諸福。御至和之玉燭。撫大順於璿璣。臣竊望清光。獨嬰衰疾。徒有懷於率舞。乃弗預於稱觴。臣無任。

其八

臣某言。伏以一陽氣復。萬寶萌生。天效五雲之祥。律應三統之首。茲爲大慶。尤屬熙朝。（中賀）恭惟皇帝陛下道黍犧軒。德深堯禹。文物聲明之昭爛。神祇祖考之安寧。適丁至治之期。矧及履長之序。萬靈隕祉。四海交歡。而臣身處江湖。地遙宸極。瞻天日之表。阻獻於壽觴。望雲龍之庭。徒傾於驢頌。臣無任。

賀正表五道

臣某言。伏以漢儀高會。方登四海之圖。周曆俯頒。乃憲百官之象。（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含德淵懿。撫辰休嘉。乘

姑射之雲龍。所更者化。存胥敖於蓬艾。各遂其生。運與日升。道侔乾始。臣尙依粉社。獨隔楓宸。緬瞻朝著之班。竊慕封人之祝。臣無任。

□其二

獻歲初吉。端月始和。萬寶取新之元。九儀告慶之會。(中賀)恭惟皇帝陛下體神蹈智。抱一建中。允迪誓勳。永膺孚祐。德日新而有俶。福時萬以無疆。臣特荷寵光。久嬰衰疾。雲天在望。惟緬想於句傳。麋鹿與遊。豈暫忘於率舞。臣無任。

□其三

寶曆無疆。嘉生有俶。厥初獻歲之吉。乃始端月之和。(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常德日新。景福時萬。體泰元而難老。閱衆甫以皆昌。臣久負異恩。尙嬰衰疾。瞻雲紛郁。想朝路以載欣。惕日舒長。與疇人而胥樂。臣無任。

□其四

寶曆無疆。嘉生有俶。門憲始和之象。庭充元會之儀。(中賀)伏惟皇帝陛下膺保永圖。綏將純嘏。撫五辰而致順。毓萬物以皆昌。臣久負異恩。尙嬰衰疾。瞻雲煥爛。欣逢舜旦之華。擊壤消搖。樂得夏時之正。臣無任。

□其五

馭正夏時。更端周曆。體一元而敷惠。適與春浮。斂諸福以代新。方侔川至。(中賀)恭惟皇帝陛下誕昭明德。祇燕孫謀。齊七政以當天。順五辰而凝績。用求協氣。以阜嘉生。閱千古之上儀。肆三朝之盛會。仰同星拱。竦百辟以在庭。追效嵩呼。極萬年而薦壽。臣桑榆晚景。麋鹿並遊。進莫與於臚傳。退但知於率舞。臣無任。

□辭免南郊陪位表

伏奉詔書。令發來赴闕南郊陪位者。萬國駿奔。焯上儀之殊觀。一夫幽屏。叨明命之特招。(中謝)伏念臣竊祿已

多冒恩最渥。自致惓惓之義。實有素情。再瞻穆穆之容。豈非榮願。而茶然暮景。櫻以沉痾。伏賦畝以負茲。於今未已。侍壇垓而踐豆。用此爲妨。臣無任。

辭免明堂陪位表

臣某言。伏奉詔書。令發來赴闕明堂陪位者。合宮丕享。寰宇駿奔。冒被優詔之加。使陪顯相之末。(中謝)伏念臣投身荒遠。上負眷憐。企踵禁嚴。久勞監寐。況宗祈之盛禮。辱號召之明恩。當卽辦嚴。豈容辭疾。而沉冥浸劇。黽勉實難。心若子牟。集每存於魏闕。身如楊僕。乃自外於漢關。臣無任。

詔免南郊陪位謝表

臣某言。近具表爲疾病乞免赴闕南郊陪位。伏蒙聖慈。特賜詔書許免者。螻蟻惓惓。上干旒辰。雲天顯顯。下賁丘園。(中謝)臣慙矣微生。頽然暮齒。冒恩鼎食。非堅臥以爲高。承命旌招。宜駿奔而反後。顧緣衰疾。致隔清光。伏蒙皇帝陛下特赦尤遠。曲垂念聽。鄙昏難望。尙延舜日之華。荒翳易遣。更獲堯雲之潤。臣無任。

詔免明堂陪位謝表

臣某言。近具表爲疾病乞免赴闕明堂陪位。伏蒙聖慈。特賜臣詔書許免者。駿奔弗獲。內懷逋慢之誅。寵答曰俞。上荷眷憐之至。(中謝)伏念臣久違祕近。遂迫衰殘。長負異恩。固難逃於幽黜。敢圖釐事。乃復與於詳延。輒冒布陳。餘煩矜允。鴻私所被。藏一札以知榮。旅力已愆。殞百身而何及。臣無任。

加食邑謝表二道

臣某言。伏奉詔命加食邑四百戶。實封一百戶者。顯相郊宮。固宜寵獎。曠居田里。乃濫褒嘉。(中謝)伏念臣尙負宿痾。久尸榮祿。無可論之薄效。有未報之隆恩。方國明禮。庶工祇載。奉璋執豆。旅幣獻琛。具輸奔走之勞。獨抱滯留之歎。豈圖疎述。亦冒龍光。此蓋皇帝陛下荷休駿麗。斂福敷錫。故雖幽屏。弗以遐遺。身每被於慈憐。心敢勞於勤策。

臣無任。

其二

解澤旁流。明綸俯被。永惟叨昧。深以兢榮。(中謝)竊以時郊丘之承。所以尊上帝。疇官邑之賜。所以富善人。盛福靡專。至恩惟稱。臣久塵要近。上累昭明。方玉輅之親祠。以銅符而外守。逮均休慶。例獲褒嘉。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以平施於萬方。無遐遺之一物。矧蒙圖任之舊。特荷獎知之深。祇服訓辭。敢忘報禮。臣無任。

賜生日禮物謝表五道

璽書加獎。臺餽示優。屈使者之光華。發里門之榮耀。(中謝)竊念臣才非秀穎。勢又羈單。方少也。臣父教臣以爲己之方。及長也。臣母勉臣以許國之節。叨踰至此。稱效缺然。慈訓久孤。每感劬勞之日。恩頒荐至。更慚明盛之朝。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智臨方來。慈保臣庶。嘉以物多而備禮。使知意厚而盡心。敢不自竭斷斷之能。庶以少申惓惓之義。臣無任。

其二

慰藉溢言。匪頒異數。荷恩勤之及此。思報稱以茫然。(中謝)伏念臣謬簡神心。叨陪大政。以久孤之樸學。當難遇之盛時。雖罄愚忠。何裨聖治。門弧可想。方永念於劬勞。臺餽有加。更上煩於寵獎。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施仁品物。致禮臣鄰。將備責於安危。故俯同於憂樂。所願輸勞而後食。敢知得賜之爲榮。矧生己之至恩。已云不報。獨事君之大義。庶或無慚。臣無任。

其三

臣某言。伏蒙聖慈。以臣生日。特降詔書。賜臣羊酒米麵者。書名閭史。適在斯辰。拜使家庭。猥叨異數。(中謝)伏念臣才非經國。幸實遭時。徒塵宰席之延。初乏辰猶之告。敢圖恩獎。俯逮燕私。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寵厚近班。率循前

憲因令疵賤。獲被龍光。敢忘夙夜之勤。以稱乾坤之施。臣無任。

其四

臣某言。伏蒙聖慈。特差臣男太子中允。押賜臣生日禮物。衣一對。衣著一百匹。金花銀器一百兩。馬二匹。金鍍銀鞍轡一副者。劬勞之感。方愴於私懷。寵獎之加。更慚於異數。中謝。伏念臣早塵祿仕。多歷歲年。初無橫草之勞。但有敗林之愧。進膺重任。久曠隆恩。敢圖誕毓之辰。更冒匪頒之澤。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惇修故事。優眷近司。屈聖制以褒嘉。示殊私於錫予。永惟叨昧。彌積震驚。撫己冥口。亮難酬於盛德。惟時忠慎。竊自誓於愚誠。臣無任。

其五

臣某言。伏蒙聖慈。特差入內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馮宗道。傳宣撫問。及就府賜臣生日禮物。金花銀器一百兩。衣著一百匹。衣一對。金鍍銀鞍轡一副。并纓複馬二匹。湯藥一銀合。御封全者。微勞不效。僅逃三典之科。厚禮有加。尚躡九儀之等。中謝。臣外叨寄屬。仰誤眷憐。已墮考翼之基。重負母慈之教。迫劬勞於晚節。方不自勝。惟蕃庶之舊恩。終無以稱。伏蒙皇帝陛下。更馳膚使。曲喻至懷。駟駿靈珍。琛奇組麗。豈下流之敢及。皆前此之所無。金厄淑旂。多錫誠榮於既往。鈇刀驚馬。強扶難冀於將來。雖天地弗責其謝生。顧臣子敢忘於致死。臣無任。

給蔡卞假傳宣撫問謝表

伏蒙聖恩。以臣疾病。特給蔡卞假將臣女子省侍令十傳宣撫問。諭以調養者。飭鑿遣使。已叨訓勉於禔身。輟侍予寧。重累顧哀於慈子。教言狎至。感涕交流。臣趣尚缺如。遭逢榮甚。竊食浮而廢任。特負知憐。昧祿殖以挺災。終貽罪疾。伏遇皇帝陛下。地容天幘。雲蔭露濡。响吹晚出於更生。拊區申加於瀕死。譬如造化。難紀絃於曲成。雖曰糜捐。敢稱論而上報。臣無任。

甘師顏傳宣撫問并賜藥謝表

臣某言。膺使寵辭。載華原隲。寶奩珍劑。加賁丘園。臣（中謝）伏念臣少出衡茅。晚陪帷幄。德輶寄重。才淺知深。但念里居。長負丘山之責。敢期宸眷。尙留簪履之矜。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幃無疆。海函不棄。戴難忘之盛德。豈特銘肌。撫易盡之餘生。唯當結草。臣無任。

李舜舉賜詔書藥物謝表

臣某言。輟宮闈親近之臣。臨湖海寬閑之野。授之藥物。撫以訓辭。尸厚祿而無勞。謂當誅絕。捐大恩而不報。彌所兢慚。臣（中謝）伏念臣本出羈單。自甘淪棄。晚由朴學。上誤聖知。智曾昧於保身。忠每懷於許國。讒誣甚巧。切憂解免之難。危拙更安。特荷眷憐之至。況遠迹久孤之地。實邇言易聞之時。而離明昭晰於隱微。解澤頻繁於疎迷。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以上仁含垢。以大智容愚。弗使南箕得侈簸揚之狀。更令北戶坐蒙臨照之光。茶然垂盡之病軀。泮若橫流之感涕。惟困窮無理。猶致命於一餐。顧冒昧不貲。敢忘懷於九死。臣無任。

中使撫問謝表二道

臣某言。孤臣疲曳。自阻進趨。上主慈憐。猶加撫諭。（中謝）伏念臣晚陪休運。特荷異恩。橫草無功。每恨乘軀之晚。負薪有疾。仍慚制祿之優。豈謂陛下所鑿萬機。不忘一物。迺因輶軒之出。俯逮躋履之遺。仰荷眷私。唯知感涕。臣無任。

其二

臣某言。去國彌年。屢煩慰恤。乘輶便道。復賜撫存。（中謝）伏念臣冒恩殊深。奉事多廢。久素餐而無責。方宿疚之有加。弗以遐遺。實仰慚於眷遇。莫知上報。徒永誓於糜捐。臣無任。

賜湯藥謝表

臣某言。隆恩博施。弗以遐遺。弱力薄才。豈能仰稱。（中謝）臣久孤重任。上誤聖知。特荷眷憐。備昭誠悃。付以便安。



之郡。休其疲曳之軀。跋涉之路未窮。問勞之恩先至。璽書甚厚。藥物兼珍。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丕冒海隅。寵綏臣庶。簪履之舊。不忍於棄忘。雲天之高。每存於庇幃。永惟報効。徒誓糜捐。臣無任。

中使傳宣撫問并賜湯藥及撫慰安國弟亡謝表

臣某言。便蕃曲澤。雖遠不忘。晚晚餘年。懼終莫報。伏念臣辭恩機要。藏疾里閭。既疲瘵之未夷。顧憂傷之重至。仰煩眷獎。特示閔憐。中飭使軫。備宣恩厚。寵頒藥物。深念衰殘。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日月照臨。乾坤覆燾。俯矜舊物。曲軫容慈。始終顧遇之私人。知無替。存沒榮懷之感。情實難勝。臣無任。

李友詢傳宣撫問及賜湯藥謝表

臣某言。伏奉聖慈。特差李友詢扶護亡男。雱棺柩到府。并撫問者。孤臣特荷慈憐。未獲捐軀報德。賤息比叨寵獎。復以遺骨累恩。臣(中謝)伏念臣覺積自躬。凶流及嗣。因仍積歲。藏厝不時。敢謂私憂。上貽聖慮。伏蒙皇帝陛下。飭遣親使。護致旅棺。使亡子之魂。即安於窀穸。天性之愛。得盡於莫年。申之訓辭。撫以藥物。眷被終始。施兼存亡。銘骨不足以敘欲報之心。瀝肝不足以繼感泣之血。獨恨旣愆之力。莫知自効之方。臣無任。

賜衣服銀絹等謝表

臣某言。今月十一日。准都進奏院遞到詔書。并別錄賜臣衣服金帶魚袋銀器絹銀鞍轡馬者。慰藉溢言。上辜寵眷。匪類異數。特荷慈憐。臣晚以薄材。嘗陪輿運。華原之簪未慙。每辱矜收。橋山之劍初遺。獨悲淪沮。伏蒙皇帝陛下。勤追考翼。厚勉臣中。邊被寵光。申加蕃庶。雖負薪之末力。難效驅馳。顧結草之殘魂。猶知報稱。臣無任。

中使宣醫謝表

臣某言。乘衰攬厲。敢意浼聞。軫舊垂矜。曲加寵數。即馳近御。兼飭太醫。錫以寶奩。實之珍劑。創殘再肉。顛胸更蘇。沓被慈憐。不勝負荷。臣叨恩缺報。昧祿取災。果崇降以疾殃。至上煩於愍惻。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屢簪念厚。軒轅眷

深。天弗籲而亦臨。雲甫瞻而旣雨。哀逾察父。感劇孤臣。論可報之涓埃。難知稱効。顧未填之溝壑。徒誓糜捐。撫涕洟。瀾捫心。躑躅。臣無任。

差張謬醫男雱謝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特差中使傳宣撫問。并賜臣男雱湯藥。押冲靜處士張謬。至本府醫治者。叢爾餘生。備叨眷撫。茶然賤息。更荷哀憐。中謝。臣初乏將明之材。適遭開泰之運。父子並蒙寵獎。臣鄰莫與等夷。去闕以來。歷時未久。問勞狎至。憂軫俯加。以察父之鴻私。施具臣之晚節。但慚疲曳。莫副馳驅。冀憑天地之恩。得全駒犢之命。永依鞭策。共誓糜捐。臣無任。

賜歷日謝表二道

臣伏以太史序年。將謹人正之授。遠臣尸祿。乃明天指之加。臣中謝。竊以欽若昊穹。靈承黎庶。正時所以作事。治曆所以明時。恭惟皇帝陛下。道邁古初。德綏方夏。治教之象。上協於天心。正朔所加。外通乎海表。敢圖幽屏。亦誤寵頒。徒尊閣以知榮。曷糜捐之可報。臣無任。

其二

臣伏以清臺課曆。肇明一歲之宜。列郡仰成。欽布四時之事。闕文切抃。拜賜爲榮。恭惟皇帝陛下。躬包曆數。政順璣衡。齊日月之照臨。體乾坤之闔闢。考觀新度。遠存堯象之明。推步大端。猶得夏時之正。盡俯仰察觀之理。概裁成輔相之宜。歲事備存。詔文偕下。先天誕告。閒無杪忽之差。率土逢占。驗若節符之合。臣敢不恭承口旨。順考時行。贊聖神化育之功。極天人和同之効。奉而行政。期不戾於陰陽。推以治人。庶克躋於富壽。臣無任。

兩府待臬表

臣某等伏覩內降德音。以陝西河東兩路外勤師旅。內耗黎元。引咎推恩者。臬已以興。方懋日新之德。經邦弗效。

敢辭天討之刑。(中謝)臣等昔以凡材。過叨重任。內不能定國家之論。以協士民。外不能成疆場之謀。以綏夷狄。用開邊隙。亟使人勞。至深惻於聖懷。實大愆於榮祿。瘼官若此。卽臯爲宜。唯並眞於嚴科。乃大符於公論。臣等無任。

請皇帝御正殿復常膳表二道

臣等言。奉聖旨以祈雨未應。避正殿減常膳者。陽春生物。偶霑澤之稍愆。容意恤民。遽側身而自抑。德已修於銷變。數或係於非常。當復彝儀。用安羣下。(中謝)恭惟皇帝陛下。天仁博施。神智曲成。躬忘旰食之勞。坐講日新之政。四時協序。萬物致和。適當化養之辰。宜得涵濡之澤。少違常候。深軫清衷。退師氏之正朝。約太官之盛饌。仰窺謙德。志在閔民。然而遐虜來朝。當卽法宮之位。誕辰入慶。合陳燕俎之珍。事有所先。禮難偏廢。伏願仰回淵聽。俯徇輿情。夙御九筵之居。並羞十閣之具。上以全於國體。下以副於臣誠。臣無任。

其二

臣某等言。近上表請御正殿復常膳。蒙降批答不允者。時澤偶愆。屢勤齋禱。聖衷愈勵。曲盡焦勞。將已以召休。因退次而貶食。列陳剡奏。尙闕嗣音。在臣列之靡遑。伏帝闈而再扣。(中謝)恭惟皇帝陛下。體居離正。德稟乾剛。期揉俗以致康。嘗納隍而興念。七載於此。繼獲豐穰。一春而來。或罹愆亢。皇慈深軫。羣祀徧修。恐狴狂乖。則親慮其囚。懼黻美則躬變其服。仍損內饗之舉。兼虛正宁之朝。然而禮貴從宜。事難泥古。而況甫臨誕節。交舉慶儀。有列辟拜萬年之觴。有殊俗修兩朝之好。苟虧彝制。難副羣情。少屈淵衷。特從誠懇。天臨廣廈。日御常珍。親事法宮。廓宣於政治。惟辟玉食。昭示於等威。仰以慰兩宮之慈。俯以安羣下之望。臣等無任。

乞罷政事表三道

臣某言。竊以使陪國論。惟亮天工。必用強明。乃能協濟。豈容昏瞽。可以叨居。進冒聰明。罄陳危懼。(中謝)伏念臣逮侍先帝。列官外朝。晚以喪歸。因爲病廢。伏遇皇帝陛下。召還辭禁。擢豫經筵。收於衆惡之中。諏以萬機之事。構說

誣而並至。輒賜辨明。推孤拙以直前。每蒙開納。陛下所以遇臣者。可謂厚矣。臣之所以報國者。終於缺然。豈理勢之獨難。抑才能之素薄。方懼過尤之積。乃罹疾疾之加。比欲外乞州藩。冀以就醫醫藥。重念采薪之弗給。尙何守土之敢謀。輒緣不能者止之言。庶免貪以敗官之悔。伏望皇帝陛下。曲垂仁惻。俯記愚忠。賜以分司一官。許於江寧居止。則天地之德。實有施於餘年。犬馬之勤。冀或輸於異日。臣無任。

其二

臣某言。近具表乞罷政事分司。伏奉手詔封還。不允所乞者。私懷懇至。已具布聞。聖訓丁寧。未蒙開納。敢冒崇高之聽。再輸悃愾之情。(中謝)臣聞任賢之方。要其有用。陳力之義。止於不能。苟弗集於事功。且重罹於疾疾。豈容叨據。以累明揚。伏念臣猥以孤生。親逢盛世。昧於量己。志欲補於休明。失在信書。事浸成於迂闊。每煩衆論。上屬聖聰。久知素願之難諧。繼以積痼而自困。辭而去位。庶逃竊食之誅。勉以就工。重荷包荒之德。雖貪順命。終懼妨功。伏望皇帝陛下。閱度并容。大明俯燭。特垂矜允。俾遂退藏。如此則孤進之身。獲全生於末路。具瞻之地。得改命於時材。臣無任。

其三

臣某言。近再具表乞罷政事。伏奉批答不允者。封奏上昭。未能感徹。訓辭下逮。更誤褒嘉。(中謝)臣聞恕以及物者。君之仁。量而受事者。臣之義。蓋世之道。有升而有降。故士之行。或肆而或拘。遭聖治之尙容。冀私誠之獲遂。伏念臣自蒙任使。已歷歲時。雖或售於小忠。曾莫裨於大政。迨茲瘳疾。乃始告勞。姑以免邦憲之詰誅。何足汗上恩之獎勵。使人狎至。詔指屢頒。祇荷顧憐。重懷感悸。非不願粗施其樸學。庶幾以仰副於鴻私。顧惟剛德之浸亨。方奮容謀而獨斷。辨忠賢之可任。既示弗疑。察姦罔之爲朋。將知所畏。人宜盡力。朝豈乏材。寧容昏憊之餘。尙冒寵靈之厚。伏望皇帝陛下。離明俯燭。解澤旁施。矜綿力之既憊。監近司之或曠。俯從控懇。實允詢謀。雖已事之無稱。難言報國。冀

餘生之未泯。尙獲捐軀。臣無任。

乞出表二道

臣某言。竊以丞相之職。天子是毗。方當圖政之憂勤。難以養痾而昧冒。輒輸情素。仰丐恩憐。(中謝)臣叨被鴻私。誤尸榮祿。堯仁天覆。幸荒穢之兼包。湯聖日躋。顧卑凡而自絕。尙惟許國。姑誓忘軀。豈意眩昏。甫新年而寢劇。更知驚蹇。難重任之久堪。伏惟皇帝陛下。明燭隱微。惠綏羈拙。閱其積疢。收還上宰之印章。賜以餘年。歸展先臣之丘壟。生當擊壤以詠矜容之德。死當結草以酬含育之恩。臣無任。

其二

臣某言。今月十一日。輒輸情素。仰丐恩憐。實以抱疾之深。難於竊位之久。過蒙敦獎。未賜矜從。事有迫於懇誠。理必祈於哀惻。(中謝)臣信書自守。與俗多違。審容膝之易安。因忘擇地。知戴盆之難望。遂廢占天。豈圖憂患之餘。更值清明之始。寒之之日長。而暴之之日短。植之之人寡。而拔之之人多。尙誤聖知。驟妨貴路。摩頂放踵。雖願效於微勞。以蚊負山。顧難勝於重任。矧復昏昏而曠事。若猶冒昧以尸官。是乃明憲之所不容。豈特煩言之爲可畏。伏惟皇帝陛下。天地覆載。日月照臨。賜以曲成。容其少愒。區區旅力。或未慙於餘年。斷斷小能。冀尙施於異日。臣無任。

乞退表四道

臣忠於爲國。故進而能致其身。君恕以及人。故病則閔勞以事。此今昔共由之通義。實上下相與之至情。敢觸冒昧之誅。冀蒙哀矜之聽。(中謝)臣受材鄙劣。遭運休明。陳愚或會於聖心。承乏遂尸於宰事。謀謨淺拙。謾不見其有成。操行陵夷。又或幾於無恥。久宜辭位。尙苟貪恩。豈圖養拙以乖方。重以昏昏而廢務。粗嘗陳列。未獲矜從。黽勉以來。浸淫遂劇。大懼典司之曠。上煩程督之嚴。伏惟陛下。詢事考言。循名責實。或輟夜分之寐。常臨日昃之朝。萬方黎獻之多。略皆祗辟。三事大夫之守。豈可瘞官。仰冀高明。俯昭惻愍。念其服勞之久。慙其撻瘵之深。及未干銖銖之時。

令遂解機衡之任。豈特少安於私義。茲惟畢協於師虞。臣無任

其二

臣昨具表乞解機政。伏奉手詔未賜俞允者。明主訓辭之寵。宜卽奉承。匹夫志守之愚。敢覬矜允。中謝。竊以品制百爲。總裁萬務。任怨蓋難於持久。服勞安可以獨賢。所以中外迭居。是爲祖宗故事。況於疲曳。加以瞽昏。若由昧冒而無慚。其必顛隳而不救。臣過叨容獎。備進近司。當循名責實之時。故任怨特多於前輩。兼獨令改制之事。故服勞尤在於一身。雖蒙全度之恩。僅免譴訶之域。某於多故。實以難支。矧疾疢之交攻。且事爲之浸廢。伏望陛下昭其悃悞。假以優游。使得休養於衰疲。以示保全於孤拙。臣無任

其三

臣某言。近具表乞解機務。伏奉手詔未賜俞允者。聖恩所及。有隆天重地之施。私義未安。有深淵薄冰之懼。中謝。竊惟成湯高宗之世。有若伊尹傅說之臣。其道則格於帝而無疑。其政則加乎民而有變。后惟時又相。亦有終迨乎中世之陵夷。非復古人之髣髴。忠或不足以取信。而事事至於自明。義或不足以勝姦。而人人與之爲敵。以此乘權而久處。孰能持祿以少安。此臣之慮危於居寵之時。而昧死有均勞之乞。況於抱病。浸以瘵官。伏惟陛下道與日躋。德侔乾覆。哀一夫之失所。樂萬物之皆昌。矧夫眷遇之優。旣已勤劬之久。宜蒙善貸。使獲曲全。賜其疲賤之身。假以安閑之地。則敝車無用。猶可具於勞薪。棄席未忘。或再施於華幄。臣無任

其四

臣某言。伏奉聖旨。令臣入見。赴中書供職者。螻蟻微誠。屢關省覽。天地大德。未賜矜從。中謝。臣聞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周之士也肆。秦之士也拘。其縱之爲貴。其拘之爲賤。賤故尙勢利而忘善惡。貴故尊行義而矜廉恥。士知尊行義而矜廉恥。宗廟社稷之安。而天下自治也。伏惟陛下言必稽堯舜。動必憲文武。故視遇天下之士。欲其貴

不欲其賤。欲其肆不欲其拘。臣以羈孤。旁無依助。一言寤意。特見甄收。適遭欲治之盛時。實預扶衰之大義。事或乖於衆口。而陛下力賜辯明。言有逆於聖心。而陛下常垂聽納。此臣所以履艱虞而不忘。服勤苦而不辭。雖百度搶攘。未就平成之敝。然四年黽勉。非無夙夜之勞。今特以心氣之衰疲。目力之昏耗。哀祈外補。冀幸小休。而乾剛確然。莫可回奪。則是親值周家之忠厚。獨爲秦士之賤拘。事與願違。能無竊歎。理當情恕。豈免上煩。實望聖慈。俯昭懇款。外賜優閒之地。少安疾疢之身。須其有瘳。乃責外効。臣生當捐軀以報德。死當結草以酬恩。

乞宮觀表四道

臣某言。疏榮特異。敢忘圖報之忠。陳力弗能。當布可辭之義。(中謝)伏念臣晚陪輿運。久汙近司。竊恐弗逮於清光。衰疾更成於瘵曠。苟免大訶之責。乃叨異數之加。授以戎旃。班之宰席。松楸舊國。實使鎮臨。蒲柳殘年。足爲榮耀。顧在宣化承流之地。方當循名責實之時。疲曳難支。頗儕可畏。仰祈睿眷。俯徇愚衷。并解將相之官。外除宮觀之任。託依田里。瞻守丘墳。儻憑休養之私。終獲夷瘳之福。敢忘策勵。復誓糜捐。臣無任。

其二

臣某言。近具表乞以本官外除一宮觀差遣。伏蒙聖慈。特降中使賜臣詔書。不允者。天地至恩。實知難報。螻蟻微息。尙竊有懷。輒冒隆威。更輸危悃。伏念臣遭逢異甚。稱効蔑如。苟旅力之可陳。豈餘生之足惜。顧以憂傷而至。弊重爲疾。疾之所撓。偷假便州。必負曠瘳之責。過尸厚祿。更懷叨昧之慚。伏望陛下本末燭知。始終護念。俯徇籲天之懇。俾無累國之尤。尙冀寧瘳。誓終糜殞。臣無任。

其三

臣某言。輅傳俯臨。璽書狎至。仰荷眷存之厚。第懷感悸之深。任有不勝。勉非所及。輒輸危懇。再冒天威。伏念臣久誤至恩。難圖報稱。過尸榮祿。易取災危。力憊矣而弗支。氣喘焉而將厥。窮閭掃軌。斯爲待盡之時。莫府建旄。豈曰養

醫之地。所懼曠瘳之責。敢辭通慢之誅。伏望陛下照以末光。遂其微請。使壞陸之鳥。無眩視之悲。濛梁之魚。有從容之樂。庶蒙瘳復。更誓糜捐。臣無任。

其四

臣某言。筋骸衰茶。僅有餘生。肝膈精微。簡在聖聽。豈圖寵獎。未賜矜從。輒冒威尊。更輸情素。中謝。伏念臣久妨機要。初乏涓埃。苟免庶尤。實荷恩私之至。敢緣多疾。更尸名器之崇。比辱使軺。係宣詔旨。深惟策勵。仰稱龍光。而況病瘵有加。療治無損。辭榮家食。乃爲理分之宜。干澤自營。尙恃眷憐之舊。伏惟皇帝陛下。衡聽萬事。器使衆材。念其龜勉之終難。假以便安而少悞。庶完體力。圖報毫分。臣無任。

手詔令視事謝表

臣某言。伏蒙宣示言者所奏。輒具劄子。乞博延公議。改用賢人。伏奉詔獎勵令視事如故者。謗議升聞。已賴舜聰之豁達。懇誠上訴。更煩周詰之丁寧。竊以作威者王之權。待察者臣之禮。蓋雖蒙非常之厚遇。亦將避可畏之煩言。臣志尙非高。才能無異。舊惟所學之迂闊。難以趨時。因欲自屏於寬閒。庶幾求志。惟聖人之時不可失。而君子之義必有行。故當陛下卽政之初。輒慕昔賢際可之仕。越從鄉郡。歸直禁林。或因勸講而賜留。或以論思而請對。愚忠偶合。卽知素願之獲申。容聖日躋。更懼淺聞之難副。重叨殊獎。忝秉洪鈞。所宜引分以固辭。乃敢冒恩而輕就。實恃明主知臣之有素。故以孤身許國而無疑。人習玩於久安。吏循緣於積弊。竅言不忌。諛行無慚。論善俗之方。始欲徐徐而變革。思愛日之義。又將汲汲於施爲。以物役己。則神志有交戰之勞。以道徇衆。則事功無必成之望。恐上辜於眷屬。誠竊幸於退藏。猶貪仰附於末光。亦冀粗成於薄効。比聞獨斷。謂合僉言。但輸承命之忠。遂觸招權之毀。因請避衆賢之路。庶以厭異議之人。伏蒙皇帝陛下。敦大兼容。清明旁燭。賜之神翰。諭以至懷。君臣之時。嘗千載而難值。天地之造。豈一身之可酬。敢不自忘形迹之嫌。庶協神明之運。臣無任。



添差男旁句當江寧府糧料院謝表

臣某言。近輒冒昧陳乞男旁句當江寧府糧料院一次。伏蒙特恩添差者。去寄臥家。猶尸厚祿。祈榮及嗣。更荷殊私。(中謝)伏念臣汗馬之勞。初無可紀。舐犢之愛。乃敢有言。顏雖腆以知慚。心固甘於獲譴。豈謂陛下矜軒幄之舊。錄簪屨之微。示特出於上恩。俾遠叨於世祿。繫曲成之造化。弗以遐遺。徒共誓於糜捐。安能仰稱。臣無任。

詔以所居園屋爲僧寺及賜寺額謝表

臣某言。基迹叢祠。冀鴻延於萬壽。錫名扁榜。竊榮遇於一時。臣生乏寸長。世叨殊獎。賤息奄先於犬馬。頽齡俯迫於桑榆。獨念親逢。莫有涓埃之補報。永惟宏願。豈忘香火之因緣。伏蒙皇帝陛下俯徇祈誠。特加美稱。所懼封人之祝。終以堯辭。乃塵長者之園。遽如佛許。仰憑護念。誓畢熏修。臣無任。

依所乞私田充蔣山太平興國寺常住謝表

臣某言。緣恩冒昧。方虞患上之誅。加意畀矜。遂竊終天之幸。伏念臣少嘗陔陬。晚娛褒崇。榮祿雖多。不逮養親之日。餘年向盡。更爲哭子之人。追營香火之緣。仰賴金縉之賜。尙復祈恩而已。乃將微福於無窮。伏蒙陛下眷遇。於初終。愛恤兼夫存沒。特撓常法。俯成私求。雖老矣無能。莫稱漏泉之施。若死而未泯。豈忘結草之酬。臣無任。

辭免司空表二道

臣某言。今月十一日。三班差使崔汝諧至奉宣詔旨及齋賜制誥一道。除授臣司空。依前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加食邑四百戶。食實封一百戶。餘如故者。使軺馳授。祇忝明恩。家巷臥居。敢叨虛獎。(中謝)竊以事官之所命。異於時制之今除。名稱三公。班序一品。逢辰特幸。稱位實難。臣晚玷誤恩。嘗尸劇任。曾無尺寸。粗報眷憐。獨有丘山。莫知負載。荒遠。櫻痾之久。休明嗣服之初。緜力薄材。適甘於屏棄。高秩厚禮。更冒於褒崇。惟器與名。恐身累國。仰祈遷令。追復實書。庶以衰殘。獲所安之終吉。亦令蹇淺。免非據於具瞻。臣無任。

臣某言。近具表乞追寢恩命。伏蒙聖慈。特降詔書。不允者。隆施所逮。懇辭弗俞。輒冒天威。更輸微款。中謝。臣事勞無紀。操行不修。居竊萬鍾。初未知於辭富。坐彌九載。方有俟於黜幽。豈圖邦命之新。尙眷求人之舊。寵靈覃被。危厲增加。位高疾顛。力少任重。實前修之切戒。敢小醜之冒膺。仰冀睿明。顧憐衰朽。改茲非服。免貽官謗之憂。宥以罔功。使獲里居之佚。臣無任。

乞致仕表。此表不曾奏發。後檢見遺稿。

臣某言。瘵以曠官。嘗恃食功之舊。老而辭祿。敢忘知止之廉。輒冒天威。具輸微款。伏念臣小聞寡識。薄力淺材。信獨善以一心。昧自營之百慮。久辜視遇。特幸遭逢。昔也壯時。尙無可紀。今而耄矣。豈有能爲。敢望睿明。許之致仕。實於危朽。賜以全生。庶以衰殘。豫佚太平之樂。亦令遲暮。免離大耋之嗟。

賀册仁宗英宗徽號禮成表

臣某言。伏覩進奏院狀。報册告仁宗皇帝。英宗皇帝。徽號禮成者。肇稱緝禮。追薦鴻名。揚二聖之閔休。風四海以純孝。惠心昭假。釐事備成。臣中謝。恭惟仁祖以堯之巍巍。丕冒區夏。英考以舜之業業。祇承廟祧。紹隆德至於難名。崇報義存於無已。皇帝陛下。仰稽前憲。俯采庶言。命册使而致嚴。告區主而歸美。神靈率籲。其啓後於無疆。品庶交欣。以奉先而不匱。臣備叨殊眷。獲睹上儀。顧久負於沉痾。乃獨妨於旅進。

賀景靈宮奉安列聖御容表

臣某言。新一代之上儀。極二端之美報。經始有俶。實自容謀。歡成無疆。乃惟衆志。臣中謝。竊以闕宮鬼享。周特轔於姜嫄。原廟神遊。漢獨隆於高帝。遠或遺祖。近止及親。恭惟皇帝陛下。服卑而卽功。食菲以致孝。嚴祖宗之衆像。依仙釋而異宮。館御因時。初豈忘於苟簡。修除備物。乃有待於純熙。宸宇祕嚴。扁榜崇麗。裸獻式序。妥侑維時。藐然

往初。孰此倫擬。臣久尸榮祿。尙負宿痾。聞釐事之旣成。與羣情而偕樂。臣無任。

賀哲宗皇帝登極表

臣某言。伏覩赦書。皇帝陛下。今月五日登寶位者。郊廟神靈。永有宗依。華夏蠻夷。永有歸賴。中謝。恭惟皇帝陛下。光御歷服。大承統緒。以聖繼聖。純祐無疆。臣遭遇先朝。久叨榮祿。不獲奔走。瞻望清光。臣無任。

賀升祔禮成表

臣某言。伏覩進奏院狀。報七月十二日升祔禮成者。涓選休辰。肇稱吉禮。神靈底豫。品庶交欣。中謝。竊以登僮。繁庭歸配。清廟於稽。在昔有舉。維時恭惟皇帝陛下。德茂承祧。志深念祖。做唐文而制作。致舜孝於烝嘗。釐事旣成。歡心溥協。臣尙櫻衰疾。久隔清光。陪九賓之臚傳。獨無厚幸。偕四方而來賀。徒有微誠。臣無任。

英宗山陵禮畢慰皇帝表

臣某言。須百祀之材。已襄葬故。設九虞之主。方考祔儀。伏惟皇帝陛下。德懋欽明。道隆勤孝。雖送終之禮已備。而追遠之念甫深。惟順變以抑哀。實含生之至願。臣限分鎮守。阻豫班朝。臣無任。

慰太皇太后表

臣某言。宮車云返。陵邑旣營。凡在照臨。豈勝摧慕。伏惟太皇太后。道侔坤育。仁出天成。永懷愛孝之隆。尤積悲恫之感。稍舒慈念。實慰輿情。臣叨備從官。限分符守。徒有攀號之至痛。初無辦護之微勞。臣無任。

慰皇太后表

臣某言。威靈有集。方祔於廟。祧感慕無窮。外覃於蠻貊。伏惟太后。比賢任姒。纘慶塗莘。祗協孫謀。克襄大事。地非蒼梧之遠。勢有霸陵之安。唯割至哀。尙膺遐福。臣備官有守。奔問無階。臣無任。

英宗祔廟禮畢慰皇帝表

臣某言。七月而葬。既充奉於寢園。萬世不祧。遂崇成於廟室。凡居覆燾。同盡攀號。伏惟皇帝陛下。膺保聖神。踐行仁孝。纏哀罔極。率禮無違。仙遊既集於宗祊。聖念彌勤於翼室。仰祈順變。俯瞻含生。臣符守所擢。班朝莫豫。臣無任。

慰太皇太后表

臣某言。威靈來返。祠廟有嚴。序陳昭穆之倫。定列祖宗之次。哀號罔極。遐邇所同。伏惟太皇太后。功佐帝圖。德齊坤載。永惟孝愛。尤積悲懷。冀紓天性之慈。以永母儀之福。臣無任。

慰皇太后表

臣某言。宗祊告成。皇靈來燕。凡居覆露。同盡哀摧。伏惟太后。協慶塗山。比賢太妣。方正坤儀之位。上同乾施之仁。虞祔奄終。攀號靡極。冀哀恫之有節。膺福履之無疆。臣限守州符。阻趨天陛。臣無任。

慈聖光獻皇后昇遐慰皇帝表

臣某言。伏以上天降禍。太皇太后奄棄大養。伏惟皇帝陛下。攀號感慕。聖情難居。臣限以衰疾在遠。不獲奔赴闕庭。臣無任。

慈聖光獻皇后啓殯及復土返虞慰皇帝表二道

臣某言。伏以日月徂遷。伏承太皇太后。諷辰協吉。肇啓殯宮。聖情攀號。何以勝處。恭惟皇帝陛下。聖孝發中。天報備至。感嘆摧咽。遐邇一情。臣無任。

其二

臣某言。伏承太皇太后神宮復土。奄及返虞。聖心傷摧。何以勝處。恭惟太皇太后。天助懿德。以扶昌運。輔佐保佑。功施三朝。粵自棄捐宮闈。爰及襄事。陛下哀恫夙夜。發於至情。追奉致隆。有溢常禮。顯情報德。內外覃盡。孝治所形。人用感歎。臣伏限在遠。無緣奔走。瞻望闕庭。臣無任。

慈聖光獻皇后神主祔廟慰皇帝表

臣某言。伏承慈聖光獻皇后神主祔廟。既克禮成。伏惟皇帝陛下。聖孝終始。哀慕難勝。日月徂遷。禮有順變。伏望少抑至情。以幸天下。臣無任。

慈聖光獻皇后祔祥除慰皇帝表

臣某言。伏以日月流邁。太皇太后捐棄大養。奄及祔祥。仰惟聖孝。攀慕無極。伏望深加裁抑。以幸萬方。臣限似衰疾。無緣奔詣闕庭。臣無任。

正旦奉感表

臣某言。伏以日晷流邁。歲歷肇新。太皇太后棄捐宮闈。奄歷時序。伏惟皇帝陛下。聖孝天至。感慕難勝。臣以衰疾。無緣奔走。瞻望闕庭。臣無任。

魯國大長公主薨慰表

臣某言。伏觀進奏官狀報魯國大長公主薨背。伏惟聖情痛悼。臣以衰疾。無緣奔走。伏望以理寬釋。俯慰羣情。臣瞻望闕庭。無任。

八皇子薨慰皇帝表

臣某言。伏觀進奏院報八皇子薨背。伏惟聖情悲悼難任。敢乞抑制天慈。以幸萬邦。臣瞻望闕庭。無任。

八皇子葬慰皇帝表

臣某言。伏聞鄆王襄事有日。靈輿卽路。伏惟聖情悲悼難勝。敢乞割抑天慈。以幸天下。臣瞻望闕庭。無任。

謝宰相笏記

祇荷寵靈。載懷感懼。竊念臣志雖慕古。才不逮時。誤蒙記憐。特賜收用。伏惟皇帝陛下。紹膺天統。遵養聖功。旁招

僑良橫及疎賤。誓當罄竭。仰稱寵光。臣無任。

謝翰林學士笏記

含哀去國。扶憊造朝。黼坐禁嚴。許之燕見。玉堂閎麗。賜以叨居。申飭使人。就傳德意。事雖有故。寵實非常。莫知報稱之謂何。徒荷眷求之如此。臣無任。

常州謝上表

臣某言。以貧擇利。以病辭口。此於督責之朝。皆在譴訶之域。(中謝)伏念臣比在羣牧。常求外官。蒙恩朝廷。改職畿縣。未識賢勞之力。已纏悻眩之痼。區區本懷。懇懇自訴。遂蒙優詔。特與便州。維臣之愚。所學非敏。受祿則辭。貧而不富。當官則讓。劇而求閒。使有以臨。知罪其極。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明照萬物。寬惠四方。在宥而不探。其可誅。因能而不責。其所乏。顧雖無用於當世。嘗以有聞於先臣。思報所蒙。敢忘盡瘁。然而州郡撫循之勢。患在數更。官司考課之方。要諸久任。惟此弊邑。比多凶年。歲行兩周。守吏八易。當郡人煩勞之後。以臣身疲病之餘。自非少假以歲時。將必上孤於器使。所祈降鑒。姑使息肩。則斷斷一臣。不獨免於大戾。元元萬室。儻有望於小休。臣瞻天禱聖。無任。

南郊進奉表 江寧

臣某言。伏以郊兆宗祈。臣工顯相。慶九畿之藩屏。備萬物之貢獻。前件物掌於邦財。歛自民職。竊觀燎禋之盛。式修幣獻之常。臣無任。

代鄆州韓資政謝表

臣某言。祕殿升華。名城借重。寵靈溢分。媿懼交懷。(中謝)竊念臣世系單平。天姿滯固。親逢文雅之會。首玷秀廉之科。黽勉在公。優遊過紀。被蒙眷與。度越等夷。省寺備官。禁庭充衛。分無可采。懼抵冒於憲章。寸有所長。使禪參於治政。樸忠自信。智慮罕通。未盡將明之才。已干訶誦之典。至寬之度。橫貸其愆。褫夫左右之聯。寄以東南之屏。敗財

傷錦。宜有衆多之譏。增秩賜金。本非平素之望。敢圖上聖。復眷孤臣。就徙通班。改司善部。惟汝陽之奧壤。乃魯服之大邦。豈繫薄材。稱是煩使。此蓋皇帝陛下遇臣之造。於遠不忘。燭物之明。雖微必逮。追惟躋履之舊。特借叢雲之休。切自揣循。將安報稱。敢不激昂志尚。陳悉政經。宣布詔條之寬。綏安風俗之厚。庶幾一得。少補萬分。臣無任。

代王魯公乞致仕表三道德用

臣某言。臣聞下之所以忠於上。力已愆。則不敢瘞厥官。君之所以愛其臣。年已至。則不思勞以事。敢緣茲義。冒盡所言。(中謝)伏念臣以斗筭之材。加犬馬之齒。比嘗得謝。誤復見收。血氣既衰。日月逾邁。固已積妨賢者之路。豈獨多曠朝廷之儀。伏望聖慈。許令致仕。則賴天之力。使終晚節之優游。訖臣之身。得免大誅之憤。臣無任。

其二

臣某言。愚臣之在暮年。禮當求去。聖主之於舊物。恩不忍捐。顧在禮之可言。敢緣恩而苟止。(中謝)伏念臣起身疵賤。逢世休嘉。年除歲遷。遂塵於非望。夙興夜寐。常媿於無勞。惟是寵榮。殊非所欲。矧知固陋。豈敢爲高。徒以歲路之向窮。不勝人言之甚衆。爭前而冒寵。則辱之在後也。或多。蓋衆以擅榮。則患之及身也。常酷。是亦有傷於國體。豈惟無補於臣身。此臣所以迫切於歸誠。而彷徨於受命也。況陛下接三后之烈。享百年之平。勢盈則非易以持。法久則當通其變。此誠致慎於安危之際。而責難於將相之時。雖臣旅力之方剛。亦宜知止。豈此餘生之無幾。尙可妨賢。伏望天慈。俯循人欲。上以終愛人之德。下以免累國之誅。則膂力既愆。雖負捐軀之素志。餘忠未訖。猶知請祝於明時。干冒宸嚴。臣無任。

其三

臣某言。竊以將相之權。臣之所貪得。君親之命。臣之所憚違。懇懇至於辭說之窮。區區亦惟義理之迫。(中謝)伏念臣典司機密。陪輔清光。年之侵尋。職以曠廢。假息幸蒙於寬政。引身輒匄於餘年。豈期愚衷。未動聖察。令臣股肱。

便敏。足以趨賓贊之儀。耳目精明。足以副謀謨之託。雖知當退。猶願自強。奈何獨以罷癯之軀。而欲久私要劇之地。自計且知其不可。人言孰以爲當然。伏望聖慈。哀憐惻愍。無空敦獎。使得罷休。臣無任。

代人賀壽星表

臣某言。上靈儲祉。南極效祥。凡在觀瞻。實增慶抃。伏以皇帝陛下。紹休三聖。博愛萬方。唯乾則之業常。宜星文之底應。臣叨塵要近。親會休嘉。豫聞太史之占。敢後封人之祝。無任。

代人上明州到任表

臣某言。奉勅差知明州。已於某月到任。訖夷越故區。東南窮處。施澤之下。歡然有生。庇身於茲。坐以無事。中謝。臣受材素薄。推數頗奇。居有朴忠之心。進無通顯之路。晚塵郎位。頗切郡章。歸待罪於省中。退得藩於海上。自初受命。以至造官。歷年兩闕。取道萬里。備更艱阨。職臣之分使然。卒就宴安。賴上之恩。抵此餘年。且索旅力已愆。尙何施爲。可以報稱。於苟利國家之事。靡所不思。及未填溝壑之時。庶幾無愧。臣無任。

代王魯公德用乞罷樞密使表三道

臣聞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自惟賤官之守。猶或不敢冒居。況於任重責大。安危所繫。豈其癡昏憊耄。可以久饗。敢緣前言。上冒聖聽。伏念臣以疵賤之身。遭逢陛下。拔擢兼官。將相典領機密。內之無陪輔。將明之効。外之無折衝禦侮之勞。是陛下所以寵臣者。不可勝此言。而臣之所以報陛下者。未嘗能稱。況今犬馬之齒。七十有七。不能者止。宜在此時。顧貪戀聖世。未敢乞身田里。長違陛下左右。惟機務之衆。非臣疲曳所能勉強。伏望陛下憫臣無狀。賜罷樞密院職事。毋使久塞賢者之路。臣不任祈恩待命激切之至。

其二

臣比以殘餘之生。久墜賢路。願還要職。退就散地。天聽高邈。未蒙照省。惓惓之私。竊不自寧。敢緣厚恩。求必愚瞽。



臣聞量臣以授官者。君之所以仁於下也。審己以從事者。臣之所以忠於上也。今臣罷老。雖近在臣身。謀之有所不給。況於官隆事劇。所總不一。以臣審己。誠不宜久叨權寵。畏負陛下任使之意。伏惟陛下量臣之聰明。不足以逮事。量臣之強力。不足以副禮。聽臣所丐。毋令四方有議陛下信任之失。而臣亦賴陛下之賜免於官謗。臣無任。

其三

惓惓之私。至於再三。上恩聖德。而終未蒙省察。獎誘過渥。非臣所堪。區區之愚。豈敢苟止。伏念臣以顯蒙。遭遇拔擢。人臣貴寵。少在臣右。而勞烈行治。無稱於時。機密之地。安危所繫。雖臣方壯。固懼不稱。況於殘年餘日。豈宜尙汚印鞞。爲朝廷羞。方今明明在上。濟濟多士。足以典司樞要。補敝救失。稱陛下任使。副元元之望者。甚衆。陛下雖欲苟私愚臣。臣雖欲自侍左右。稱所以幸臣之意。豈惟公論於臣有所不容。誠恐覆餗以虧陛下知人之明。而令賢能宜在高位者。久踣於聖世。則夷身毀宗。不足以塞責矣。伏惟陛下哀臣懇迫。聽臣所丐。以終陛下眷寵老臣之賜。臣無任。

論議

郊宗議 伏奉聖問撰議繳進

問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二者皆配天也。或於郊之圓丘。或於國之明堂。或以冬之日。至或以季秋之月。或以祖。或以禰。或曰配天。或曰配上帝。其義何也。對曰。天道升降於四時。其降也。與人道交。其升也。與人道辨。冬日。上天與人道辨之時也。先王於是乎以天道事之。秋則猶未辨乎人也。先王於是乎以人道事之。以天道事之。則宜遠人。宜以自然。故於郊於圓丘。以人道事之。則宜近人。宜以人爲。故於國於明堂。始而生之者。天道也。成而終之者。人道也。冬之日。至。始而生之之時也。季秋之月。成而終之之時也。故以天道事之。則以冬之日。至。以

人道事之。則以季秋之月。遠而尊者天道也。邇而親者人道也。祖遠而尊。故以天道事之。則配以祖。禰邇而親。故以人道事之。則配以禰。郊天祀之大者也。徧於天之羣神。故曰以配天。明堂則弗徧也。故曰以配上帝而已。夫天與人異道也。天神以人事之何也。曰所謂天者。果異於人邪。所謂人者。果異於天邪。故先王之於人鬼也。或以天道事之。蕭合稷黍臭陽達於牆屋者。以天道事之也。嗚呼。天人之不相異。非知神之所爲。其孰能與於此。此禮也。尙矣。孔子何以獨稱周公。曰嚴父配天者。以得天爲盛。天自民視聽者也。所謂得天得民而已矣。自生民以來。能繼父之志。能述父之事。而得四海之驩心。以事其父。未有盛於周公者也。

□答聖問廣歌事

臣聞敝有典。秩有禮。命有德。討有辜。皆天命也。人君能勅正則治。不能勅正則亂。所以勅之不可以無。其爲一也。然爲於可爲之時則治。爲於不可爲之時則亂。故人君不可以不知時。時有難易。事有大細。爲難當於其易。爲大當於其細。幾者事細而易爲之時也。故人君不可以不知幾。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此之謂也。人君雖知此。然賢臣不心悅而服從。則不能興事造業而熙百工。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此之謂也。夫欲股肱之喜。蓋有其道矣。蓋人君率其臣作而興事。在明乎善而已。明乎善。在所爲法以示人者當。所爲法以示人者當。乃股肱之所以喜也。股肱喜而事功成。事功成而能屢省以不怠廢。此又股肱之所以喜也。爲是者在欽而已矣。臯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此之謂也。蓋憲者。爲法以示人之謂也。所爲法以示人者。當率法慎爲能。然欽慎而不明乎善。亦何能濟。故人君者。以明乎善爲難。苟明乎善矣。則人臣孰敢爲不善。人臣無敢爲不善。事其有不治者乎。乃廣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此之謂也。人君不務近其人。論先王之道。以自明。而苟欲以耳目所見聞。總天下萬事而斷之以私智。則人臣皆將歸事於其君。而不任其責。淫辭邪說並至。而人君聽斷不知所出。此事之所墮也。又歌曰。元首叢蹙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此之謂也。然則人君欲股肱良

而庶事康。不在乎他。在明乎善而已。明乎善。不可以責諸人也。伏惟天錫陛下以堯舜之材。自秦漢以來欲治之主。固未有能髣髴者。然百工未熙。庶事未康者。殆所謂近其人論先王之道。以自明者。尙有所缺。而非可以他求也。臣昨日蒙德音。喻及尙書賡歌之事。而愚懂倉卒。言不及究。故敢復具所聞以獻。伏惟聖心加察。幸甚。

看詳雜議

臣今月二日至中書。曾公亮傳聖旨。以雜議一卷付臣看詳。臣謹具條奏如後。  
議曰。官有定員。則進趣雖多。不能爲濫。宜定臺省監寺之員。須有闕。然後用。

臣某曰。今之臺省監寺之官。雖名曰職事官。而實非前代之所謂職事官。而與前代刺史等所帶檢校官無以異。前代檢校官之類。亦不能定員。待有闕。然後擬。前代所謂職事官。卽今所謂差遣是也。今之差遣。固已有定員。須有闕。然後用人矣。若欲令今所謂職事官亦有定員。則今職事官以差遣員數校之。幾至兩倍。而有功有考當陟者。又未有以禦之。欲有定員。所謂可言而不可行者也。

議曰。內外之官。正其名稱。出則正刺史縣令之名。入則還臺省之名。

臣某曰。前代有勳官。有散官。有檢校官。有職事官。勳官散官。當其有舉。則皆得議請減。而應免官。則又可以當官。而檢校官與今行守之官無異。故朝廷與奪。皆足以爲人榮辱利害。今散官勳官檢校官。既不足以爲人榮辱利害。爲人榮辱利害者。唯有職事官與差遣而已。今若令內外官正其名稱。出則正刺史縣令之名。入則還臺省之名。則是丞郎知州謂之刺史。京朝官知州亦謂之刺史。不知職事官之貴賤。何以別乎。又其祿秩位次。不知當復如何。若同之則理不可行。若不同則與未名之時。又何以異。臣以爲今州郡長吏謂之知州。非不正名。所領職事官。乃與前代刺史等帶檢校官無異。何傷於正名而欲改之乎。且漢以丞相史刺察州郡。謂之刺史。今欲名州郡長吏爲刺史。則何得謂之正名。

議曰。罷官而止俸。

臣某曰。文王治岐。仕者世祿。武王克商。庶士倍祿。蓋人主於士大夫。能饒之以財。然事可責之以廉恥。方今士大夫所以鮮廉寡恥。其原亦多出於祿賜不足。又以官多員少之故。大抵罷官數年而後復得一官。若罷官而止俸。恐士大夫愈困窮而無廉恥。士大夫無廉恥。最人主所當憂。且邦財費省之大原。乃不在此。議者但知引據唐事。乃不知唐時官人俸厚。故罷爲前資。未至困乏。今官人俸薄。則與唐時事不得同。且不吝於與人以官。而欲吝於與官以祿。非計之得也。

議曰。以釐務實日併爲三年。以鈹磨勘之法。以符考績之義。

臣某曰。今欲以釐務實日併爲三年。以鈹磨勘之法。竊以爲不釐務者。非人情之所欲也。釐務者。非人情之所苦也。今等之無功。而釐務則計日得遷。等之無舉。而不釐務則不得計日而遷。恐未足以符考績之義。而適足以致不均之怨也。且黜陟之法。務在沮勸。舉功。不知立法如此。有何沮勸。

議曰。置兵部審官院。

臣某曰。崇班以上。置兵部審官院。此恐可議而行。然崇班以上差遣。盡付之兵部。則不可行。當約文字之法。相度所任輕重緩急。有付之審官者。有屬之樞密者。至於磨勘。則官視卿監以下。皆付之兵部審官可也。

議曰。置兵部流內銓。以代三班。及置南曹。

臣某曰。三班院無以異於兵部流內銓。何必以代三班乎。今三班自無闕事。而又增置南曹。則非省官之意。

議曰。廢江淮荆浙發運使。

臣某曰。江淮荆浙發運使嘗廢矣。未幾復置者。以不可廢故也。蓋發運使廢。則其本司職事。必令淮南轉運使領之。淮南轉運所總州軍已多。地里已遠。而發運司據六路之會。以應接轉輸及他制置事亦不少。但於淮南轉運使

領發運。則發運一司事多壅廢。此蓋其所以廢而復置也。臣比見許元爲發運使時。諸路有歲歉米貴。則令輸錢以當年額。而爲之就米賤路分糴之。以足年額。諸路年額易辦。而發運司所收錢米常以有餘。或以其餘借助諸路闕乏。其所制置利便。多如此類。要在揀擇能吏以爲發運而已。廢之不爲便也。

議曰。廢都水監。

臣某曰。都水監亦恐不可廢。今議者以謂此三司判官主領之時。事日煩。費日廣。舉天下之役。其半在於渠河隄掃。故欲廢之。此臣之所未喻也。朝廷以爲天下水利。領於三司。則三司事叢。不得專意。而河渠隄埽之類。有當經治。而力不暇給。故別置都水監。此所謂修廢官也。官修則事舉。事舉則雖煩何傷。財費則利興。利興則雖費何害。且所謂舉天下之役。半在於河渠隄埽者。以爲不當役而役之乎。以爲當役而役之乎。以爲不當役而役之。則但當察官吏之不才。而不當廢監。以爲當役而役之。則役雖多。是乃因置監故。吏得修其職。而無廢事也。何可以廢監乎。且今水土之利。患在置官不多。而不患其冗也。

議曰。合三部句院。

臣某曰。三部句院。臣未知其詳。然恐由近歲三司帳籍鉤考之法。大壞而不舉。故三司句院有事。簡處。若不然。則此三部句院。理不可合。

議曰。提舉百司。不當用內制。但用如張師顏者。

臣某曰。提舉百司。多用內制。而今患其與三司並行指揮。庫務異同難稟。臣以爲唯權均體敵。乃可以相檢制。事有異同。則理有枉直。近在闕門之外。則非理皆得上聞。庫務官司。亦何嫌於難稟。今若只用如張師顏者一人。與三司表裏綱紀細務。則恐與三司權不均體不敵。雖足以綱紀細務。而三司措置。百司失理。莫能與之抗議。今使內制一人總其權。以敵三司。又使如張師顏者一人躬親點檢細事。小既足以究察諸司姦弊。大又足以檢制三司。如此

處置未爲失也。若以爲費而當者。則提舉百司於內制。但爲兼職。廢之何所省乎。

議曰。廢宮觀使副都監。

臣某曰。宮觀置使提舉都監。誠爲冗散。然今所置。但爲兼職。其有特置。則朝廷禮當尊寵。而不以職事責之者也。廢與置。其爲利害亦不多。若議冗費。則宮觀之類。自有可議。非但置使提舉都監爲可省也。

議曰。外則并郡縣。

臣某曰。中國受命至今百餘年。無大兵革。生齒之衆。蓋自秦漢以來莫及。臣所見東南州縣。大抵患在戶口衆。而官少不足以治之。臣嘗奉使河北。疑其所置州縣太多。如雄莫二州。相去纔二十餘里。聞如此者甚衆。其民徭役固多。財力彫弊。恐亦因此。然臣不深知其利害。不敢有言。

議曰。詔執事之臣下逮有司。俾行審官銓選之職。稍稍寬假。使時有簡拔。

臣某曰。今朝廷使盡司守倅及知雜以上。各以所知同臯薦舉人材。然尙患其所舉不如舉狀。今若令有司行審官銓選之職。時有簡拔。臣恐以一二人之耳目不足以盡天下之材。而所簡拔不足以塞士大夫之非議。又其所任或不免交私。則於時政徒有所損而已。

議曰。擇判司簿尉三考。四考有兩紙三紙舉狀者。引對給筆札。條爲治目。不拘文辭。咸以事對。命官考驗。有理趣者。除縣令。三考績效有聞。委提刑轉運上其實狀。除京官。再入兩任知縣。如政績顯白。與減一任通判便。除知州。

臣某曰。議者以爲近世縣令最卑。有出身三考。無出身四考。不問其人材如何。但非賊犯。則以次而授焉。甚非重民安本之誼。臣以爲今有出身三考。無出身四考。皆有二人舉主。乃得爲縣令。非不問其人材如何而特以次授也。蓋近歲朝廷舉令之法最善。故近歲縣令亦稍勝於往時。但朝廷誘養之道未純。督察之方未盡。大抵人才難得。非

特縣令乏人。今議者欲擇判司簿尉三考四考有兩紙三紙舉狀者引對。欲除以爲令。則與舉令之法無甚異也。若欲以筆札條對求治民之材。臣恐不必得治材之實。但得能文辭談說者爾。又以爲績效有聞。則提刑轉運上其實狀。卽除京官。若令提刑轉運舉者至於五人。而後與轉京官。則得轉京官者少。若但要提刑轉運舉狀。不必五人而後轉。則如此選擇之人。何以知其賢於舉令。而遽優異之如此。又以爲兩任知縣。政績顯白。與減一任通判。便除知州。不知政績如何。而可以謂之顯白。若有殊尤可賞。則朝廷自當選擇。及有升任指揮。若不足以致選擇。及升任指揮。則其政績不爲甚異。政績無甚異。而更不用關陞之法。便減一任通判。與除知州。臣恐入知州者愈冗。而所除又未必賢。

右臣所聞淺陋。不足以知治體。謹具條奏。并元降雜議封上。取進止。

詳定十二等議

起居舍人司馬光起請舊官九品之外。別分職任差遣爲十二等。以進退羣臣。十二等之制。宰相第一。兩府第二。兩制以上第三。三司副使知雜御史第四。三司判官轉運使第五。提點刑獄第六。知州第七。通判第八。知縣第九。幕職第十。令錄第十一。判司簿尉第十二。其餘文武職任差遣。並以此比類爲十二等。若上等有闕。則於次之中擇才以補之。奉聖旨兩制詳定聞奏。王珪等詳定司馬光起請難盡施行外。致治之要在任官之久。欲乞知州令滿三年爲一任。通判人緣審官院見。今員多闕少。候將來差遣。得行亦別取指揮。知縣人今後初入者。並滿六周年方入通判。仍乞下審官詳定條約聞奏者。臣愚以謂司馬光十二等之說。王珪等旣以爲難行。而珪等所議知州三年爲一任。知縣六年方入通判。亦無補於官人失得之數。朝廷必欲大修法度。甄序人材。則以至誠惻怛求治之心。博延天下論議之士。而與之反復。必有至當之論。可施於當世。凡區區變更而終無補於事實者。臣愚竊恐皆不足爲。

柔巽隱伏制得其道則易制者。魚也。民之象也。小人女子之象也。貪暴而止乎高者。隼也。貪竊而動乎陰者。鼠也。狐疑也。不果也。牛順而強也。羊很也。羊前其剛以觸者也。鮪物之在下汗而微者也。鳥飛而止則困者也。雉文明見乎外者也。豹文之蔚然者也。虎文之炳然者也。虎豹剛健。君子大人之象也。虎之搏物擬而後動。動而有獲者也。鶴潔白以遠舉。鳴之以時而遠聞者也。鴻進退以時而有序者也。鶩飲井之無擇者也。獘豕之牙能畜其剛而不可犯者也。豕污穢也。豚豕之微者也。龜有靈德。潛見以時而不志於養者也。龜人之所恃以知吉凶者也。龍天類也。能見能躍能飛能雲雨而變化不測。人不可係而服者也。馬地類也。能行而係乎人。其爲物有常者也。鬼物之無形者也。几尊物也。所馮以爲安者也。牀安上以止者也。車載其上以行者也。輪有運動之材而非車之全也。可以爲車之一器者也。輿有承載之材而亦非車之全者也。輻車輿所以行者也。缶圓虛以容而應者也。矢直而利平行者也。弧攻遠之器也。鼎成物之器也。鉶所舉鼎而行之者也。鼎耳虛中以受鉶者也。瓶井之上水者也。甕井水之已出乎上而受之者也。筐女所以承實者也。匕鬯所以事宗廟社稷之器也。樽酒筮貳祭之約也。貳盞享之約也。幽而能正時者斗也。暮夜者陰盛之時也。日中者豐之時也。日昃者過中當退之時也。晝日者明進已盛而未至乎中之時也。日中則照天下矣。日以明進。至晝日其極盛也。甲仁屬也。庚義屬也。月幾望陰盛而不亢也。雲陰上也。雨陰陽應也。霜陰剛之微也。堅冰陰剛而凝陽也。膏陽之澤也。血陰之傷也。汗出而不反也。膚柔物之爲間而易侵者也。趾在下而行者也。拇在下之微而無能爲者也。腹容物者也。頰上體之見乎外而無能爲者也。臀下體之無能爲者也。身躬己也。頂首之上者也。面見乎外者也。心體之主也。限上下之所同也。蚤上體之接乎限者也。須柔而附剛者也。陽物之飾也。背體之不接乎物而上者也。尾後也。首先也。上也。足下也。角剛之上窮者也。肱上體之隨而附者也。股下體之隨而附者也。腓趾之上股之下而體之隨而附者也。垂其翼下也。耳所聽也。東北止以近險也。西南順以遠險也。西南衆也。南明也。西南坤之地也。東北遼坤之所也。西陰所也。東陽所也。左下也。右上也。載者載上也。負後也。負者下道。



也。乘者、上道也。載鬼、以鬼爲在上也。負塗、以塗爲在後也。往、從之也。往之外也。往之上也。來之已也。來之內也。渝、變其德也。億、安也。居、不行也。安、以靜居也。逐、從求之也。血、去不來也。出、自穴出不去也。復、反而得其所也。反、自外來而復也。見、見彼也。處、不行也。征、進也。盤桓、動未進也。枕、止而安之也。動、方征也。起、方往也。遇、逢而見之也。躋、升也。孕、女之得其配也。以有爲而未功也。字、育女之功也。田、興事之大者也。弋、興事之小者也。飛、宜下不宜上者也。且、方然也。或、疑辭也。方也。後也。乃、徐也。方此爻之時未可以然也。要其終則然也。田、平夷著見之地也。非龍之所宜宅也。大川、險也。沙、近險而無難也。泥、則近險而有難也。沛、澤之困乎水者也。穴、陰之宅也。在穴、動物在陰之小者也。淵、龍之宅也。在天、則龍有爲之地。陸、高平也。陵、陸之大也。塗、汚也。井、泥濁也。谷、下也。井谷、旁出而下流也。號、乘剛也。石、堅而不動者也。金、剛而趣變者也。玉、溫潤粹美剛而不可變者也。干、鴻之在下而不失其宜者也。鴻、所宜居者也。桷、木之在上者也。株、木不能庇蔭其下者也。磬、進於千而不失其安者也。甘、物之所美也。苦、物之所惡也。黃、地色也。玄、天色也。黃、中之見乎色者也。白、成色之主也。白未受飾乎物者也。朱、絨、天子飾下者也。赤、絨、人臣飾下者也。泣、血、陰之憂也。涕、憂之見乎容貌者也。號、嗟、憂之見乎音聲者也。號、甚乎嗟者也。藩、內外之隔也。廡、人所庇也。升、虛邑、小而易之也。升階、平易以有序。以漸升而得位也。伐、邑、小者也。城、地道上承而外扞也。復、于、隍、則不上承不外扞矣。墉、扞外以保內也。自下之高者也。二、筮、陰象也。門、陰象也。戶、陽象也。易曰、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易象之大概。見於乾坤之說。推而長之。則凡易之象。可不疑矣。棟、室、壁之所恃也。野、空曠也。同人于野、無適莫也。龍戰于野、無君臣也。邑、有事之地也。趣時而爲之者也。郊、遠乎有事之地。次、師旅之安舍也。巷、出門庭之未易道也。自牖、自幽、以即明也。婚媾、內外之合也。鄰、比己者也。妻、配也。王母、幽以遠也。以父爲陽、以母爲幽也。以母爲近、則王母爲遠也。妣、以順配祖者也。臣、以順承君者也。考、父之有成德之稱也。長子、一也。弟子、不一也。僕、卑以順也。童、未有與也。婦、一乎順者也。妾、配之不正者也。士、未成夫之辭也。女、未成婦之辭也。娣、女歸而不得正配者也。衣、上飾也。衾、

所以窒隙也。裳下之飾也。繫帶在下體之上而以柔爲飾也。袂體乎衣者也。囊所以畜物也。郭所以蔽車也。履踐下而承上也。履上道也。載下道也。不可甚乎不利也。可其爲利僅也。有凶不必凶而凶在其中也。有厲不必厲而厲在其中也。有悔不必悔而悔在其中也。

卦名解

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故曰。雲雷屯。屯已大亨。則雷雨之動滿盈。而爲解。故曰。雷雨作。解。動而免乎險。解。山下有險。非險在前也。可往而止焉。必蒙者也。故爲蒙。蹇則險在前者也。險在前則不可以往。故爲蹇。豕曰。見險而能止。知矣哉。知者。反乎蒙者也。需亦險在前也。其不爲乾健而進也。非若艮之止也。非坎之所能陷也。待時而進耳。故爲需。柔得位而上下應之。小者之畜也。小者畜。則其畜亦小矣。故爲小畜。以小而畜大。非柔之中也。柔得位而不中。不中而上下應之。小畜之道也。能止健。大者之畜也。大者畜。則其畜亦大矣。故爲大畜。四陽過二陰。而陽得中。故爲大過。大過者。大者過也。大者過。則亦事之大過也。四陰過二陽。而陰得中。故爲小過。小過者。小者過也。小者過。則亦事之小過也。耳。大有。能有大者也。大者應之也。柔得尊位。大有者也。同人。同乎人者也。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者也。巽而麗乎內。故爲家人。止而麗乎外。故爲旅。少男長女必惑。山下有風必撓。蠱者。撓惑之名也。爲天下之蠱者。事也。故爲蠱。少女少男。男女上。故爲咸。咸者。交感之名也。長男長女。男女上。女下。故爲恆。姤陰遇陽。故爲姤。陽終決陰。故爲夬。柔履剛。故爲履。履。禮也。禮者。以柔履剛者也。剛應順而以動。故爲豫。上下交。故爲泰。不交。故爲否。以剛中爲主。而下順從。故爲比。順而止。故爲謙。動而說。故爲隨。大者在上。故爲觀。大者壯。故爲大壯。剛浸長。以臨。柔。故爲臨。臨者。大臨小之名。故曰。臨者。大也。柔來文剛。分剛上而文柔。故爲賁。柔變剛。爲剝。剝者。消爛之名也。剝窮上而剛反。故曰。復。復者。反而得其所之名也。天下雷行。物應之。故爲無妄。雷之感物。物之所以應。無妄者也。剛退。故爲遯。明入地中。故爲明夷。明者。傷於暗之名也。文王與紂。當其象矣。以爻考之。自三以下。周象也。自四以上。殷象也。明出地上。

晉臣進之象卦也。明出地上。則方晝而未至乎中。中則照天下。晝則進之盛而不亢。亢乎者也。損上益下。主於自損者也。故爲益。損下益上。主於自益者也。故爲損。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凡女卦皆受損者也。凡男卦皆受益者也。損上益下。損下益上。此之謂也。巽乎水而上水。故爲井。以木巽火。故爲鼎。明以動。故爲豐。豐者。光明盛大之卦也。剛上下而實在其間。頤中有物之象也。頤中有物必噬。噬則合矣。故爲噬嗑。嗑者。有間而通之之卦也。上險下說。說以行儉。故爲節。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故爲中孚。柔亦在內。可謂對矣。中孚者。至誠之卦也。无妄。則不妄而已。一陽陷於二陰。故爲坎。坎者。陷也。內明。水象也。一陰麗於二陽。故爲離。離麗也。外明。火象也。水之爲物。陷者也。火之爲物。麗者也。推此。則震巽艮兌。可以類知之也。上火下澤。睽者。不合之名也。二女之卦也。火在水上。未濟。未濟者。有濟之道也。男女之卦也。水上火下。男女相逮之卦也。故爲既濟。澤上火下。二女不相得之卦也。故爲革。不相得而相違。革之所以生也。以衆行險。故爲師。上剛而下險。險而健。故爲訟。上動而下止。止而動。故爲頤。止而動。頤之道也。上說而下順。故爲萃。上巽而下險。險而巽。故爲渙。渙者。離散之名也。巽而免乎險。則不蹇。不困。下雖險。上巽而不健。則不訟。故爲渙而已。困。則剛見揜者也。在難中者也。不可以不動矣。蹇。則難在前者也。不可以往而已。故彖曰。利西南也。順而巽。其進也。執禦焉。故爲升。止而巽。有止之道。故爲漸。歸妹者。婦女之卦也。妹。少女也。少女爲主於內。故曰歸妹。歸妹。女歸之。以其時也。故曰動而說。所以爲歸妹也。陽在下。則動而進。故爲震。進在陰上。已得其所。則止。故爲艮。內柔伏。故爲巽。外柔見。故爲兌。此其文。皆在繫辭。或彖繫所不言。以其所言。反求其所不言。則知其所以然也。

## 河圖洛書義

孔子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圖必出於河。而洛不謂之圖。書必出於洛。而河不謂之書者。我知之矣。圖以示天道。書以示人道。故也。蓋通於天者。河。而圖者。以象言也。成象之謂天。故使龍負之。而其出在於河。龍善變。而尚變者。天道也。中於地者。洛。而書者。以法言也。效法之謂人。故使龜負之。而其出在於洛。龜善占。而尚占者。人道也。此天

地自然之意。而聖人於易所以則之者也。

■ 諫官論

以賢治不肖。以貴治賤。古之道也。所謂貴者何也。公卿大夫是也。所謂賤者何也。士庶人是也。同是人也。或爲公卿。或爲士。何也。爲其不能公卿也。故使之爲士。爲其賢於士也。故使之爲公卿。此所謂以賢治不肖。以貴治賤也。今之諫官者。天子之所謂士也。其貴則天子之二公也。惟三公於安危治亂存亡之故。無所不任其責。至於一官之廢。一事之不得。無所不當言。故其位在卿大夫之上。所以貴之也。其道德必稱其位。所謂以賢也。至士則不然。修一官而百官之廢。不可以預也。守一事而百事之失。可以毋言也。稱其德。副其材。而命之以位也。循其名。倖其分。以事其上。而不敢過也。此君臣之分也。上下之道也。今命之以士。而責之以三公。士之位。而受三公之責。非古之道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正名也者。所以正分也。然且爲之。非所謂正名也。身不能正名。而可以正天下之名者。未之有也。蚺鼃爲士師。孟子曰。似也。爲其可以言也。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孟子曰。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然則有官守者。莫不有言責。有言責者。莫不有官守。士師之諫於王。是也。其諫也。蓋以其官而已矣。是古之道也。古者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能諫。謂之不恭。則有常刑。蓋自公卿至於百工。各以其職諫。則君孰與爲不善。自公卿至於百工。皆失其職。以阿上之所好。則諫官者。乃天子之所謂士耳。吾未見其能爲也。待之以輕。而要之以重。非所以使臣之道也。其待己也輕。而取重任焉。非所以事君之道也。不得已。若唐之太宗。庶乎其可也。雖然。有道而知命者。果以爲可乎。未之能處也。唐太宗之時。所謂諫官者。與丞弼俱進於前。故一言之謬。一事之失。可救之於將然。不使其命已布於天下。然後從而爭之也。君不失其所以爲君。臣不失其所以爲臣。其亦庶乎其近古也。今也上之所欲爲。丞弼所以言於上。皆不得而知也。及其命之已出。然後從而爭之。上聽之而改。則是士制命而君聽也。不聽而遂行。則是臣不得其言。而君恥過也。臣不得其言。士制命而君聽。二者。上下所以相悖而

否亂之勢也。然且爲之。其亦不知其道矣。及其諄諄而不用。然後知道之不行。其亦辨之晚矣。或曰。周官之師氏保氏。司徒之屬。而大夫之秩也。曰。嘗聞周公爲師。而召公爲保矣。周官則未之學也。

伯夷

事有出於千世之前。聖賢辯之甚詳而明。然後世不深考之。因以偏見獨識。遂以爲說。既失其本。而學士大夫共守之不爲變者。蓋有之矣。伯夷是已。夫伯夷古之論有孔子孟子焉。以孔孟之可信。而又辯之反復不一。是愈益可信也。孔子曰。不念舊惡。求仁而得仁。餓於首陽之下。逸民也。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不立惡人之朝。避紂居北海之濱。目不視惡色。不事不肖。百世之師也。故孔孟皆以伯夷遭紂之惡。不念以怨。不忍事之。以求其仁。餓而避。不自降辱。以待天下之清。而號爲聖人耳。然則司馬遷以爲武王伐紂。伯夷叩馬而諫。天下宗周而恥之。義不食周粟。而爲采薇之歌。韓子因之。亦爲之頌。以爲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迹於後世。是大不然也。夫商衰而紂以不仁殘天下。天下孰不病紂。而尤者伯夷也。嘗與太公問西伯善養老。則往歸焉。當是之時。欲夷紂者。二人之心。豈有異邪。及武王一奮。太公相之。遂出元元於塗炭之中。伯夷乃不與何哉。蓋二老所謂天下之大老。行年八十餘。而春秋固已高矣。自海濱而趨文王之都。計亦數千里之遠。文王之興。以至武王之世。歲亦不下十數。豈伯夷欲歸西伯而志不遂。乃死於北海邪。抑來而死於道路邪。抑其至文王之都而不足。以及武王之世而死邪。如是而言伯夷。其亦理有不存者也。且武王倡大義於天下。太公相而成之。而獨以爲非。豈伯夷乎。天下之道。二仁與不仁也。紂之爲君。不仁也。武王之爲君。仁也。伯夷固不事不仁之紂。以待仁。而後出武王之仁焉。又不事之。則伯夷何處乎。余故曰。聖賢辯之甚明。而後世偏見獨識者之失其本也。嗚呼。使伯夷之不死。以及武王之時。其烈豈獨太公哉。

三聖人

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之爲名。道之極德。

之至也。非禮勿動。非禮勿言。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此大賢者之事也。賢者之事如此。則可謂備矣。而猶未足以鑽聖人之堅。仰聖人之高。以聖人觀之。猶太山之於岡陵。河海之於陂澤。然則聖人之事。可知其大矣。易曰。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鬼神合其吉凶。此蓋聖人之事也。德苟不足以合於天地。明苟不足以合於日月。吉凶苟不足以合於鬼神。則非所謂聖人矣。孟子論伯夷伊尹柳下惠。皆曰聖人也。而又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夫動言視聽。苟有不合於禮者。則不足以爲大賢人。而聖人之名。非大賢人之所得擬也。豈隘與不恭者所得僭哉。蓋聞聖人之言行不苟而已。將以爲天下法也。昔者伊尹制其行於天下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伊尹之心者。由是多進而寡退。苟得而害義。此其流風末俗之弊也。聖人患其弊。於是伯夷出而矯之。制其行於天下曰。治則進。亂則退。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伯夷之心者。由是多退而寡進。過廉而復刻。此其流風末世之弊也。聖人又患其弊。於是柳下惠出而矯之。制其行於天下曰。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遺逸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柳下惠之心者。由是多汙而寡潔。惡異而尙同。此其流風末世之弊也。此三人者。因時之偏而救之。非天下之中道也。故久必弊。至孔子之時。三聖人之弊。各極於天下矣。故孔子集其行於制。成法於天下曰。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可以仕則仕。可以處則處。然後聖人之道。大具而無一偏之弊矣。其所以大具而無弊者。豈孔子一人之力哉。四人者。相爲終始也。故伯夷不清。不足以救伊尹之弊。柳下惠不和。不足以救伯夷之弊。聖人之所以能大過人者。蓋能以身救弊於天下耳。如皆欲爲孔子之行。而忘天下之弊。則惡在其爲聖人哉。是故使三人者。當孔子之時。則皆足以爲孔子也。然其所以爲之清。爲之任。爲之和者。時耳。豈滯於此一端而已乎。苟在於一端而已。則不足以爲賢人也。豈孟子所謂聖人哉。孟子之所謂隘與不恭。君子不由者。亦言其時爾。且夏之道。豈不美哉。而般人以爲野。殷之道。豈不美哉。而周人以爲鬼。所論隘與不恭者。何以異於是乎。當孟子之時。可教孟子枉尺直尋者。有教孟子權以援天下者。蓋其俗有似於伊尹之弊時也。是以

孟子論是三人者必先伯夷。亦所以矯天下之弊耳。故曰。聖人之言行。豈苟而已。將以爲天下法也。

周公

甚哉荀卿之好妄也。載周公之言曰。吾所執贊而見者十八。還贊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者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千有餘人。是誠周公之所爲。則何周公之小也。夫聖人爲政於天下也。初若無爲於天下。而天下卒以無所不治者。其法誠修也。故三代之制。立序於黨。立序於遂。立學於國。而盡其道以爲養賢教士之法。是士之賢雖未及用。而固無不見尊養者矣。此則周公待士之道也。誠若荀卿之言。則春申孟嘗之行。亂世之事也。豈足爲周公乎。且聖世之事。各有其業。講道習藝。患日之不足。豈暇遊公卿之門哉。彼遊公卿之門。求公卿之禮者。皆戰國之奸民。而毛遂侯嬴之徒也。荀卿生於亂世。不能考論先王之法。著之天下。而惑於亂世之俗。遂以爲聖世之事亦若是而已。亦已過也。且周公之所禮者大賢。與則周公豈唯執贊見之而已。固當薦之天子而共天位也。如其不賢。不足與共天位。則周公如何其與之爲禮也。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蓋君子之爲政。立善法於天下。則天下治。立善法於一國。則一國治。如其不能立法。而欲人人悅之。則日亦不足矣。使周公知爲政。則宜立學校之法於天下矣。不知立學校而徒能勞身以待天下之士。則不唯力有所不足。而勢亦有所不得也。或曰。仰祿之士猶可驕。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夫君子之不可驕。雖閭室不敢自慢。豈爲其人之仰祿而可以驕乎。嗚呼。所謂君子者。貴其能不明乎世也。荀卿生於亂世。而遂以亂世之事量聖人。後世之士尊荀卿以爲大儒。而繼孟子者。吾不信矣。

子貢

子讀史所載子貢事。疑傳之者妄。不然。子貢安得爲儒哉。夫所謂儒者。用於君則憂君之憂。食於民則患民之患。在下而不用。則修身而已。當堯之時。天下之民。患於溙水。堯以爲憂。故禹於九年之間。三過其門。而不一省其子也。

回之生。天下之民。患有甚於潯水。天下之君。憂有甚於堯。然回以禹之賢而獨樂陋巷之間。曾不以天下憂患介其意也。夫二人者。豈不同道哉。所遇之時則異矣。蓋生於禹之時。而由回之行。則是楊朱也。生於回之時。而由禹之行。則是墨翟也。故曰。賢者用於君。則以君之憂爲憂。食於民。則以民之患爲患。在下而不用於君。則修其身而已。何憂患之與哉。夫所謂憂君之憂。患民之患者。亦以義也。苟不義而能釋君之憂。除民之患。賢者亦不爲矣。史記曰。齊伐魯。孔子聞之。曰。魯墳墓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爲莫出。子貢因行說齊以伐吳。說吳以救魯。復說越。復說晉。五國由是交兵。或強或破。或亂或霸。卒以存魯。觀其言。迹其事。儀秦軫代。無以異也。嗟乎。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以墳墓之國而欲全之。則齊吳之人。豈無是心哉。奈何使之亂歟。吾所以知傳者之妄一也。於史考之。當是時。孔子貢爲匹夫。非有卿相之位。萬鍾之祿也。何以憂患爲哉。然則異於顏回之道矣。吾所以知其傳者之妄二也。墳墓之國。雖君子之所重。然豈有憂患而謀爲不義哉。借使有憂患爲謀之義。則豈可以變詐之說亡人之國。而求自存哉。吾所以知其傳者之妄三也。子貢之行。雖不能盡當於道。然孔子之賢弟子也。固不宜至於此。矧曰。孔子使之也。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真。子貢雖好辯。詎至於此邪。亦所謂毀損其真者哉。

楊孟

賢之所以賢。不肖之所以不肖。莫非性也。賢而尊榮壽考。不肖而厄窮死喪。莫非命也。論者曰。人之性善。不肖之所以不肖者。豈性也哉。此學乎孟子之言性。而不知孟子之指也。又曰。人爲不爲命也。不肖而厄窮死喪。豈命也哉。此學乎楊子之言命。而不知楊子之指也。孟子之言性曰。性善。楊子之言性曰。善惡混。孟子之言命曰。莫非命也。楊子之言命曰。人爲不爲命也。孟楊之道。未嘗不同。二子之說。非有異也。此孔子所謂言豈一端而已。各有所當者也。孟子之所謂性者。正性也。楊子之所謂性者。兼性之不正者言之也。楊子之所謂命者。正命也。孟子之所謂命者。兼命之不正者言之也。夫人之生。莫不有羞惡之性。有人於此。羞善行之不修。惡善名之不立。盡力乎善。以充其羞惡。



之性。則其爲賢也孰禦哉。此得乎性之正者。而孟子之所謂性也。有人於此。羞利之不厚。惡利之不多。盡力乎利。以充羞惡之性。則其爲不肖也孰禦哉。此得乎性之不正。而楊子之兼所謂性者也。有人於此。才可以賤而賤。舉可以死而死。是人之所自爲也。此得乎命之不正者。而孟子之所兼謂命者也。有人於此。才可以貴而賤。德可以生而死。是非人之所爲也。此得乎命之正者。而楊子之所謂命也。今夫羞利之不厚。惡利之不多。盡力乎利。而至乎不肖。則楊子豈以謂人之性。而不以舉其人哉。亦必惡其失性之正也。才可以賤而賤。舉可以死而死。則孟子豈以謂人之命。而不以舉其人哉。亦必惡其失命之正也。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支之於安逸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然則孟楊之說。果何異乎。今學者是孟子則非楊子。是楊子則非孟子。蓋知讀其文。而不知求其指耳。而曰我知性命之理。誣哉。

材論

天下之患。不患材之不衆。患上之人不欲其衆。不患士之不欲爲。患上之人不使其爲也。夫材之用。國之棟梁也。得之則安以榮。失之則亡以辱。然上之人不欲其衆。不使其爲者。何也。是有三蔽焉。其尤蔽者。以爲吾之位可以去辱絕危。終身無天下之患。材之得失。無補於治亂之數。故偃然肆吾之志。而卒入於敗亂危辱。此一蔽也。又或以謂吾之爵祿貴富。足以誘天下之士。榮辱憂戚在我。吾可以坐驕天下之士。將無不趨我者。則亦卒入於敗亂危辱而已。此亦一蔽也。又或不求所以養育取用之道。而認認然以爲天下實無材。則亦卒入於敗亂危辱而已。此三蔽者。其爲患則同。然而用心非不善。而猶可以論其失者。獨以天下爲無材者耳。蓋其心非不欲用天下之材。特未知其故也。且人之有材能者。其形何以異於人哉。惟其遇事而事治。畫策而利害得。治國而國安利。此其所以異於人也。上之人苟不能精察之審用之。則雖抱臯夔稷契之智。且不能自異於衆。況其下者乎。世之蔽者方曰。

人之有異能。於其身猶錐之在囊。其未立見。故未有有其實而不可見者也。此復有見於錐之在囊。而固未覩夫馬之在廐也。驚驥雜處。飲水食芻。嘶鳴啼齧。求其所以異者蔑矣。及其引重車。取夷路。不屢策。不煩御。一頓其轡而千里已至矣。當是之時。使駑馬並驅。則雖傾輪絕勒。敗筋傷骨。不舍晝夜而追之。遼乎其所以及也。夫然後駢驥驟與驚駘別矣。古之人君。知其如此。故不以天下爲無材。盡其道以求而試之。試之之道。在當其所能而已。夫南越之修篔簹。以百鍊之精金。羽以秋鷲之勁翮。加強弩之上。而彊之千步之外。雖有犀兕之捍。無不立穿而死者。此天下之利器。而決勝覲武之所寶也。然用以敲扑。則無以異於朽槁之槌。是知雖得天下之瑰材。桀智而用之。不得其方。亦若此矣。古之人君。知其如此。於是銖量其能。而審處之。使大者小者。長者短者。強者弱者。無不適其任者焉。如是則士之愚蒙鄙陋者。皆能奮其所知。以効小事。況其賢能智力卓犖者乎。嗚呼。後之在位者。蓋未嘗求其說而試之以實也。而坐曰。天下果無材。亦未之思而已矣。或曰。古之人於材。有以教育成就之。而子獨言其求而用之者何也。曰。天下法度未立之後。必先索天下之材。而用之。如能用天下之材。則能復先王之法度。能復先王之法度。則天下之小事。無不如先王時矣。況教育成就人材之大者乎。此吾所以獨言求而用之道也。噫。今天下蓋嘗患無材。吾聞之六國合從。而辯說之材出。劉項並世。而籌畫戰鬪之徒起。唐太宗欲治。而謨諫諫諍之佐來。此數輩者。方此數君未出之時。蓋未嘗有也。人君苟欲之。斯至矣。天下之廣。人物之衆。而曰果無材可用者。吾不信也。

命解

先王之俗壞。天下相率而爲利。則強者得行無道。弱者不得行道。貴者得行無禮。賤者不得行禮。孔子修身潔行。言必由繩墨。陳蔡大夫惡其議己。率衆而圍之。此乃所謂不得行道也。公行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出位而與右師言者。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說。孟子曰。我欲爲禮也。方是時。不獨右師不說。凡與右師言者。蓋皆不說也。此乃所謂不得行禮也。然孔子不以弱而離道。孟子不以賤而失禮。故立乎千世之上。而爲學者。

師。右師陳蔡之大夫卒亦不得傷焉。以其有命也。今不知命之人。剛則不以道御之。而曰有命焉。彼安能困我。由此則死乎。巖牆之下者。猶正命也。柔則不以禮節之。而曰不出懼及禍焉。由此則是貧賤可以智去也。夫柔而不以禮節之。剛而不以道御之。其難免一也。故易旅之初六與上九同患。悲夫。離道以合世。去禮以從俗。苟命之窮矣。孰能恃此以免者乎。

對疑

己亥勅書。自今內殿崇班以上。大喪致其事。供奉官以下。則勿致。如其故。於是疑者。以爲供奉官以下亦士大夫也。而朝廷獨遇之如此。顧而問曰。今子以謂如何。嘗竊原朝廷之意。以對曰。先王之制喪禮。不飲酒。不食肉。不御於內。以致其哀戚者。所謂禮之實。而其行之在我者也。不論其人之貴賤。不視其世之可否。而使之同者也。然而有疾則雖賤者亦使之飲酒而食肉。此所謂以權制者也。或不言而事行。或言而後事行。或身執事而後行者。所謂禮之文。而其行之在物者也。論其人之貴賤。視其世之可否。而爲之節者也。視其世之可否。而爲之節。故金革之事。則雖貴者亦有時乎而無辟。此所謂以權制者也。今欲使三班趨走給使之吏。大喪則皆無以身執事。而從古者卿士大夫之禮。此固盛世之所宜急。而先王以孝理天下之意。然而事又有無先於此者。古之時。卿大夫之喪。所以聽身不執事者。爲其可以不身執事也。其可以不身執事者何也。古之人君。於其卿士大夫之喪。所以存問養恤者。蓋不誦於其在事之時。其有大喪而得不以身執事者。以其臣屬足使而祿賜足以事養故也。今三班趨走給使之吏。其素所以富養之非備厚也。一日使去位而治喪。則朝廷視遇與庶人之在野者無以異。庶人之在野者。所以葬祭其先人畜其妻子。有常產矣。三班趨走給使之吏。去位而治喪。則其使令非有臣屬。事養非有祿賜。一日無常產。則其窮乃有欲比於庶人而不得者。若用事者不爲之憂此。而曰汝必無以身執事。則亦有餓而死者耳。然而世之議者。方曰。今之小吏去位而治喪者衆矣。吾未見有餓而死者。今日之去位而治喪者。自非多積餘藏。有以活身。則孰

能無以身執事者乎。今欲使之去位而治喪。故欲使其致喪之實而無以身執事也。苟不能使之無以身執事而徒使之去位。則豈盛世之所急。而先王以孝理天下之意也。愚故曰。事又有先於此者。謂所以存問恤養士大夫如古之時者。今之所先也。夫明吾政以贍天下之財。而存問恤養士大夫如古之時。此吾之所易爲也。仰無以葬祭其先人。俯無以畜養其妻子。然且去位而治喪。無以身執事。以致古者士大夫之禮。此人所難行也。捨吾之所易爲而忽不謀。曰。是皆先王之事。非吾今日之所能爲也。操人之所難行而誅之不釋。曰。古之士大夫皆然。爾奚事而不爲。朝廷或者以爲此非先王以權制喪內恕及人之道。故止而不爲。雖然。愚亦有疑焉。欲內恕以及人而不爲吾之所易爲者。何也。

### 洪範傳

五行。天所以命萬物者也。故初一曰五行。五事。人所以繼天道而成性者也。故次二曰敬用五事。五事。人君所以修其心治其身者也。修其心治其身而後可以爲政於天下。故次三曰農用八政。爲政必協之歲月日星辰歷數之紀。故次四曰協用五紀。既協之歲月日星辰歷數之紀。當立之以天下之中。故次五曰建用皇極。中者所以立本而未足以趣時。趣時。則中不中無常也。唯所施之宜而已矣。故次六曰又用三德。有皇極以立本。有三德以趣時。而人君之能事具矣。雖然。天下之故。猶不能無疑也。疑則如之何。謀之人以盡其智。謀之鬼神以盡其神。而不專用己也。故次七曰明用稽疑。雖不專用己而參之於人物鬼神。然而反身不誠不善。則明不足以盡人物。幽不足以盡鬼神。則其在我者不可以不思。在我者其得失微而難知。莫若質諸天物之顯而易見。且可以爲戒也。故次八曰念用庶證。自五事至於庶證。各得其序。則五福之所集。自五事至於庶證。各失其序。則六極之所集。故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敬者何。君子所以直內也。言五事之本在人心而已。農者何。厚也。言君子之道施於有政。取諸此以厚彼而已。有本以保常而後有立也。故皇極曰建。有變以趣時而後可治也。故三德曰又嚮者。慕而欲其至也。威者。畏而欲

其亡也。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何也。五行也者。成變化而行鬼神。往來乎天地之間而不窮者也。是故謂之行。天一生水。其於物爲精。精者一之所生也。地二生火。其於物爲神。神者有精而後從之者也。天三生木。其於物爲魂。魂從神者也。地四生金。其於物爲魄。魄者有魂而後從之者也。天五生土。其於物爲意。精神魂魄具而後有意。自天一至於天五。五行之生數也。以奇生者成而耦以耦生者成而奇。其成之者皆五。五者天數之中也。蓋中者所以成物也。道立於兩。成於三。變於五。而天地之數具。其爲十也。耦之而已。蓋五行之爲物。其時。其材。其氣。其性。其形。其事。其情。其色。其聲。其臭。其味。皆各有耦。推而散之。無所不通。一柔一剛。一晦一明。故有正有邪。有美有惡。有醜有好。有凶有吉。性命之理。道德之意。皆在是矣。耦之中又有耦焉。而萬物之變遂至於無窮。其相生也。所以相繼也。其相克也。所以相治也。語器也以相治。故序六府以相克。語時也以相繼。故序盛德所在以相生。洪範語道與命。故其序與語器與時者異也。道書萬物莫不由之者也。命者江物莫不聽之者也。器者道之散。時者命之運。由於道。聽於命。而不知者百姓也。由於道。聽於命。而知之者君子也。道萬物而無所由。命萬物而無所聽。唯天下之至神爲能與於此。夫火之於水。妻道也。其於土。母道也。故神從志。無志則從意。志致一之謂精。唯天下之至精爲能合天下之至神。精與神一而不離。則變化之所爲在我而已。是故能道萬物而無所由。命萬物而無所聽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何也。北方陰極而生寒。寒生水。南方陽極而生熱。熱生火。故水潤而火炎。水下而火上。東方陽動以散而生風。風生木。木者陽中也。故能變。能變故曲直。西方陰止以收而生燥。燥生金。金者陰中也。故能化。能化故從革。中央陰陽交而生溼。溼生土。土者陰陽沖氣之所生也。故發之而爲稼。斂之而爲穡。曰者。所以命其物。爰者。言於之稼穡而已。潤者。性也。炎者。氣也。上下者。位也。曲直者。形也。從命者。材也。稼穡者。人事也。冬物之性復。復者。性之所。故於水言其性。夏物之氣交。交者。氣之時。故於火言其氣。陽極上。陰極下。而後各得其位。故於水火言其位。春物之形著。故於木言其形。秋物之材成。故於金言其材。中央人之位也。故於土言人。事。水

言潤。則火煨土溽。木敷金斂。皆可知也。火言炎。則水洌。土言烝。木言溫。金言清。皆可知也。水言下。火言上。則木左。金右。土中央。皆可知也。推類而反之。則曰後。曰前。曰西。曰東。曰北。曰南。皆可知也。木言曲直。則土圓。金方。火銳。水平。皆可知也。金言從革。則木變。土化。水因。火革。皆可知也。土言稼穡。則水之井。洫。火之爨。冶。木金之爲械器。皆可知也。所謂木變者。何。灼之而爲火。爛之而爲土。此之謂變。所謂土化者。何。能燠。能潤。能敷。能斂。此之謂化。所謂水因者。何。因甘而甘。因苦而苦。因蒼而蒼。因白而白。此之謂因。所謂火革者。何。革生以爲熱。革柔以爲剛。革剛以爲柔。此之謂革。金亦能化。而革之曰從。卷者何。可以圓。可以平。可以銳。可以曲。直。然非火革之則不能自化也。是故命之曰從。革也。夫金。陰精之純也。是所以不能自化也。蓋天地之用五行也。水施之。火化之。木生也。金成之。土和之。施生以柔。化成以剛。故木撓而水弱。金堅而火悍。悍堅而濟以和。萬物之所以成也。奈何終於撓弱而欲以收成物之功哉。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何也。寒生水。水生鹹。故潤下作鹹。熱生火。火生苦。故炎上作苦。風生木。木生酸。故曲直作酸。燥生金。金生辛。故從革作辛。溼生土。土生甘。故稼穡作甘。生物者。氣也。成之者。味也。以奇生則成而耦。以耦生則成而奇。寒之氣堅。故其味可用以爽。熱之氣爽。故其味可用以堅。風之氣散。故其味可用以收。燥之氣收。故其味可用以散。土者。沖氣之所生也。沖氣則無所不和。故其味可用以緩。而已。氣堅則壯。故苦可以養氣。脈爽則和。故鹹可以養脈。骨收則強。故酸可以養骨。筋散則不攣。故辛可以養筋。肉緩則不壅。故甘可以養肉。堅之而後可以爽。收之而後可以散。欲緩則用甘。不欲則弗用也。古之養生治疾者。必先通乎此。不通乎此。而能已人之疾者。蓋寡矣。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何也。恭則貌欽。故作肅。從則言順。故作乂。明則善視。故作哲。聰則善聽。故作謀。睿則思無所不適。故作聖。五事以思爲主。而貌最其所後也。而其次之如此何也。此言修身之序也。恭其貌。順其言。然後可以學。而至於哲。既哲矣。然後能聽。而成其謀。能謀矣。然後可以思。而至於聖。思者。事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思所以作聖也。既聖

矣。則雖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可也。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何也。食貨。人之所以相生養也。故一曰食。二曰貨。有相生養之道。則不可不致孝於鬼神。而著不忘其所自。故三曰祀。有所以相生養之道。而不知其所自。然後能保其居。故四曰司空。司空所以居民。民保其居。然後可教。故五曰司徒。司徒所以教民。教之不率。然後俟之以刑戮。故六曰司寇。自食貨至於司寇。而治內者具矣。故七曰賓。八曰師。賓所以接外治。師所以接外亂也。自食貨至於賓師。莫不有官以治之。而獨曰司空司徒司寇者。言官則以知物之有官。言物則以知官之有物也。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何也。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上考之星辰。下考之曆數。然後歲月日時不失其政。故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曆者。數也。數者。一三三四是也。五紀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非特曆而已。先王之舉事也。莫不有時。其制物也。莫不有數。有時故莫敢廢。有數故莫敢踰。蓋堯舜所以同律度量衡協時月正日而天下治者。取諸此而已。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何也。皇。君也。極。中也。言君建其有中。則萬物得其所。故能集五福以敷錫其庶民也。惟時厥庶民於汝極。錫汝保極。何也。言庶民以君爲中。君保中則民與之也。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何也。言君中則民人中。庶民無淫朋。人無比德者。惟君爲中而已。蓋君有過行偏政。則庶民有淫朋。人有比德矣。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何也。言民之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其所猷所爲所守之當否。所猷所爲所守不協于極。亦不罹于咎。君則容受之。而康汝顏色而誘之。不罹于極。不罹于咎。雖未可以錫之福。然亦可教者也。故當受之而不當譴怒也。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康而色之謂也。其曰我所好者德。則是協于極。則非但康汝顏色以受之。又當錫之福以勸焉。如此。則人惟君之中矣。不言攸好德則錫之福。而言曰予攸好德則錫之福。何也。謂之皇極。則不爲已甚也。攸好德然後錫之福。則獲福者寡矣。是爲已甚而非所以勸也。曰予攸好德則錫之福。則是苟革面以從吾

之攸好者。吾不深探其心。而皆錫之福也。此之謂皇極之道也。無虐熒獨。而畏高明。何也。言苟曰好德。則雖熒獨。必進寵之而不虐。苟曰不好德。則雖高明。必曩廢之而不畏也。蓋熒獨也者。衆之所遠而虐之者也。高明也者。衆之所比而畏之者也。人君蔽於衆而不自用其福威。則不期虐熒獨。而熒獨實見虐矣。不期畏高明。而高明實見畏矣。熒獨見虐而莫勸其作德。則爲善者不長。高易見畏而莫懲其作僞。則爲惡者不消。善不長。惡不消。人人離德作僞。則大亂之道也。然則虐熒獨而寬朋黨之多。畏高明而忽卑晦之賤。最人君之大戒也。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何也。言有能者。使在職而羞其材。有爲者。使在位而羞其德。則邦昌也。人君孰不欲有能者。羞其材。有爲者。羞其德。然曠千數百年。而未有一人致此。蓋聽不明。而無以通天下之志。誠不至。而無以同天下之德。則智以難知。而爲愚者所誑。賢以寡助。而爲不肖者所困。雖欲羞其行。不可得也。通天下之志。在窮理。同天下之德。在盡性。窮理矣。故知所謂咎。而弗受。知所謂德。而錫之福。盡性矣。故能不虐熒獨。以爲仁。不畏高明。以爲義。如是。則愚者可誘。而爲智也。雖不可誘。而爲智。必不使之誑智者矣。不肖者可革。而爲賢也。雖不可革。而爲賢。必不使之困賢者矣。夫然後有能有爲者。得羞其行。而邦賴之以昌也。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何也。言凡正人之道。既富之然後善。雖然。徒富之亦不能善也。必先治其家。使人有好於汝家。然後人從汝而善也。汝弗能使有好於汝家。則人無所視効。而放僻邪侈。亦無不爲也。蓋人君能自治。然後可以治人。能治人。然後人爲之用。人爲之用。然後可以爲政於天下。爲政於天下者。在乎富之善之。而善之。必自吾家人始。所謂自治者。惟皇作極是也。所謂治人者。弗協于極。弗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無虐熒獨。而畏高明。是也。所謂人爲之用者。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是也。所謂爲政於天下者。凡厥正人。是也。既曰能治人。則人固已善矣。又曰富之。然後善。何也。所謂治人者。教化以善之也。所謂富之。然後善者。政以善之也。徒教化不能使人善。故繼之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徒政亦不能使人善。故卒之曰。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也。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



作汝用咎。何也。既言治家不善不足以正人也。又言用人不善不足以正身。言崇長不好德之人而錫之福。亦用咎作汝而已矣。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何也。言君所以虛其心。平其意。唯義所在。以會歸。其有中者。其說以爲人君以中道布言。是以爲彝。是以爲訓者。于天其訓而已。夫天之爲物也。可謂無作好。無作惡。無偏無黨。無反無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矣。蕩蕩乎。言乎其大。平平者。言乎其治。大而治。終於正直。而王道成矣。無偏者。言乎其所居。無黨者。言乎其所與。以所居者無偏。故能所與者無黨。故曰無偏無黨。以所與者無黨。故能所居者無偏。故曰無黨無偏。偏不已。乃至於側。陂不已。乃至於反。始曰無偏無陂者。率義以治心。不可以有偏陂也。卒曰無反無側者。及其成德也。以中庸應物。則要之使無反側而已。路。大道也。正直。中德也。始曰義。中曰道。曰路。卒曰正直。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之謂也。孔子以爲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今曰無有作好。無有作惡。何也。好惡者。性也。天命之謂性。作者。人爲也。人爲則與性反矣。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辜。五刑五用哉。命有德。討有辜。皆天也。則好惡者。豈可以人爲哉。所謂示之以好惡者。性而已矣。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何也。言凡厥庶民。以中道布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者。其說以爲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當順而比之。以效其所爲。而不可逆。蓋君能順天而效之。則民亦順君而效之也。二帝三王之誥命。未嘗不稱天者。所謂于帝其訓也。此人之所以化其上也。及至後世。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而欲人之弗叛也。不亦難乎。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何也。直而不正者有矣。以正正直。乃所謂正也。曲而不直者有矣。以直正曲。乃所謂直也。正直也者。變通以趣時。而未離剛柔之中者也。剛克也者。剛勝柔者也。柔克也者。柔勝剛者也。平康正直。疆弗友。剛克。變友柔克。何也。變者和執上之所爲者也。友者。右助上之所爲者也。疆者。弗柔從上之所爲者也。弗友者。弗右助上之所爲者也。君君臣臣。適各當分。所謂正直也。若承之者。

所謂柔克也。若威之者。所謂剛克也。蓋先王用此三德於一嘯一笑。未嘗或失。況以大施於慶賞刑威之際哉。故能爲之其未有也。治之其未亂也。沈潛剛克。高明柔克。何也。言人君之用剛克也。沈潛之於內。其用柔克也。發見之於外。其用柔克也。抗之以高明。其用剛克也。養之以卑晦。沈潛之於內。所以制姦慝。發見之於外。所以昭忠善。抗之以高明。則雖柔過而不廢。故之以卑晦。則雖剛過而不折。易曰。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吉凶之生。豈在夫大哉。蓋或一嘯一笑之間而已。洪範之言三德。與舜典臯陶謨所序不同何也。舜典所序以教胄子。而臯陶謨所序以知人臣。故皆先柔而後剛。洪範所序。則人君也。故獨先剛而後柔。至於正直。則舜典洪範皆在剛柔之先。而臯陶謨乃獨在剛柔之中者。教人治人。宜皆以正直爲先。至於序德之品。則正直者中德也。固宜在柔剛之中也。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何也。執常以事君者。臣道也。執權以御臣者。君道也。三德者。君道也。作福柔克之事也。作威剛克之事也。以其侔於神天也。是故謂之福。作福以懷之。作禍以威之。言作福則知威之爲禍。言作威則知福之爲懷也。皇極者。君與臣民共由之者也。三德者。君之所獨任而臣民不得僭焉者也。有其權必有禮以章其別。故惟辟玉食也。禮所以定其位。權所以固其政。下僭禮則上失位。下侵權則上失政。士失位則亦失政矣。上失位失政。人所以亂也。故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也。側頗僻者。臣有作福作威之効也。僭忒者。臣有玉食之効也。民側頗僻也。易而其僭忒也難。民僭忒。則人可知也。人側頗僻。則民可知也。其曰庶民有淫朋。人有比德。亦若此而已矣。於淫朋曰庶民。於僭忒曰民而已何也。僭忒者。民或有焉。而非衆之所能也。天子。皇。王。辟。皆君也。或曰天子。或曰皇。或曰王。或曰辟。何也。皇極于帝。其訓者。所以繼天而順之。故稱天子。建有極者道。故稱皇。好惡者德。故稱王。福威者政。故稱辟。道所以成德。德所以立政。故言政於三德而稱辟也。建有極者道。故稱皇。則其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何也。吾所建者道。而民所知者德而已矣。士稽疑擇建立卜筮。

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十五占用二衍忒何也言有所擇有所建則立卜筮人卜筮凡七而其爲卜者五則其爲筮者二可知也先卜而後筮則筮之爲正悔亦可知也衍者吉之謂也忒者凶之謂也吉言衍則凶之爲耗可知也凶言忒則吉之爲當亦可知也此言之法也蓋自始造書則固如此矣福之所以爲福者於文從鬲鬲則衍之謂也禍所以爲禍者於文從鬲鬲則忒之謂也蓋忒也當也言乎其位衍也耗也言乎其數夫物有吉凶以其位與數而已六五得位矣其爲九四所難者數不足故也九四得數矣其爲六五所制者位不當故也數衍而位當者吉數耗而位忒者凶此天地之道陰陽之義君子小人之所以相爲消長中國夷狄之所以相爲強弱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蓋聖人君子以察存亡以御治亂必先通乎此不通乎此而爲百姓之所與者蓋寡矣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何也卜筮者質諸鬼神其從與違爲難知故其占也從衆而已也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民謀及卜筮何也言人君有大疑則常謀之於己己不足以決然後謀之於卿士又不足以決然後謀之於庶民又不足以決然後謀之於鬼神鬼神尤人君之所欽也然而謀之反在乎卿士庶民之後者吾之所疑而謀者人事也必先盡之人然後及鬼神焉固其理也聖人以鬼神爲難知而卜筮如此其可信者易曰成天下之亶亶者莫大乎蓍龜唯其誠之不至而已矣用其至誠則鬼神其不應而龜筮其有不告乎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何也將有作也心從之而人神之所弗異則有餘慶矣故謂之大同而子孫其逢吉也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何也吾之所謀者疑也可以作可以無作然後謂之疑疑而從者衆則作而吉也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何也尊者從卑者逆故逆者雖衆以作內猶言也龜筮共言于人用靜吉用作凶何也所以謀之心謀之人者盡矣然猶不免於疑則謀及於龜筮故龜筮之所共違不可以有作也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者何也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者自肅時雨若以下是也曰時者自王省惟

歲以下是也。五者來備。各以其敝。庶草蕃廡。何也。陰陽和。則萬物盡其性。極其材。言庶草者。以爲物之尤微而莫養。又不知自養也。而猶蕃廡。則萬物得其性。皆可知也。一極備凶。一極無凶。何也。雨極備則爲常雨。暘極備則爲常暘。風極備則爲常風。燠極無則爲常寒。寒極無則爲常燠。此饑饉疾癘之所由作也。故曰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又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恆雨若。曰僭恆暘若。曰豫恆燠若。曰急恆寒若。曰蒙恆風若。何也。言人君之有五事。猶天之有五物也。天之有五物。一極備凶。一極無亦凶。其施之小大緩急無常。其所以成物者。要之適而已。人之有五事。一極備凶。一極無亦凶。施之小大緩急亦無常。其所以成民者。亦要之適而已。故雨暘燠寒風者。五事之證也。降而萬物悅者。肅也。故若時雨然。升而萬物理者。又也。故若時暘然。哲者。陽也。故若時燠然。謀者。陰也。故若時寒然。容其思心。無所不施。以濟四事之善者。聖也。故若時風然。狂則蕩。故常雨若。僭則亢。故常暘若。豫則解緩。故常燠若。急則縮栗。故常寒若。冥其思心。無所不入。以濟四事之惡者。蒙。故常風若也。孔子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君子之於人也。固常思齊其賢。而以其不肖爲戒。況天者。固人君之所當法象也。則質諸彼以驗此。固其宜也。然則世之言災異者。非乎。曰。人君固輔相天地以理萬物者也。天地萬物不得其常。則恐懼修省。固亦其宜也。今或以爲天有是變。必由我有是臯。以致之。或以爲災異自天事耳。何豫於我。我知修人事而已。蓋由前之說。則蔽而意。由後之說。則固而怠。不蔽不怠。不固不怠者。亦以天變爲已懼。不曰天之有某變。必以我爲某事而至也。亦以天下之正理考吾之失而已矣。此亦念用庶證之意也。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何也。言自王至於師尹。猶歲月日三者相繫屬也。歲月日有常而不可變。所總大者。不可以侵小。所治少者。亦不可以僭多。自王至於師尹三者。亦相繫屬。有常而不可變。所總者。亦不可以侵小。所治少者。亦不可以僭多。故歲月日者。王及卿士師尹之證也。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又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何也。既以歲月日三者之時爲王及卿士師尹之證也。而王及卿士師尹之職。亦皆協之歲月日。

時之紀焉。故歲有會。月有要。日有成。大者省其大而略。小者治其小而詳。其小大詳略得其序。則功用與而分職治矣。故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小大詳略失其序。則功用無所程。分職無所考。故百穀用不成。又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也。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何也。言星之好不一。猶庶民之欲不同。星之好不一。待月而後得其所好。而月不能遠也。庶民之欲不同。待卿士而後得所欲。而卿士亦不能遠也。故星者。庶民之證也。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何也。言歲之所以爲歲。以日月之有行。而歲無爲也。猶王之所以爲王。亦以卿士師尹之有行。而王無爲也。春秋者。陰陽之中。冬夏者。陰陽之正。陰陽各致其正。而後歲成。有冬有夏者。言歲之成也。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何也。言月之好惡。不自用而從星。則風雨作而歲功成。猶卿士之好惡。不自用而從民。則治教政令行而王事立矣。書曰。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夫民也。天之所不能違也。而況於王乎。況於卿士乎。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何也。人之始生也。莫不有壽之道焉。得其常性則壽矣。故一曰壽。少長而有爲也。莫不有富之道焉。得其常產則富矣。故二曰富。得其常性。又得其常產。而繼之以毋擾。則康寧矣。故三曰康寧也。夫人君使人得其常性。又得其常產。而繼之以毋擾。則人好德矣。故四曰攸好德。好德則能以令終。故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何也。不考終命謂之凶。蚤死謂之短。中絕謂之折。禍莫大於凶短折。疾次之。憂次之。貧又次之。故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凶者。考命終之反也。短折者。壽之反也。疾憂者。康寧之反也。貧者。富之反也。此四極者。使人畏而欲其亡。故先言人之所尤畏者。而以猶愈者次之。夫君人者。使人失其常性。又失其常產。而繼之以擾。則人不好德矣。故五曰惡。六曰弱。惡者。小人之剛也。弱者。小人之柔也。九疇曰。初曰次。而五行五事八政五紀三德五福六極。特以一二數之何也。九疇以五行爲初。而水之於五行。貌之於五事。食之於八政。歲之於五紀。正直之於三德。壽凶短折之於五福六極。不可以爲初故也。或曰。箕子之所次。自五行至於庶證。而今獨曰。自五事至於庶證。各得其序。則五福之所集。自五事至於庶證。各爽其序。則六極之

所集。何也。曰。人君之於五行也。以五事修其性。以八政用其材。以五紀協其數。以皇極建其常。以三德治其變。以稽疑考其難知。以庶證證其失得。自五事至于庶證。各得其序。則五行固已得其序矣。或曰。世之不好德而能以令終。與好德而不得其死者。衆矣。今曰好德則能以令終。何也。曰。孔子以爲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君子之於吉凶禍福。道其常而已。幸而免。與不幸而及焉。蓋不道也。或曰。孔子以爲富與貴人之所欲。貧與賤人之所惡。而福極不言貴賤何也。曰。五福者。自天子至于庶人。皆可使慕而欲其至。六極者。自天子至於庶人。皆可使畏而欲其亡。若夫貴賤則有常分矣。使自公侯至於庶人。皆慕貴欲其至。而不欲賤之在己。則陵犯篡奪之行日起。而上下莫安其命矣。詩曰。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實命不猶。蓋王者之世。使賤者之安其賤如此。夫豈使知貴之爲可慕而欲其至。賤之可爲畏而欲其亡乎。

### 易象論解

君子之道。始於自強不息。故於乾也。君子以自強不息。自強不息然後厚德載物。故於坤也。君子以厚德載物。自強積德以有載也。迺能經綸。故於屯也。君子以經綸。經綸者君子有事之時。故於蒙也。君子以果行育德。果行育德則無事矣。故於需也。君子以飲食宴樂。飲食宴樂所以待人而與之從事者也。故於訟也。君子以作事謀始。作事謀始則能爲物主。故於師也。君子以容民畜衆。建萬國親諸侯。容民畜衆之大者。故於比也。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諸侯親則無所用武。故於小畜也。君子以懿文德。德以禮爲體。故於履也。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禮也者。因時之會通。以財成輔相天地者也。故於泰也。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物不能終泰。故於否也。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泰則通。否則辨。故於同人也。君子以類族辨物。族各有其類。物各有其辨。則君子小人見矣。故於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雖遏惡也不可以爲偏亢。故於謙也。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順天休命。而以謙平施。則人樂之。故於豫也。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樂成而息。故於隨也。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物不可終息。故於蠱也。君子以振民育德。振民育德。莫大乎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故於臨也。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莫大乎省方。觀民設教。故於觀也。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教至矣。則明罰勅法。繼之。故於噬嗑也。先王以明罰勅法。明罰勅法者。所以待之而非敢於折獄。故於賁也。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將以厚下也。故於剝也。上以厚下安宅。厚下者。將使人無失其性命之情也。欲不失其性命之情。則亦不違其性命之理而已。故於復也。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者。所以應時。知應時然後知對時育物。故於無妄也。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對時育物者。非稽古畜德之主。則不能。故於大畜也。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畜德莫大乎養。故於頤也。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知自養然後出處皆有以。大過人。故於大過也。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出則欲獨立不懼。處則欲遯世無悶。則德不可無習。故於坎也。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德行不失其常。教事不廢其習。然後可以繼明照四方。故於離也。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所謂明者。非恃其所明。則資諸人而已。故於咸也。君子以虛受人。惟以虛受人而有節於內。故於恆也。君子以立不易方。所以有時而遠小人。故於遯也。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所謂嚴者。亦禮而已矣。故於大壯也。君子以非禮勿履。非禮勿履。德之所以昭也。故於晉也。君子以自昭明德。明者自明。非所以益衆。故於明夷也。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知自明又知所以益衆。則言有物而行有常。故於家人也。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常。言有物。行有常。則知所同。知所異。於睽也。君子以同而異。同故能有容。異故能有辨。反身修德。言有辨也。故於蹇也。君子以反身修德。赦過宥臯。言有容也。故於解也。君子以過赦宥臯。能反身修德。赦過宥臯。則其欲也懲而窒矣。故於損也。君子以懲忿窒慾。能懲忿窒慾。然後見善遷。有過改。故於益也。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以居則修德。以動則有功。功不可以擅德。不可以居也。故於夬也。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能施祿及下。居德則忌。則衆之所聽也。故於姤也。后以施命誥四方。衆之所聽。不可不戒。故於萃也。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不虞知戒矣。德之所以積也。故於升也。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積小以至高大。而至於命。則志遂矣。

故於困也。君子以致命遂志。至於命。則所以成己也。而後可以成民教。故於井也。君子以勞長勸。相勞民勸。相莫大乎恭愛。故於革也。君子以治歷明時。能治歷明時。然後能正位凝命。故於鼎也。君子以正位凝命。正位凝命不可恃。故於震也。君子以恐懼修省。修省之道。在於正己而已。故於艮也。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能正己。則賢德可居。俗可善。故於漸也。君子以居賢德善俗。俗善矣。其終不能無愛。愛則敵矣。故於歸妹也。君子以永終知敵。知敵。則所以待人者盡矣。故於豐也。君子以折獄至刑。折獄以刑。君子所以明慎之時也。故於旅也。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不留獄。則治道終矣。終則有始。故於巽也。君子以申命行事。申命行事。不可以無學。故於兌也。君子以朋友講習。所講習者。仁義而已。故於渙也。先王以饗帝立廟。饗帝立廟。則仁之至義之盡矣。其推行之也。度數不可以無制。德行不可以無議。故於節也。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制數度。議德行。則欲急己以緩人。故於中孚也。君子以議獄緩死。急己以緩人者。依於仁而已。故於小過也。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依於仁。則無患矣。故於既濟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物不窮也。故於未濟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辨物居方者。物之終始也。

周南詩次解

王者之治。始於家。家之序。本於夫婦正。夫婦正者。在求有德之淑女爲后妃。以配君子也。故始之以關雎。夫淑女所以有德者。其在家。本於女工之事也。故次以葛覃。有女工之本。而后妃之職盡矣。則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求賢審官者。非所能專有志而已。故次之以卷耳。有求賢審官之志。以助治其外。則於其內治也。其能有嫉妬而不逮下乎。故次之樛木。無嫉妬而逮下。則子孫衆多。故次之以蟋蟀。子孫衆多。由其不妬忌。則致國之婦人亦化其上。則男女正。婚姻時。國無繆民也。故次之以桃夭。國無繆民。然後好德賢人衆多。故次之以兔置。好德賢人衆多。是以室家和平。而婦人樂有子。則后妃之美具矣。故次之以采芣。后妃至於國之婦人樂有子者。由文王之化。行使南國。江漢之人。無思犯禮。此德之廣也。故次之以漢廣。德之所及者廣。則化行乎汝墳之國。能使婦人閱其君子而勉之以正。



故次之以汝墳。婦人能勉君子以正。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公子。皆能信厚。此關雎之應也。故次之以麟之趾焉。

禮論

嗚呼。苟卿之不知禮也。其言曰。聖人化性而起僞。吾是以知其不知禮也。知禮者。貴乎知禮之意。而苟卿蓋稱其法度節奏之美。至於言化。則以爲僞也。亦烏知禮之意哉。故禮始於天而成於人。知天而不知人。則野。知人而不知天。則僞。聖人惡其野而疾其僞。以是禮興焉。今苟卿以謂聖人之化性爲起僞。則是不知天之過也。然彼亦有見而云爾。凡爲禮者。必誦其放傲之心。逆其嗜欲之性。莫不欲逸而爲尊者勞。莫不欲得而爲長者讓。擊踣曲拳。以見其恭。夫民之於此。豈皆有樂之之心哉。患上之惡己而隨之以刑也。故苟卿以爲特刼之法度之威。而爲之於外爾。此亦不思之過也。夫斲木而爲之器。服馬而爲之駕。此非生而能者也。必故削之以斧斤。直之以繩墨。圓之以規。而方之以矩。束聯膠漆之。而後器適於用焉。前之以銜勒之制。後之以鞭策之威。馳驟舒疾。無得自放。而一聽於人。而後馬適於駕焉。由是觀之。莫不刼之於外。而服之以力者也。然聖人捨木而不爲器。捨馬而不爲駕者。固亦因其天資之材也。今人生而有嚴父愛母之心。聖人因其性之欲而爲之制焉。故其制雖有以強人。而乃以順其性之欲也。聖人苟不爲之禮。則天下蓋將有慢其父而疾其母者矣。此亦可謂失其性也。得性者以爲僞。則失其性者乃可以爲真乎。此苟卿之所以爲不思也。夫狙猿之形。非不若人也。欲繩之以尊卑而節之以揖讓。則彼有趨於深山大麓而走耳。雖畏之以威而馴之以化。其可服邪。以謂天性無是而可以化之使僞耶。則狙猿亦可使爲體矣。故曰。禮始於天而成於人。天則無是。而人欲爲之者。舉天下之物。吾蓋未之見也。

禮樂論

氣之所稟命者。心也。視之能必見。聽之能必聞。行之能必至。思之能必得。是誠之所至也。不聽而聽。不視而明。不思而得。不行而至。是性之所固有。而神之所自生也。盡心盡誠者之所至也。故誠之所以能不測者。性也。賢者盡誠

以立性者也。聖人盡性以至誠者也。神生於性。性生於誠。誠生於心。心生於氣。氣生於形。形者有生之本。故養生在於保形。充形在於育氣。養氣在於寧心。寧心在於致誠。致誠在於盡性。不盡性不足以養生。能盡性者至誠者也。能至誠者寧心者也。能寧心者養氣者也。能養氣者保形者也。能保形者養生者也。不養生不足以盡性也。生與性之相因。循志之與氣相爲表裏也。生渾則蔽性。性渾則蔽生。猶志一則動氣。氣一則動志也。先王知其然。是故體天下之性而爲之禮。和天下之性而爲之樂。禮者天下之中經。樂者天下之和。禮樂者先王所以養人之神。正人氣而歸正性也。是故大禮之極簡而無文。大樂之極易而希聲。簡易者先王建禮樂之本意也。世之所重。聖人之所輕。世之所樂。聖人之所悲。非聖人之情與世人相反。聖人內求。世人外求。內求者樂得其性。外求者樂得其欲。欲易發而性難知。此情性之所以正反也。衣食所以養人之形氣。禮樂所以養人之性也。禮反其所自始。樂反其所自生。吾於禮樂見聖人所貴其生者至矣。世俗之言曰。養生非君子之事。是未知先王建禮樂之意也。養生以爲仁。保氣以爲義。去情卻欲。以盡天下之性。修神致明。以趨聖人之域。聖人之言莫大顏淵之問。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則仁之道亦不遠也。耳非取人而後聽。目非取人而後視。口非取諸人而後言也。身非取諸人而後動也。其守至約。其取至近。有心有形者皆有之也。然而顏子且猶病之何也。蓋人之道莫大於此。非禮勿聽。非謂掩耳而避之。天下之物不足以干吾之聽也。非禮勿視。非謂掩目而避之。天下之物不足以亂吾之明也。非禮勿言。非謂止口而無言也。天下之物不足以易吾之辭也。非禮勿動。非謂止其躬而不動。天下之物不足以干吾之氣也。天下之物豈特形骸自爲哉。其所由來蓋微矣。不聽之時有先聰焉。不視之時有先明焉。不言之時有先言焉。不動之時有先動焉。聖人之門惟顏子可以當斯語矣。是故非耳以爲聰。而不知所以聰者。不足以盡天下之聽。非目以爲明。而不知所以明者。不足以盡天下之視。聰明者耳目之所能爲。而所以聰明者非耳目之所能爲也。是故待鐘鼓而後樂者。非深於樂者也。待玉帛而後恭者。非深於禮者也。黃桴土鼓而樂之道備矣。燔黍捭豚。污尊杯飲。禮既備矣。然大

裘無文。大輅無飾。聖人獨以其事之所貴者何也。所以明禮樂之本也。故曰。禮之近人情。非其至者也。曾子謂孟敬子。君子之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觀此言也。曾子而不知道也。則可使曾子而爲知道。則道不遠乎言貌辭氣之間。何待於外哉。是故古之人。目擊而道已存。不言而意已傳。不賞而人自勸。不罰而人自畏。莫不由此也。是故先王之道。可以傳諸言。効諸行者。皆其法度刑政。而非神明之用也。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去情卻欲。而神明生矣。修神致明。而物自成矣。是故君子之道。鮮矣。齊明其心。清明其德。則天地之間所有之物。皆自至矣。君子之守至約。而其至也廣。其取至近。而其應也遠。易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變化之應。天人之極致也。是以書言天人之道。莫大於洪範。洪範之言。天人之道。莫大於貌言視聽思大哉。聖人獨見之理。傳心之言乎。儲精晦息。而通神明。君子之所不至者三。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不失足於人。不失色者。容貌精也。不失口者。語默精也。不失足者。行止精也。君子之道也。語其大。則天地不足容也。語其小。則不見秋毫之末。語其強。則天下莫能敵也。語其約。則不能致傳記。聖人之遺言曰。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蓋言性也。大禮性之中。大樂性之和。中和之情。通乎神明。故聖人儲精九重。儀鳳凰。修五事。而關陰陽。是天地位而三光明。四時行而萬物和。詩曰。鶴鳴於九皋。聲聞于天。故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充塞乎天地之間。楊子曰。貌言視聽思性。所有潛天而天。潛地而地也。嗚呼。禮樂之意。不傳久矣。天下之言。養生修性者。歸於浮屠老子而已。浮屠老子之說行。而天下爲禮樂者。獨以順流俗而已。夫使天下之人。驅禮樂之文。以順流俗爲事。欲成治其國家者。此梁晉之君所以取敗之禍也。然而世非知之也者何耶。特禮樂之意大而難知。老子之言近而易輕。聖人之道得諸己。從容人事之間。而不離其類焉。浮屠直空虛窮苦。絕山林之間。然後足以善其身而已。由是觀之。聖人之與釋老。其遠近難易可知也。是故賞與古人同而勸不同。罰與古人同而威不同。仁與古人同而愛不同。智與古人同而識不同。言與古人同而信不同。同者道也。不同者心也。易

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昔宓子賤爲單父宰。而單父之人化焉。今王公大人。有堯舜伊尹之勢。而無子賤一邑之功者。得非學術素淺。而道未明歟。夫天下之人。非不勇爲聖人之道。爲聖人之道者。時務速售。諸人以爲進取之階。今夫進取之道。譬諸鈎索物耳。幸而多得其數。則行爲王公大人。若不幸而少得其數。則裂逢掖之衣。爲商賈矣。由是觀之。王公大人。同商賈之得志者也。此之謂學術淺。而道不明。由此觀之。得志而居人之上。復治聖人之道。而不捨焉。幾人矣。內而好愛之。容蠶其欲。外而使嬖之。諛驕其志。向之所能者。日已忘矣。今之所好者。日已至矣。孔子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又曰。吾見其進。未見其止也。夫顏子之所學者。非世人之所學。不遷怒者。求諸己。不貳過者。見不善之端而止之也。世之人所謂退。顏子之所謂進也。人之所謂益。顏子之所謂損也。易曰。損先難而後獲。顏子之謂也。耳損於聲。目損於色。口損於言。身損於動。非先難歟。及其至也。耳無不聞。目無不見。言無不信。動無不服。非後得歟。是故君子之學。始如愚人焉。如童蒙焉。及其至也。天地不足大。人物不足多。鬼神不足爲隱。諸子之支離不足惑也。是故天至高也。日月星辰陰陽之氣。可端策而數也。地至大也。山川丘陵萬物之形。人之常產。可指籍而定也。是故星曆之數。天地之法。人物之所。皆前世致精好學聖人者之所建也。後世之人。守其成法。而安能知其始焉。傳曰。百工之事。皆聖人作。此之謂也。故古之人。言道者莫先於天地。言天地者莫先乎身。言身者莫先乎性。言性者莫先乎精。精者。天之所以高地之所以厚。聖人所以配之。故御人莫不盡能。而造父獨得之。非車馬不同。造父精之也。射人莫不盡能。而羿獨得之。非弓矢之不同。羿精之也。今之人。與古之人一也。然而用之。則二也。造父用之以爲御。羿用之以爲射。盜蹠用之以爲賊。

大人論

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夫此三者。皆聖人之名。而所以稱之之不同者。所指異也。由其道而言謂之神。由其德而言謂之聖。由其事業而言謂之大人。古之聖人。其道未嘗不入於

神。而其所稱止乎聖人者。以其道存乎虛無寂寞不可見之間。苟存乎人。則所謂德也。是以人之道雖神。而不得以神自名。名乎其德而已。夫神雖至矣。不聖則聖顯。聖雖顯矣。不大則不形。故曰。此三者皆聖人之名。而所以稱之之不同者。所指異也。易曰。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夫易之爲書。聖人之道。於是乎盡矣。而稱卦以智。不稱以神者。以其存乎爻也。存乎爻。則道之用見於器。而剛柔有所定之矣。剛柔有所定之。則非其所謂化也。且易之道。於乾爲至。而乾之盛莫盛於二五。而二五之辭皆稱利見大人。言二爻之相求也。夫二爻之道。豈不至於神矣乎。而止稱大人者。則所謂見於器而剛柔有所定爾。蓋剛柔有所定。則聖人之事業也。稱其事業以大人。則其道之爲神。德之爲聖。可知也。孔子曰。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此言神之所爲也。神之所爲。雖至而無所見於天下。仁而後著。用而後功。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及其仁濟萬物而不窮。用通萬世而不倦。則所謂聖矣。故神之所爲。當在於盛德大業。德則所謂聖。業則所謂大也。世蓋有自爲之道而未嘗知此者。以爲德業之卑。不足以爲道。道之至。在於神耳。於是棄德業而不爲。夫爲君子者。皆棄德業而不爲。則萬物何以得其生乎。故孔子稱神而卒之以德業之至。以明其不可棄。蓋神之用在乎德業之間。則德業之至可知矣。故曰。神非聖則不顯。聖非大則不形。此天地之全。古人之大體也。

致一論

萬物莫不有至理焉。能精其理。則聖人也。精其理之道。在乎致其一而已。致其一。則天下之物可以不思而得也。易曰。一致而百慮。言百慮之歸乎一也。苟能致一以精天下之理。則可以入神矣。既入於神。則道之至也。夫如是。則無思無爲寂然不動之時也。雖然。天下之事。固有可思可爲者。則豈可以不通其故哉。此聖人之所以又貴乎能致用者也。致用之效。始見乎安身。蓋天下之物。莫親乎吾之身。能利其用以安吾之身。則無所往而不濟也。無所往而不濟。則德其有不崇哉。故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利用安身以崇德。此道之序也。孔子既已語道之序矣。患乎學者

之未明也。於是又取於爻以喻焉。非其所困而困。非其所據而據。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以小善爲無益。以小惡爲無傷。凡此皆非所以安身崇德也。苟欲安其身。崇其德。莫若藏器於身。待時而後動也。故君子舉是兩端。以明夫安身崇德之道。蓋身之安不安。德之崇不崇。莫不由此兩端而已。身旣安。德旣崇。則可以致用於天下之時也。致用於天下者。莫善乎治不忘亂。安不忘危。莫不善乎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孔子之舉此兩端。又以明夫致用之道也。蓋用有利不利者。亦莫不由此兩端而已。夫身安德崇。而又能致用於天下。則其事業可謂備也。事業備而神有未窮者。則又當學以窮神焉。能窮神。則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夫於微彰剛柔之際。皆有以知之。則道何以復加哉。聖人之道。至於是而已也。且以顏子之賢。而未足以及之。則豈非道之至乎。聖人之學。至於此。則其視天下之理。皆致乎一矣。天下之理。皆致乎一。則莫能以惑其心也。故孔子取損之辭。以明致一之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也。夫危以動懼。以語者。豈有他哉。不能致一。以精天下之理。故也。故孔子舉益之辭。以戒曰。立心勿恆。凶。勿恆者。蓋不一也。嗚呼。語道之序。則先精義而後崇德。及喻人以修之之道。則先崇德而後精義。蓋道之序。則自精而至粗。學之之道。則自粗而至精。此不易之理也。夫不能精天下之義。則不能入神矣。不能入神。則天下之義。亦不可得而精也。猶之人身之於崇德也。身不安。則不能崇德矣。不能崇德。則身豈能安乎。凡此宜若一。而必兩言之者。語其序而已也。

九卦論

處困之道。君子之所難也。非夫智足以窮理。仁足以盡性。內有以固其德。而外有以應其變者。其孰能無患哉。古之人有極天下之困。而其心能不累。其行能不移。患至而不傷其身。事起而不疑其變者。蓋有以處之也。處之之道。聖人嘗言之矣。易曰。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恆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辯義。巽以行權。此其處之之道也。夫君子之學。至於此。則備矣。宜其通於天下也。然而猶困焉者。非吾行之過也。時有利不利也。蓋

古之所謂困者。非謂夫其行自困者。謂夫行足以通而困於命者耳。蓋於此九卦者。智有所不能明。仁有所不能守。則其困也。非所謂困。而其處困也。疎矣。夫惟深於此九者。而能果以行之者。則其通也。宜而其困也。有以處之。惟其學之之素也。且君子之行大矣。而待禮以和。仁義爲之內。而和之以禮。則行之成也。而禮之實存乎謙。謙者。禮之所自起。禮者。行之所自成也。故君子不可以不知履。欲知履。不可以不知謙。夫禮雖發乎其心。而其文著乎外者也。君子知禮而已。則溺乎其文。而失乎其實。忘性命之本。而莫能自復矣。故禮之弊。必復乎本。而後可以無患。故君子不可以不知復。雖復乎其本。而不能常其德。以自固。則有時而失之矣。故君子不可以不知恆。雖能久其德。而天下事物之變。相代乎吾之前。如吾知恆而已。則吾之行。有時而不可通矣。是必度其變。而時有損益。而後可。故君子不可以不知損益。夫學如此。其至德如此。其備則宜乎其通也。然而猶困焉者。則向所謂困於命者也。困於命。則動而見病之時也。則其事物之變。尤衆。而吾之所以處之者。尤難矣。然則其行。尤貴於達事之宜。而適時之變也。故辯義行權。然後能以窮通。而井者。所以辯義。巽者。所以行權也。故君子之學。至乎井巽。而大備。而後足以自通乎困之時。孔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謂其言之足以自通乎困之時也。嗚呼。後世之人。一困於時。則憂思其心。而失其故行。然卒至於不能自存也。是豈有他哉。不知夫九者之義故也。

九變而賞罰可言

萬物待是而後存者。天也。莫不由是而之焉者。道也。道之在我者。德也。以德愛者。仁也。愛而宜者。義也。仁有先後。義有上下。謂之分。先不擅。後下不侵。上謂之守。形者。物此者也。名者。命此者也。所謂物此者何也。貴賤親疎。所以表飾之。其物不同者。是也。所謂命此者何也。貴賤親疎。所以稱號之。其命不同者。是也。物此者。貴賤各有容矣。命此者。親疎各有號矣。因親疎。貴賤任之。以其所宜爲。此之謂因任。因任之。以其所宜爲矣。放而不察乎。則又將大弛。必原其情。必省其事。此之謂原省。原省明而後可以辨是非。是非明而後可以施賞罰。故莊周曰。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

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是道雖微。莊周古之人。孰不然。古之言道德。所自出而屬之天者。未之有也。堯者。聖人之盛也。孔子稱之曰。惟天惟大。惟堯則之。此之謂明天。聰明文思安安。此之謂明道德。允恭克讓。此之謂明仁義。次九族。列百姓。序萬邦。此之謂明分守。修五禮。同律度量衡。以一天下。此之謂明形名。棄后稷。契司徒。皋陶士。垂共工。此之謂明因任。三載考績。五載一巡狩。此之謂明原省。命舜曰。乃言底可積。謂禹曰。萬世永賴。時乃功。蠢茲有苗。昏迷不恭。此之謂明是非。皋陶方祗厥攸。方施象刑。惟明。此之謂明賞罰。至後世則不然。仰而視之。曰。彼蒼蒼而大者何也。其去吾不知其幾千萬里。是豈能知我何哉。吾爲吾之所爲而已。安取彼。於是遂棄道德。離仁義。略分守。慢形名。忽因任。而忘原省。直信吾之是非。而加人以其賞罰。於是天下始大亂。而寡弱者號無告。聖人不作。諸子者。伺其間而出。於是言道德者。至於窈冥而不可考。以至世之有爲者。皆不足以爲言。形名者。守物誦數。罷苦以至於老。而疑道德。彼皆忘其智力之不贍。魁然自以爲聖人者。此矣。悲夫。莊周曰。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語道而非其序。安取道。善乎其言之也。莊周古之荒唐人也。其於道也。蕩而不盡善。聖人者。與之遇。必有以約之。約之而不能聽。殆將擯四海之外。而不使之疑中國。雖然。其言之若此者。聖人亦不能廢。

□ 夫子賢於堯舜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而世之解者。必曰。是爲門人之私言。而非天下公共之論也。而孟子亦曰。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是豈亦門人之私言。而非天下公共之論哉。爲是言者。蓋亦未之思也。夫所謂聖賢之言者。無一辭之苟。其發也。必有指焉。其指也。學者之所不可不思也。夫聖者。至乎道德之妙。而後世莫之增焉者之稱也。莫有能加焉者。則豈聖也哉。然孟子宰我之所以爲是說者。蓋亦言其時而已也。昔者道發乎伏羲。而成乎堯舜。繼而大之於禹湯文武。此數人者。皆居天子之位。而使天下之道。寢明寢備者也。而又有在下而繼之者焉。伊尹伯夷。



柳下惠孔子是也。夫伏羲既發之也。而其法未成。至於堯而後成焉。堯雖能成聖人之法。未若孔子之備也。夫以聖人之盛。用一人之知。足以備天下之法。而必待至於孔子者何哉。蓋聖人之心。不求有爲於天下。待天下之變至焉。然後吾因其變而制之法耳。至孔子之時。天下之變備矣。故聖人之法亦自是而後備也。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此之謂也。故其所以能備者。豈特孔子一人之力哉。蓋所謂聖人者。不莫預有力也。孟子曰。孔子集大成者。蓋言集諸聖人之事而大成萬世之法耳。此其所以賢於堯舜也。

三不欺

昔論者曰。君任德則下不忍欺。君任察則下不能欺。君任刑則下不敢欺。而遂以德察刑爲次。蓋未之盡也。此三人者之爲政。皆足以有取於聖人矣。然未聞聖人爲政之道也。夫未聞聖人爲政之道而足以有取於聖人者。蓋人得聖人之一端耳。且子賤之政。使人不忍欺。古者任德之君。宜莫如堯也。然則驢兜猶或以類舉於前。則德之使人不欺。豈可獨任也哉。子產之政。使人不能欺。夫君子可欺以其方。故使畜魚而校人烹之。然則察之使人不欺。豈可獨任也哉。西門豹之政。使人不敢欺。夫不及於德而任刑以治。是孔子所謂民免而無恥者也。然則刑之使人不欺。豈可獨任也哉。故曰。此三人者。未聞聖人爲政之道也。然聖人之道。有出此三者乎。亦兼用之而已。昔者堯舜之時。比屋之民。皆足以封。則民可謂不忍欺矣。驢兜以丹朱稱於前。曰。鬻訟可乎。則民可謂不能欺矣。四罪而天下咸服。則民可謂不敢欺矣。故任聽則有不可化者。任察則有不可周者。任刑則有不可服者。然則子賤之政。無以正暴惡。子產之政。無以周隱微。西門豹之政。無以漸柔良。然而三人者能以治者。蓋足以治小具而高亂世耳。使當堯舜之時。所大治者。則豈足用哉。蓋聖人之政。仁足以使民不忍欺。智足以使民不能欺。政足以使民不敢欺。然後天下無或欺之者矣。或曰。刑亦足以治乎。曰。所任者蓋亦非專用之而足以治也。豹治十二渠以利民。至乎漢。吏不能廢民以爲西門君所爲。不從吏以廢也。則德之故亦足以感於民心矣。然則尙刑故曰任刑焉耳。使無以懷之。而惟刑

之見。則民豈得或不能欺之哉。

■非禮之禮

古之人以是爲禮。而吾今必由之。是未必合於古之禮也。古之人以是爲義。而吾今必由之。是未必合於古之義也。夫天下之事。其爲變。豈一乎哉。固有迹同而實異者矣。今之人。認認然求合於其迹。而不知權時之變。是則所同者。古人之迹。而所異者。其實也。事同於古人之迹。而異於其實。則其爲天下之害。莫大矣。此聖人所以貴乎權時之變者也。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不爲。蓋所謂迹同而實異者也。夫君之可愛。而臣之不可以犯上。蓋夫莫大之義。而萬世不可以易者也。桀紂爲不善。而湯武放弑之。而天下不以爲不義也。蓋知向所謂義者。義之常。而湯武之事有所變。而吾欲守其故。其爲蔽一。而其爲天下之患同矣。使湯武暗於君臣之常義。而不逆於時事之權變。則豈所謂湯武哉。聖人之制禮也。非不欲儉。以爲儉者。非天下之欲也。故制於奢儉之中焉。蓋禮之奢。爲衆人之欲。而聖人之意。未嘗不欲儉也。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然天下不以爲非禮也。蓋知向之所謂禮者。禮之常。而孔子之事。爲禮之權也。且奢者爲衆人之所欲。而制。今衆人能儉。則聖人之所欲。而禮之所宜矣。然則可以無從乎。使孔子蔽於制禮之文。而不達於制禮之意。則豈所謂孔子哉。故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不爲。釋者曰。非禮之禮。若妾妻而朝暮拜之者是也。非義之義。若藉交以報仇是也。夫妾妻而朝暮拜之。藉交以報仇。中人之所不爲者。豈待大人而後能不爲乎。嗚呼。蓋亦失孟孔之意矣。

■王霸

仁義禮信。天下之達道。而王霸之所同也。夫王之與霸。其所以用者則同。而其所以名者則異。何也。蓋其心異而已矣。其心異。則其事異。其事異。則其功異。其功異。則其名不得不異也。王者之道。其心非有求於天下也。所以爲仁義禮信者。以爲吾所當爲而已矣。以仁義禮信。修其身而移之政。則天下莫不化之也。是故王者之治。知爲之於此。

不知求之於彼。而彼固已化矣。霸者之道則不然。其心未嘗仁也。而患天下惡其不仁。於是示之以仁。其心未嘗義也。而患天下惡其不義。於是示之以義。其於禮信亦若是而已矣。是故霸者之心爲利。而假王者之道以示其所欲。其有爲也。唯恐民之不見。而天下之不聞也。故曰。其心異也。齊桓公劫於曹沫之刃。而許歸其地。夫欲歸其地者。非吾之心也。許之者。免死而已。由王者之道。則勿歸焉可也。而桓公必歸之地。晉文公伐原。約三日而退。三日而原不降。由王者之道。則雖待其降焉可也。而文公必退其師。蓋欲其信示於民者也。凡所爲仁義禮信。亦無以異於此矣。故曰。其事異也。王者之大。若天地然。天地無所勞於萬物。而萬物各得其性。萬物雖得其性。而莫知其爲天地之功也。王者無所勞於天下。而天下各得其治。雖得其治。然而莫知其爲王者之德也。霸者之道則不然。若世之惠人耳。寒而與之衣。飢而與之食。民雖知吾之惠。而吾之惠亦不能及夫廣也。故曰。其功異也。夫王霸之道則異矣。其用至誠以求其利。而天下與之。故王者之道。雖不求利之所歸。霸者之道。不主於利。然不假王者之事。以接天下。則天下孰與之哉。

性情

性情一也。世有論者曰。性善情惡。是徒識性情之名。而不知性情之實也。喜怒哀樂好惡欲未發於外。而存於心。性也。喜怒哀樂好惡欲發於外。而見於行。情也。性者情之本。情者性之用。故吾曰。性情一也。彼曰。性善無它。是嘗讀孟子之書。而未嘗求孟子之意耳。彼曰。情惡無它。是有見於天下之以此七者而入於惡。而不知七者之出於性耳。故此七者。人生而有之。接於物而後動焉。動而當於理。則聖也。賢也。不當於理。則小人也。彼徒有見於情之發於外者。爲外物之所累。而遂入於惡也。因曰。情惡也。害性者。情也。是曾不察於情之發於外。而爲外物之所感。而遂入於善者乎。蓋君子養性之善。故情亦善。小人養性之惡。故情亦惡。故君子之所以爲君子。莫非情也。小人之所以爲小人。莫非情也。彼論之失者。以其求性於君子。求情於小人耳。自其所謂情者。莫非喜怒哀樂好惡欲也。舜之聖也。象

喜亦喜。使舜當喜而不喜。則豈足以爲舜乎。文王之聖也。王赫斯怒。當怒而不怒。則豈足以爲文王乎。舉此二者而明之。則其餘可知矣。如其廢情。則性誰善。何以自明哉。誠如今論者之說。無情者善。則是若木石者尙矣。是以知性情之相須。猶弓矢之相待而用。若夫善惡。則猶中與不中也。曰。然則性有惡乎。曰。孟子曰。養其大體爲大人。養其小體爲小人。楊子曰。人之性善惡混。是知性可以爲惡也。

### 勇惠

世之論者曰。惠者輕與。勇者輕死。臨財而不訾。臨難而不避者。聖人之所取。而君子之行也。吾曰不然。惠者重與。勇者重死。臨財而不訾。臨難而不避者。聖人之所疾。而小人之行也。故所謂君子之行者有二焉。其未發也。慎而已矣。其既發也。義而已矣。慎則待義而後決。義則待宜而後動。蓋不苟而已也。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言動者賢不肖之所以分。不可以苟爾。是以君子之動。苟得已則斯靜矣。故於義有可以不與不死之道。而必與必死者。雖衆人之所謂難能。而君子未必善也。於義有可與可死之道。而不與不死者。雖衆人之所謂易出。而君子未必非也。是故尙難而賤易者。小人之行也。無難無易而惟義之是者。君子之行也。傳曰。義者天下之制也。制行而不以義。雖出乎聖人。所不能。亦歸於小人而已矣。季路之爲人。可謂賢也。而孔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夫孔子之行。惟義之是。而子路過之。是過於義也。爲行而過於義。宜乎孔子之無取於其材也。勇過於義。孔子不取。則惠之過於義。亦可知矣。孟子曰。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蓋君子之動。必於義無所疑。而後發。苟有疑焉。斯無動也。語曰。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君子之行。當慎處於義爾。而世有言孟子者曰。孟子之文。傳之者有所誤也。孟子之意。當曰。無與傷惠。無死傷勇。嗚呼。蓋亦弗思而已矣。

### 仁智

仁者。聖之次也。智者。仁之次也。未有仁而不智者也。未有智而不仁者也。然則何智仁之別哉。以其所以得仁者

異也。仁、吾所有也。臨行而不思。臨言而不擇。發之於事而無不當於仁也。此仁者之事也。仁、吾所未有也。吾能知其爲仁也。臨行而思。臨言而擇。發之於事而無不當於仁也。此智者之事也。其所以得仁則異矣。及其爲仁則一也。孔子曰。仁者靜。智者動。何也。曰。譬今有二賈也。一則既富矣。一則知富之術而未富也。既富者。雖焚舟折車。無事於賈可也。知富之術而未富者。則不得無事也。此仁智之所以異其動靜也。吾之仁。足以上格乎天。下浹草木。旁溢乎四夷。而吾之用有時而匱也。然則吾可以無求乎。此智者之所以必動也。故曰。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山者靜而利物者也。水者動而利物者也。其動靜則異。其利物則同矣。曰。仁者壽。智者樂。然則仁者不樂。智者不壽乎。曰。智者非不壽。不若仁者之壽也。仁者非不樂。樂不足以盡仁者之盛也。能盡仁之道。則聖人矣。然不曰仁而目之以聖者。言其化也。蓋能盡仁道則能化矣。如不能化。吾未見其能盡仁道也。顏回。次孔子者也。而孔子稱之曰。三月不違仁而已。然則能盡仁道者。非若孔子者誰乎。

■中述

君子所求於人者薄。而辨是與非也。無所苟。孔子罪宰予曰。於予與何誅。罪冉有曰。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二子得罪於聖人。若當絕也。及爲科以列其門弟子。取者不過數人。於宰予有辭命之善。則取之。於由求有政事之善。則取之。不以不善而廢其善。孔子豈阿其所好哉。所求於人者薄也。管仲功施天下。孔子小之。門弟子三千人。孔子獨稱顏回爲好學問。其餘則未爲好學者。閔損原憲曾子之徒不與焉。冉求宰我之得罪。又如此。孔子豈不樂道人之善哉。辨是與非無所苟也。所求於人者薄。所以取人者厚。蓋辨是與非者無所苟。所以明聖人之道。如宰予冉求二子之不得列其善。則士之難全者衆矣。惡足以取人善乎。如管仲無所貶。則從政者若是而止矣。七十子之徒皆稱好學。則好學者若是而止矣。惡足以明聖人之道乎。取人如此。則吾之自取者重。而人之所處者易。明道如此。則吾

之與人其所由可知已。故薄於責人。而非匿其過。不苟於論人。所以求其全。聖人之道。本乎中而已。春秋之旨。豈易於是哉。

行述

古之人僕僕然勞其身以求行道於世。而曰吾以學孔子者。惑矣。孔子之始也。食於魯。魯亂而適齊。齊大夫欲害已。則反而食乎魯。魯受女樂不朝者三日。義不可以留也。則烏乎之。曰甚矣。衛靈公之無道也。其遇賢者。庶乎其猶有禮耳。於是之衛。衛靈公不可與處也。於是不暇擇而之曹。以適于宋。鄭陳蔡衛楚之郊。其志猶去衛而之曹也。老矣。遂歸于魯以卒。孔子之行如此。烏在其求行道也。夫天子諸侯不以身先於賢人。其不足與有爲明也。孔子而不知。其何以爲孔子也。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僕僕然勞其身以求行道於世。是沽也。子路曰。君子之仕。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蓋孔子之心云耳。然則孔子無意於世之人乎。曰道之將興歟。命也。道之將廢歟。命也。苟命矣。則如世之人何。

夔說

舜命其臣而勅戒之。未有不讓者焉。至於夔。則獨無所讓。而又稱其樂之和美者。何也。夫禹垂益伯夷龍。皆新命者也。故疇於衆臣而後命之。而皆有讓矣。棄契臯陶夔。當是時。蓋已爲是官。因命是五人者而勅戒之焉耳。焉故獨無所讓也。孔氏曰。禹垂益伯夷夔龍。皆新命者。蓋失之矣。聖人之聰明雖大過於人。然未嘗自用聰明也。故舜之命此九人者。未嘗不咨而後命焉。則何獨於夔而不然乎。使夔爲新命者。則何稱其樂之和美也。使夔之受命之日。已稱其樂之和美。則賢人之舉措。亦少輕矣。孔氏之說。蓋惑於命汝典樂之語爾。夫汝作司徒。汝作士之文。豈異於命汝典樂之語乎。且所以知其非新命者。蓋舜不疇而命之。而無所讓也。舜之命夔也。亦無所讓。則何以知其爲新命乎。夫擊石拊石。而百獸率舞。非夔之所能爲也。爲之者衆臣也。非衆臣之所能爲也。爲之者

舜也。將有治於天下。則可以無相乎。故命禹以宅百揆也。民窘於衣食。而欲其化而入於善。豈可得哉。故次命棄以爲稷也。民既富而可以教矣。則豈可以無教哉。故次命契以爲司徒也。既教之。則民不能無不帥教者。民有不帥教。則豈可以無刑乎。故次命皋陶以爲士也。此皆治人之所先急者備矣。則可以治末之時也。工者。治人之末者也。故次命垂以爲共工也。於是治人之事具。則宜及於鳥獸草木也。故次命益以爲虞也。夫其所以治至於鳥獸草木。則天下之功至矣。治天下之功至。則可以制禮之時也。故次命伯夷以爲典禮也。夫治至於鳥獸草木。而人有體以節文之。則政道成矣。可以作樂。以樂其成也。故次命夔以爲典樂也。借使禹不能總百揆。稷不能富萬民。契不能教。皋陶不能士。垂不能共工。伯夷不能典禮。然則天下亂矣。天下亂而夔欲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其可得乎。故曰。爲之者衆。臣也。使舜不能用是衆臣。則是衆臣亦不能成其功矣。故曰。非衆臣之所能爲也。爲之者舜也。夫夔之所以稱其樂之和美者。豈以爲伐耶。蓋以美舜也。孔子之所謂將順其美者。其夔哉。

■ 鯀說

堯咨孰能治水。四岳皆對曰鯀。然則在廷之臣可治水者惟鯀耳。水之患不可留而俟人。鯀雖方命圯族。而其才則羣臣皆莫及。然則舍鯀而孰使哉。當此之時。禹蓋尙少。而舜猶伏於下而未見乎上也。夫舜禹之聖也。而堯之聖也。羣臣之仁賢也。其求治水之急也。而相遇之難如此。後之不遇者。亦可以無憾矣。

■ 季子

先王酌乎人情之中以制喪禮。使哀有餘者俯而就之。哀不足者企而及之。哀不足者。非聖人之所甚善也。善之者。善其能勉於禮而已。延陵季子其長子死。既封而號者三。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其合矣乎。夫長子之喪。聖人爲之三年之服。蓋以謂父子之親。而長子者爲親之後。人情之所至重也。今季子三號遂行。則於先王之禮。爲不及矣。今論者曰。當是之時。季子聘於齊。將君之命。若夫季子之心。則以謂不可以私義而緩君命。有勢不得以兩

全者。則當忍哀以徇於尊者之事矣。今將命而聘。既聘而返。遂少緩而盡哭之哀。則於事君之義。豈爲不足而害於使事哉。君臣父子之義。勢足以兩全。而不爲之盡禮也。則亦薄於骨肉之親。而不用先王之禮爾。其言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所不之矣。夫骨肉之復于土。魂氣之無不之。是人情之所哀者矣。君子無所不言命。至於喪。則有性焉。獨不可以謂命也。昔莊周喪其妻。鼓盆而歌。東門吳喪其子。比於未有。此棄人齊物之道。吾儒之罪人也。觀季子之說。蓋亦周吳之徒矣。父子之親。仁義之所由始。而長子者。繼祖考之重。故喪之三年。所以重祖考也。今季子不爲之盡禮。則近於棄仁義薄祖考矣。孔子曰。喪事不敢不勉也。又曰。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臨人之喪而不哀。孔子猶以爲不足觀也。況禮之喪三年者乎。然則此言宜非取之矣。蓋記其葬深不至於泉。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掩坎。其高可隱。孔子之稱之。蓋稱其葬之合於禮爾。獨稱葬之合於禮。則哀之不足可知也。衛有送葬者。夫子觀之曰。善哉。此可以爲法矣。若此則夫子之所美也。聖人之言。辭隱而義顯。豈徒然哉。學者之所不可不思也。

荀卿

荀卿載孔子之言曰。由。智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曰。智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子曰。賜。智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貢曰。智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十君子矣。子曰。回。智者若何。仁者若何。顏淵曰。智者知己。仁者愛己。子曰。可謂明君子矣。是誠孔子之言歟。吾知其非也。夫能近見而後能遠察。能利狹而後能澤廣。明天下之理也。故古之欲知人者。必先求知己。欲愛人者。必先求愛己。此亦理之所必然。而君子之所不能易者也。請以事之近而天下之所共知者論之。今有人於此。不能見太山於咫尺之內者。則雖天下之至愚。知其不能察秋毫於百步之外也。蓋不能見於近。則不能察於遠。明矣。而荀卿以謂知己者賢於知人者。是猶能察秋毫於百步之外者。爲不若見太山於咫尺之內者之明也。今有人於此。食不足以厭其腹。衣不足以周其體者。則雖天下之至愚。知其不能以贍足鄉黨也。蓋不能利於狹。則不能澤於廣。明矣。而荀卿以謂愛己者賢於愛人者。是猶以贍足鄉黨爲不若食



足以厭腹衣足以周體者之富也。由是言之。荀卿之言。其不察理已甚矣。故知己者。智之端也。可推以知人也。愛己者。仁之端也。可推以愛人也。夫能盡智仁之道。然後能使人知己。愛己者。未有不能知人。愛人者。能知人。愛人者。未有不能知己。愛己者也。今荀卿之言。一切反之。吾是以知其非孔子之言。而爲荀卿之妄矣。楊子曰。自愛。仁之至也。蓋言能自愛之道。則足以愛人耳。非謂不能愛人。而能愛己者也。噫。古之人。愛人不能愛己者。有之矣。然非吾所謂愛人。而墨翟之道也。若夫能知人而不能知己者。亦非吾所謂知人矣。

楊墨

楊墨之道。得聖人之一而廢其百者是也。聖人之道。兼楊墨而無可無不可者也。墨子之道。摩頂放踵。以利天下。而楊子之道。利天下拔一毛而不爲也。夫禹之於天下。九年之間。三過其門。聞呱呱之泣。而不一省其子。此亦可謂爲人矣。顏回之於身。簞食瓢飲。以獨樂於陋巷之間。視天下之亂。若無見者。此亦可謂爲己矣。楊墨之道。獨以爲人爲己。得罪於聖人者何哉。此蓋所謂得聖人之一而廢其百者也。是故由楊子之道。則不義。由墨子之道。則不仁。於仁義之道。無所遺。而用之不失其所者。其唯聖人之徒歟。二子之失於仁義。而不見天地之全。則同矣。及其所以得罪。則又有可論者也。楊子之所執者爲己。爲己。學者之本也。墨子之所學者爲人。爲人。學者之末也。是以學者之事。必先爲己。其爲己有餘。而天下之勢。可以爲人矣。則不可以不爲人。故學者之學也。始不在於爲人。而卒所以能爲人也。今夫始學之時。其道未足以爲己。而其志已在於爲人也。則亦可謂謬用其心矣。謬用其心者。雖有志於爲人。其能乎哉。由是言之。楊子之道。雖不足以爲人。固知爲己矣。墨子之志。雖在於爲人。吾知其不能也。嗚呼。楊子知爲己之爲務。而不能達於大禹之道也。則亦可謂惑矣。墨子者。廢人物親疎之別。而方以天下爲己任。是以所欲以利人者。適所以爲天下害也。豈不過甚哉。故楊子近於儒。而墨子遠於道。其異於聖人則同。而其得罪。則宜有間也。

老子

道有本有末。本者萬物之所以生也。末者萬物之所以成也。本者出之自然。故不假乎人之力。而萬物以生也。末者涉乎形器。故待人力而後萬物以成也。夫其不假人之力而萬物以生。則是聖人可以無言也。無爲也。至乎有待於人力而萬物以成。出是聖人之所以不能無言也。無爲也。故昔聖人之在上。而以萬物爲己任者。必制四術焉。四術者。禮樂刑政是也。所以成萬物者也。故聖人唯務修其成萬物者。不言其生萬物者。蓋生者尸之於自然。非人力之所得與矣。老子者。獨不然。以爲涉乎形器者。皆不足言也。不足爲也。故抵去禮樂刑政。而唯道之稱焉。是不察於理。而務高之過矣。夫道之自然者。又何預乎。唯其涉乎形器。是以必待於人之言也。人之爲也。其書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夫轂輻之用。固在於車之無用。然工之琢削。未嘗及於無者。蓋無出於自然之力。可以無輻也。今之治車者。知治其轂輻而未嘗及於無也。然而車以成者。蓋轂輻具。則無必爲用矣。如其知無爲用。而不治轂輻。則爲車之術。固已疎矣。今知無之爲車用。無之爲天下用。然不知所以爲用也。故無之所以爲車用者。以有轂輻也。無之所以爲天下用者。以有禮樂刑政也。如其廢轂輻於車。廢禮樂刑政於天下。而坐求其無之爲用也。則亦近於愚矣。

### 莊周上

世之論莊子者不一。而學儒者曰。莊子之書。務詆孔子以信其邪說。要焚其書。廢其徒而後可。其曲直固不足論也。學儒者之言如此。而好莊子之道者曰。莊子之德。不以萬物干其慮。而能信其道者也。彼非不知仁義也。以爲仁義小而不足行己。彼非不知禮樂也。以爲禮樂薄而不足化天下。故老子曰。道失後德。德失後仁。仁失後義。義失後禮。是知莊子非不達於仁義禮樂之意也。彼以爲仁義禮樂者。道之末也。故薄之云耳。夫儒者之言善也。然未嘗求莊子之意也。好莊子之言者。固知讀莊子之書也。然亦未嘗求莊子之意也。昔先王之澤。至莊子之時。竭矣。天下之俗。譎詐大作。質朴並散。雖世之學士大夫。未有知貴己賤物之道者也。於是棄絕乎禮義之緒。奪攘乎利害之際。趨

利而不以爲辱。殞身而不以爲怨。漸漬陷溺。以至乎不可救已。莊子病之。思其說以矯天下之弊而歸之於正也。其心過慮。以爲仁義禮樂皆不足以正之。故同是非。齊彼我。一利害。則以足乎心爲得。行其所以矯天下之弊者也。既以其說矯弊矣。又懼來世之遂實吾說。而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也。於是又傷其心於卒篇以自解。故其篇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由此而觀之。莊子豈不知聖人者哉。又曰。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皆有所長。時有所用。是以明聖人之道。其全在彼而不在此。而亦自列其書於宋鉞慎到墨翟老聃之徒。俱爲不該不徧一曲之士。蓋欲明吾之言有爲而作。非大道之全云耳。然則莊子豈非有意於天下之弊而存聖人之道乎。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皆有矯於天下者也。莊子用其心。亦二聖人之徒矣。然而莊子之言不得不爲邪說比者。蓋其矯之過矣。夫矯枉者欲其直也。矯之過則歸於枉矣。莊子亦曰。墨子之心則是也。墨子之行則非也。推莊子之心以求其行。則獨何異於墨子哉。後之讀莊子者。善其爲書之心。非其爲書之說。則可謂善讀矣。此亦莊子之所願於後世之讀其書者也。今之讀者。挾莊以謾吾儒曰。莊子之道大哉。非儒之所能及也。不知求其意而以異於儒者爲貴。悲夫。

莊周下

學者詆周非堯舜孔子。余觀其書。特有所寓而言耳。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爲得之。讀其文而不以意原之。此爲周者之所以詆也。周曰。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而爲天下用。又自以爲處昏上亂相之間。故窮而無所見其材。孰謂周之言皆不可措乎君臣父子之間。而遭世遇主。終不可使有爲也。及其引太廟犧以辭楚之聘使。彼蓋危言以懼衰世之常人耳。夫以周之才。豈迷出處之方。而專畏犧者哉。蓋孔子所謂隱居放言者。周殆其人也。然周之說。其於道既反之。宜其得罪於聖人之徒也。夫中人之所及者。聖人詳說而謹行之。說之不詳。行之不謹。則天下弊。中人之所不及者。聖人藏乎其心而言之略。不略而詳。則天下惑。且夫諄諄而後喻。

謹謹而後服者。豈所謂可以語上者哉。惜乎周之能言而不通乎此也。

原性

或曰。孟荀楊韓四子者。皆古之有道仁人。而性者。有生之大本也。以古之有道仁人。而言有生之大本。其爲言也。宜無惑。何其說之相戾也。吾願聞子之所安。曰。吾所安者。孔子之言而已。夫太極者。五行之所由生。而五行非太極也。性者。五常之太極也。而五常不可以謂之性。此吾所以異於韓子。且韓子以仁義禮智信五者謂之性。而曰天下之性。惡焉而已矣。五者之謂性。而惡焉者。豈五者之謂哉。孟子言人之性善。荀子言人之性惡。夫太極生五行。然後利害生焉。而太極不可以利害言也。性生乎情。有情然後善惡形焉。而性不可以善惡言也。此吾所以異於二子。孟子以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因以謂人之性無不仁。就所謂性者如其說。必也怨毒忿戾之心。人皆無之。然後可以言人之性無不善。而人果皆無之乎。孟子以惻隱之心爲性者。以其在內也。夫惻隱之心。與怨毒忿戾之心。其有感於外。而後出乎中者。有不同乎。荀子曰。其爲善者。僞也。就所謂性者如其說。必也惻隱之心。人皆無之。然後可以言善者僞也。爲人果皆無之乎。荀子曰。陶人化土而爲埴。埴豈土之性也哉。夫陶人不以木爲埴者。惟土有埴之性焉。烏在其爲僞也。且諸子之所謂性。皆吾所謂情也。習也。非性也。楊子之言爲似矣。猶未出乎以習而言性也。古者有不謂喜怒哀惡慾情者乎。喜怒哀惡慾而善。然後從而命之曰仁也。義也。喜怒哀惡慾而不善。然後從而命之曰不仁也。不義也。故曰。有情然後善惡形焉。然則善惡者。情之成名而已矣。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吾之言如此。然則上智與下愚。不移有說乎。曰。此之謂智愚。吾所云者。性與善惡也。惡者之於善也。爲之則是。愚者之於智也。或不可強而有也。伏羲作易。而後世聖人之言也。非天下之至精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孔子作春秋。則游夏不能措一辭。蓋伏羲之智。非至精至神。不能與。惟孔子之智。雖游夏不可強而能也。況所謂下愚者哉。其不移明矣。或曰。四子之云爾。其皆有意於教乎。曰。是說也。吾不知也。聖人之教。正名而已。

性說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吾是以與孔子也。韓子之言性也。吾不有取焉。然則孔子所謂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惟上智與下愚不移。何說也。曰。習於善而已矣。所謂上智者。習於惡而已矣。所謂下愚者。一習於善。一習於惡。所謂中人者。上智也。下愚也。中人也。其卒也。命之而已矣。有人於此。未始爲不善也。謂之上智可也。其卒也。去而爲不善。然後謂之中人可也。有人於此。未始爲善也。謂之下愚可也。其卒也。去而爲善。然後謂之中人可也。惟其不移。然後謂之上智。惟其不移。然後謂之下愚。皆於其卒也。命之。夫非生而不可移也。且韓子之言弗顧矣。曰。性之品三。而其所以爲性五。夫仁義禮智信。孰而可謂不善也。又曰。上焉者之於五。主於一而行之四。下焉者之於五。反於一而悖於四。是其於性也。不一失焉。而後謂之上焉者。不一得焉。而後謂之下焉者。是果性善而不善者習也。然則堯之朱舜之均。瞽瞍之舜。鯀之禹。后稷越椒叔魚之事。後所引者。皆不可信邪。曰。堯之朱舜之均。固吾所謂習於惡而已者。瞽瞍之舜。鯀之禹。后稷越椒叔魚之事。後所引者。皆不可信邪。曰。堯之朱舜之均。固吾所謂習於善而已者。后稷之詩以異云。而吾之所論者常也。詩之言。至以爲人子而無父。人子而無父。猶可以推其實常乎。夫言性亦常而已矣。無以常乎。則狂者蹈火而入河。亦可以爲性也。越椒叔魚之事。徒聞之左丘明。丘明固不可信也。以言取人。孔子失之宰我。以貌失之子羽。此兩人者。其成人也。孔子朝夕與之居。以言貌取之而失。彼其始生也。婦人者。以聲與貌定。而卒得之。婦人者。獨有過孔子者邪。

對難

予爲楊孟論以辨言性命者之失。而有難予者。曰。子之言性則誠然矣。至於言命。則予以爲未也。今有人於此。其才當處於天下之至賤。而反處於天下之至貴。其行當得天下之大禍。而反得天下之大福。其才當處於天下之至貴。而反處於天下之至賤。其行當得天下之至福。而反得天下之至禍。此則悖於人之所取。而非人力之所及者矣。於是君子曰。爲之者天也。所謂命者。蓋以謂命之於天云耳。昔舜之王天下也。進九官。誅四凶。成王之王天下也。尊

二伯誅二叔若九官之進也。以其皆聖賢也。四凶之誅者。以其皆不肖也。二伯之尊者。亦以其皆聖賢也。二叔之誅者。亦以其皆不肖也。是則人之所爲矣。使舜爲不明。進四凶而誅九官。成王爲不明。敬二叔而誅二伯。則所謂非人力之所及。而天之所命者也。彼人之所爲。可強以爲之命哉。曰。聖賢之所以尊進。命也。不肖之所以誅。命也。昔孔子懷九官二伯之德。困於亂世。脫身於干戈者屢矣。遑遑於天下之諸侯。求有所用。而卒死於旅人也。然則九官二伯雖曰聖賢。其尊進者。亦命也。盜跖之罪。浮於四凶二叔。竟以壽死。然則四凶二叔雖曰不肖。其誅者。亦命也。是以聖人不言命。教人以盡乎人事而已。嗚呼。又豈唯貴賤禍福哉。凡人之聖賢不肖。莫非命矣。曰。貴賤禍福皆自外至者。子以謂聖賢之貴而福。不肖之賤而禍。皆有命。則吾旣聞之矣。若夫聖賢不肖之所以爲聖賢不肖。則在我者也。何以謂之命哉。曰。是誠君子志也。古之好學者之言。未有不若此者也。然孟子曰。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由此而言之。則聖賢之所以爲聖賢。君子雖不謂之命。而孟子固曰命也已。不肖之所以爲不肖。何以異於此哉。

□ 祿隱

孔子敍逸民。先伯夷叔齊而後柳下惠。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也。柳下惠。降志辱身矣。孟子敍三聖人者。亦以伯夷居伊尹之前。而揚子亦曰。孔子高饑顯。下祿隱。夫聖人之所言高者。是所取於人而所行於己者也。所言下者。是所非於人而所棄於己者也。然而孔孟生於可避之世。而未嘗避也。蓋其不合則去。則可謂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矣。至於揚子。則吾竊有疑焉。爾當王莽之亂。雖鄉里自喜者。知遠其辱。而揚子親屈其體爲其左右之臣。豈君子固多能言而不能行乎。抑亦有以處之非必出於此言乎。曰。聖賢之言行。有所同。而有所不必同。不可以一端求也。同者。道也。不同者。迹也。知所同而不知所不同。非君子也。夫君子豈固欲爲此不同哉。蓋時不同。則言行不得無不同。唯其不同。是所以同也。如時不同而固欲爲之同。則是所同者。迹也。所不同者。道也。迹同於聖人而道不同。

則其爲小人也。孰禦哉。世之士不知道之不可一迹也久矣。聖賢之宗於道。猶水之宗於海也。水之流一曲焉。一直焉。未嘗同也。至其宗於海則同矣。聖賢之言行一伸焉。一屈焉。未嘗同也。至其宗於道則同矣。故水因地而曲。直故能宗於海。聖賢因時而屈伸。故能宗於道。孟子曰。伯夷柳下惠。聖人也。百世之師也。如其高餓顯。下祿隱。而必其出於所高。則柳下惠安擬伯夷哉。揚子曰。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蓋。言事雖曲而通諸道。則亦君子所當同也。由是而言之。餓顯之高。祿隱之下。皆迹矣。豈足以求聖賢哉。唯其能無係累於迹。是以大過於人也。如聖賢之道。皆出於一。而無權時之變。則又何聖賢之足稱乎。聖者。知權之大者也。賢者。知權之小者也。昔紂之時。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此三人者。道同也。而其去就若此者。蓋亦所謂迹不必同矣。易曰。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言君子之無可無不可也。使揚子寧不至于耽祿於弊時哉。蓋於時爲不可去。必去。則揚子之所知亦已小矣。

■太古

太古之人。不與禽獸朋也。幾何。聖人惡之也。制作焉以別之。下而戾於後世。侈裳衣。壯宮室。隆耳目之觀。以黨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皆不得其所當然。仁義不足澤其性。禮樂不足錮其情。刑政不足網其惡。蕩然復與禽獸朋矣。聖人不作。昧者不識。所以化之之術。顧引而歸之太古。太古之道。果可行之萬世。聖人惡用制作於其間。必制作於其間。爲太古之不可行也。顧欲引而歸之。是去禽獸而之禽獸。奚補於化哉。吾以爲識治亂者。當言所以化之之術。曰歸之太古。非愚則誣。

■原教

善教者。藏其用。民化上而不知所以教之之源。不善教者。反此。民知所以教之之源。而不誠化上之意。善教者之爲教也。致吾義忠。而天下之君臣義且忠矣。致吾孝慈。而天下之父子孝且慈矣。致吾恩於兄弟。而天下之兄弟相

爲恩矣。致吾禮於夫婦。而天下之夫婦相爲禮矣。天下之君君臣臣父子兄弟夫婦。皆吾教也。民則曰。我何賴於彼哉。此謂化上而不知所以教之之源也。不善教者之爲教也。不此之務。而暴爲之制。煩爲之防。勅於法令誥戒之間。藏於府憲於市。屬民於鄙野。必曰。臣而臣。君而君。子而子。父而父。兄弟者無失其爲兄弟也。夫婦無失其爲夫婦也。率是也有賞。不然則罪。鄉閭之師。族鄰之長。疎者時讀。密者日告。若是其悉矣。顧不有服教而附于刑者。於是嘉石以慚之。園土以苦之。甚者棄之於市朝。放之於裔末。卒不可以已也。此謂民知所以教之之源。而不誠化上之意也。善教者浹於民心。而耳目無聞焉。以道擾民者也。不善教者施於民之耳目。而求浹於心。以道強民者也。擾之爲言。猶山藪之擾毛羽。川澤之擾鱗介也。豈有制哉。自然耳。強之爲言。其猶囿毛羽。沼鱗介乎。一失其制。脫然逝矣。噫。古之所以爲古。無異焉。由前而已矣。今之所以不爲古。無異焉。由後而已矣。或曰。法令誥戒。不足以爲教乎。曰。法令誥戒。文也。吾云爾者。本也。失其本而求之文。吾不知其可也。

### 原過

天有過乎。有之。陵歷鬪蝕是也。地有過乎。有之。崩弛竭蹇是也。天地舉有過。卒不累覆。且載者何。善復常也。人介乎天地之間。則固不能無過。卒不害聖且賢者何。亦善復常也。故太甲思庸。孔子曰。勿憚改過。揚雄貴遷善。皆是術也。予之朋。有過而能悔。悔而能改。人則曰。是向之從事云爾。今從事與向之從事弗類。非其性也。飾表以疑世也。夫豈知言哉。天播五行於萬靈。人固備而有之。有而不思。則失。思而不行。則廢。一日咎前之非。沛然思而行之。是失而復得。廢而復舉也。顧曰。非其性。是率天下而戕性也。且如人有財。見篡於盜。已而得之。曰。非夫人之財。向篡於盜矣。可歎不可也。財之在己。固不若性之爲己有也。財失復得。曰。非其財。且不可。性失復得。曰。非其性。可乎。

### 進說

古之時。士之在下者。無求於上。上之人。日汲汲。惟恐一士之失也。古者士之進。有以德。有以才。有以言。有以曲藝。



今徒不然。自茂才等而下之。至於明法。其進退之。皆有法度。古之所謂德者才者。無以爲也。古之所謂言者。又未必應今之法度也。誠有豪傑不世出之士。不自進乎此。上之人弗舉也。誠進乎此。而不應今之法度。有司弗取也。夫自進乎此。皆所謂枉己者也。孟子曰。未有枉己能正人者也。然而今之士。不自進乎此者。未見也。豈皆不如古之士。自重以有恥乎。古者井天下之地而授之氓。士之未命也。則授一廩而爲氓。其父母妻子裕如也。自家達有塾。有序。有庠。有學。觀游止處。師師友友。弦歌堯舜之道。自樂也。磨礪鑄切。沉浸灌養。行完而才備。則曰上之人其舍我哉。上之人其亦莫之能舍也。今也地不井。國不學。黨不庠。遂不序。家不塾。士之未命也。則或無以裕父母妻子。無以處。行完而才備。上之人亦莫之舉也。士安得而不自進。嗚呼。使今之士不若古。非人則然。勢也。勢之異。聖賢之所以不得同也。孟子不見王公。而孔子爲季氏吏。夫不以勢乎哉。士之進退。不惟其德與才。而惟今之法度。而有司之好惡。未必今之法度也。是士之進。不惟今之法度。而幾在有司之好惡耳。今之有司。非昔之有司也。後之有司。又非今之有司也。有司之好惡。豈常哉。是士之進退。果卒無所必而已矣。噫。以言取人。未之失也。取焉而又不復。其所謂言。是失之失也。况又重以有司好惡之不可常哉。古之道。其卒不可以見乎。士也有得已之勢。其得不已乎。得已而巳。未見其爲有道也。楊叔明之兄弟。以父任皆京官。其勢非吾所謂無以處。無以裕父母妻子。而有不得已焉者也。自枉而爲進士。而又枉於有司。而又若不釋然。二君固常自任以道。而且朋友我矣。懼其猶未寤也。爲進說與之。

## 取材

夫工人之爲業也。必先淬礪其器用。揄度其材榦。然後致力寡而用功得矣。聖人之於國也。必先遴柬其賢能。練覈其名實。然後任使逸而事以濟矣。故取人之道。世之急務也。自古守文之君。孰不有意於是哉。然其間得人者有之。失士者不能無焉。稱職者有之。謬舉者不能無焉。必欲得人稱職。不失士。不謬舉。宜如漢左雄所議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爲得矣。所謂文吏者。不徒苟尙文辭而已。必也通古今。習禮法。天文人事。政教更張。然後施之職事。則

以詳平政體。有大議論。使以古今參之是也。所謂諸生者。不獨取訓習句讀而已。必也習典禮。明制度。臣主威儀。時政。訟襲。然後施之職事。則以緣飾治道。有大議論。則以經術斷之是也。以今準古。今之進士。古之文吏也。今之經學。古之儒生也。然其策進士。則但以章句聲病。苟尙文辭。類皆小能者爲之。策經學者。徒以記問爲能。不責大義。類皆蒙鄙者能之。使通才之人。或見贅於時。高世之士。或見排於俗。故屬文者至相戒曰。涉獵可爲也。誣豔可尙也。於政事何爲哉。守經者曰。傳寫可爲也。誦習可勤也。於義理何取哉。故其父兄勸其子弟。師長勸其門人。相爲浮豔之作。以追時好。而取世資也何哉。其取舍好尙如此。所習不得不然也。若此之類。而當擢之職位。歷之仕塗。一旦國家有大議論。立辟雍明堂。損益禮制。更著律令。決讞疑獄。彼惡能以詳平政體。緣飾治道。以古今參之。以經術斷之哉。是必唯唯而已。文中子曰。文乎文乎。苟作云乎哉。必也貫乎道。學乎學乎。博誦云乎哉。必也濟乎義。故才之不可苟取也久矣。必若差別類能。宜少依漢之賤。奏家法之義。策進士者。若曰。邦家之大計。何先。治人之要務。何急。政教之利害。何大。安邊之計策。何出。使之以時務之所宜言之。不直以章句聲病累其心。策經學者。宜曰。禮樂之損益。何宜。天地之變化。何如。禮器之制度。何尙。各傳經義。以對。不獨以記問傳寫爲能。然後署之甲乙。以升黜之。庶其取舍之鑑。灼於目前。是豈惡有用而事無用。辭逸而就勞哉。故學者不習無用之言。則業專而修矣。一心治道。則習貫而入矣。若此之類。施之朝廷。用之牧民。何嚮而不利哉。其他限年之議。亦無取矣。

### 興賢

國以任賢使能而興。棄賢專己而衰。此二者。必然之勢。古今之通義。流俗所共知耳。何治安之世有之。而能興。昏亂之世。雖有之。亦不興。蓋用之與不用之謂矣。有賢而用。國之福也。有之而不用。猶無有也。商之興也。有仲虺伊尹。其衰也。亦有三仁。周之興也。同心者十人。其衰也。亦有祭公謀父。內史過。兩漢之興也。有蕭曹寇鄧之徒。其衰也。亦有王嘉傅喜。陳蕃李固之衆。魏晉而下。至於李唐。不可徧舉。然其間興衰之世。亦皆同也。由此觀之。有賢而用之者。

國之福也。有之而不用。猶無有也。可不慎歟。今猶古也。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今之士民亦古之士民。古雖擾攘之際。猶有賢能若是之衆。況今太寧。豈曰無之。在君上用之而已。博詢衆庶。則才能者進矣。不有忌諱。則讜直之路開矣。不邇小人。則讒諛者自遠矣。不拘文牽俗。則守職者辨治矣。不責人以細過。則能吏之志得以盡其效矣。苟行此道。則何慮不跨兩漢軼三代。然後踐五帝三皇之塗哉。

■委任

人主以委任爲難。人臣以塞責爲重。任之重而責之重。可也。任之輕而責之重。不可也。愚無他識。請以漢之事明之。高祖之任人也。可以任則任。可以止則止。至於一人之身。才有長短。取其長則不問其短。情有忠僞。信其忠則不疑其僞。其意曰。我以其人長於某事而任之。在它事雖短何害焉。我以其人忠於我心而任之。在它人雖僞何害焉。故蕭何刀筆之吏也。委之關中。無復西顧之憂。陳平亡命之虜也。出捐四萬餘金。不問出入。韓信輕猾之徒也。與之百萬之衆而不疑。是三子者。豈素著忠名哉。蓋高祖推己之心而真於其心。則它人不能離間。而事以濟矣。後世循高祖則鮮有敗事。不循則失。故孝文雖愛鄧通。猶逞申屠之志。孝武不疑金霍。終定天下大策。當是時。守文之盛者。二君而已。元成之後則不然。雖有何武王嘉師丹之賢。而脅於外戚。豎宦之寵。牽於帷嬙。近習之制。是以王道寢微。而不免負謗於天下也。中興之後。唯世祖能馭大臣。以寇鄧耿賈之徒爲任職。所以威名不減於高祖。至於爲子孫慮。則不然。反以元成之後三公之任。多脅於外戚。豎宦帷嬙近習之人而致敗。由是置三公之任。而事歸臺閣。以虛尊加之而已。然而臺閣之臣。位卑事冗。無所統一。而奪於衆多之口。此其爲脅於外戚。豎宦帷嬙近習者愈矣。至於治有不進。水旱不時。災異或起。則曰三公不能變理陰陽而策免之。甚者至於誅死。豈不痛哉。沖質之後。桓靈之間。因循以爲故事。雖有李固陳蕃之賢。皆挫於閹寺之手。其餘則希世用事全軀而已。何政治之能立哉。此所謂任輕責重之弊也。噫。常人之性。有能有不能。有忠有不忠。知其能則任之重可也。謂其忠則委之誠可也。委之誠者人亦

輸其誠。任之重者人亦荷其重。使上下之誠相照。恩結於其心。是豈禽息鳥視而不知荷恩盡力哉。故曰。不疑於物。物亦誠焉。且蘇秦不信天下。爲燕尾生。此一蘇秦傾側數國之間。於秦獨以然者。誠燕君厚之之謂也。故人主以狗彘畜人者。人亦狗彘其行。以國士待人者。人亦國士自奮。故曰。常人之性。有能有不能。有忠有不忠。願人君待之之意。何如耳。

知人

貪人廉。淫人潔。佞人直。非終然也。規有濟焉爾。王莽拜侯。讓印不受。假僭皇命。得璽而喜。以廉濟貪者也。晉王廣求爲冢嗣。管絃過密。塵埃被之。陪扈未幾。而聲色喪邦。以潔濟淫者也。鄭注開陳治道。激昂顏辭。君民翕然。倚以致平。卒用姦敗。以直濟佞者也。於戲。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古今一也。

風俗

夫天之所愛育者民也。民之所係仰者君也。聖人上承天之意。下爲民之主。其要在安利之。而安利之要。不在於它。在乎正風俗而已。故風俗之變。遷染民志。關之盛衰。不可不慎也。君子制俗以儉。其弊爲奢。奢而不制。弊將若之。何夫如是。則有殫極財力。僭瀆擬倫。以追時好者矣。且天地之生財也有限。而日夜之費無窮。以有時之財。有限之力。以給無窮之費。若不爲制。所謂積之涓涓而洩之浩浩。如之何使斯民不貧且濫也。國家奄有諸夏。四聖繼統。制度以定矣。紀綱以緝矣。賦歛不傷於民矣。徭役以均矣。升平之運。未有盛於今矣。固當家給人足。無一夫不獲其所矣。然而窶人之子。短褐未盡完。趨末之民。巧僞未盡抑。其故何也。殆風俗有所未盡淳歟。且聖人之化。自近及遠。由內及外。是以京師者風俗之樞機也。四方之所面內而依倣也。加之士民富庶。財物畢會。難以儉率。易以奢變。至於發一端作一事。衣冠車馬之奇。器物服玩之具。且更奇制。夕染諸夏。工者矜能於無用。商者通貨於難得。歲加一歲。巧眩之性。不可窮。好尚之勢。多所易。故物有未弊而見毀於人。人有循舊而見嗤於俗。富者競以

自勝。貧者恥其不若。且曰。彼人也。我人也。彼爲奉養若此之麗。而我反不及。由是轉相慕效。務盡鮮明。使愚下之人。有逞一時之嗜欲。破終身之貲產。而不自知也。且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實漏卮。淳朴之風散。則貪饕之行成。貪饕之行成。則上下之力匱。如此。則人無完行。士無廉聲。尙陵逼者爲時宜。守檢押者爲鄙野。節義之民少。兼并之家多。富者財產滿布州域。貧者困窮不免於溝壑。夫人之爲性。心充體逸則樂生。心鬱體勞則思死。若是之俗。何法令之能避哉。故刑罰所以不措者此也。且壞崖破岩之水。原自涓涓。干雲蔽日之木。起於青葱。禁微則易。救末者難。所宜略依古之王制。命市納賈。以觀好惡。有作奇技淫巧以疑衆者。糾罰之下。至物器饌具。爲之品制。以節之。工商逐末者。重租稅以困辱之。民見末業之無用。而又爲糾罰困辱。不得不趨田畝。田畝闢則民無饑矣。以此顯示衆庶。未有輦轂之內治。而天下不治矣。

閔習

父母死。則燔而捐之水中。其不可明也。禁使葬之。其無不可。亦明也。然而吏相與非之乎。上民相與怪之乎。下蓋其習之久也。則至於戕賊父母。而無以爲不可。顧曰。禁之不可也。嗚呼。吾是以見先王之道難行也。先王之道不講乎天下。而不勝乎小人之說。非一日之積也。而小人之說。其爲不可。不皆若戕賊父母之易明也。先王之道。不皆若禁使葬之之易行也。嗚呼。吾是以見先王之道難行也。正觀之行。其庶矣。惜乎其臣有罪焉。作閔習。

復讎解

或問復讎。對曰。非治世之道也。明天子在上。自方伯諸侯。以至於有司。各修其職。其能殺不辜者少矣。不幸而有焉。則其子弟以告於有司。有司不能聽。以告於其君。其君不能聽。以告於方伯。方伯不能聽。以告於天子。則天子誅其不能聽者。而爲之施刑於其讎。亂世則天子諸侯方伯皆不可以告。故書說紂曰。凡有辜罪。乃罔恆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蓋讎之所以興。以上之不可告。辜罪之不常獲也。方是時。有父兄之讎。而輒殺之者。君子權其勢。恕其情。

而與之可也。故復讎之義見於春秋傳。見於禮記。爲亂世之爲子弟者言之也。春秋傳以爲父受子誅復讎不可也。此言不敢以身之私而害天下之公。又以爲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此言不以有可絕之義廢不可絕之恩也。周官之說曰。凡復讎者書于士。殺之無罪。疑此非周公之法也。凡所以有復讎者。以天下之亂。而士之不能聽也。有士矣。不使聽其殺人之罪以施行。而使爲人之子弟者讎之。然則何取於士而祿之也。古之於殺人。其聽之可謂盡矣。猶懼其未也。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書于士。則殺之無罪。則所謂復讎者。果所謂可讎者乎。庸詎知其不獨有可言者乎。就當聽其罪矣。則不殺於士師。而使讎者殺之何也。故疑此非周公之法也。或曰。世亂而有復讎之禁。則寧殺身以復讎乎。將無復讎而以存人之祀乎。曰。可以復讎而不復。非孝也。復讎而殄祀。亦非孝也。以讎未復之恥居之終身焉。蓋可也。讎之不復者。天也。不忘復讎者。己也。克己以畏天。心不忘其親。不亦可矣。

### 推命對

吳里處士有善推命。知貴賤禍福者。或俾予問之。予辭焉。他日復以請。予對曰。夫貴若賤。天所爲也。賢不肖。吾所爲也。吾所爲者。吾能自知之。天所爲者。吾獨懵乎哉。吾賢歟。可以位公卿歟。則萬鍾之祿固有焉。不幸而貧且賤。則時也。吾不賢歟。不可以位公卿歟。則簞食豆羹無歎焉。若幸而富且貴。則咎也。此吾知之無疑。奚率於彼者哉。且禍與福。君子置諸外焉。君子居必仁。行必義。反仁義而福。君子不有也。由仁義而禍。君子不屑也。是故文王拘羑里。孔子畏於匡。彼聖人之智。豈不能脫禍患哉。蓋道之存焉耳。曰。子以爲貴若賤。天所爲也。然世賢而賤。不肖而貴者。亦天所爲歟。曰。非也。人不能合於天耳。夫天之生斯人也。使賢者治不賢。故賢者宜貴。不賢者宜賤。天之道也。擇而行之者。人之謂也。天之道合。則賢者貴。不肖者賤。天之道悖。則賢者賤。而不肖者貴也。天之道悖合相半。則賢不肖或貴或賤。堯舜之世。元凱用而四凶殛。是天人之道合也。桀紂之世。飛廉進而三仁退。是天人之道悖也。漢魏而下。賢不肖或貴或賤。是天人之道悖合相半也。蓋天之命一。而人之時不能率合焉。故君子修身以俟命。守道以

任時。貴賤禍福之來。不能沮也。子不力於仁義以信其中。而屑屑焉甘意於誕謾虛怪之說。不已溺哉。

使醫

一人疾焉而醫者十。並使之歟。曰。使其尤良者一人焉爾。烏知其尤良而使之。曰。衆人之所謂尤良者。而隱之以吾心。其可也。夫能不相逮。不相爲謀。又相忌也。況愚智之相百者乎。人之愚不能者常多。而智能者常少。醫者十。愚不能者。烏知其不九邪。並使之。智能者何用。愚不能者何所不用。一日而病且亡。誰者任其咎邪。故予曰。使其尤良者一人焉爾。使其尤良者有道。藥云則藥。食云則食。坐云則坐。作云則作。夫然。故醫也得肆其術。而無憾焉。不幸而病且亡。則少矣。藥云則食。坐云則作。曰。姑如吾所安焉爾。若人也。何必醫。如吾所安焉可也。凡疾而使醫之道皆然。而腹心爲甚。有腹心之疾者。得吾說而思之。其庶矣。

汴說

古者卜筮有常官。所諏有常事。若考步人生辰星宿所次。訾相人儀狀色理。逆斥人禍福。考信於聖人。無有也。不知從何訐人口。宗其說者。瀆漫四出。抵今爲尤蕃。舉天下而籍之以是自名者。蓋數萬不啻。而汴不與焉。舉汴而籍之。蓋亦以萬計。予嘗昧汴之術。士苦挾奇。而以動人者。大祀宮廬。服與食飲之華。封君不如也。其出也。或召焉。問之。某人也。朝貴人也。其歸也。或賜焉。問之。某人也。朝貴人也。坐其廬旁。歷其人之往來。肩相切。踵相籍。窮一朝暮。則已錯不可計。竊異之。且竊歎曰。吾儕治先聖人之言。而修其術。張之能爲天子營太平。斂之猶足以禔身正家。顧未嘗有公卿徹官。若是其卽之勤也。或曰。子知乎。渴者期於漿。疾者期於醫。治然也。子誠能爲天子營太平。禔身正家。彼所存勢與位。爾勢不盈。位不充。則熱中。熱中則惑。勢盈。位充矣。則病失之。病失之則憂。惑且憂。則思決。以彼爲能決。子亦能乎。不能則無異。其卽彼疏此也。因寤不復異。久之。補吏淮南。省親江南。有金華山人者。率然相過。自言能逆斥禍福。噫。今之世子之術。奚適而不遇哉。因以汴說諭之。

### 議茶法

國家罷推茶之法。而使民得自販。於方今實爲便。於古義實爲宜。而有非之者。蓋聚斂之臣。將盡財利於毫末之間。而不知與之爲取之過也。夫茶之爲民用。等於米鹽。不可一日以無。而今官場所出。皆蠱惡不可食。故民之所食。大率皆私販者。夫奪民之所甘。而使不得食。則嚴刑峻法。有不能止者。故鞭扑流徒之罪。未常少弛。而私販私市者。亦未嘗絕於道路也。旣罷推之之法。則凡此之爲患。皆可以無矣。然則雖盡充歲入之利。亦爲國者之所當務也。況關市之入。自足侔昔日之利乎。昔桑洪羊興推酤之議。當時以爲財用待此而給。萬世不可易者。然至霍光不學無術之人。遂能屈其論而罷其法。蓋義之勝利久矣。今朝廷之治。方欲剗百代之弊。而復堯舜之功。而其爲法度。乃欲出於霍光之所羞爲者。則可乎。以今之勢。雖未能盡罷推貨。而能緩其一。亦所以示上之人恤民之深。而興治之漸也。彼區區聚斂之臣。務以求利爲功。而不知與之爲取。上之人亦當斷以義。豈可以人人合其私說。然後行哉。揚雄曰。爲人父而推其子。縱利如子何。以雄之聰明。其講天下之利害。宜可信。然則今雖國用甚不足。亦不可以復易已行之法矣。是以國家之勢。苟修其法度。以使本盛而未衰。則天下之財。不勝用。庸詎而必區區於此哉。

### 茶商十二說

臣竊以須仰巨商。有十二之損。爲害甚廣。請試陳之。須仰巨商。巨商數少。相率旣易。邀賤遂繁。故有場饒明減。閘減累累不已。歲數百萬。是饒減之損一也。又旣仰巨商。巨商稀少。積壓等候。陳損旣多。或棄或焚。或充雜用。此稅旣陷。正稅又饒。是陷稅之損二也。又旣仰巨商。饒豐價薄。園民困耗。逋欠歲程。至如石橋一場。祖額一百七萬。而近歲買納。才得十萬。而虧及累年。便乞減額。是退額之損三也。又旣仰巨商。須憑力禁。是以捕捉之旅。所在屯布。掩緝之衆。彌占川落。官員請俸。卒旅衣糧。擾民費財。摠計不細。是力禁之損四也。又旣仰巨商。須置推務。諸郡津置。或數千里。所載綱運。率自省破。船材兵費。風波盜竊。每歲之計。不爲不甚。是遠萃之損五也。又旣仰巨商。必先多備。茶體輕



怯難掌易損。架閣利燥。封角利密。而官數浩瀚。堆積敖廩。風枯雨溼。氣味失奪。俟售待給。已反陳損。是堆積之損六也。又失物分輕。則得衆。得衆則易竭。今仰巨商。本不及數千緡。則不能行。是分重而不得衆也。故難竭。而成積滯分重之損七也。又凡貨利。已則精心。精心則貨善。貨善則易售。今仰巨商。非已甚衆。始從小戶。次輸主人。方納官場。復支商旅。是以小戶偷竊。主人殺雜。姦吏容庇。皆以非己而致貨不善也。是非己之損八也。又既仰巨商。遂爲二等。新好者。支算商旅。低陳者。留賣南中。食用不堪。遂皆私易。故一縣大率。每歲以茶被刑者。往往百數。是煩刑之損九也。又既仰巨商。茶多積壞。壞不堪賣。遂轉蠶茶。俵給戶民。悉不堪食。虛納所直。諸郡甚多。是剝本之損十也。又巨商悉係通商南方。盡從官賣。官賣既不堪食。多配寺院茶坊。茶多棄損。錢實虛歛。是削民之損十一也。既仰巨商。貨終難盡。諸般折給。從是生焉。雖依元價。折錢變賣。雜收什一。請實虛損。官亦虛損。是刻士之損十二也。其爲害廣也如此。不可不去也。

## 乞制置三司條例

竊觀先王之法。自畿之內。賦入精麤。以百里爲之差。而畿外邦國。各以所有爲貢。又爲經用通財之法。以懋遷之。其治市之貨財。則亡者使有害。害者使除。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則吏爲歛之。以待不時而賣者。凡此非專利也。蓋聚天下之人。不可以無財。理天下之財。不可以無義。夫以義理天下之財。則轉輸之勞逸。不可以不均。用度之多寡。不可以不通。貨賄之有無。不可以不制。而輕重歛散之權。不可以無術。今天下財用。窘急無餘。典領之官。拘於弊法。內外不以相知。盈虛不以相補。諸路上供。歲有定額。豐年便道。可以多致。而不敢不贏。年儉物貴。難於供備。而不敢不足。遠方有倍蓰之輸。中都有半價之鬻。三司發運使。按簿書促期會而已。無所可否。增損於其間。至遇軍國郊祀之大費。則遣使剗刷。殆無餘藏。諸司財用事。往往爲伏匿。不敢實言。以備緩急。又憂年計之不足。則多爲支移折變。以取之民。納租稅數。至或倍其本數。而朝廷所用之物。多求於不產。責於非時。富商大賈。因時乘公私之急。以擅輕

重斂散之權。臣等以謂發運使摠六路之賦入。而其職以制置茶鹽礬稅爲事。軍儲國用。多所仰給。宜假以錢貨。繼其用之不給。使周知六路財賦之有無。而移用之。凡糴買稅斂上供之物。皆得徒貴就賤。用近易遠。令在京庫藏年支。見在之定數。所當供辦者。得以從便變賣。以待上令。稍收輕重斂散之權。歸之公上。而制其有無。以便轉輸。省勞費。去重斂。寬農民。庶幾國用可足。民財不匱矣。所有本司合置官屬。許令辟舉。及有合行事件。令依條例以聞。奏下制置司參議施行。

相鶴經

鶴者。陽鳥也。而遊於陰。因金氣。依火精。以自養。金數九。火數七。六十三年小變。百六十年大變。千六百年形定。生三年頂赤。七年飛薄雲漢。又七年夜十二時鳴。六十年大毛落。茸毛生。乃潔白如雪。泥水不能汙。百六年雌雄相視而孕。一千六百年飲而不食。胎化產爲仙人之騏驎也。夫聲聞於天。故頂赤。食於水。故喙長。輕於前。故毛豐。而肉疎。修頸以納新。故天壽不可量。所以體無青黃二色。土木之氣。內養。故不表於外也。是以行必依洲渚。止不集林木。蓋羽族之清崇也。其相曰。隆鼻短喙。則少暝。露睛赤白。則視遠。長頸疎身。則能鳴。鳳翼雀尾。則善飛。龜背鼈腹。會舞。高脛促節。足力。其文。李浮丘伯授王子晉。又崔文子學道於子晉。得其文。藏嵩山石室。淮南公采藥得之。遂傳於近代。熙寧十年正月一日。臨川王某筆。

策問十一道

問。堯舉鯀。於書詳矣。堯知其不可。然且試之邪。抑不知之也。不知。非所以爲聖也。知其不可。然且試之。則九載之民。其爲病也亦久矣。幸而羣臣遂舉舜禹。不幸復稱鯀。此亦將以九載試之邪。以堯之大聖。知鯀之大惡。其知之也。足以自信不疑矣。何牽於羣臣也。必曰。吾唯羣臣之聽。不自任也。聖人之心。急於救民。其趣舍。顧是否何如。豈固然邪。必以爲後世法。得無明哲之主。牽制以召敗者邪。或曰。堯知水之數。故先之以鯀。或曰。久民病以大禹功。是皆不

然堯必不以民病私禹。禹必不以利民病而大己功。以民病私其臣。利民病以爲己功。烏在其爲堯禹也。又以爲泥於數。其探聖人滋淺矣。且謂之有數。繇何罪其殛死也。聖人之所所然。愚不能釋。吾子無隱焉耳。

其二

問。臯陶曰。在知人。在安民。大哉古之君臣相戒如此。夫雖有知人之明。而無安民之惠心。未可與爲治也。有安民之惠心。而無知人之明。則不能任人。雖欲安民。亦有所不能焉。然而天子之尊也。四海之富也。自公至于士。凡幾位。自正至于旅。凡幾職。所謂知人者。其必有術。可以二三子而不知乎。

其三

問。聖人治世有本末。其施之也有先後。今天下困敝不革。其爲日也久矣。治教政令。未嘗放聖人之意而爲之也。失其本。求之末。當後者反先之。天下靡靡然入於亂者。凡以此。夫治天下不以聖人所以治。其卒不治也。則爲士而不聞聖人之所以治。非所以爲士也。願二三子盡道聖人所以治之本末。與其所先後。以聞於有司。

其四

問。記曰。追王太王王季。文王不以卑臨尊也。夏商受命。固有祖考。奚無追王之事邪。

其五

問。聖人之爲道也。人情而已矣。考之以事而不合。隱之以義而不通。非道也。洪範之陳五事。合於事而通於義者也。如其休咎之效。則予疑焉。人君承天以從事。天不得其所當然。則戒吾所以承之之事。可也。必如傳云。人君行然。天則順之以然。其固然邪。僭常鳴若。狂常雨若。使狂且僭。則天如何其順之也。堯湯水旱。奚尤以取之邪。意者微言深法。非淺者之所能造。敢以質於二三子。

其六

問。述詩書傳記百家之文。二帝三王之所以基太平而澤後世。必曰禮樂云。若政與刑。乃其助爾。禮節之。樂和之。人已大治之後。其所謂助者。幾不用矣。下三王而王者。亦有議禮樂之情者乎。其所謂禮樂如何也。儒衣冠而言制作者。文采聲音而已。基太平而澤後世。儻在此邪。宋之爲宋久矣。禮樂不接於民之耳目何也。抑猶未可以制作邪。董仲舒王吉以爲王者未制作。用先王之禮樂宜於世者。如欲用先王之禮樂。則何者宜於世邪。

其七

問。舜命九官。三后在焉。呂刑所謂三后恤功于民。乃堯命之何也。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以功次之。禹也。稷也。伯夷也。其可也。以事次之。民之災也。富之也。教之也。其可也。今考其文辭。未有次焉。何也。曰。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聽。降典也。則以民云。制于刑之中。則以百姓云。何也。

其八

問。夏之法至商而更之。商之法至周而更之。皆因世就民而爲之節。然其所以法意不相師乎。

其九

問。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說者曰。垂衣裳以辨貴賤。乾坤尊卑之義也。夫垂衣裳以辨貴賤。自何世始。始於黃帝。獨曰黃帝可也。於堯舜。曰堯曰舜可也。兼三世而言之。吾疑焉。二三子姑爲之解。

其十

問。詩論商之所以王本之契。論周本之后稷。夫成湯文武之仁聖。而以當桀紂之天下。此夏商所以破滅。而商周得之也。彼千歲之稷契何功焉。其本之也不有說邪。

其十一

問。挂兵於夷狄。以弊百姓。敗游倡樂。賞賜無節。而臺榭陂池宮室之觀侈。此國之所以貧。今皆無此。而有司之所

講。常出於權利。然亦不足於財。信任親戚。後宮之家尊顯。公卿大臣之世。布衣巖穴之秀。蔽鄣而不得仕。此官之所以曠。今皆無此。而所使在位。皆公天下之選也。然亦不足於士。異時嘗多兵矣。而不以兵多故費財。今民之壯者多去。而爲兵。而租賦盡於糧餉。然亦不足於兵。異時嘗多馬矣。而不以馬多故費土。今內則空可耕之地。以爲牧。蓋鉅萬頃。外則棄錢幣以取之四夷。然亦不足於馬。此其故何也。

雜著

先大夫述

王氏其先出太原。今爲撫州臨川人。不知始所以徙。其後有隱君子某。生某。以子故贈尙書職方員外郎。職方生衛尉寺丞某。公考也。公諱某。始字捐之。年十七。以文干張公詠。張公奇之。改字公舜良。祥符八年。得進士第。爲建安主簿。時尙少。縣人頗易之。旣數月。皆畏翁然。令賴以治。嘗疾病。閩縣爲禱祠。縣人不時入稅。州各縣。公曰。孔目吏尙不時入稅。貧民何獨爲邪。卽與梭至府門。取孔目吏以歸。杖二十。與之期三日。盡期。民之稅亦無不入。自將已下。皆側目。爲判官臨江軍守。不法。公遇事輒據爭之。以政事一故。吏爲文書謾其上。至公輒閣。軍有蕭灘。號難度。以腐船度。輒返。吏呼公爲判官灘云。豪吏大姓。至相與出錢。求轉運使。下吏出公領新淦縣。縣大治。今三十年。吏民稱說如公在。改大理寺丞。知廬陵縣。又大治。移知新繁縣。改殿中丞。到縣。條宿姦數人上府。流惡處。自餘一以恩信治之。嘗歷歲不答一人。知韻州。改太常博士。尙書屯田員外郎。夷越無男女之別。前守類以爲俗。然卽其得可已。皆弗究。公曰。同是人也。不可瀆其倫。夫所謂因其俗者。豈謂是邪。凡有萌蘖。一切擯於窮治之時。未幾。男女之行于市者。不敢一塗。胡先生瑗爲政範。亦掇公此事。部縣翁源多虎。公教捕之。民言虎自斃者五。令斷虎頭。輿致州。爲頌以獻。公麾輿者出。以頌還。今其不喜怪。不以其道說之不說也。如此。蜀劾忠士屯者五百人。代不到。謀叛。卽小州。詔有變。無所

可枝梧。佐吏始殊恐。公不爲動。獨捕其首五人。即日斷流之。護出之界上。劫佐吏固爭請付獄。旣而聞其徒謀。若以首赴獄。當夜劫之以叛。衆乃愈服。公完營驛倉庫。建坊道。隨所施設。有條理。長老言自嶺海服朝廷爲吾置州守。未有賢公者。丁衛尉府君憂。服除。通判江寧府。閔兩將。一以府倚公辦。寶元二年二月二十三日。以疾棄諸孤官下。享年四十六。公於忠義孝友。非勉也。宦游常奉親行。獨西川以遠。又法不聽。在新繁未嘗劇飲酒。歲時思慕。哭殊悲。其自奉如甚嗇者。異時悉所有。又貸於人。治酒食。須以娛其親。無秋毫愛也。人乃或以爲奢。居未嘗怒笞子弟。每置酒從容。爲陳孝悌仁義之本。古今存亡治亂之所以然。甚適。其自任以世之重也。雖人望公則亦然。卒之官不充其材。以夭。嗚呼。其命也。母謝氏。以公故。封水安縣君。娶某氏。封長壽縣君。子男七人。女一人。適張氏。處兩人。將以某月日葬某處。子某等謹撰次公事如右。以求有道而文者銘焉。以取信於後世。

先大夫集序

君子於學。其志未始不欲張而行之。以致君。下膏澤於無窮。唯其志之大。故或不位於朝。不位於朝而勢不足以自効。則思慕古之人。而作爲文辭。亦不失其所志也。二帝三王羣聖人之時。賢俊並用。雖窮處巖穴。亦扳而在高位。其志莫不得施。而文之傳于後者少矣。後之時。非古之時也。人之不得志者常多。而以文自傳者紛如也。先大夫少而博學。及強年有仕進之望。其志欲有以爲而遽沒。其於文。所不暇也。一日。諸子閱囊中。乃得舊歌詩百餘篇。雖此不足盡識其志。然諷詠情性。其亦有以助于道者。不忍棄去也。輒序次之。嗚呼。公之詩。君子視之。當自知矣。不敢贊也。

題王逢原講孟子後

逢原在常江陰時。學者有問以孟子。而逢原爲之論說。是以如是其詳也。未幾而逢原卒。故其書纔終於一篇。而考之時不同。蓋其志猶未就也。雖然。觀其說。亦足以概見之矣。若逢原所謂見其進未見其止也。其卒時年二十八。

嗚呼惜哉。逢原卒於嘉祐己亥六月。後七年。講義方行。

許氏世譜

伯夷。神農之後也。佐堯舜有大功。賜姓曰姜。其後見經者四目。曰申。詩所謂申伯者是也。曰呂。書所謂呂侯者是也。曰齊。曰許。春秋內書齊侯許男是也。周衰。許男嘗從大侯侵伐會盟。竟於春秋。及後世復國。而子孫以其封姓。然世傳有許由者。堯以天下讓由。由不受。逃之箕山。箕山上蓋有許由冢焉。其事不見於經。學者疑之。或曰。由亡求於世者耳。雖與之天下。蓋不受也。故好事者以云。而由與伯夷。其生後先。所祖同不同。莫能知也。漢興。許氏侯者六人。柏至侯盎。宋子侯瘞。嚴侯猜。此三侯者。其始以將封。而史不書其州里。平恩侯廣漢。博望侯舜。樂成侯延壽。此三侯者。同產昆弟也。以外戚起於宣元之世。昌邑人也。盎孫昌。嘗爲丞相。延壽及廣漢弟子嘉。嘗爲大司馬。至王莽敗。許氏始皆失其封云。後漢會稽有許荆者。循吏也。許慎者。以經術顯。許峻者。爲易林傳於世。許楊者。治鴻隙陂。有德於汝南。汝南之民報祭焉。許靖者。避地交州。後入蜀。先主以爲太傅。與從弟劭俱善論人物。劭兄虔亦知名。世稱平輿。淵有二龍焉。慎峻楊靖皆汝南人也。許禘者。家於譙。以忠力事魏。封侯牟鄉。許慈者。家南陽。入蜀。父子爲博士司馬。晉時有許政者。東陽人也。德行高。察孝廉不起。老於家。其子曰生。亦有至性焉。初許氏爵邑於周。子孫播散四方。有紀者。猶不乏焉。至昌邑始大者。間興於汝南。其後祖高陽者爲最盛。然高陽之族。不見其所始。有據者。仕魏。歷校尉郡守。生允。爲鎮北將軍。允三子。皆仕司馬。晉奇。司隸校尉。猛。幽州刺史。奇子遐。侍中。猛子式。平原太子。自允至式。皆知名。允後五世。詢。司馬。晉嘗召官之不起。詢孫珪。爲旌陽太守於齊。珪生勇。慧。齊太子家令。允從僕射。勇。慧。生懋。篤學。以孝聞。卒於梁。爲中庶子。懋生亨。爲陳衛尉卿。嘗領史官。次齊梁時事。有子善心。爲之卒業。是時有許紹者。善心族父也。通守夷陵。治有恩。流戶自歸數十萬。卒有勞於唐。爵安陸郡公。圍師欽寂。欽明。其後也。圍師紹少子。寬博有器幹。別自封平恩。勇與敬宗。俱龍朔中宰相。欽寂謂紹曾大父也。萬歲中。帥師當契丹。爲所敗。執以如安東。使說守

者降至安東曰賊今且破滅公勉守無忘忠也契丹卽殺之是歲弟欽明亦遇殺欽明爲涼州都督案行卒與突厥遇亦執使降至靈州顧爲庚言告守者所以破賊兄弟將兵一旦同以身徇邊鄙賢者榮之敬宗者善心子也始以公開郡於高陽與其孫令伯以文稱當世天寶之亂敬宗有孫曰遠與張巡以睢陽抗賊自以不及巡推巡爲將而親爲之下久之食已盡煮茶紙以食猶堅守賊所以不得南向以睢陽弊其鋒也卒與俱死者皆天下豪傑義士云唐亡遠孫儒不義朱梁自雍州入于江南終身不出焉儒生稠沈毅有信仕江南李氏參德化王軍事稠生規好道家言不以事自慰嘗羈宣歙間聞旁舍呻呼就之曰我某郡人也察君長者且死願以骸骨屬君因指囊中黃金十斤曰以是交長者規許諾敬負其骨千里并黃金置死者家家大驚愧之因請獻金如兒言以爲許君壽規不顧竟去於是聞者滋以規爲長者卒葬池州後以子故贈大理評事生遂溯迴三子遂善事母里母勵其子輒曰汝獨不慚許伯通乎祥符中天子有事於泰山加恩羣臣遂當遷讓其兄遂天子以遂試將作監主簿遂子俞字堯言名能文章大臣屢薦之有與不合者官以故不遂嘗知興國軍大冶縣縣人至今稱之俞兩子均爲進士述字景山嘗上書江南李氏李氏嘆奇之以爲崇文館校書郎歲終拜監察御史後復上書太宗論邊事宰相趙普奇其意以爲與己合知興元府起鄧侯廢堰以利民治豐荆揚三州爲盜者逃而去其事兄如事父使妻事其長姁如事母故人無後爲嫁其女如己子有子五人恂黃州錄事參軍恢尙書虞部員外郎怡今爲太子中舍簽書淮南節度判官廳公事元今爲江淮荆湖兩浙制置發運使平秦州海陵主簿五人者咸孝友如其先人故士大夫論孝友者歸許氏元以國子博士發運判官七年遂爲其使待制天章閣自天子大臣莫不以爲材其勞烈方在史氏記余故不論而著其家行云迴字光遠其事母如伯通之孝事其兄如景山之爲弟也慷慨有大意少嘗仕李氏後不復仕與其兄俱葬顏村有子會爲進士方壯時亦慨然好議天下事今爲太廟齋郎臨川王某曰余譜許氏自據以下其緒傳始顯焉然自許男見於周其後數封而有紀之子孫多焉考是論之夫伯夷之所以佐其君治民余讀書未嘗不喟然嘆



思之也。傳曰：盛德者必百世祀。若伯夷者，蓋庶幾焉。彼其後世忠孝之良，亦使之遭時。沐浴舜禹之間，以盡其材。而與夫夔、臯、齔、虎之徒俱出而馳焉，其孰能概之耶。

傷仲永

金谿民方仲永，世隸耕。仲永生五年，未嘗識書具，忽啼求之，父異焉，借旁近與之，卽書詩四句，并自爲其名。其詩以養父母收族爲意，傳一鄉，秀才觀之，自是指物作詩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觀者。邑人奇之，稍稍賓客其父，或以錢幣乞之，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環謁於邑人，不使學。予聞之也久，明道中，從先人還家，於舅家見之，十二三矣，令作詩，不能稱前時之聞。又七年，還自揚州，復到舅家，問焉，曰：泯然衆人矣。王子曰：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受之人也，賢於材人遠矣。卒之爲衆人，則其受於人者不至也，彼其受之天也，如此其賢也，不受之人，且爲衆人，今夫不受之天，固衆人，又不受之人，得爲衆人而已邪。

同學一首別子固

江之南有賢人焉，字子固，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淮之南有賢人焉，字正之，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二賢人者，足未嘗相過也，口未嘗相語也，辭幣未嘗相接也。其師若友，豈盡同哉。予考其言行，其不相似者，何其少也。曰：學聖人而已矣。學聖人，則其師若友，必學聖人者。聖人之言行，豈有二哉。其相似也，適然。予在淮南，爲正之道子固，子固不予疑也。還江南，爲子固道正之，子固亦以爲然。予又知所謂賢人者，旣相似，又相信不疑也。子固作懷友一首遺予，其大略欲相扳以至乎中庸而後已。正之蓋亦常云爾。夫安驅徐行，轡中庸之庭，而造於其堂，舍二賢人者而誰哉。予昔非敢自必其有至也，亦願從事於左右焉爾。輔而進之，其可也。噫，官有守，私有繫，會合不可以常也。作同學一首別子固，以相警且相慰云。

書瑞新道人壁

始瑞新道人治其衆於天童之景德。予知鄞縣。愛其材能。數與之遊。後新主此山之四年。予自淮南來視蘇州之積水。卒事訪焉。則新既死於某月某日矣。人知與不知。莫不愴焉。而予與之又久以深。宜其悲也。夫新之材信奇矣。然自放於世外。而人悼惜之如此。彼公卿大夫操治民之勢。而能以利澤加焉。則其生也榮。其死也哀。不亦宜乎。皇祐五年六月十五日。臨川王某介甫題。

讀孟嘗君傳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鷄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尙何取鷄鳴狗盜之力哉。夫鷄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讀柳宗元傳

余觀八司馬皆天下之奇材也。一爲叔文所誘。遂陷於不義。至今士大夫欲爲君子者。皆羞道而喜攻之。然此八人者。既困矣。無所用於世。往往能自強以求列於後世。而其名卒不廢焉。而所謂欲爲君子者。吾多見其初而已。要其終。能毋與世俯仰以自別於小人者少耳。復何議彼哉。

讀江南錄

故散騎常侍徐公鉉奉太宗命撰江南錄。至李氏亡國之際。不言其君之過。但以歷數存亡論之。雖有愧於實錄。其於春秋之義。《春秋》臣子爲君親諱禮也。箕子之說。《周武王克商問箕子商所以亡》。箕子不忍言商惡以存亡國宜告之。徐氏錄爲得焉。然吾聞國之將亡。必有大惡。惡者無大於殺忠臣。國君無道。不殺忠臣。雖不至於治。亦不至於亡。紂爲君。至暴矣。武王觀兵於孟津。諸侯請伐紂。武王曰。未可。及聞其殺王子比干。然後知其將亡也。一舉而勝焉。季梁在隋。隋人雖亂。楚人不敢加兵。虞以不用宮之奇之言。晉人始有納璧假道之謀。然則忠臣國之與

也。存與之存。亡與之亡。予自爲兒童時。已聞金陵臣潘佑以直言見殺。當時京師因舉兵來伐。數以殺忠臣之辜。及得佑所上諫。李氏表觀之。詞意質直。忠臣之言。予諸父中舊多爲江南官者。其言金陵事頗詳。聞佑所以死。則信然。則李氏之亡。不徒然也。今觀徐氏錄言佑死。頗似妖妄。與予舊所聞者甚不類。不止於佑。其它所誅者。皆以辜戾。何也。予甚怪焉。若以商紂及隋虞二君論之。則李氏亡國之君。必有濫誅。吾知佑之死。信爲無辜。是乃徐氏匿之耳。何以知其然。吾以情得之。大凡毀生於嫉。嫉生於不勝。此人之情也。吾聞鉉與佑皆李氏臣。而俱稱有文學。十餘年爭名於朝廷間。當李氏之危也。佑能切諫。鉉獨無一說。於佑見誅。鉉又不能力諍。卒使其君有殺忠臣之名。踐亡國之禍。皆鉉之由也。鉉懼此過。而又恥其善不及於佑。故匿其忠。而汙以它辜。此人情之常也。以佑觀之。其它所誅者。又可知矣。噫。若果有此。吾謂鉉不唯厚誣忠臣。其欺吾君不亦甚乎。

書李文公集後

文公非董子作仕不遇賦。惜其自待不厚。以予觀之。詩三百。發憤於不遇者甚衆。而孔子亦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嘆不遇也。文公論高如此。及觀於史。一不得職。則詆宰相以自快。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言不可獨信久矣。雖然。彼宰相名實固有辨。彼誠小人也。則文公之發。爲不忍於小人可也。爲史者獨安取其怒之。以失職耶。世之淺者。固好以其利心量君子。以爲觸宰相以近禍。非以其私。則莫爲也。夫文公之好惡。蓋所謂皆過其分者耳。方其不信於天下。更以推賢進善爲急。一士之不顯。至寢食爲之不甘。蓋奔走有力成。其名而後已。士之廢興。彼各有命。身非王公大人之位。取其任而私之。又自以爲賢。僕僕然忘其身之勞也。豈所謂知命者耶。記曰。道之不行。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夫文公之過也。抑其所以爲賢歟。

書刺客傳後

曹沫將而亡人之城。又劫天下盟主。管仲因勿倍。以市信一時。可也。予獨怪智伯國士豫讓。豈顧不用其策耶。讓

誠國士也。曾不能逆策三晉。救智伯之亡。一死區區。尙足校哉。其亦不欺其意者也。聶政售於嚴仲子。荆軻蒙於燕太子丹。此兩人者。汙隱困約之時。自貴其身。不妄願知。亦曰有待焉。彼挾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

### 孔子世家議

太史公敍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公卿特起則曰列傳。此其例也。其列孔子爲世家。奚其進退無所據耶。孔子旅人也。棲棲衰季之世。無尺土之柄。此列之以傳宜矣。曷爲世家哉。豈以仲尼躬將聖之資。其教化之盛。鳥奕萬世。故爲之世家以抗之。又非極摯之論也。夫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哉。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其家哉。處之世家。仲尼之道。不從而大。置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而遷也。自亂其例。所謂多所抵牾者也。

### 書洪範傳後

王某曰。古之學者。雖問以口。而其傳以心。雖聽以耳。而其受以意。故爲師者不煩。而學者有得也。孔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夫孔子豈敢愛其道。驚天下之學者。而不使其蚤有知乎。以謂其問之不切。則其聽之不專。其思之不深。則其取之不固。不專不固。而可以入者。口耳而已矣。吾所以教者。非將善其口耳也。孔子沒。道日以衰。熄浸淫至於漢。而傳注之家作。爲師則有講而無應。爲弟子則有讀而無問。非不欲問也。以經之意爲盡於此矣。吾可無問而得也。豈特無問。又將無思。非不欲思也。以經之意爲盡於此矣。吾可以無思而得也。夫如此。使其傳注者皆已善矣。固足以善學者之口耳。不足善其心。況其有不善乎。宜其歷年以千數。而聖人之經卒於不明。而學者莫能資其言以施於世也。予悲夫洪範者。武王之所以虛心而問。與箕子之所以悉意而言。爲傳注者汨之。以至於今冥冥也。於是爲作傳以通其意。嗚呼。學者不知古之所以教。而蔽於傳注之學也久矣。當其時欲其思之深。問之切。而後復焉。則吾將執待而言邪。孔子曰。予欲無言。然未嘗無言也。其言也。蓋有不得已焉。孟子則天下固以爲好辯。蓋邪說暴行作。而孔子之道幾於熄焉。孟子者不如是。不足與有明也。故孟子曰。予豈好辯哉。

予不得已也。夫予豈樂反古之所以教。而重爲此譏譏哉。其亦不得已焉者也。

題張忠定書

忠定公沒久矣。士大夫至今稱之。豈不以剛毅正直有勞于世如公者少歟。先公年十七。以文見公。實見稱賞。遂易字舜良。時在昇州也。竊觀遺蹟。不勝感惻之至。

題燕華仙傳

燕華仙事異矣。黃君所爲傳。亦辯麗可喜。十方世界。皆智所幻。推智無方。幻亦無窮。必有合焉。乃與爲類。則王夫人之遇。豈偶然哉。

書金剛經義贈吳珪

惟佛世尊。具正等覺。於十方刹。見無邊身。於一尋身。說無量義。然旁行之所載。累譯之所通。理窮於不可得。性盡於無所住。金剛般若波羅蜜爲最上乘者。如斯而已矣。

與妙應大師說

妙應大師智緣。診父之脈。而知子之禍福。翰林王承旨疑其古之無有。緣曰。昔秦醫和診晉侯之脈而知良臣必死。良臣之死。乃見於晉侯之脈。診父而知子。又何足怪哉。熙寧庚戌十二月十九日某書。

題旁詩仲子正字

旁近有詩云。杜家園上好花時。尙有梅花三兩枝。日莫欲歸巖下宿。爲貪香雪故來遲。兪秀老一見稱賞不已。云絕似唐人。旁喜作詩。如此詩甚工也。

比承手筆。問以所疑。哀荒久不爲報。勤勤之意。不可以虛辱。故略以所聞致左右。不自知其中否也。唯求仁所擇。爾。蓋序詩者不知何人。然非達先王之法言者不能爲也。故其言約而明。肆而深。要當精思而熟講之。爾。不當疑其有失也。二南皆文王之詩。而其所繫不同者。周南之詩。其志美。其道盛。微至於越。越武夫兔置之人。遠至於江漢。汝墳之域。久至於衰世之公子。皆有以成其德。召南則不能與於此。此其所以爲諸侯之風。而繫之召公者也。夫事出於一人。而其不同如此者。蓋所入有淺深。而所施有久近。故爾。所謂小雅大雅者。詩之序固曰。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大雅焉。然所謂大雅者。積衆小而爲大。故小雅之末有疑於大雅者。此不可知也。又作詩者。其志各有所主。其言及於大。而志之所主者小。其言及於小。而志之所主者大。此又不可不知也。司馬遷以爲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而其流及上。此言可用也。又宣王之大雅。其善疑於小。而幽王之小雅。其惡疑於大。蓋宣王之善微矣。其大者如此而已。幽王之惡大矣。其小者猶如此也。凡序言刺某者。一人之事也。言刺時者。非一人之事也。刺言其事。疾言其情。或言其事。或言其情。其實一也。何以知其如此。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而卒曰。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是以知其如此也。刺亂爲亂者作也。閔亂爲遭亂者作也。何以知其如此。平王之揚之水。先束薪而後束楚。忽之揚之水。先束楚而後束薪。周之亂在上。而鄭之亂在下。故也。亂在上則刺其上。亂在下則閔其上。是以知其如此也。管蔡爲亂。成王幼冲。周公作鷓鴣以遺王。非疾成王而刺之也。特以救亂而已。故不言刺亂也。言刺亂刺編刺奢刺荒。序其所刺之事也。言刺時者。明非一人之事爾。非謂其不亂也。關雎之詩。所謂悠哉悠哉。輾轉反側者。孔子所謂哀而不傷者也。何彼禴矣之詩。所謂平王者。猶格王寧王而已。非東周之平王也。所謂齊侯者。猶康侯寧侯而已。非營丘之齊侯也。鄭鑑衣之詩。宜也好也。蓆也。此其先後之序也。此詩言武公父子善善之無已。故序曰。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蓆多也。宜者。以言其所善之當也。多者。以言其所善之衆也。緇衣者。君臣同朝之服也。適子之

館者就之也。爲之改作緇衣而授之以粢者。舉而養之也。能就之又。能舉而養之。此所以爲有國者之善善。而異於匹夫之善善也。夫有國善善如此。則優於天下矣。其能父子善於其職。而國人美之。不亦宜乎。生民之詩。所謂是任是負。以歸肇祀者。言后稷既開國。任負所種之穀。以歸而肇祀爾。非以謂兆帝祀於郊也。所謂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者。言我既爲天子得祀郊。則盛于豆登。其香始升。而上帝居歆爾。非以爲后稷得郊也。其卒曰。故臭亶時。庶無臯悔。以迄于今者。言上帝所以居歆。何臭之亶時乎。乃以后稷肇祀。則庶無臯悔。以迄于今。得郊祀之時爾。蓋所謂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者此也。衛有邶鄘之詩。而說者以謂衛後世并邶鄘而取之。理或然也。既無所受之。則疑而闕之可也。意誠而心正。心正則無所爲而不正。故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此詩之言。故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也。非以它經爲有異乎此也。吾之所受者爲此。則彼者吾之所棄也。所謂彼哉彼哉者。蓋孔子之所棄也。孔子曰。管仲如其仁。仁也。揚子謂屈原如其智。不智也。猶之詩以不明爲明。又以不明爲昏。考其辭之終始。則其文雖同。不害其意異也。忠足以盡己。怒足以盡物。雖孔子之道。又何以加於此。而論者或以謂孔子之道。神明不測。非忠恕之所能盡。雖然。此非所以告曾子者也。好勇過我也者。所謂能勇而不能怯者也。能勇而不能怯。非成材也。故孔子無所取。古者鳳鳥至河出圖。皆聖人在上之時。其言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者。蓋曰無聖人在上而已矣。顏子具聖人之體而微。所謂美人也。其於尊五美屏四惡。非待教也。若夫鄭聲佞人。則由外鑠我者也。雖若顏子者。不放而遠之。則其於爲邦也不能無取。書曰。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由此觀之。佞人者。堯舜之所難。而况於顏子者乎。夫佞人之所以入人者。言而已。言之入人不如聲之深。則鄭聲之可畏固又甚矣。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可試矣。謂顏子三月不違仁者。蓋有所試矣。雖然。顏子之行。非終於此。其後孔子告之以克己復禮而請事斯語矣。夫能言動視聽以禮。則蓋已終身未嘗違仁。非特三月而已也。語道之全。則無不在也。無不爲也。學者所不能據也。而不可以不心存焉。道之在我者。以德。德可據也。以德愛者爲仁。仁。譬則左也。義。

譬則右也。德以仁爲主。故君子在仁義之間。所當依者仁而已。孔子之去魯也。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舉行也。以微舉行也者。依於仁而已。禮體此者也。智。知此者也。信。信此者也。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而不及乎義。禮智信者。其說蓋如此也。揚子曰。道以道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宜之。禮以體之。天也。合則渾。離則散。一人而兼統四體者。其身全乎。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揚子言其合。老子言其離。此其所以異也。韓文公知道有君子有小人。德有凶有吉。而不知仁義之無以異於道德。此爲不知道德也。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此孟子所謂天下之大任者也。不能如大人正己而物正。此孔子所謂小器者也。言各有所當。非相違也。昔之論人者。或謂之聖人。或謂之賢人。或謂之君子。或謂之仁人。或謂之善人。或謂之士。微子一篇。記古之人出處去就。蓋略有次序。其終所設八士者。其行特可謂之士而已矣。當記此時。此八人之行。蓋猶有所見。今亡矣。其行不可得而考也。無君子小人。至於五世。則流澤盡。澤盡則服盡。而尊親之禮息。萬世莫不尊親者。孔子也。故孟子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孟子所謂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者。先儒以國中之地謂之廛。以周官考之。此說是也。廛而不征者。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法而不廛者。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或廛而不征。或法而不廛。蓋制商賈者。惡其盛。盛則人去本者衆。又惡其衰。衰則貨不通。故制法以權之。稍盛則廛而不征。已衰則法而不廛。文王之時。關譏而不征。及周公制禮。則凶荒札喪。然後無征。蓋所以權之也。貢者。夏后氏之法。而孟子以爲不善者。不善。非夏后氏之罪也。時而已矣。責難於君者。吾聞之矣。責善於友者。吾聞之矣。雖然。其於君也。曰。以道事之。不可則止。其於友也。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王驥於孟子。非君也。非友也。彼未嘗謀於孟子。則孟子未嘗與之言。不亦宜乎。求仁所問於易者。尚非易之蘊也。能盡於詩書論語之言。則此皆不問而可知。某嘗學易矣。讀而思之。自以爲如此。則書之以待知易者。質其義。當是時。未可以學易也。唯無師友之故。不得其序。以過於進取。乃今而後知昔之爲可悔。而其書往往已爲不知者所傳。追思之。未嘗不媿也。以某之媿悔。故亦欲求仁慎之。蓋以求



仁之才能而好問如此。某所以告於左右者。不敢不盡。冀有以亮之而已。至於春秋三傳。既不足信。故於諸經尤爲難知。辱問皆不果答。亦冀有以亮之。

答龔深父書

某得手筆。感慰尤喜。侍奉萬福。所示王深父事甚曉。然不爲小廉曲謹。以投衆人耳目。而趣舍必度於仁義。是乃深父所以合於古人。而衆人所以不識深父者也。言之於深父何病。揚雄亦用心於內。不求於外。不修廉隅。以徼名當世。故某以謂深父於爲雄幾可以無悔。揚雄者自孟軻以來。未有及之者。但後世士大夫多不能深考之爾。孟軻聖人也。賢人則其行不皆合於聖人。特其智足以知聖人而已。故某以謂深父其知能知軻。其於爲雄幾可以無悔。揚雄之仕。合於孔子無不可之義。奈何欲非之乎。若以深父不仕爲過於雄。則自雄以來。能不仕者多矣。豈皆能過於雄乎。若以深父之不仕爲與雄異。則孟子稱禹稷顏回同道。深父之於爲雄。其以強學力行之所至。仕不仕。特其所遭義命之不同。未可以議於此。深父吾友也。言其美。尤不敢略。亦不敢誣。所以致忠信於吾友。然以久廢學。恐所論尙不中。不惜更詳喻及也。

再答龔深父論語孟子書

某啓。所論及異論。其曉然道德性命其宗一也。道有君子有小人。德有吉有凶。則命有順有逆。性有善有惡。固其理又何足以疑。伊尹曰。茲爲不義。習與性成。出善就惡。謂之性亡。不可謂之性成。伊尹之言何謂也。召公曰。惟不恭厥德。乃早墜厥命者。所謂命凶也。命凶者。固自取。然猶謂之命。若小人之自取。或幸而免。不可謂之命。則召公之言何謂也。是古之人以無君子爲無道。以無吉德爲無德。則出善就惡。謂之性亡。非不可也。雖然。可以謂之無道。而不可謂之道無小人。可謂之無德。而不可以謂德無凶。可以謂之性亡。而不可以謂之性無惡。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言相近之性以習而相遠。則習不可以不慎。非謂天下之性皆相近而已矣。孔子見南子爲有禮。則孔子不可

告子路曰是禮也。而曰天厭之乎。孟子曰。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若有禮而無權。則何以爲孔子。天下之理。固不可以一言盡。君子有時而用禮。故孟子不見諸侯。有時而用權。故孔子可見南子。孔子與蒲人盟。而適衛者。將以行法也。不如是。則要盟者得志矣。且有至于人而不得行。則聖人之無可奈何。孔子適衛。非蒲之所能至。則孔子何爲而不適衛。蓋適衛然後足以明義。此孔子之所微也。凡此皆略爲深甫道之。以深甫之明。何難於答。是而千里以書見及。此固深甫之好問嗜學之無已也。久廢筆墨。言不逮意。幸察。

答王深甫書三

某拘於此。鬱鬱不樂。日夜望深甫之來。以豁吾心。而得書乃不知所冀。况自京師去。穎良不遠。深甫家事會當有暇時。豈宜愛數日之勞。而不一顧我乎。朋友道喪久矣。此吾於深甫不能無望也。向說天民與深甫不同。雖蒙丁寧相教。意尙未能與深甫相合也。深甫曰。事君者以容於吾君爲悅。安社稷者以安吾之社稷爲悅。天民者以行之天下而澤被於民爲達。三者皆執其志之所殖而成善者也。而未及乎知命。大人則知命矣。某則以謂善者所以繼道而行之可善者也。孔子曰。智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以禮。未善也。又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孔子之所謂善者如此。則以容於吾君爲悅者。未可謂能成善者也。亦曰容而已矣。以容於吾君爲悅者。則以不容爲戚。安吾社稷爲悅。則以不安爲戚。吾身之不容與社稷之不安。亦有命也。而以爲吾戚。此乃所謂不知命也。夫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彼非以達可行於天下爲悅者也。則其窮而不行也。豈以爲戚哉。視吾之窮達而無悅戚於吾心。不知命皆其何能如此。且深甫謂以民繫天者。明其性命莫不稟於天也。有匹夫求達其志於天下。以養全其類。是能順天者。敢取其號亦曰天民。安有能順天而不知命者乎。深甫曰。安有能視天以去就而德顧貶於大人者乎。某則以謂古之能視天以去就其德。貶於大人者有矣。卽深甫所謂管仲是也。管仲不能正己者也。然而至於不死。子糾而從小。白。其去就可謂知天矣。天之意固嘗甚重其民。故孔子善其去就。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

於溝瀆而莫之知也。此乃吾所謂德不如大人而尙能視天以去就者。深甫曰。正己以事君者。其道足以致容而已。不容則命也。何悅於吾心哉。正己而安社稷者。其道足以致安而已。不安則命也。何悅於吾心哉。正己以正天下者。其道足以行天下而已。不行則命也。何窮達於吾心哉。某則以謂大人之窮達。能無悅感於吾心。不能毋欲達。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又曰。何爲不豫哉。然而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夫孟子可謂大人矣。而其言如此。然則所謂無窮達於吾心者。殆非也。亦曰無悅感而已矣。深甫曰。惟其正己而不期於正物。是使萬物之正焉。某以謂期於正己而不期於正物。而使萬物自正焉。是無治人之道也。無治人之道者。是老莊之爲也。所謂大人者。豈老莊之爲哉。正己不期於正物者。非也。正己而期於正物者。亦非也。正己而不期於正物。是無義也。正己而期於正物。是無命也。是謂大人者。豈顧無義命哉。揚子曰。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揚子所謂大器者。蓋孟子之謂大人也。物正焉者。使物取正乎我而後能正。非使之自正也。武王曰。四方有辜無辜。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橫行於天下。武王恥之。孟子所謂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不期於正物而使物自正。則一人橫行於天下。武王無爲怒也。孟子沒。能言大人而不放於老莊者。揚子而已。深甫嘗試以某之言與常君論之。二君猶以爲未也。願以教我。

其二

某學未成而仕。仕又不能俛仰以赴時事之會。居非其好。任非其事。又不能遠引以避小人之謗讒。此其所以爲不肖而得舉於君子者。而足下之所知也。往者足下遽不棄絕。手書勤勤。尙告以其所不及。幸甚幸甚。願私心尙有欲言。未知可否。試嘗言之。某嘗以謂古者至治之世。然後備禮而致刑。不備禮之世。非無禮也。有所不備耳。不致刑之世。非無刑也。有所不致耳。故某於江東。得吏之大。舉有所不治。而治其小。舉不知者。以謂好伺人之小過。以爲明知者。又以爲不果於除惡。而使惡者反資。此以爲言。某乃異於此。以爲方今之理勢。未可以致刑。致刑則刑重矣。而

所治者少。不致刑。則刑輕矣。而所治者多。理勢固然也。一路數千里之間。吏方苟簡。自然狃於養交容之俗。而吾之治者五人。小者罰金。大者纒紉一官。而豈足以爲多乎。工尹商陽非嗜殺人者。猶殺三人而止。以爲不如是。不足以反命。某之事不幸而類此。若夫爲此紛紛而無與於道之廢興。則旣亦知之矣。抑所謂君子之仕行其義者。竊有意焉。足下以爲如何。自江東日得毀於流俗之士。顧吾心未嘗爲之變。則吾之所存。固無以媚斯世。而不能合乎流俗也。及吾朋友亦以爲言。然後恍然自疑。且有自悔之心。徐自反念古者一道德以同天下之俗。士之有爲於世也。人無異論。今家異道。人殊德。又以愛憎喜怒變事實而傳之。則吾友庸詎非得於人之異論變事實之傳。而後疑我之言乎。况足下知我深愛我厚。吾之所以日夜向往而不忘者。安得不嘗試言吾之所自爲。以冀足下之察我乎。使吾自爲如此。而可以無臯。固夫善。卽足下尙有以告我。使釋然知其所自爲。雖吾往者已不及。尙可以爲來者之戒。幸留意以報我無忽。

其三

某啓。不見已兩月。雖塵勞汨汨。企望盛德。何日無之。忽辱惠書。承以論語義見教。言微旨奧。直造孔庭。非極高明。孰能爲之。仰羨仰羨。近蒙子固夷甫過我。因與二公同觀。尤所歎服。何時得至金陵。以盡遠懷。

與王深父書二

某頓首。自與足下別。日思規箴切劘之補。甚於飢渴。足下有所聞。輒以告我。近世朋友。豈有如足下者乎。此固某所望於足下者。惜乎與足下相去遠。過失日甚。而不肯傳聞於足下。誠使盡聞而盡教之。雖某之愚。其庶幾少有成乎。惟足下不以數附書爲勤。幸甚幸甚。

其二

某頓首。近已奉狀。不知到否。竟不得脫省中。而今日就職。聞足下當入都下。幸能蚤來。冀得一見。若足下來差池。

則某此月乞去。至淮南迎親矣。出不過三四十日。則還至都下。幸足下且留以待。某還。事欲講於左右者甚衆。切勿遽去。若今不得一見。又不知何時奉見。切勿亟歸也。有王逢原者。卓犖可駭。自常州與之如江南。已見其有過人者。及歸而見之。所學所守愈超然。殆不可及。忽得報死矣。天於善人。君子如此。可歎可歎。如逢原者。求之於時。殆未見比。不知常君方之孰賢耳。可痛可痛。恨足下不得見之耳。書不盡意。自愛自愛。

□答劉讀秀才書

久不聞問。忽得書。承侍奉萬福。良以爲慰。見問進退去就之意。蓋道之所存。意有所不能致。而意之所至。言有所不能盡。第深考微子一篇。則古之聖人君子所以趣時合變。蓋可睹矣。阻闊愈遠。惟自愛。數以書見及。

□答徐絳書

某啓。某鄙朴未嘗得邂逅。而蒙以書辱於千里之遠。固已幸甚。足下求免於今之世。而求合於古之人。不以問世之能言。而欲有取於不肖。此某之所以難於對也。自生民以來。爲書以示後世者。莫深於易。易之所爲作。不出足下之所求。文王以伏羲爲未足以喻世也。故從而爲之辭。至於孔子之有述也。蓋又以文王爲未足。此皆聰明睿智天下至神。然尚於此不能以一言盡之。而患其喻之難也。况以區區之中材。而遇變故之無窮。其能皆有所合。而卒以自免乎。雖能有所合。而有以自免。其可以易言而遽曉乎。此某夙夜勉焉。而懼終不及者也。其能遽有以進左右者乎。然學者患其志之不同。而有志者欲其爲之不已。某與足下幸志同矣。如爲之不已。它日邂逅。得各講其所聞。擇其可以守之。庶其卒將有得焉。蓋古之人其成未嘗不以友者。此亦區區者望於君子也。

□答李資深書

某啓。辱書勤勤教我以義命之說。此乃足下忠愛於故舊。不忍捐棄。而欲誘之以善也。不敢忘。雖然。天下之變故多矣。而古之君子辭受取舍之方不一。彼皆內得於己。有以待物。而非有待乎物者也。非有待乎物。故其迹

時若可疑。有以待物。故其心未嘗有悔也。若是者。豈以夫世之毀譽者。概其心哉。若某者。不足以望此。然私有志焉。願非與足下久相從而熟講之。不足以盡也。多病無聊。未知何時得復晤語。書不能一一千萬自愛。

□答韶州張殿丞書

某啓。伏蒙再賜書。示及先君韶州之政。爲吏民稱誦。至今不絕。傷今之士大夫。不盡知。又恐史官不能記載。以次前世良吏之後。此皆不肖之孤。言行不足信於天下。不能推揚先人之功緒餘烈。使人人得聞知之。所以夙夜愁痛。疚心疾首。而不敢息者。以此也。先人之存。某尙少。不得備聞爲政之迹。然嘗侍左右。尙能記誦教誨之餘。蓋先君所存。嘗欲大潤澤於天下。一物枯槁。以爲身羞。大者旣不得試。已試乃其小者耳。小者又將泯沒而無傳。則不肖之孤。罪大釁厚矣。尙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耶。閣下勤勤惻惻。以不傳爲念。非夫仁人君子樂道人之善。安能以及此。自三代之時。國各有史。而當時之史。多世其家。往往身死職不負其意。蓋其所傳皆可考據。後旣無諸侯之史。而近世非尊爵盛位。雖雄奇儻烈。道德滿衍。不幸不爲朝廷所稱。輒不得見於史。而執筆者又雜出一時之貴人。觀其在廷論議之時。人人得講其然不尙。或以忠爲邪。以異爲同。誅當前而不慄。訕在後而不羞。苟以壓其忿好之心而止耳。而况陰挾翰墨。以裁前人之善惡。疑可以貸褻。似可以附毀。往者不能訟當否。生者不得論曲直。賞罰謗譽。又不施其間。以彼其私。獨安能無欺於冥昧之間邪。善旣不盡傳。而傳者又不可盡信如此。唯能言之君子。有大公至正之道。名實足以信後世者。耳目所遇。一以言載之。則遂以不朽於無窮耳。伏惟閣下於先人。非有一日之雅。餘論所及。無黨私之嫌。苟以發潛德爲己事務。推所聞告世之能而言足信者。使得論次以傳焉。則先君之得不列於史官。豈有恨哉。

□答司馬諫議書

某啓。昨日蒙教。竊以爲與君實游處相好之日久。而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多異故也。雖欲強聒。終必不蒙見察。

故略上報。不復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實視遇厚。於反覆不宜鹵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實或見恕也。蓋儒者所爭。尤在於名實。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實所以見教者。以爲侵官生事。征利拒諫。以致天下怨謗也。某則以謂受命於人。主議法度而修之於朝廷。以授之於有司。不爲侵官。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爲生事。爲天下理財。不爲征利。闢邪說。難壬人。不爲拒諫。至於怨誹之多。則固前知其如此也。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於衆爲善。上乃欲變此。而某不量敵之衆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則衆何爲而不洶洶然。盤庚之遷。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盤庚不爲怨者。故改其度。度義而後動。是而不見可悔故也。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爲。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爲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無由會晤。不任區區向往之至。

答曾公立書

某啓。示及書苗事。治道之興。邪人不利。一與異論。羣聾和之。意不在於法也。孟子所言利者。爲利吾國。如曲防。遏糴。利吾身耳。至狗彘食人食。則檢之。野有餓殍。則發之。是所謂政事。政事所以理財。理財乃所謂義也。一部周禮。理財居其半。周公豈爲利哉。姦人者。因名實之近。而欲亂之以眩上下。其如民心之願何。始以爲不請。而請者不可遏。終以爲不納。而納者不可卻。蓋因民之所利。利而之。不得不然也。然二分不及一分。一分不及不利。而貸之。不若與之。然不與之。而必至於二分者。何也。爲其來日之不可繼也。不可繼。則是惠而不知爲政。非惠而不費之道也。故必貸。然而有官吏之俸。輦運之費。水旱之逋。鼠雀之耗。而必欲廣之。以待其飢不足。而直與之也。則無二分之息可乎。則二分者。亦常平之中正也。豈可易哉。公立更與深於道者論之。則某之所論。無一字不合於法。而世之饒饒者。不足言也。因書示及。以爲如何。

答呂吉甫書

某啓。與公同心。以至異意。皆緣國事。豈有它哉。同朝紛紛。公獨助我。則我何憾於公。人或言公。吾無與焉。則公何尤於我。趣時便事。吾不知其說焉。攷實論情。公宜昭其如此。開喻重悉。覽之悵然。昔之在我者。誠無細故之可疑。則今之在公者。尙何舊惡之足念。然公以壯烈。方進爲於聖世。而某茶然衰疾。特待盡於山林。趣舍異路。則相响以濕。不如相忘之愈也。想趣召在朝夕。惟良食爲時自愛。

■與王子醇書四

某啓。得書承勳止萬福。良以爲慰。洮河東西。蕃漢集附。卽武勝必爲帥府。今日築城。恐不當小。若以目前功多難成。城大難守。且爲一切之計。亦宜勿墮舊城。審處地勢。以待異時增廣。城成之後。想當分置市易。務爲蕃巡檢大作。靡宇。募蕃漢有力人。假以官本。置坊列肆。使蕃漢官私兩利。則其守必易。其集附必速矣。因書希詳喻。經畫次第。秋涼自愛。不宣。

■其二

某啓。承已築武勝。又討定生羌。甚善。聞郢成珂等諸酋。皆聚所部防招。恩威所加。於此可見矣。然久使暴露。能無勞費。恐非所以慰悅衆心。令見內附之利。謂宜喻成珂等。放散其衆。量領精壯。入馬防招。隨宜犒勞。使悉懷惠。城成之後。更加厚賞。人少則賞不費財。賜厚則衆樂爲用。不知果當如此否。請更詳酌。蕩除強梗。必有穀可獲。以供軍。有地可募。人以爲弓箭手。特恐新募未便得力。若募選秦鳳涇原舊人。投換。仍許其家人刺手承占本名。官士人員。節級更與轉資。卽素教之兵。足以鎮服初附。事難遙度。心所謂然。聊試言之爾。諸當條奏。想不憚煩。露次勞苦。爲時自愛。不宣。

■其二

某啓。得書喻以禦寇之方。上固欲公毋涉難冒險。以百全取勝。如所喻甚善甚善。方今熙河所急。在修守備。嚴戒



諸將勿輕舉動。武人多欲以討殺取功爲事。誠如此而不禁。則一方憂未艾也。竊謂公厚以恩信撫屬羌。察其材者。收之爲用。今多以錢粟養戍卒。乃適足備屬羌爲變。而口未有以事秉常董氈也。誠能使屬羌爲我用。則非特無內患。亦宜賴其力以乘外寇矣。自古以好坑殺人致畔。以能撫養收其用。皆公所覽見。且王師以仁義爲本。豈宜以多殺斂怨耶。喻及青唐。旣與諸族作怨。後無復合理固然也。然則近董氈諸族事定之後。以兵威臨之。而宥其罪。使討賊自贖。隨加厚賞。彼亦宜遂爲我用。無復與賊合矣。與討而驅之。使堅附賊爲我患。利害不侔也。事固有攻彼而取此者。服誠能挫董氈。則諸羌自服。安所事討哉。又聞屬羌經討者。旣亡蓄積。又廢耕作。後無以自存。安得不屯聚爲寇。以梗商旅往來。如募之力役及伐材之類。因以活之。宜有可爲。幸留意念恤。邊事難遙度。想公自有定計。意所及。嘗試言之。春暄爲國自愛。不宣。

其四

某啓。久不得來問。思仰可知。木征內附。熙河無復可虞矣。唯當省冗費。理財穀。爲經久之計而已。上以公功信積。著虛懷委任。驅場之事。非復異論所能搖沮。公當展意思。有以報上。餘無可疑者也。某久曠職事。加以疲病。不能自支。幸蒙恩憐。得釋重負。然相去彌遠。不勝惓惓。唯爲國自愛。幸甚。不宣。

與趙嵩書

某啓。議者多言。邊欲開納西人。則示之以弱。彼更倔強。以事情料之。殆不如此。以我衆大。當彼寡小。我尙疲弊。厭兵。卽彼偷欲得和可知。我深閉固距。使彼不得安息。則彼上下忿懼。并力一心。致死於我。此彼所以能倔強也。我明示開納。則彼孰敢違衆首議。欲爲倔強者。就令有敢如此。則彼舉國皆將德我而怨彼。孰肯爲之致死。此所以怒我而怠寇也。老子曰。抗兵相加。哀者勝矣。此之謂也。至於開納之後。與之約和。乃不可遽。遽則彼將驕而易我。蓋明示開納。所以怠其衆而紓吾患。徐與之議。所以示之難而堅其約。聖上恐龍圖未喻。此指。故令以書具道。前降指揮。如

西人有文字詞理恭順。卽與收接聞奏。宜卽明示界上。使我吏民與彼舉國皆知朝廷之意。

回蘇子瞻簡

某啓。承誨喻累幅。知尙盤桓江北。俯仰踰月。豈勝感悵。得秦君詩。手不能捨。葉致遠適見。亦以爲清新嫵麗。與鮑謝似之。不知公意如何。餘卷正冒眩尙妨細讀。嘗鼎一臠。旨可知也。公奇秦君。數口之不置。吾又獲詩手之不捨。然聞秦君嘗學至言妙道。無乃笑我與公嗜好過乎。未相見。跋涉自愛。書不宣悉。

與陳和叔內翰簡

某啓。今日承以券致饋。喻令來取。與和叔交游三十年。豈敢復相求於末度。然人道所以相交際。亦宜粗有禮。非苟以象養爲利而已。是以不敢拜貺。竊恐此非公指。然久客於此。每以煩費公帑爲慚。自是臺無餽。不亦善乎。餘留面敍。不宣。

答許朝議書

某啓。連得誨示。豈勝感慰。歲暮沍寒。想比日安佳。頃在朝廷觀公議法。每求所以生之想。今爲州亦用此意。公壽考康寧。子孫蕃衍。當以此也。咫尺思一相見。情何有已。唯冀良食自愛。永綏福履。不宣。

答蔡天啓書

某啓。近附書想達。比日安否如何。何時南來。日以企佇。得書說同生基以色立。誠如是也。所謂猶如野馬熠熠清擾者。日光入隙所見是也。衆生以識精水合此而成身。衆生爲想所陰。不依日光。則不能見。想陰旣盡。心光發宣。則不假日光。了了見此。此卽所謂見同生基也。未卽會晤。爲道自愛。數以書見及尊教授。想比日安佳。未及爲書。

與參政王禹玉書二

某啓。越宿伏惟台候萬福。某久尸宰事。每念無以塞責。而比者憂患之餘。衰疹浸加。自惟身事。漫不省察。持此謀

國。其能無所曠廢。以稱主上任用之意乎。况自春以來。求解職事。至于四五。今則疾病日甚。必無復任事之理。仰恃契眷。謂宜少敦僚友之義。曲爲開陳。使得蚤遂所欲。而不宜迪上見留。以重某逋慢之罪也。區區之懷。言不能盡。惟望深賜矜憐而已。不宣。

其二

某啓。繼蒙賜臨。傳諭聖訓。傍徨踖躅。無所容措。某羈孤無助。遭值大聖。獨排衆毀。付以宰事。苟利於國。豈辭糜殞。顧自念行不足以悅衆。而怨怒實積於親貴之尤。智不足以知人。而險詖常出於交游之厚。且據勢重而任事久。有盈滿之憂。意氣衰而精力弊。有曠失之懼。歷觀前世大臣。如此而不知自弛。乃能終不累國者。蓋未有也。此某所以不敢逃逋慢之誅。欲及臯戾未積。得優游里閭。爲聖時知止不殆之臣。庶幾天下後世於上拔擢任使。無所譏議。伏惟明公方佐大政。上爲朝廷公論。下及僚友私計。謂宜少垂念慮。特賜敷陳。某旣不獲通章表。所恃在明公一言而已。心之精微。書不能傳。惟加惻察。幸甚。不宣。

答曾子固書

某啓。久以疾病不爲問。豈勝鄉往。前書疑子固於讀經有所不暇。故語及之。連得書。疑某所謂經者佛經也。而教之以佛經之亂俗。某但言讀經。則何以別於中國聖人之經。子固讀吾書每如此。亦某所以疑子固於讀經有所不暇也。然世之不見全經久矣。讀經而已。則不足以知經。故某自百家諸子之書。至於難經素問本草諸小說。無所不讀。農夫女工。無所不問。然後於經爲能知其大體而無疑。蓋後世學者。與先王之時異矣。不如是。不足以盡聖人故也。揚雄雖爲不好非聖人之書。然於墨晏鄒莊申韓亦何所不讀。彼致其知而後讀。以有所去取。故異學不能亂也。惟其不能亂。故能有所去取者。所以明吾道而已。子固視吾所知。爲尙可以異學亂之者乎。非知我也。方今亂俗不在於佛。乃在於學士大夫沉沒利欲。以言相尙。不知自治而已。子固以爲如何。苦寒。比日侍奉萬福。自愛。

某聞古者極治之時。君臣施道以業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其澤者。爲之焦然恥而憂之。譬譬侏儒亦各得以其材食之有司。其誠心之所化。至於牛羊之踐。不忍不仁於草木。今行葦之詩是也。況於所得士大夫者哉。此其所以上下輯睦而稱極治之時也。伏惟閣下方以古之道施天下。而某之不肖。幸以此時竊官於朝。受命佐州。宜竭罷駑之力。畢思慮治百姓。以副吾君吾相於設官任材休息元元之意。不宜以私恩上。而自近於不敏之誅。抑其勢有可言。則亦閣下之所宜憐者。某少失先人。今大母春秋高。宜就養於家之日久矣。徒以內外數十口。無田園以託一日之命。而取食不腆之祿。以至於今不能也。今去而野處。念自廢於苟賤不廉之地。然後有以其裘葛具魚菽而免於事親之憂。則恐內傷先人之明。而外以累君子養完人材之德。濡忍以不去。又義之所不敢出也。故輒上書闕下。願殫先人之丘冢。自託於筦庫。以終犬馬之養焉。伏惟閣下觀古之所以材譬譬侏儒之道。覽行葦之仁。憐士有好修之意者。不窮之於無所據。以傷其操。使老者得養。而養者雖愚無能無報盛德。於以廣仁孝之政。而曲成士大夫爲子孫之誼。是亦君子亦不宜已者也。黷冒威尊。不任惶恐之至。

上富相公書

某不肖。當朝廷選用才能。修立法度之時。不以罪廢。而蒙器使。此其幸固已多矣。某竊自度。守一州尙不足以勝任。任有大於一州者。固知其不勝也。自被使江東。夙夜震恐。思得脫去。非獨爲私計。凡以此也。三司判官。尤朝廷所選擇。出則被使漕運。而金穀之事。某生平所不習。此所以蒙恩反側。而不敢冒也。惟不肖常得出入門下。蒙眷遇。爲不淺矣。平居不敢具書。以勤左右之觀省。幸緣恩惠所及。敢布其私心。誠望閣下哀其忠誠。載賜一州。處幽閒之區。寂寞之濱。其治民非敢謂能也。庶幾地閒事少。夙夜悉心力。易以塞責。而免於官謗也。若夫私養之勢。不便於京師。固嘗屢以聞朝廷。而熟於左右者之聽矣。今茲蒙恩厚賜祿多。豈宜復言私計不便乎。雖然。所辭者才力所不能。而

所願猶未安理分也。亦冀閣下哀之。

上曾參政書

某聞古之君子立而相天下。必因其材力之所宜。形勢之所安。而役使之。故人得盡其材。而樂出乎其時。今也某材不足以任劇。而又多病。不敢自蔽。而數以聞執事矣。而閣下必欲使之察一道之吏。而寄之以刑獄之事。非所謂因其材力之所宜也。某親老矣。有上氣之疾。日久。比年加之風眩。勢不可以去左右。閣下必欲使之奔走跋涉。不常乎親之側。非所謂因其形勢之所安也。伏惟閣下由君子之道以相天下。故某得布其私焉。論者或以爲事君使之左則左。使之右則右。害有至於死而不敢避。勞有至於病而不敢辭者。人臣之義也。某竊以爲不然。上之使人也。旣因其材力之所宜。形勢之所安。則使之左而左。使之右而右可也。上之使人也。不因其材力之所宜。形勢之所安。上將無以報吾君。下將無以慰吾親。然且左右惟所使。則是無義無命而苟悅之爲可也。害有至於死而不敢避者。義無所避之也。勞有至於病而不敢辭者。義無所辭之也。今天下之吏。其材可以備一道之使。而無不可爲之勢。其志又欲得此以有爲者。蓋不可勝數。則某之事。非所謂不可辭之地而不可避之時也。論者又以爲人臣之事。其君與人之事。其親。其勢不可得而兼也。其材不足以任事。而勢不可以去親之左右。則致爲臣而養可也。某又竊以爲不然。古之民也。有常產矣。然而事親者。猶將輕其志。重其祿。所以爲養。今也仕則有常祿。而居則無常產。而特將輕去其所以爲養。非所謂爲人子事親之義也。且某之材。固不足以任使事矣。然尙有可任者。在吾君與吾相處之而已爾。固不可以去親之左右矣。然任豈有不便於養者乎。在吾君與吾相處之而已爾。然以某之賤。未嘗得比於門牆之側。而慨然以鄙樸之辭。自通於閣下之前。欲得其所求。自常人觀之。宜其終齟齬而無所合也。自君子觀之。由君子之道以相天下。則宜不爲遠近易慮。而不以親疎改施。如天之無不燾。而施之各以其命之所宜。如地之無不載。而生之各以其性之所有。彼常人之心。區區好忤而自私。不恕己以及物者。豈足以量之邪。伏惟閣下垂聽而念

焉。使天下士無復思古之君子。而樂出乎閣下之時。而又使常人之觀閣下者不能量也。豈非君子所願而樂者乎。冒黷威尊。不任惶恐之至。

上執政書

竊以方今仁聖在上。四海九州。冠帶之屬。望其施爲以福天下者。皆聚於朝廷。而某得以此時備使畿內。交遊親戚。知能才識之士。莫不爲某願。此亦區區者思自竭之時也。事顧有不然者。某無適時才用。其始仕也。苟以得祿養親爲事耳。日月推徙。遂非其據。今親闈老矣。日夜惟諸子壯大。未能以有室家。而某之兄嫂。尙皆客殯而不葬也。其心有不樂於此。及今愈思自置江湖之上。以便昆弟親戚往還之勢。而成婚姻葬送之謀。故某在廷二年。所求郡以十數。非獨爲食貧而口衆也。亦其所懷如此。非獨以此也。某又不幸。今茲天被之疾。好學而苦眩。稍加以憂思。則往往昏瞶不知所爲。以京師千里之縣。吏兵之衆。民物之稠。所當悉心力耳目以稱上之恩施者。蓋不可勝數。以某之不肖。雖平居無他。尙懼不給。又況所以亂其心如此。而又爲疾病所侵乎。歸印有司。自請於天子。以待放絀而歸田里。此人臣之明義。而某之所當守也。顧親老矣。而無所養。勢不能爲也。儉假歲月。饗祿賜以徼一日之幸。而不忖事之可否。又義之所不敢爲。竊自怒而求其猶可以冒者。自非哀憐東南寬閒之區。幽僻之濱。與之一官。使得因吏事之力。少施其所學。以庚祿賜之入。則進無所逃其辜。退無所託其身。不惟親之欲有之而已。蓋聞古者致治之世。自譬矇昏瞶侏儒。蓬蔕戚施之人。上所以使之。皆各得盡其才。鳥獸魚鼈昆蟲草木。所以養之。皆各得盡其性而不失也。於是裳裳者華。魚藻之詩。作於時。而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言古之君子於士之宜。左者左之。宜右者右之。各因其才而有之。是以人人得似其先人。又曰。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魚者潛逃深渺之物。皆得其所安而樂。王是以能那其居也。方今寬裕廣大。有古之道。大臣之在內。有不便於京而求出。小臣之在外。有不便於身而求歸。朝廷未嘗不可。而士亦未有以此非之者也。至於所以賜某者。亦

可謂周矣。爲其貧也。使之有屋廬而多祿廩。爲其求在外而欲其內也。置之京師而如其在外之求。顧某之私不得。盡聞於上。是以所懷齟齬而有不得也。今敢盡以聞於朝廷。而又私布於執事矣。伏惟執事察其身之疾而從之。盡其才。憐其親之欲而養之。盡其性。以完朝廷寬裕廣大之政。而無使裳裳者華魚藻之詩作於時。則非獨於某爲幸甚。

上歐陽永叔書四

今日造門。幸得接餘論。以座有客。不得畢所欲言。某所以不願試職者。向時則有婚嫁葬送之故。勢不能久處京師。所圖甫畢。而二兄一嫂。相繼喪亡。於今窘迫之勢。比之向時爲甚。若萬一幸被館閣之選。則於法當留一年。藉令朝廷憐閔。不及一年。卽與之外任。則人之多言。亦甚可畏。若朝廷必復召試。某亦必以私急固辭。竊度寬政。必蒙矜允。然召旨旣下。比及辭而得請。則所求外補。又當遷延矣。親老口衆。寄食於官舟。而不得躬養。於今已數月矣。早得所欲。以紓家之急。此亦仁人宜有以相之也。翰林雖嘗被旨與某試。然某之到京師。非諸公所當知。以今之體。須某自言。或有司以報。乃當施行前命耳。萬一理當施行。遽爲罷之。於公義亦似未有害。某私計爲得。竊計明公當不借此區區之意。不可以盡。唯仁明憐察而聽從之。

其二

某以不肖。願趨走於先生長者之門久矣。初以疵賤不能自通。閣下親屈勢位之尊。忘名德之可以加人。而樂與之爲善。顧某不肖私門多故。又奔走事職。不得繼請左右。及此蒙思出守一州。愈當遠去門牆。不聞議論之餘。私心眷眷。何可以處。道途遄迴。數月始至敝邑。以事之紛擾。未得具啓。以敘區區鄉往之意。過蒙獎引。追賜詩書。言高旨遠。足以爲學者師法。惟褻被過分。非先進大人所宜施於後進之不肖。豈所謂誘之欲其至於是不乎。雖然。懼終不能以上副也。輒勉強所乏。以酬盛德之覲。非敢言詩也。惟赦其僭越。幸甚。

其三

某以五月去左右。六月至楚州。卽七舍弟病。留四十日。至揚州。又與四舍弟俱失。郡牧所生一子。七月四日視郡事。承守將數易之後。加之水旱。吏事亦尙紛冗。故修啓不蚤。伏惟幸察。閣下以道德爲天下所望。方今之勢。雖未得遠引。以從雅懷之所尙。惟據所蘊。以救時敝。則出處之間。無適不宜。此自明哲所及者。承餘論及之。因試薦其區區。某到郡侍親。幸且順適。但以不才而臨今日之民。宜得臯於君子。固有日矣。

其四

某以疵賤之身。開門願見。非一日積。幸以職事二年京師。以求議論之補。蒙恩不棄。知遇特深。遠離未久。感戀殊甚。然以私門多故。未嘗得進一書。以謝左右。伏蒙恩憐。再賜手書。推獎存撫。甚非後進所當得於先生大人之門。以愧以恐。何可以言也。秋冷。伏惟動止萬福。惟爲時自重。以副四方瞻望之意。

與劉原文書

辱手教勤勤。尤感愧。伏承動止萬福。又良慰也。河役之罷。以轉運賦功本狹。與雨淫不止。督役者以病告。故止耳。昔梁王墮馬。賈生悲哀。泔魚傷人。曾子涕泣。今勞人費財於前。而利不遂於後。此某所以愧恨無窮也。若夫事求遂。功求成。而不量天時人力之可否。此某所不能。則論某者之紛紛。豈敢怨哉。閣下乃以初不能無意爲有憾。此非某之所敢聞也。方今萬事所以難合而易壞。常以諸賢無意耳。如鄙宗夷甫輩。稍稍驚於世矣。仁聖在上。故公家元海。未敢跋扈耳。閣下論爲世師。此雖戲言。願勿廣也。前月被使江東。朝夕當走左右。自餘須面請。

答吳孝宗書

孝宗字子經

比得周秀才所示書。卽欲奉報。以多病多事。未能如志。重承手問。尤以感愧。知生事彌困。爲之奈何。其亦以姻事見迫。又田入不足。故私計亦未能不以經心。然勞佚有命。當順以聽之耳。前書所示。大抵不出先志。若子經欲以文



辭高世。則世之名能文辭者。已無過矣。若欲以明道。則離聖人之經。皆不足以有明也。自秦漢已來。儒者唯揚雄爲知言。然尙恨有所未盡。今學士大夫往往不足以知雄。則其於聖人之經。宜其有所未盡。子經誠欲以文辭高世。則無爲見問矣。誠欲以明道。則所欲爲子經道者。非可以一言而盡也。子經所謂斜鑿以矯矢背柄以矯舟。此天下之所同。而舟矢已來。未之改也。先志所論。有非天下之所同。而特出子經之新意者。則與矯舟矢之意爲不類。又子經以爲詩禮不可以相解。乃如某之學。則惟詩禮足以相解。以其理同故也。子經以謂如何兩家各多難。無由會合。許明年見過。幸甚。未爾自愛。

答吳孝宗論先志書

某辱書。又示以先志。而怪某尙有欲爲吾弟道者。責以一言盡之。吾弟所爲書博矣。所欲爲吾弟道者。非可以一言盡。然吾弟自以爲才不及子貢。而所言皆子貢所欲聞於夫子而不得者也。則某有欲爲吾弟道者。可勿怪也。積憂久病。廢學疲懶。書不能逮意。知已就試國學。隆暑自愛。他俟試罷見過面盡。不宣。

答錢公輔學士書

比蒙以銘文見屬。足下於世爲聞人。力足以得顯者。銘父母。以屬於不腆之文。似其意非苟然。故輒爲之而不辭。不圖乃猶未副所欲。欲有所增損。鄙文自有意義。不可改也。宜以見還。而求能如足下意者爲之耳。家廟以今法準之。恐足下未得立也。足下雖多聞。要與識者講之。如得甲科爲通判。通判之署有池臺竹林之勝。此何足以爲太夫人之榮。而必欲書之乎。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苟不能行道。適足以爲父母之羞。況一甲科通判。苟粗知爲辭賦。雖市井小人。皆可以得之。何足道哉。何足道哉。故銘以謂閭巷之士。以爲太夫人榮。明天下有識者。不以置悲歡榮辱於其心也。太夫人能異於閭巷之士。而與天下有識同。此其所以爲賢而宜銘者也。至於諸孫亦不足列。孰有五子而無七孫者乎。七孫業之有可道。固不宜略。若皆兒童。賢不肖未可知。列之於義何當也。諸不具道。計足下當與有識

者講之。南去愈遠。君子惟順愛自重。

與崔伯易書

伯易足下。得書於京師。所以開我者不敢忘。而人事紛紛。不得修報。以爲到高郵卽奉見。得道所欲言者。去軍城止三十里而遇親舟。遂挽以北。念還軍中。則重煩親友。然遂不得一見足下而西。殊悵悵也。逢原遽如此。痛念之無窮。特爲之作銘。因吳特起去奉呈。此於平生爲銘。最爲無媿。惜也。如此人而年止如此。以某之不肖。固不敢自謂足以知之。然見逢原所學所爲日進。而比在高郵見之。遂若不可企及。竊以謂可畏憚。而有望其助我者。莫踰此君。雖足下之言。亦以謂如此。今則已矣。可痛可痛。然此特可爲足下道爾。人之愛逢原者多矣。亦豈如吾兩人者知之之盡乎。可痛可痛。幸老必朝夕見之於京師。不別致書。爲致意。

與郭祥正太博書三

其叩頭。得手筆存問。區區哀感。所不可言。示及詩篇。壯麗俊偉。乃能至此。良以嘆駭也。輒留巾醜。永以爲玩。山邑少事。不足以煩剝治。想多暇日。足以吟詠。無緣一至左右。惟自愛重。以副鄉往之私。幸甚。

其二

某叩頭。鼻逆餘生。奄經時序。咫尺無由自訴。伏承存錄。既以詩書。不勝區區哀感。詩已傳聞兩篇。餘皆所未見。豪邁精絕。固出於天才。此非力學者所能逮也。雖在哀疚。把翫不能自休。謹輒藏之巾醜。永以爲好也。知導引事稍熟。希爲人慎疾自愛。幸甚。

其三

某叩頭。承示新句。但知嘆愧。子固之言。未知所謂。豈以謂足下天才卓越。更當約以古詩之法乎。哀荒未能劇論。當俟異時爾。聞有瘍子之覺。想能以理自釋。情累也。某鼻逆荼毒。奄忽時序。諸非面訴。無以盡。

與吳特起書

某啓。適見鍾檢正世美。言上舍吳師禮。浙人也。有文學節行。欲爲逢原壻。彼極多人欲壻之。而幕逢原節義。故欲娶其女。鍾爲人不妄。吳亦有名。故欲作書奉報。乃得來書。更請審擇。特起肯遠相過。甚慰思渴。老年待盡。若復得一相見。豈非幸願。今歲暑雨特甚多。逃於北山。平生未嘗畏暑。年老氣衰。復值此非常氣候。殊爲憊頓。書不及悉。千萬自愛。

與曾子山書

某啓。比聞上下喞喞。何故。人不患無材。患韜晦之爲難。況州縣之勢。固已相遼。郡若摧縣。易於拉朽。此不可不知也。冬寒。千萬自愛。

與吳司錄議王逢原姻事書

某啓。仲冬嚴寒。伏惟尊體動止萬福。王令秀才近見文學才智行義。皆高過人。見留他來此修學。雖貧不應舉。爲人亦通。不至大段苦節過當。他恐二舅不欲與作親。久不得委曲。不審尊意如何。傳聞皆不可信也。某目見其所爲如此。甚可愛也。未拜見。千萬乞保尊重。

其二

某啓。新正伏惟二舅都曹尊體動止萬福。向曾上狀。不審得達左右否。王令秀才見在江陰聚學。文學智識。與其性行。誠是豪傑之士。或傳其所爲過當。皆不足信。某此深察其所爲。大抵只是守節安貧耳。近日人從之學者甚衆。亦不至絕貧乏。況其家口寡。亦易爲贍足。雖然不應舉。以某計之。今應舉者未必及第。未必不困窮。更請斟酌。此人但恐久遠非終困窮者也。雖終困窮。其畜妻子。當亦不至失所也。渠卻望二舅有信來。決知親事終如何。幸一賜報也。尙寒。伏乞善保尊重。

與王逢原書七

某頓首。逢原足下。比得足下於客食中。窘窘相造謝。不能取一日之閑。以與足下極所欲語者。而舟卽東矣。聞閱足下之詩。竊有疑焉。不敢不以告。足下詩有歎蒼生淚垂之說。夫君子之於學也。固有志於天下矣。然先吾身而後吾人。吾身治矣。而人之治不治。係吾得志與否耳。身猶屬於命。天下之治。其可以不屬於命乎。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又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孔子之說如此。而或以爲君子之學。汲汲以憂世者。惑也。惑於此而進退之行。不得於孔子者有之矣。故有孔不暇暖席之說。吾獨以聖人之心。未始有憂。有難予者曰。然則聖人忘天下矣。曰。是不忘天下也。否之象曰。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初六曰。拔茅茹以其彙。正吉。象曰。拔茅正吉。志在君也。在君者。不忘天下者也。不可榮以祿者。知命也。吾雖不忘天下。而命不可必合。憂之其能合乎。易曰。遯世無悶。樂天知命是也。詩三百如柏舟北門之類。有憂也。然仕於其時而不得其志。不得以不憂也。仕不在於天下。國家與夫不仕者。未始有憂。君子陽陽考槃之類是也。借有憂者。不能奪聖人不憂之說。孟子曰。伊尹視天下匹夫匹婦。有不被其澤者。若己推而納之溝中。可謂憂天下也。然湯聘之。猶囂囂然曰。我處畎畝之間。以樂堯舜之道。豈如彼所謂憂天下者。僕僕自枉。而幸售其道哉。又論禹稷顏回同道曰。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救之。則惑也。今窮於下。而曰我憂天下。至於慟哭者。無乃近救鄉鄰之事乎。孔子所以極其說於知命不憂者。欲人知治亂有命。而進不可以苟。則先王之道得伸也。世有能論知命之說。而不能重進退者有矣。由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也。始得足下文。特愛足下之才耳。旣而見足下衣衾屢缺。坐而語。未嘗及己之窮。退而詢足下終歲食不葷。不以絲忽妄售於人。世之自立如足下者。有幾。吾以謂知及之仁。又能守之。故以某之所學報足下。

其二

某頓首。讀所辱書辭。見足下之材。浩乎沛然。非某之所能及。問諸邑人。知足下之行。學爲君子而方不已者也。惜

乎某之行。頃不得久留。從足下以遊。及求足下所稱滿君者而見之。所示藁副。輒留傳玩。不審定復枉顧否。不勝幸望也。

其三

某頓首。逢原近已附書。亦得所賜教。殊感慰。唯逢原見教。正得鄙心之所欲。方欲請而已。被旨還都。遂得脫此。亦可喜也。但今茲所除復。非不肖所宜居。不免又干溷朝廷。此更增不知者之毀。然吾自計當如此。豈能顧流俗之紛紛乎。不久到真州。冀逢原一來見就。不知有暇否。幸因書見報。某止寓和州耳。來真唯迎親老來視女弟。既而歸。俟命也。冬寒自愛。

其四

某頓首。被命使江東。按刑獄事。明日遂行。欲至揚州宿留。別乞一差遣。竊欲一見逢原。幸枉駕見追。只於丹陽奉候。切勿以事爲解也。它須面陳。此不詳悉。切見過。專奉遲切。

其五

某頓首。自別逢原。一得書。遂不知行李所在。伏計已達暨陽。今此介往。幸喻動止之詳。以慰思渴也。居江陰果可以徙否。某之勢恐未能自脫於此矣。臯釁日積。而缺然無友朋之救。此寤寐所以怵惕而不知所爲者也。逢原不知可以遊番乎。番亦多士。可以優游卒歲。試思之也。人還一報。餘自愛重。

其六

某頓首。得手教。承尙在江州。思企何勝可言。某昨到金陵。忽忽遂歸番。冬末須一到金陵。不知逢原此行。以何時到江陰。今必與吳親同舟而濟。但到金陵。莫須求客舟以往否。近制船難爲謀。自金陵至潤。只一兩程。到潤則求舫。至江陰亦易矣。某處此。遂未有去理。如孫少述。丁元珍。曾子固。尙以書見止。不宜自求便安。數溷朝廷。它人復可望。

其見察者乎。學覺日積。而不知所以自脫。足下安以爲我謀哉。配兵不習水事甚善。但計今之勢。如此等事。皆不可與論說。不知足下意以爲當如何施行。幸試疏示。更有所聞。悉望見教。所至幸望留意。訪以所不逮也。至冬末到金陵。欲望逢原一至金陵見訪。不知可否。私心極有事欲面謁。竊試思之。幸能一來。爲惠大矣。

其七

某頓首。逢原足下。方欲作書。而得所賜書。尤感慰。唯逢原所以教我。得鄙心所欲出者。窮僻無交游。所與議者。皆不出流俗之人。非逢原之教我。尙安得聞此。方力求所欲。但未知何時得耳。及冬春之交。未得脫此。冀相遇於江寧。不審肯顧否。承教許如此。當可如約也。但不謀潤居何也。江陰豈不可留乎。若在潤則相遇尤易耳。配卒事須面敘。乃悉。餘更有所聞。悉望見教。今世既無朋友相告戒之道。而言亦未必可用。大抵見教者欲使某同乎俗合乎世耳。非足下教我。尙何望於他人。竊無所惜也。冬寒自愛。

與劉元忠待制書

某啓。久阻闕。豈勝向往。繼奉手誨。勤勤懇懇。尤荷眷念。承欲求宮觀。方主上躬親庶政。求才如不及之時。人臣雖有邪心。安能有所軒輊。謂宜黽勉以俟休命。不須如所喻也。無緣面晤。幸深思鄙言而已。炎溽爲時。自愛。

與沈道原舍人書二

某啓。辱手筆。感慰。又復冬至。投老觸緒多感。但日有東歸之思爾。上聰明日躋。然流俗險膚。未有已時。亦安能久自困苦於此。北山松柏。聞修雅說已極茂長。一兩日令俞遜往北山。因欲漸治垣屋矣。於道原欲略布所懷。

其二

某啓。久不作書。然思一相見。極飢渴也。近因歙州業戶曹至此。論及說文。因更思索鳥獸草木之名。頗爲解釋。因悟孔子使人多識。乃學者最後事也。續當錄寄。道原何以淹留如此。若道原有除。吾甥當能一過江相見。諸欲面晤。

何可勝言。此時四姐亦當可以一來相見矣。未間自愛。

□答黎檢正書併

某啓前得所示熟讀。蓋自秦漢以來所謂能文者不過如此。竊以爲士之所尙者志。志之所貴者道。苟不合乎聖人。則皆不足以爲道。唯天下之英才爲可以與此。故欲以所聞告左右。而嘗爲尊叔父道之。足下聞之而遂自悔。以足下如此之才。而復之不遠。又能如此。此何所不至。如某者衰久矣。徒知思而已。尙何能有所補助乎。辱書愧嘆。以不卽見爲恨。饗寒自愛。

□與丁元珍書

某頓首。過廣。會欲作書遣人奉調動止。以有故亟歸。是以雖作書而不果遣。辱教承知屢賜問。然不得也。亦嘗附狀。何爲皆不至乎。曹振佳士。已爲發令狀。如此人。雖微元珍之教。固不敢失。況重以元珍之見喻乎。前書已報左右。恐不到。故復以聞。求郡固且止。甚荷見教。然某之所請。不爲無辭。若執政不察。直以爲臯。則某何敢解免。如欲盡其辭。而然後加之臯。則某事固有本末。非今日苟然欲避煩勞而求佚也。古者一道德以同俗。故士有揆古人之所爲。以自守。則人無異論。今家異道。人殊德。士之欲自守者。又索於末俗之勢。不得事事如古。則人之異論。可悉弭乎。要當擇其近於禮義而無大譴者取之耳。不審足下終將何以爲僕謀哉。秋冷。自愛重之。望冬間復到廣州。冀或一邀從者爲境上之會。不審可求檄來否耳。不宣。

□上杜學士言開河書

十月十日。謹再拜奉書。運使學士閣下。某愚不更事物之變。備官節下。以身得察於左右。事可施設。不敢因循。苟簡。以孤大君子推引之意。亦其職宜也。鄞之地邑。跨負江海。水有所去。故人無水憂。而深山長谷之水。四面而出。溝渠澮川。十百相通。長老言錢氏時置營田。吏卒歲浚治之。人無旱憂。恃以豐足。營田之廢。六七十年。吏者因循。而民

力不能自并。向之渠川。稍稍淺塞。山谷之水。轉以入海。而無所滌。幸而雨澤時至。田猶不足於水。方夏歷旬不雨。則衆川之涸。可立而須。故今之邑民。最獨畏旱。旱而輒連年。是皆人力不至。而非歲之咎也。某爲縣於此。幸歲大穰。以爲宜乘人之有餘。及其暇時。大浚治川渠。使有所瀦。可以無不足水之患。而無老壯稚少。亦皆懲旱之數。而幸今之有餘力。聞之翕然。皆勸趨之。無敢愛力。夫小人可與樂成。難與慮始。誠有大利。猶將強之。況其所願欲哉。竊以爲此亦執事之所欲聞也。伏惟執事聰明辨智。天下之事。悉已講而明之矣。而又導利去害。汲汲若不足。夫此最長民之吏當致意者。故輒具以聞。州既具以聞。執事矣。顧其厝事之詳。尙不得徹。輒復條件以聞。唯執事少留聰明。有所未安。教而勿誅。幸甚。

與馬運判書

運判閣下。比奉書。卽蒙寵答。以感以忤。且承訪以所聞。何閣下逮下之周也。嘗以謂方今之所以窮空。不獨費出之無節。又失所以生財之道故也。當其家者資之國。富其國者資之天下。欲富天下。則資之天地。蓋爲家者不爲其子生財。有父之嚴。而子富焉。則何求而不得。今闔門而與其子市。而門之外莫入焉。雖盡得子之財。猶不富也。蓋近世之言利。雖善矣。皆有國者資天下之術耳。直相市於門之內而已。此其所以困與。在閣下之明。宜已盡知。當患不得爲耳。不得爲。則尙何賴於不肖者之言耶。今歲東南饑饉如此。汴水又絕。其經畫固勞心。私竊度之。京師兵食宜窘。薪芻百穀之價。亦必踊。以謂宜料畿兵之驚怯者。就食諸郡。可以舒漕輓之急。古人論天下之兵。以爲猶人之血脈。不及則枯。聚則疽。分使就食。亦血脈流通之勢也。儻可上聞行之否。

答王伯虎書

辱書問以所疑。如某者何足以語。然聖人君子之行。則嘗聞於先生長者矣。蓋曰不辱己不害人而已。不辱己所以爲有義。不害人所以爲有仁。若夫操至治之成法。責備於叔世。以自絕。與以仁施其身。以及其親。則皆聖人君子



之所不爲。不知足下謂當如此否。因出見過。得復從容爲左右道之。

答段逢書

段君足下。某在京師時。嘗爲足下道曾鞏善屬文。未嘗及其爲人也。還江南。始熟而慕焉。友之。又作文粗道其行。惠書以所聞詆鞏行無纖完。其居家親友惴畏焉。怪某無文字規鞏。見謂有黨。果哉。足下之言也。鞏固不然。鞏文學論議。在某交遊中不見可敵。其心勇於適道。殆不可以刑禍利祿動也。父在困厄中。左右就養無虧行。家事銖髮以上皆親之。父亦愛之甚。嘗曰。吾宗敝。所賴者此兒耳。此某之所見也。若足下所聞。非某之所見也。鞏在京師。避兄而舍此。雖某亦鼻之也。宜足下深攻之也。於鼻之中有足矜者。顧不可以書傳也。事固有迹然而情不至是者。如不循其情而誅焉。則誰不可誅邪。鞏之迹固然邪。然鞏爲人弟於此。不得無過。但在京師時未深接之。還江南。又既往不可咎。未嘗以此規之也。鞏果於從事。少許可。時時出於中道。此則還江南時嘗規之矣。鞏聞之。輒瞿然。鞏固有以教某也。其作懷友書兩通。一自藏。一納某家。皇皇焉求相切劘。以免於悔者。略見矣。嘗謂友朋過差。未可以絕。固且規之。規之從則已。固且爲文字自著見。然後已邪。則未嘗也。凡鞏之行。如前之云。其既往之過。亦如前之云而已。豈不得爲賢者哉。天下愚者衆。而賢者希。愚者固忌賢者。賢者又自守不與愚者合。愚者加怨焉。挾忌怨之心。則無之焉。而不謗。君子之過於聽者。又傳而廣之。故賢者常多謗。其困於下者尤甚。勢不足以動俗。名實未加於民。愚者易以謗。謗易以傳也。凡道鞏之云云者。固忌固怨。固過於聽者也。足下乃欲引忌者怨者過於聽者之言。縣斷賢者之是非。甚不然也。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孟子曰。國人皆曰可殺。未可也。見可殺焉。然後殺之。匡章通國以爲不孝。孟子獨禮貌之。孔孟所以爲孔孟者。爲其善自守不惑於衆人也。如惑於衆人。亦衆人耳。烏在其爲孔孟也。足下姑自重。毋輕議鞏。

答姚開書

姚君足下。別足下三年於茲。一旦犯大寒絕不測之江。親屈來門。出所爲文書與謁并入。若見貴者然。始驚以疑。卒觀文書。詞盛氣豪。於理悖焉者希。閒而論衆經。有所開發。私獨喜故舊之不予遺。而朋友之足望也。今冠衣而名進士者。用萬千計。蹈道者有焉。蹈利者有焉。蹈利者則否。蹈道者則未。免離章絕句。解名釋數。遽然自以聖人之術。單此者有焉。夫聖人之術。修其身治天下國家。在於安危治亂。不在章句名數焉而已。而曰聖人之術。單此者。皆守經而不苟世者也。守經而不苟世。其於道也幾。其去蹈利者則緬然矣。觀足下固已幾於道。姑汲汲乎其可急於章句名數乎。徐徐之。則古之蹈道者將無以出足下上。足下以爲何如。

□答李參書

李君足下。留書獎引甚渥。卒曰教之育之。在執事耳。某材德薄不能堪。足下望之。又何過也。夫教之育之。某之所以望於人也。足下曾某之望乎。豈欲享佞人以壯者之食。而強之負重乎。然足下自言不樂雷同。不喜趨競。審如是。某誠愛焉。誠慕焉。誠欲告足下以所聞焉。曰。其人誠甚貴。有它長。稍近於諛。則疾之若數世之讎。審如是。亦過矣。天下靡靡然。足下之讎。豈少耶。君子不爲己甚者。求中焉。其可也。

□答史諷書

前日蒙訪及以易說一通。且欲責某之一言以信之。天下大。非某智力之所能任也。某於易。嘗學之矣。而未之有得。故雖悅足下志意之高。辭說之明。而不敢斷其義之是非。則何能推其義以信之天下。雖然。足下屬我良重。不可以無說。蓋學者君子之務本。而教者聖人之餘事。故學則求之。教則應之。有餘則應。不足則求。蓋有餘而求之者有矣。未有不足而能應者也。蓋見求而不應者矣。未有不求而應之者也。爲足下計。亦志於學而已。學足乎已。則不有知於上。必有知於下。不有傳於今。必有傳於後。不幸而不見知於上下。而不傳於今。又不傳於後。古之人蓋猶不憾也。知我者其天乎。此乃易所謂知命也。命者。非獨貴賤死生爾。萬物之廢興。皆命也。孟子曰。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

矣。且足下求以誨人者也。道無求而誨之者。求人而誨之則喪道。喪道以求傳道。則孰取以爲道。足下其試思之。

上邵學士書

仲詳足下。數日前辱示樂安公詩石本。及足下所撰復鑑湖記。啓封緩讀。心目開滌。詞簡而精。義深而明。不候按圖。而盡越絕之形勝。不候入國。而熟賢牧之愛民。非夫誠發乎文。文貫乎道。仁思義色。表裏相濟者。其孰能至於此哉。因環列書室。且欣且慶。非有厚也。公義之然也。某嘗思近世之文。辭弗顧於理。理弗顧於事。以褻積故實爲有學。以雕繪語句爲精新。譬之攝奇花之英。積而玩之。雖光華馨采。鮮緝可愛。求其根柢濟用。則蔑如也。某幸觀樂安足下之所著。譬由笙磬之音。圭璋之器。有節奏焉。有法度焉。雖庸耳必知雅正之可貴。溫潤之可寶也。仲尼曰。有德必有言。德不孤。必有鄰。其斯之謂乎。昔昌黎爲唐儒宗。得子壻李漢。然後其文益振。其道益大。今樂公懿文茂行。起越朝右。復得足下以宏識清議。相須光潤。苟力而不已。使後之議者必曰。樂安公。聖宋之儒宗也。猶唐之昌黎。而勳業過之。又曰。邵公。樂安公之壻也。猶昌黎之李漢。而器略過之。則韓李蔣邵之名。各齊驅並驟。與此金石之刻不朽矣。所以且欣且慶者在於茲焉。郡庠拘率。偶足下有西笑之謀。未獲親交談議。聊因手書。以道欽謝之意。且賀樂安公之得人也。